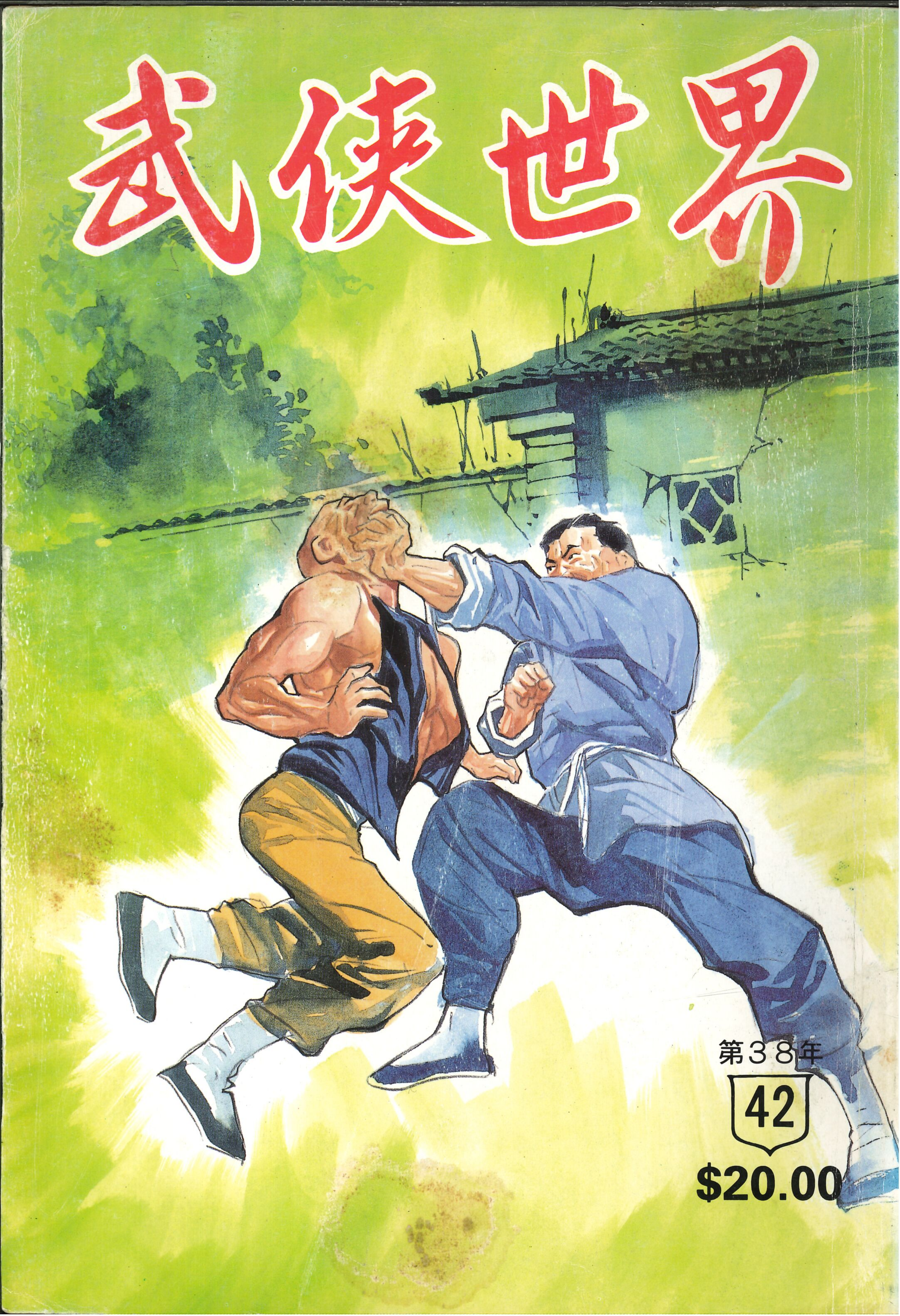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8年
42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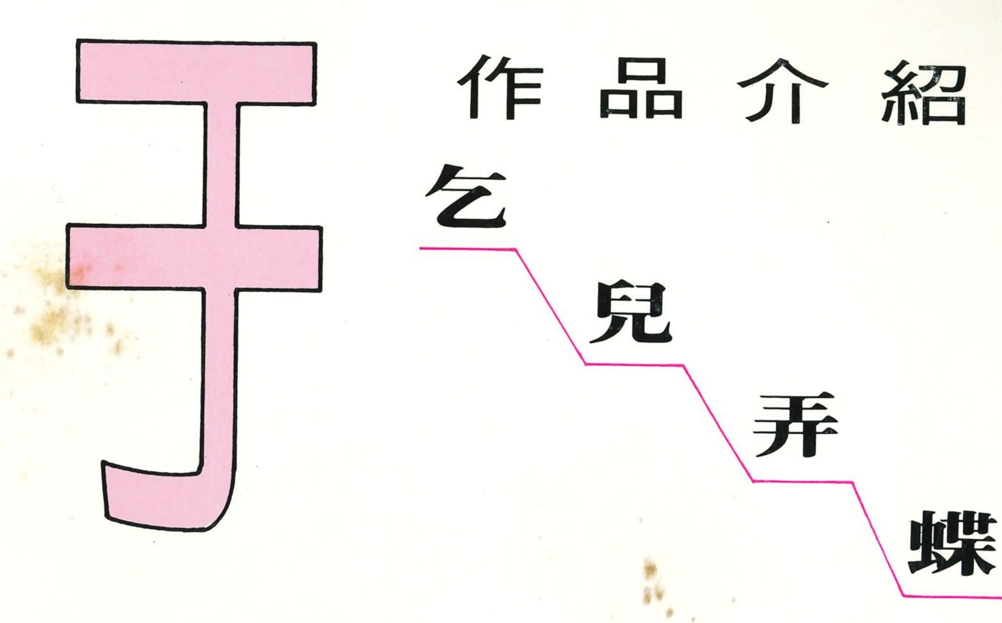


第38年
第42期
(總號195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1996年12月9日)

編者話 朱羽先生的奇情小說,早已膾炙人口,今期推出「紅粉煞星」,描述孝子白健爲父報仇,不惜拋棄愛情,與毒販搏鬥,過程曲折離奇,希望能滿足讀者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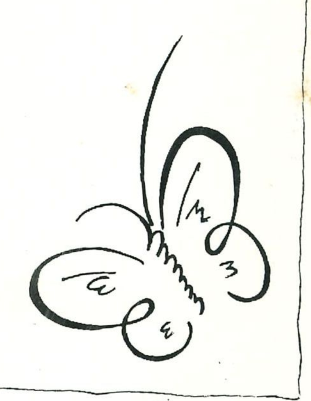
歐陽風是老作家,以擅長寫詭異故事,享譽文壇,今期的「金蛙蛙」,寫金蛙護寶,情節匪夷所思,令人讚歎。沈西城的短篇推理小說,頗受讀者歡迎,他今後將會爲本刊提供更多這方面的著作。

「武俠世界」革新後,接到不少讀者的電話和信件,對本刊提出了不少善意的批評和慰勉,本刊全人除深表感謝外,將會作出更大的努力,將刊物辦好以酬讀者的雅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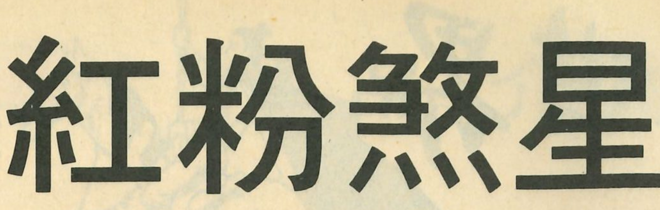


晴

她簡直就是上天派來折磨他的!
她不僅處處跟他作對,
而且還專與古代禮敎對抗,
這樣的一個女人怎麼可能會有人喜歡?
裴穆淸坐在那裡怎麼想也想不通,想不通,
喜歡她的怎麼不是別人,偏偏就是自己?



奇幻推理小說



紅粉煞星

朱羽・文　劉恒・圖

張家燕來到正在喝酒的白健面前。

風狂雨急，這是一個不宜外出的夜晚。偏偏張家燕和白健約好了在這天晚上見面。南太平洋的天氣變得很快，有些像難測的少女心，下午的陽光還挺好，到了晚上誰知又是風又是雨的急煞人。

這是事先約好的，臨時又不能取消，何況張家燕又亟欲和白健會晤，風雨那裏阻擋得住她啊！

見面的時間是晚間八時，地點是一家名叫「英雄」的咖啡屋，張家燕不明白店主人何以要用上這樣一個名字，一點也不適合咖啡屋的情調。可是，白健卻對這裏特別喜歡，他不是喜歡這裏的濃郁咖啡，更不喜歡這裏的黯淡燈光。他所喜歡的是那塊標名「英雄」的招牌。從心理上分析，白健必然有濃厚的英雄主義色彩。

張家燕討厭他有這種想法，也討厭他天天跑到射擊場去練槍，或者到拳擊房去練拳。但她卻又深深地愛着他。矛盾！女人就是這樣矛盾；世事也是這樣矛盾。

七點五十分，在狂風急雨中，張家燕乘坐出租汽車來到了「英雄」，她是常客，服務生迎向她：「張小姐好久沒來了啊！」

「白先生來了嗎？」

「來了。」服務生聲音低低的，又向她眨眨眼。「他今天好像有些不對勁，一個人在那裏喝悶酒。」

「噢！」張家燕不禁愣了一下：「你們這裏還賣酒？」

「嗯！白先生要了一整瓶威士忌。」

張家燕芳心有些發急，無心和服務生再聊下去，皺緊了眉頭，向角落裏那個老座位走過去。燈光很黯，她無法看清瓶子裏還剩多少酒，但是，那股薰人的酒氣就可以告訴她白健已經喝得不少了。

她挨在他身邊坐下，出力扳過他的肩頭，低聲問道：「白健！怎麼回事？」

白健楞楞地望了她一陣，喃喃地說：「家燕！我以爲妳不會來了。」

「我甚麼時候失過約？」

「家燕！」白健聲音痛苦叫了她一聲，又灌下半杯酒。「一年的聚首，今晚將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

張家燕芳心不禁一陣狂亂，但她很快地又冷靜下來。她猜想白健一定是遭遇到重大困擾，因此小心翼翼地問道：「白健！能告訴我爲甚麼嗎？」

「不！」白健猛烈地搖搖頭：「我不願讓妳知道。」

「爲甚麼？是我做錯了甚麼嗎？」

「不！不！」

「是你有甚麼煩惱嗎？」她伸出手去環抱他。「白健！我們感情這麼深，我不應該替你分擔憂愁嗎？」

白健雙手捂住面孔，痛苦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地從指縫迸發出來：「我爸爸下午死了。」

「啊……」她失聲低叫。

白健倏地捏起拳頭，在桌上猛烈地一捶，嘶吼着說：「他是被殺的，兇手刺了十一刀。」

張家燕張大了嘴沒有聲音，她已嚇呆了。

「家燕！我們必須分手了。因爲我要報仇，隨時隨地都有被殺，或殺人入獄的可能，我不想拖累妳。」

「白健！」她委婉地說道：「不要太衝動，你應該信任警方，他們會將兇手抓起來送上法庭。」

「不！我苦練了三年的射擊，現在，我要用上了。」

「白健！你決定了？」

「是的。」他堅定地點着頭。

忍痛分手有因由

張家燕深知白健的性格，他所決定的事情，別人是很難更改的，因此，她也不願多費唇舌。

「白健！」她將他摟得更緊。「你既然已經決定了，我也不勸你了，不過，讓我幫助你吧！」

「不！」白健推開她。「從現在起，我可能就要變成一個流氓，而妳是個好人家的女兒，令尊在本埠又有聲望，從今以後我們不要再見面，也別找我，今晚我就不在家裏住了。」

「白健！我不能讓你那樣孤單。」

「家燕！現在的女孩子都很聰明，妳不該作笨事，將我們那些美麗的憧憬都埋葬掉吧！珍重！」白健說完後，起身就走。

「白健……」張家燕神情倉皇地抓住他。

白健卻毫不留情地將她的手甩開，走到賬枱上付了賬，然後冒雨走出了這間一年來經常流連的「英雄」咖啡屋。

* * *

雨仍在下。「槍手俱樂部」裏冷冷清清的沒有幾個人，這眞是個無聊的週末。

其實，這裏是「射擊聯誼會」，供會員們到這裏來喝兩杯，或者玩橋牌。這些會員們一個個都是手不離槍，因此，大家就開玩笑叫這裏「槍手俱樂部」，日子一長，本來的名稱反而沒有人知道了。

八時五十分……

那兩扇玻璃門突地打開，灌進來一股冷氣。

負責在小酒吧裏調酒的高琴正在無精打彩地要打瞌睡，此時一個濕淋淋的人進來，使她的精神不禁一振。原來那個人是她心中私戀已久，而又對她愛理不理的白健——一個使女人愛煞的小伙子。

白健從靶場上回來時，常隨同大家到這裏來坐一下，若說晚間一個人到這裏來，眞是絕無僅有的事。

白健坐上了高腳櫈，敲敲枱面：「威士忌！雙份。」

高琴爲他倒了酒，同時還遞上了一條乾毛巾。

「小白！怎麼回事？」她半倚在枱上，眼睛斜看着他。「弄得這樣狼狽，是失戀了嗎？」

白健沒有理她，拿毛巾擦乾了頭髮以及項間的雨水，冷冷地瞧了她一眼，低下頭去啜飮着杯中的酒汁。

高琴却不願讓他的耳朶閒着，話像連珠炮似地放了出來：「小白！聽說你泡上了一個甚麼公司董事長的千金小姐，怎麼大好的週末跑到這裏來喝悶酒？」

「妳的消息倒很靈通。」

「我在注意你，也可以說是關心你。」

「那我倒該謝謝了。」白健的語氣無精打采，連頭都沒有抬一下。

「是不是被甩了？」

白健終於抬起頭來了，他一本正經地說：「高琴，我要向妳打聽一件事。」

「那一方面的？」

「關於妳的。」

「噢！」她烏黑的眸子轉了一下，身體也靠得更近。「除了三圍以外任何事都可以告訴你。」

「妳有另一半嗎？」

「小白，你知道我是未婚的呀！」

「可是妳是這裏有名的大衆情人。」

高琴噘起了嘴，氣呼呼地說：「那都是你們這樣叫的，我不過稍爲大方一點，你以爲我是勾七勾八的那種濫交女人嗎？」

白健突然捉住了她的手低聲說：「別亂叫！」

高琴的手被捉住，有一種說不出的滿足滋味，她敏感地覺得，這個私心所愛的男人已經投向她懷裏來了。

「妳住在那裏？」白健低低地問。

「離這裏不遠。」

「出入還方便嗎？」

「房東住前面，我住後面，中間隔開來的。他們走前門，我走後門。咦！你問這些幹甚麼？」

「一個人嗎？」白健繼續問下去。

「難道還有男人睡在我那裏？」高琴噘起了小嘴。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指妳的家人……」

「他們在大陸沒有逃出來。」

「好！我決定從今晚開始到妳那裏去住。」白健說得很輕鬆，彷彿他是那屋子的主人，也好像高琴就是他的妻子，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高琴却一下子無法接受這個突來的意外，她期期艾艾地問道：「你要來住？」

白健冷冷地說：「妳如果不同意，那就算。」

「不！不！」她連忙否認，這是一個得到如意郎君的機會。「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說……」

「有甚麼顧慮直說吧。」

「我是……唯恐別人說閒話。」

「守密，不能讓任何人知道。」

高琴心想：白健原來是要跟她秘密同居。她反而鬆了口氣，她的身子曾被壞男人「壞」過，像白健這種男人要想和他結婚幾乎是夢想，能夠得到他已經是幸運的了，因此，她不再猶豫了，點點頭說：「好吧！」

白健掏出一疊鈔票交給他。「去給我買一點換洗衣物及寢具甚麼的。」

高琴感覺事情有些不對勁了，皺皺眉頭問道：「小白！是出了甚麼事嗎？」

「別問，男人不喜歡囉哩囉嗦的女人。」

她對他有很深的瞭解，也就不再問下去了。

白健喝乾了杯中的酒，將現

場掃了一眼，又問道：「秦剛和小趙兩個人來過嗎？」

「今晚還沒有見面。」

「他們晚點也許會來，告訴他們說我有事要和他們談，教他們明天下午四點在水兵球場等我。」

「知道了。」她點頭答應，不再多問。

「別讓第三者聽見，妳和秦剛他們談話，也別讓秦剛他們知道我要住在那裏去。」

「嗯！」

「妳甚麼時候下班？」

「十一點。」

「妳下班就去買東西，十二點鐘妳在加油站等我，我會來接妳。」

「小白！」她深情地說：「當心別着涼。」

白健拍拍她的面頰，算是答謝。

高琴感到臉上在發燒，一想到下班後回到家裏，她的心不禁狂跳起來，面頰上也燙得更厲害了。白健付過酒錢走了，她悵惘地望着他的背影。她知道他不是爲了失戀找她，必是有了甚麼麻煩。

愛的力量是偉大的，雖然白健沒有說過愛她這句話，但她已決定要不惜一切犧牲去幫他了。突然，一隻手按在她的手上，在平日，她也許會回眸一笑，但是現在她却很快地將手抽了回來。

「嘿嘿！大衆情人不再屬於大衆了。」

高琴回頭一看，說話的人是出了名的討厭鬼石磊，這個人生就一副陰險樣，教人一見就討厭。

「討厭鬼！」高琴白了他一眼。

石磊冷冷地笑着說：「眞奇怪，小白今晚竟會跑來和妳泡了這樣久。」

「要你管！」

「喂！高琴！情話能公開嗎？」

高琴是個聰明絕頂的女郎，再加上女人天生的敏感特性，她似乎覺得石磊的神色中有些詭譎的意味。

因此，她故意嬌嗔作態地說：「人家都氣死了，你還來逗人家！」

「噢！是小白讓妳生氣嗎？」

「不是他，還有誰？」

「這小子，竟敢欺侮我們的大衆情人，說說看，他怎麼讓妳生氣，我們爲妳報仇。」

高琴裝模作樣地嘆了口氣說：「別提了。」

她不提，石磊的興趣却大了，追問道：「他說了甚麼？」

高琴沉吟了一陣，背轉身子說：「我說出來，你可不能笑我。」

「這是甚麼話？我同情妳都來不及哩！」

「小白太無情。」

「噢！妳吃過他的虧了？」

「胡說！」高琴嬌叱了一聲，噘起了嘴，氣呼呼地說：「你將我看成甚麼樣的女人？」

「抱歉！抱歉！」石磊陪下滿臉的笑容。

「我告訴你，」高琴雙手插腰，嬌態可人。「我喜歡他，有時抽空給他打打電話，想不到……」

「他怎麼樣？」

「他方才來警告我，敎我少同他囉嗦，不然他就要我好看。」

「噢！」石磊的一雙漆黑的眼珠子轉了一下。「他今天的心情不好，因爲他父親今天下午死了。」

「眞的？」高琴心神狂跳，那是由衷的關切。

「是被殺的，我剛才看了二次版的晚報，才知道。」

「啊！我該原諒他。」

「不過有些奇怪！」石磊像是自語，也像是對她說：「他今天竟然有心情來向妳提出警告。」

「也許是拿我出氣。」

「高琴！他沒有說別的嗎？」

「沒有哇！」

「好了，我再和妳聊久了，別人會吃醋啦！」

高琴心頭一動，忙叫住他：「慢點！我好像聽見他說，要找誰算賬。」

「噢！」石磊又轉了回來。「找誰？」

「不知道。」

石磊輕鬆地聳了聳肩，笑着說：「祇要不找我就行了。」說着，身子往前一傾，壓低了聲音說：「小白再來時，別提我們今晚談的話。」

「哼！我一輩子也不和他說話了。」

「今晚我陪妳散心去，下班以後……」

高琴連忙拒絕說：「不！我今晚想早睡覺。」

「高琴！英俊的男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像我這種人才是天下少有，世間無雙的。」

高琴嬌笑着接口說：「……討厭鬼！」

石磊皺皺眉頭走了。高琴不禁也皺起了眉頭，她恨不得立刻將石磊的言語行動告訴白健，她認爲這個討厭鬼有些鬼頭鬼腦地不懷好意。

外面的狂風暴雨已經停歇了，這時，她所盼望的秦剛和小趙進來了。

他們兩個和白健在射擊界中並列三傑，每一次公開比賽的獎牌，幾乎都是他們三個人平分的。私下裏三個人的情感也不壞。

玩槍的人大都離不開酒，因此他們一進來就走向小酒吧。

高琴當然很方便地傳遞了白健的留言，不過她覺察到石磊一直在朝這邊窺探，因此，她益發動疑了。

她更敏感地將白健父親被殺害的事和石磊的譎詭言行聯了起來。

* * *

高琴租的房子祇有一間，也祇有一張床，這是白健事先沒有想到的，因爲他的打算和高琴心裏想的完全是兩回事。

他冷冷地望着高琴換上新買來的被單和被褥，他知道這件事情有點麻煩了。其實，這也是白健惹來的麻煩。如果他事先加以說明的話，高琴也許早就另作安排了。

高琴將床鋪收拾乾淨了，又將新買來的睡衣遞給他。「換上睡衣吧！」她輕輕地說。

白健仔細在觀察她的動作，眞像一個柔順的妻子。可惜……他不願想，事實上未來的前途也不容許他想。現在，他拿着睡衣不禁徬徨了，連個換衣服的地方都沒有。他轉了一個圈，緊緊地皺起眉說：「想不到妳這裏如此狹小。」

高琴兩手一攤，作了個莫可奈何的表情。

「這裏寸土是金，這間屋子一個月要付美金三十元哩！」

「高琴！怎麼睡法？」白健硬着頭皮問。

高琴頓時被問住了，這是她未曾料想到的一個問題，因此久久答不出來。她囁嚅一陣，終於鼓起勇氣反問道：「小白！難道你事先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在我的想像中，我可以睡客廳的沙發。而現在根本連打地鋪的空間都沒有，而我們……」

高琴苦笑了一下，落落大方地說：「我們祇有睡一張床，如果你嫌我，我們可以各蓋一床被褥，如果你需要異性的慰藉，也不必拘束。小白！我不會纏着你不放，這點你可以放心。不是我將男女關係看得無所謂，而是對你，我不在乎。」

「高琴！」他轉過身子，聲音痛苦地說：「不要再說下去了，我並不比妳乾淨，何況妳也並沒有作甚麼骯髒事。」

「我的身子不純潔，」她直率地說：「但是那不是我的錯，我曾經受騙過……」

「不要提那些。」白健背過身子，低吼着。

高琴走過去在他背後抱住他，將面頰貼在他背上。「小白！我一直愛你，但是在知識、家世等各方面我都不配。」

「高琴！」白健冷冷地說：「不要說這些。」

高琴仍舊自顧自地說下去：「小白！我不是要你接受我的愛，更不是要求你來愛我，祇要求你准許我來幫你。」

「妳讓我在這裏住，我已經很感激妳。」

「不！」她用力將面頰貼緊在他背上。「我知道秦剛和小趙他們能幫你的忙，但是有許多東西不是他們能給你的，你現在一定非常悲傷和哀痛，女性的柔情對悲哀有獨特的功效。」

「我並不悲哀。」他倔强地說。

「小白！你想到來找我，足證你很看重我；那你就不該瞞我，我甚麼都知道……了。」

白健突地拉開她的手，回過身來，瞪着眼問道：「妳知道甚麼？」

「晚報上登得很清楚。」

「噢！報上說些甚麼？」

「咦！你沒有讀到嗎？」

「沒有。」他搖搖頭，問道：「甚麼晚報？」

「『南洲晚報』的第二次版。我帶了一份回來。」她說着就打開手袋將報紙拿了出來。

* * *

(本報訊)本埠實業界鉅子「白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白文堂於本日下午在私宅被刺殞命，死者身中十一刀，死狀至慘。

白氏有午睡習慣，於中午十二時許進入寢室，至下午一時猶未起床，始被傭人發覺業已被害。

據警方勘察，現場留下一朵黃色玫瑰，用意頗爲猜疑。兇手

顯然爲一殺人老手，警方正偵查白氏生前恩怨中。」

(又訊)警方於淸查白氏所留文件時，發現白氏似乎在從事某種非法行爲。若果如此，死者遇害很可能牽涉黑社會恩怨，白氏爲本埠商界聞人，不知潔身自愛，殊屬遺憾，也非一般人始料所及矣！

「嘩啦」一聲，白健將報紙撕得稀爛。

高琴小心翼翼地問道：「小白，後面那段報導是眞的嗎？」

白健咬緊了牙齒點點頭說：「眞的。想不到我父親竟是一個毒品販子。」

「啊……」高琴低呼了一聲：「是不是警方也要抓你？」

「沒有。下午他們已經傳訊過了，我從來不過問公司裏的事情，警方也知道我不涉嫌。」

「那你爲甚麼要躲避呢？」

「對方行兇後，必然會注意我的行動，警方也可能注意我的行動，那樣，對我決心報仇的計劃有妨碍。」

「報仇？你知道誰是兇手嗎？」

「慢慢查。」白健突然目光一亮，抬頭問道：「高琴！妳怎麼知道白文堂是我的父親？」

「我是聽石磊告訴我的。」

「他？」白健一把抓住了高琴的肩頭，就像發現甚麼寶藏似的，目光一亮。「他甚麼時候告訴妳的？」

「你一走，他就過來了，還問東問西的問了不少，鬼頭鬼腦的。小白！你得提防他一點。」

「石……磊？」白健喃喃地唸着這兩個字，接着又問道：「他今晚是甚麼時候到俱樂部的？」

「和往常一般，八點鐘的樣子。」

白健皺着眉頭，自言自語地說：「那時晚報的二次版已經發行了，他也許眞的看到了報紙，不過，他怎麼知道被刺的人是我父親呢？」

「有甚麼不對嗎？」

「除了秦剛和小趙以外，我很少和別人談起家裏的事，像石磊這種人平時難得說三句話，他怎麼知道我父親的名字？」

「他問我，你同我談了些甚麼，我就故意說，好像聽見你說要找甚麼人算賬，他那時有些緊張的問我，你要找誰算賬，我說不知道。他這才故意輕鬆地說：『反正不是找我就行了。』」高琴說最後一句話的時候，還學着石磊的腔調。

「他還說了些甚麼？」

「他鄭重其事地囑咐我，千萬不要讓你知道他和我談話的情形。小白，你說怪不怪？」

「噢！」

「後來秦剛和小趙來了，他又不住地向我們這邊窺望，這都是平日不曾有過的現象。」

「高琴！」他拉起她手說：「幫我一個忙。」

「祇要我做得到。」

「從明天起，多接近石磊。他好像對我很感興趣，我正苦於沒有綫索，他也許是根綫頭。」

「好！」高琴立即答應：「不過這個討厭鬼可撿到便宜了。」

「對付這種人，祇要一個好眼色就行了。」

高琴兩手勾上了他的脖子，狡黠地問道：「對付你呢？」

「連眼色都不需要。」

「眞的？」她的眼睛開始瞇起來了。

白健拉下她的手，冷冷地說：「高琴！我父親剛死，這不是我尋歡作樂的時候，讓我們保持同床而又互不侵犯的好紀錄吧！」

「贊成！」她突地噘起紅唇在他唇上親了一下。「小白！這算不算侵犯。」

「這是侵犯的尖兵。」

「那眞沒有意思極了！」

「好啦！該睡覺了。」他拿起睡衣，向她揮揮手說：「高琴，背過身子吧！我要換上睡衣褲。」

「怎麼，你們男人今年流行不穿內褲？」

「誰說的？」

「那有甚麼不能看的？眞是大驚小怪。」

白健不禁皺了皺眉頭。心想：有時候，女性比男性大方得多。

爲報父仇動心機

正逢秋季足球大賽，水兵球場裏裏外外都擠滿了球迷。

白健來的時候，秦剛和小趙已經買好了入場券，一左一右簇擁着他走進了水兵球場。球賽已在進行，場裏球員奔馳，看台上觀衆喊聲震耳欲聾。他們找到了座位，就在這喧嘩中開始了談話。

「大秦！小趙！」白健先開口說：「這次要你們幫幫忙，我決心要親自找到那個兇手——殺害我

父親的人。」

秦剛是三個人中年齡最大的，他冷靜地說：「小白！你說說是怎麼回事？」

「今天報上的新聞沒有看到嗎？」

小趙不自禁地插口道：「那是眞的？」

白健側過頭去問道：「你是指那一件？是指被殺？還是指販毒？」

「販……販……」

白健拍拍他的肩頭，爽直地說：「小趙！別問了，那是眞的。」

「眞出人意外！」秦剛似乎有些惋惜。

「我不想過問先父爲非作歹的事情，但是，我絕對不放過殺我父親的兇手，你們兩人要助我一臂之力。」

秦剛聲調平靜地說：「小白！你該仔細考慮一下，如果令尊眞的已捲進黑社會是非恩怨之中，對方顯然是一個很有實力的集團，我們三個人是對手嗎？」

小趙不服氣地說：「大秦，你在害怕？」

秦剛聽了這話並無不愉之色，仍很沉靜地說：「現在怕沒有關係，到時慌，才眞麻煩。」

「大秦！」白健說：「你的看法很對，不過我也有打算。」

「說說你的打算吧！」

「我的打算是兩個原則，一個是快刀斬亂蔴；一個是擒賊先擒王，給對方來個措手不及。」

秦剛雙手一攤，反問道：「『亂蔴』在那裏？『賊王』又在那裏？」

「所以，這就要你們幫忙了。」

「要我們去查訪嗎？」小趙插口問。

「不要！」白健壓低了聲音說：「據我的猜測，對方這兩天一定會派人到我家門口來察看動靜。你們兩個人輪流去監視，發現有行跡可疑的人就出其不意地將他逮住，不難問出一點蛛絲馬跡。」

秦剛沉吟了一陣，點點頭說：「唔！這倒是一個辦法。」

白健又問道：「你們認爲石磊這個人如何？」

小趙立刻搶着說：「聽說他在一個地下賭場做保鏢。」

「噢！」白健不由一怔，說：「你這個消息正確嗎？」

「沒有錯。」小趙的語氣很肯定。

「你們有沒有辦法釘他兩天？」

「怎麼？」秦剛問道：「你對他有了疑問？」

「唔！」白健點點頭：「我和他從無往還，他昨天竟然在高琴面前打聽我的言行，怪吧？」

「石磊這個人和黑社會倒的確有點關係，平日行動詭秘，而且擧止闊綽，做保鏢的收入不會那樣好的。」

「我已敎高琴去摸他的底細了。」

「高琴？」秦剛不以爲然地說：「女人靠得住嗎？」

「這個女人絕對靠得住。」

「你怎麼這樣有把握？」小趙插口問。

「別問，我從昨晚開始已經睡到她家裏去。」

「小白！」秦剛瞇起眼睛說：「原來你……」

白健立刻截住他的話：「大秦！我敢保證你猜想錯了，我不想向你解釋，不過高琴這個女人倒可以做一個好朋友。」

「好吧！」秦剛也就不再談論這個問題。「由我去守你的家門口，小趙去釘石磊。小白！我們怎麼聯絡？」

「我們每小時聯絡一次，大秦你在每小時過五分鐘的時候打電話，小趙在每小時過十分鐘的時候打電話，我等在加油站旁邊一座三三五四號的公用電話亭附近，如果我不能去，我會敎高琴去。」

「好，就這樣吧！」秦剛點了點頭。

「我們從上午十一時開始聯絡，晚上十時是最後一次，然後我們再約定地點見面一次。」

「不過，我擔心釘石磊的時候會不會被他發覺，這傢伙很精靈的。」小趙似有顧慮地說。

「你不要老釘他，發覺他和甚麼人特別地接近，就改變方向去釘那一個人，一定要將那個人的底細弄清楚，打電話告訴我。然後再去釘石磊，我們主要是要清查他的社會關係。」

「我懂了。」

秦剛突然想起了張家燕，因此問道：「小白！你那個妞兒呢？」

白健故作不知的反問道：「你指的是誰？」

「張小姐呀！」

「我和她分手了。」

「爲甚麼？」秦剛瞪大了眼

睛。

「我現在的環境變化了，隨時會殺人或者被殺，我不願讓她捲進去，她有很好的家世。」

「啊……」秦剛似乎在惋惜。「她父親是幹甚麼的？」

「聽說有十幾條遠洋漁船。」

「噢！」小趙插口說：「那倒是幹私梟的好材料。」

「別胡說！」白健低叱了一聲。

小趙口沒遮攔地說：「小白！你以前知道你父親是……」

「小趙！」秦剛吼了一聲，同時遞給他一個眼色。

小趙連忙伸伸舌頭，不再多口了。

白健並不在乎這些，反而笑着問道：「小趙！你見過張小姐嗎？」

「見過幾次。」

「你對她的印象如何？」

「雍容華貴，美麗大方。」

「對了！美麗是天生的，雍容、華貴、大方，却要經過敎養，她一定有一個好父親。」

「那也不一定，比如說你……」

白健揚手打斷他的話：「小趙！別將我說得太好。先父不安份做規規矩矩的生意，這證明他有野心和野性。我也是一樣，血管流動的血液中所包含的野性你是看不見的。」

「我倒看不出。」

突然，秦剛低聲說：「喂！石磊走過來了。」

白健抬頭望去，果然看見石磊在向他們走過來。當他抬頭來時，對方還揚手和他招呼。

石磊一到他們面前，就笑呵呵地說：「今天三傑聚齊了，眞難得！」

秦剛也笑嘻嘻地虛與委蛇一番：「小白心情不好，陪他出來走走。」

「小白！」石磊皺緊了眉頭說：「眞是不幸得很，這個兇手眞狠，你打算怎麼辦？」

白健無精打采地說：「怎麼辦？還不只有等候警方緝兇。」

「等他們？別指望吧！」

「那麼先父之冤只有永沉海底了。」

「噢！」石磊似乎很感意外，目光緊盯在白健的臉上。「難道你不打算靠你自己的力量擒兇？」

「石兄！」白健笑着說：「你將我說得太偉大了。先父的來往關係我一點也不清楚，即使有心，我也無從着手。再說，我們去和那些亡命之徒週旋，說實在話，太不合算了。」

「對！對！」石磊拍着他的肩頭說：「這才是識時務者，我到那邊去，這眞是一場好球賽，噯！五比零，『牛頭』大概是輸走了。三比二，我賭了『金斧』百元美金的彩頭。」

「石兄！」白健向他揚揚手。「謝謝你的關心，只要我不死，將來我一定會好好報答你的。」

他這句話是深有含意的，不知道石磊聽出來沒有，但見他那寬寬的背影聳動了一下。

小趙禁不住道：「這小子，眞想揍他一頓。」

秦剛聳了聳肩，冷冷地說：「比拳頭你未必是他的對手。」

「甚麼？」小趙火氣旺盛，霍地跳了起來。

白健將他又按回座位上，溫和地說：「小趙！別逞英雄。大秦說得不錯，這傢伙的槍法也許比不過你，但是拳頭却比你快，比你硬。」

小趙仍是不服氣說：「有機會我倒想試試。」

「小趙！」白健溫和地說：「我現在面對一個强而有力的黑社會集團，要鬥智不鬥力，動槍，動拳頭都不是上策，完全要靠動腦筋。從現在開始，你就要去纏住石磊。記住！運用你的智慧。」

「小白！我一定聽你的。我們現在就散吧！」

「不！」白健將目光投向球場。「等球賽終局吧！」

他們三個人不再說話，竟一本正經地看起球賽來。

又經過幾十分鐘的纏戰，「牛頭」隊終於以七比二見負於「金斧」隊，這時，天已昏沉，夜晚已將來臨了。三個人一走出球場就分道揚鑣。

白健沒有叫車，一個人信步溜躂，忽然一輛綠色的敞篷轎車駛到他身旁，「戛」地一聲刹住。白健聞聲回頭，一見車上坐着一個似曾相識的女郎，正咬着手裏的墨色的眼鏡，笑瞇瞇地瞧着他。

白健不禁有些發楞。認識嗎？說不出她是誰，不認識嗎？那模樣兒又好像非常熟悉。

女郎却先開口了：「白先生！還記得我嗎？」

「我記性不太好！」

「不是記性不好，而是你這位射擊名將心目中的女性太多，那

裏會有我黃娜的地位。」

白健幾乎想笑，自己心目中眞有不少女子嗎？這位美艷的黃娜小姐眞的佔不了自己心中的地位？

後面有車在按喇叭，黃娜向他勾勾手指頭：「上來吧！」

白健不加思索地一躍進了車廂，車子「嘟」地一聲，又匯進了車流。這時他笑着說：「說玩槍的人記憶都差，黃娜小姐，能提醒一下嗎？」

「不必了。反正我們見過。」

此時此刻，白健對任何人，事，物，都抱着懷疑的態度。自然不會將「巧」遇的黃娜放過。因此他笑着說：「就這樣匆匆一晤而又分手嗎？我想，應該找機會加深一點印象，不然下次見面又認不出來了。」

「這是好建議，還有甚麼好主意？」

「黃娜小姐有甚麼愛好呢？」

「吃喝玩樂。」

「眞爽快！我就依照妳這四個字的順序安排吧！現在已經六點多了，我們先上『龍鳳酒家』吃廣東大菜。」

「喝呢？」

「吃與喝不是連在一起的嗎？」

「不！我這四個字每一個字都是分開的。」

「好！」白健慨然地點點頭，接着說：「『蜜月酒吧』情調不錯，飯後我們上那兒去喝兩杯。」

「眞是好地方，如何玩法？」

「玩的方法很多，上夜總會去跳舞，或者遊車河……」

「刺激一點的。」

「上『金手俱樂部』吃角子老虎。」

「不！我要賭輪盤。」

「嗨！黃娜！我身上鈔票不多。」

她側過頭來，白了他一眼，嬌聲說：「別將我看成撈女，我自己有賭本。」

「哈哈……」白健有些窘，藉着一聲乾笑掩飾了過去。

「不管勝敗，我們決定午夜前離開賭桌，現在我想知道你對最後一個字是如何安排的？」

「樂！」白健心裏有數，但却明知故問：「我可不知道午夜以後還有甚麼地方可『樂』的。」

黃娜道：「『樂』的地方多，『樂』的方法也很多……」

「那麼，妳安排吧！」

「你會聽我的嗎？」

「當然會聽妳的，前三項都是我安排的，妳無異議，最後一項當然得聽聽妳的安排了。」

「那就行了。」

「說吧！怎麼『樂』法？」

「何必先說呢？到時聽我的安排就好了。」

「哦，原來妳在保密。」

「這樣會昇高『樂』的氣氛。」

「好！對美麗的小姐應該言聽計從才好。」

「吱」的一聲，綠色跑車停下，黃娜笑着說：「第一站已經到了，下車吧！」

當他們倆走進「龍鳳酒家」以後，一輛黑色轎車也在綠色跑車的旁邊停下，駕車的却沒有下車。

他四週張望了一下，從駕駛座旁邊拿出一個「麥克風」，開始呼叫：「這裏是第一號追踪車，請講話。」

接着，車廂內响起一個沉悶的聲音問：「甚麼事？」

「黃娜已經使魚兒上鈎了。」

「好！繼續監視，隨時報告。」

「是！」

「卡察」一聲之後，無綫電機靜止了，但是一場好「戲」却開始登場哩！

＊　＊　＊

「金手俱樂部」是香島上流社會人物的玩樂場所，「樂」這事兒一應「俱」全，自然少不了輸贏甚鉅的賭場。晚間十一時許，黃娜和白健歇手了，他們今晚似乎有不少幸運數字，贏進不少鈔票。

黃娜的皮包內塞得滿滿的，自然，他們的「感情」也像皮包內的鈔票一樣增加了不少。

黃娜興高采烈地說：「走吧！」

「那裏去？」

「別問，你不是答應聽我的安排嗎？」

「好！」白健必恭必敬地將脚跟一靠，道：「遵命。」

黃娜挽着他，走出了「金手俱樂部」。

上車後，黃娜將車駛進了寧靜住宅區，白健心裏有數，知道是要去她的香閨，因此故意說：「從現在開始，可能是一次神秘之旅。」

「這話是甚麼意思？」

「我不知道妳要帶我去何處呀！」

「等一會兒你就知道了。」黃娜專心一致地開車。

「妳很神秘！」

「女人保有神秘才有誘惑力。」

白健放肆地摟住了她，輕佻地說：「黃娜！妳已經很夠誘惑了。」

「在一個很神氣的男人面前，我可沒有這份自信。」

「別說笑話了！妳是要我去妳的香閨嗎？」

「你很聰明。」

「妳應該說我很榮幸。」

「小白！」黃娜親暱地叫喚他，但是聲音却很正經。「前面三個階段的節目都是你付賬，現在我贏了錢，最後一個節目該由我請客了。不過，女人都很小氣，教我將大把的鈔票花在別的地方又感覺心痛，所以決定將你帶回家去，既省錢，又可以爲你帶來最大的快樂。」

「原來今晚是一次逍遙之旅。」

「別笑得那樣快，還沒到逍遙的時候。」

「逍遙的時候，就沒有空閒來笑了。」

車子突然在一幢綠色的屋子前面停下，單是從外面看，就已經知道是一幢很漂亮的公寓。白健下車後，黃娜將車子開進了屋外的停車庫。

在她取鑰匙開門的時候，白健道：「一個人嗎？」

「現在是的。」

「以前呢？」

「兩個。」

「女的嗎？」

黃娜白了他一眼：「小白！你是明知故問嗎？自然是一個男的，不然我憑甚麼住這樣漂亮的公寓，和擁有那樣漂亮的跑車？」

「那個男人呢？」

「分手了，他又找到了新人。」

「那妳未免太好講話了！」

「才不哩！他給了我一筆錢。」

「嘎！錢往往是解決一切紛爭的靈丹妙藥。」

黃娜先進門，扭亮了電燈。

白健踏在柔軟的地毯上，發覺裏面陳設很華麗，寬敞的大廳裏擺滿了各色名貴的傢俱。他在沙發上坐下，笑着說：「妳該請個傭人，這筆小數目的薪水妳不該吝嗇。」

「昨天才辭了。」

「爲甚麼？」

「我準備出門旅行。」

「噢！幾時起程？」

黃娜向他勾勾手指頭，笑瞇瞇地說：「小白，到裏面談好嗎？」

裏面是臥室，陳設自然也是相當華麗。黃娜站在門邊，等他進去後，用後脚跟將門踢上，以舞蹈的姿態旋轉過身子，曼聲問道：「我可以換一件輕便的衣服嗎？」

白健知道對方將要展開色誘，是否有某種目的他還不得而知，他乾脆俐落地笑着說：「妳不穿任何衣服時也許比現在更美。」

「抱歉！我半年前就已退休了。」

「退休？妳是指……」

「我以前就是光着身子讓人欣賞的。」

「哦！原來是一位脫衣舞紅星。」

「你說錯了！我是裸體攝影模特兒。」

白健這才明白何以對她有點面熟，必是在那一本打着「藝術」大旗的雜誌上見過她的裸照。

「失敬！原來是一位藝術家！」白健一本正經地說，不過他心裏却在爲糟蹋「藝術家」而感到抱歉。

「別挖苦我！你坐一會兒。」她說着，離開了臥室，也許是去浴室，或者是去了另外一間屋子，但是她並沒有帶衣服走。

到目前爲止，白健還無法確定黃娜約他來是不是一個陷阱。他並不怕，反而希望是，因爲他才可以從這條綫索上往下追踪。

五分鐘後，黃娜去而復回。身上已經換了一襲黑色輕紗，胴體掩映，白健不禁目爲之眩。她手上端着滿滿一杯威士忌，在白健坐的那張沙發的扶手上坐下來，滿面嬌笑地說：「小白！你在發楞，是因我穿太多還是太少？」

「是因爲妳沒有爲我倒一杯。」

黃娜先將杯中的酒喝了一口，然後將酒杯湊到他嘴邊。「我們倆共喝一杯，不是很羅曼蒂克？」

白健不禁有些失望，黃娜連酒中下藥的那些老手法都不要，她也許和自己想像中的情況完全沒有關係。

「你在想甚麼？」她伸手抬起他的下頷。

「我在猜想我們將怎樣樂法。」

「那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共同完成的一件『樂』事，不需要花任何代價，但却樂趣無窮。」

黃娜的確是個惹火的女人，白健心中的苦悶、悲哀，在一瞬間都化成了慾火，他太需要發洩了。他將她手裏的酒杯取過來放在几上，扳倒了她的軀體，雨點般的熱吻落到了她的頸項上。

黃娜却突然閃開，以手支頤，撐起頭部，神色正經地說：「小白！狂歡後會帶來疲倦，那一定需要冗長的睡眠，在狂歡以前，我想和你談點正經事。」

「噢！」白健有些意外，同時也冷靜了下來，遠離她那火熱的胴體，淡淡地問道：「甚麼正經的事？」

「你現在從事何種職業？」

「槍手。」

「你在說笑話。」

「不是笑話，我除了每天在射擊場打靶，或者參加各種比賽之外，我甚麼事也不做。」

「你想找個職業嗎？」

「爲生活，我不需要。」

「我敢保證你會對這個職業有興趣。」

「待遇好嗎？」

「三個月的時間，薪水一萬元美金。」

「那可能是要做違法的勾當。」

「放心！我不會教你爲非作歹。」

「那是幹甚麼呢？」

「陪一個女人去旅行。」

「那個女人就是妳吧？」白健笑了。

「不錯。」

「薪水很高，還有別的報酬嗎？」

「自然，在這三個月中我是完全屬於你的。」

「這眞是個好職業，任何男人都樂意接受。」

「但不是任何一個男人都能獲得我的邀請。」

「妳是怎麼選上我的呢？」

「你不但是一個很好的保護人，也是一個很好的情人。」

白健努力地去猜測對方的用意，但是他猜不出。因此，他又試探地問道：「你有需要保護的必要嗎？」

「漂亮的女人帶着鉅款不是很危險的嗎？」

「好！容我考慮一下。」

「不！我要你立刻答覆。」

「爲甚麼要這樣急？」

「我準備明天就動身，星城是第一站。」

「黃娜！護照呢？」

「我的早就辦好了。」

「我的呢？十來個小時辦得好嗎？」

「我有辦法明天一個上午就辦好！」

白健突然明白了，她的目的是要自己儘速離開本埠。爲甚麼？她是受了別人的指使嗎？如果眞是這樣，對方爲甚麼用這種方法使他離境而不殺他？難道是畏懼自己手裡這枝狠準的槍？

想到這裡，白健不由冷冷地說：「很抱歉！我暫時不能離開這裡。」

「爲甚麼？」

「我父親昨天被人謀殺，尚未殯殮。」

「眞的！」黃娜的聲音有些顫抖，那似乎是眞的大吃一驚。但是，白健却認爲她是在矯揉造作。

「他老人家的遺體還在警方停屍房裡。」

「哦！小白！我再等幾天好了。」

「妳可能會等十年。」

黃娜這次更吃驚了，目光冷冷地瞧着他，半晌才說：「爲甚麼要那樣久？」

「因爲我要擒兇爲父報仇，殺人的罪名最少將使我入獄十年，妳恐怕沒有那種耐心吧？」

黃娜垂下了頭，似乎不敢承受他那迫人的目光，喃喃問道：「你決定要這樣做？」

「從我知道父親被殺的那一刻，我就下定決心了。」

「會有危險嗎？」

「準備去殺人時，應該也同時準備被殺。」

黃娜突然伸出手臂摟住了他，激動地說：「小白！明天就跟我離開這兒吧！」

「不！」白健堅決地搖頭。

「小白！跟我走，對你我都好。」

「黃娜！妳是甚麼意思？」白健聲色俱厲地問。

「我是擔心你被他們……」

「他們是誰？」

「那些殺你父親的壞人。」

「黃娜！」他猛力搖晃着她的雙肩。「他們是誰？」

「不……知道。」

「黃娜，是他們教妳來誘使我

離開本埠嗎？」

「不！不……」

「快說！」白健突然變成了一頭猛獸。

墮陷阱好友相救

驀然，臥室門「砰」然一聲打開了，一大羣人湧了進來，而且每個人手裡都有槍，白健不禁傻眼了。

他的上衣已經脫下了，槍放在衣袋內，衣服離他很遠。其實，他即使有槍在手，也不會開槍拚鬥，因爲他要找的是謀刺他父親的元兇。

湧進來的人，白健一個也不認識。其中一個約莫四十來歲，穿着西服結白色領帶的男人可能是個頭兒，他向身旁的人一歪頭說：「去！搜他衣服。」

白健冷冷喝道：「你們要想幹甚麼？」

那個結白領帶的男人面無表情的回道：「不必多問。」

白健故意說：「怎麼！你想公然搶劫？」

「嘿嘿！姓白的！用不着給咱們裝迷糊。聰明如你，還會不知道我們來此的目的嗎？嘿嘿……」

此時，奉令搜查白健衣服的人報告道：「有一枝槍，另外還有兩個塡滿子彈的備用彈匣。」

「唔！將衣服丟給他……」那領頭的男人說着又對白健警告道：「姓白的！少轉歪念頭！死在這裡會連累黃娜小姐。」

白健即使現在有機會逃，他也不會逃；因爲對方先指使黃娜引誘他離開本埠，見計未售，所以預先埋伏的人才衝進來解救黃娜。他們若非有所顧忌的話，他早就該沒有命了。

這是一個機會，看看對方的首腦到底是誰？只要對方不存心殺害自己，有的是機會逃離魔掌。他不動聲色地穿好衣服，然後對黃娜說：「黃娜小姐！謝謝妳所安排的節目。」

黃娜神色顯得惶亂地說：「小白！你誤會了。」

「不必解釋，總之我不會怪妳，因爲妳是一個可憐的女人……」白健一轉身，毫不在乎地說：「走吧！要去那裡？」

領頭的男人指示他的手下：「去！將那個女人綁起來，嘴也堵上。」

黃娜立刻被連着身上的被單一齊綑上了，綑得很緊，很結實，像一個長肉粽。嘴巴也用被單的一角堵塞上。

「朋友！演戲又何必認眞呢？」白健連聲笑。

領頭的男人沒有理他，却鄭重其事地對黃娜說：「小姐！請忍耐一下，不久就有人來放開妳。妳如果膽敢報警的話，咱們就走着瞧。」

這是對方故意作給他看的嗎？白健這樣想。難道對方還會放自己回來？否則又何必替黃娜洗脫嫌疑？

兩個壯漢一左一右地挾着白健向外走，他回頭一瞥黃娜，眼光中有焦灼的神色，白健不禁感到迷惑了。

走到大廳門口時，白健發現有兩個男人被綁着放在地上，看樣子黃娜和這一批人並不是同路的。那麼她是另外一伙的了？她的目的又是甚麼呢？

謎！像大海般深不可測。

門外停着兩部汽車，白健被簇擁着上了車。接着，他的雙手被扣上了手銬，頭上也被一個黑布口袋套上了。

白健根本沒有打算反抗，冷靜地問道：「朋友！你們的老闆是誰？」

那個領頭的男人說：「很高興你叫我們朋友，更希望你能眞正跟我們做朋友，做對頭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笑話！」白健冷笑一聲。「我們從未謀面，素不相識，怎麼談得上『對頭』兩個字？」

「嘿嘿！這樣最好！」

「你們要帶我到何處去？」

「嘿嘿！如果能夠告訴你，又何必蒙上你的眼睛呢？」

「你們作事情太不夠漂亮了！」

「忍耐點！就到了。」

白健知道多說無益，乾脆閉上了嘴巴。

車行約莫二十餘分鐘，停了。白健被簇擁着下了車，平行一段又下了十幾級石階，他判斷那可能是一間地下室。

當頭上的黑布口袋除去後，迎面而來的是强烈的燈光，使他睜不開眼，良久以後他的視綫才恢復正常。

他的雙手已被銬在一根鐵桿上，房間很寬敞。他的判斷沒有錯，的確是一間地下室。

那領頭的男人端來一張椅子放在他身後，將他按在椅子上。又搬來一張椅子坐在他對面，皮

笑肉不笑地說：「白健！我們來談談吧！」

「談甚麼？」

「問你想死想活？」

「別打算威脅我！」

「我知道你是一條硬漢，鋼鐵堅硬還有熔鋼爐。如果你想找點苦頭吃的話，你就不妨試試看。」

「用不着拐彎抹角說廢話，說出你的目的！」

「想活命就將黑貨交出來，我們也不虧待你，一人一半，否則，你就別想看到明天早晨的太陽。」

提到「黑貨」兩個字，白健心裡立刻有了底。他冷笑一聲說：「哼，想不到你們殺了人却沒有得到東西。」

「姓白的！你最好將事情弄清楚，誰殺你的老頭子我們可不知道。我們是合夥人，只曉得要東西。」

「你們和誰合夥？」

「你的老頭子。」

「那爲甚麼要向我要？」

「哈哈哈哈……」對方發出一聲狂笑。「姓白的！你回答得眞妙！『父債子還』，這句話你懂得嗎？」

「好吧！你拿憑據來，否則我怎麼知道你是合夥人？」

「販毒是違法的勾當，怎會有憑據？」

「我認爲你是藉機訛詐。」

「就算是吧！反正你的命在我們手裡。」

「有種去向警方要。」白健不禁吼了起來。「你們也該看過報紙，毒品已讓警方搜走了。」

「嘿嘿！別拿我們當作洋盤！警方搜走的只是幾小包樣品，你老頭子會將大批的貨物放在家裡？」

「對不起，我不知道。」

「老子的事情，兒子會不知道？哼！鬼也不相信。」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白健態度非常强橫。即使知道他也不能說，說出來等於送自己的命。

旁邊一個壯漢沉不住氣地插口說：「潘大哥！不讓這小子吃點苦頭，他不會說實話的。」

「對！鞭子拿來！」鞭子立刻到了那個頭兒的手裡，那是用四根粗如手指的蔴繩編結而成的，抽在人的身上，眞有點像火燒。白健乾脆閉上了眼睛，說好話只有多捱揍！

驀然，室內响起一個洪亮的聲音：「潘雲！住手。」

「是！老闆！請問有甚麼吩咐？」

白健就想看看對方的老闆是誰，聞言立刻睜開了眼睛，但是他並沒有發現室內多了甚麼人。

「給他三個小時的時間考慮，限他在清晨四時以前答覆。到時他還頑强的話，也用不着打他，丟下海餵魚就行了。」

白健這才發現聲音是從壁上傳下來的，原來這地下室還有對講機的裝置。也許還有閉路電視之類的設備，不然，當那姓潘的舉起鞭子時，幕後的大老闆也不會適時喝令住手了。

潘雲獰笑着說：「姓白的！你聽清楚了嗎？」

「請你們老闆下來談談吧！」

「黑貨交出來後，你自然可以見到他。」

這時壁上又傳來沉悶的聲音說：「白健！仔細考慮吧！希望你不要將三個小時浪費掉，你最少還有三十年好活。」

「何必躲躲藏藏，出來當面談談吧！」白健想將對方激出來。

「你和潘雲談就可以了。」說完後，「卡喳」一聲，對講機關閉了。

潘雲揮手示意他的手下退出去，他向白健說：「現在才一點鐘，我四點鐘來聽你的回話。」

說完後他也走了，並關上了那扇厚厚的鐵門。

白健頭一晚在高琴處就沒有好睡。勇猛好鬥，逞强爭勝，愛恨强烈的人，也大都是情感易於衝動之人。有女同榻，肌膚相貼，而能不及於亂。白健可說已將他的耐性發揮到極限。如說能暢然酣眠，那幾乎是辦不到的事。

今天，他又整日奔馳；再加上方才和黃娜胡鬧一陣。這都是要消耗精力與體力的。因此，在鐵門「砰」然關上後，白健僅只冷靜地思考了幾分鐘，就有點昏昏欲睡；再過幾分鐘，他竟然就那麼倚靠着牆壁睡着了。

白健也不知睡了多久，忽然「噗通」一聲傳進了他的耳鼓，他立刻被那聲響驚醒了。

那響聲像是一個重物倒地，或碰撞牆壁所發出來的聲音，是從屋外傳來的。白健凝神細聽，又聽到了鑰匙開門的聲音。接着，那扇鐵門緩緩打開，一個人影矯捷無聲地閃了進來。

白健幾乎有些懷疑自己的視覺有毛病，他想用手揉揉眼皮再

加細看，可是，他的手已還反銬在背後，無法擺動。當那人走到面前時，白健不禁欣喜若狂，原來是他的好友小趙。

小趙一進門就示意他不要聲張，然後迅速地來到他身邊，手裡拿着一大串鑰匙，爲他開啟手銬。試了好幾把鑰匙，才將手銬打開。這段時間，白健不禁有些緊張，萬一這時有人衝進來，連小趙也勢將陷在裡面了。

「小趙！」白健獲得自由後，立即問道：「你是怎麼進來的？」

「先別問。」小趙悄聲說，一面向外揮着手。「快走！外面的三個守衛都已經被我擺平了。」

白健也知道這不是問話的時候，一縱身，和小趙離開了那間屋子。

門口躺着一個大漢，後腦上流着鮮血，毫無疑問是小趙在那傢伙的後腦上敲了一槍柄。

這地下室的規模還不算小，一共有好幾間屋子併排着，除了關閉白健的第一間屋子外，其餘的都上着鎖。

通道的盡頭，有十餘級石階，那裏也躺着兩個昏厥的大漢。來到地面，竟然是一座偌大的花園。

白健忍不住低聲問道：「小趙！這究竟是甚麼地方？」

「牛角海灣。」

「你怎麼來的？」

「我跟着石磊，結果跟到了此地。」

「甚麼？」白健不禁一怔。「他到這裏來？」

「嗯！」小趙一面拉着他往圍牆外跑去，一面說：「石磊的車子祇是從這裏經過，並未停下。不過，在經過這幢花園住宅的門口時，曾經減緩了速度，我以爲他發現了，就故意將車子轉進小路。剛好，帶你來的那輛車子來了，我用那具你從美國帶回來送我的紅外線望遠鏡窺探，竟然發現了你，我就顧不得再去追石磊，從圍牆上翻了進來。」

「小趙！你現在打算怎麼樣？」

「快離開此地，我們寡不敵衆……」

「不！」白健突然站住了。

「你要幹甚麼？」

「既然來了，當然就要摸清楚對方是誰。」

「啊呀！小白！」小趙連連跺脚。「地方我們已經知道了，明天白天再來不是一樣嗎？」

「不！我等不及明天。」

「聽我的，快……」小趙的話還沒有完，突然警鈴之聲大作，顯然，白健逃出地下室的事已經被對方發覺了。警鈴之聲一響，緊接着花園入口處人影閃動，紛紛向花園中湧來。

「快！小白！」小趙拉着他就往圍牆邊奔跑。

圍牆雖不太高，離地也在七尺以上，若是後無追兵，以他們二人的身手來說，應該是不太費事的。但是處在目前境況，就不能從容了。

小趙的跑車停在牆外，進來的時候，汽車供以墊足，此時出去，却得憑眞本事了。他的個子較矮，來到牆邊，奮力一躍，但是雙手未能攀住牆頭。

追緝的人似乎已發現他倆的行踪，祇聽有人叫道：「他們想爬圍牆，快開探照燈。」

白健往地上一蹲，疾聲叫道：「小趙！墊在我頭上，快！」

小趙也不猶豫，右脚往白健肩頭上一踩，白健雙手扶牆，身體往上一昇，小趙的雙手就攀住了牆頭。就在這個時候，一道閃亮的光芒射到牆頭小趙的身上，接着「畢！畢！」兩聲，套着「銷聲器」的槍支已經發射。彈頭擊在牆壁上，白健看得很清楚，差一點就要擊中小趙。

「小趙！」白健叫道：「快下去！」

不等他說完，小趙的身體已在牆頭消失了。

白健知道自己很難脫身，除了一拚之外似乎別無他途。於是隔牆叫道：「小趙！快走。將你帶的槍丟進來。」

小趙在牆外高聲叫道：「那怎麼行？讓我進來幫你。」

「不行。你開着車子在附近接應我，你走掉了，他們就不敢殺死我，記住，不要衝動，如果我天亮沒有離開，你才能去報警，還有，在任何情況之下，你都不能讓他們抓到。」

小趙很聽話，白健的話說完後，他就將手槍扔進來，並立刻開動了車子。

白健蹲伏在花叢中，緊緊地握着槍，虎視眈眈地注視着。但是並沒有看見那些人衝上來。

這時，祇聽一個低沉的聲音問道：「人呢？」

「接應的人走了，姓白的還沒有逃出去。」答話的人是潘雲。

「派一半人出去搜捕，這邊要

困住姓白的，我要活人，不要死屍。」

「是！」潘雲應着。

每一個字都進入白健的耳中，說話的人也就是方才在地下室時，利用傳聲設備和他說話的人。

白健眞想衝出去和他拚個你死我活，但是他忍住了。

因爲他不開槍則已，一開槍就要出人命，那豈不是先犯下了殺人之罪，而讓對方挾持？因此，他想到了小趙的話——暫時離開，明天有計劃地再來。

現在，對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牆上，白健知道爬牆出去已無可能，於是打算另找出路。就在這個時候，所有集中在牆頭上的燈光全部熄滅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白健身材高大，彈性又好，祇要幾秒鐘，他就可以置身牆外了。

但是，他一轉身却又停住了，他冷靜地想到這可能是一個陷阱，對方突然熄滅了照明燈是沒有理由解釋的，這分明是縱容越牆。爲甚麼？非常簡單，一定是外面已經埋伏好了人，準備活捉他。

白健雖是如此假定，但他深信自己的判斷不會錯，他並不去爬牆，而是利用這一段黑暗的時間離開了他原來蹲伏的地方。

原來這幢花園住宅是傍山而建，出了正門及左邊有圍牆以外，另兩面都是二層樓房，白健來到一座梯口，就毫不猶豫地急竄而上，他想利用洋台向外跳，一層樓房的高度還難不倒他。

就在他衝上樓梯的一瞬間，花園中傳出零亂的喧叫之聲：「那小子上樓去了！」

「快！開燈！」

「快！將樓房圍住了，這小子跑不掉了！」

這時候，白健已經來到二樓的陽台。

他站在陽台上往下一看，就知道自己的估計錯誤了。

原來外面是一片窪地，距離二樓陽台約莫有十五公尺高。跳下去即使不摔死，也會摔傷了腿，到那個時候，眞要被對方活抓的，樓梯上已傳來急促的脚步聲。白健無可選擇地推開落地長窗，進了房內。

床上有人睡覺，此時已被嘈雜的人聲吵醒。剛從床上坐起，又見一個人影從陽台上進來。不禁驚慌地問道：「你……是甚麼人？」

語音顫抖不明，但是白健聽出了是一個女人。

他衝到床邊，壓低了聲音說：「小姐！我不願以妳來作要脅來保護自己。不過，請相信我不是壞人，如果妳有正義感的話……」

「是怎麼回事？」

「一時說不清楚……」

閨房避難遇紅顏

「會不會跑到小姐屋裏去了？」

「走！去看看。」

由於白健的語氣磊落，使這位小姐相信了他的話。一見追緝的人要來搜索她的房間，忙迫不及待地說：「快！上床來。」

白健這時也顧不得了，一縱身就到了床上。

床上是海綿墊子，毛毯裏多躺了一個人並不太顯痕跡，可是，那位小姐爲了安全起見，竟然跨坐在他的背上，將他的身體整個擋住。

現在正是夏天，彼此各穿得很薄，這情景倒是很「香艷」的。不過，危機當頭誰都沒有注意到。

門上傳來了「砰砰砰」的敲門聲，房內的人還沒有答應，房門就被打開了。接着，電光通明，一個年約五十歲的男人出現在房門口，他眼光在房門搜尋了一遍，然後才問道：「小燕！有人進來嗎？」

「沒……沒有呀！」

「小心點，將門窗鎖緊，有賊進來了。」

「我知道。」

房門「砰」地一聲帶上了。

她的手在毛毯裏碰碰白健，悄聲說：「先別動，等我鎖好門窗。」

她下床，先將房門鎖好，又鎖上陽台的落地長窗，拉攏簾幕，這才走回床邊，掀開毛毯說：「現在可以……」她的話突然停住；白健一翻身，也突然僵住了。

也許世界太小，也許事情太巧。總之，他們兩人是應該相遇的，但是，時地都不太相宜，原來這個女郎就是張家燕。

白健幾乎陷於昏迷，他知道，綁他來的人是張家燕的父親，如果自己判斷正確，殺父仇人也是她的父親。

張家燕却不明白這些，她撲

過去摟住他，問道：「小白！怎麼回事？」

白健推開她，翻身坐在床沿上，喃喃問道：「家燕！方才和妳說話的那人是誰？」

「我爸爸呀！」

「是妳爸爸派人將我綁架來的。」

「甚麼？」張家燕大吃一聲。

「妳知道花園下面有地下室嗎？」

「不……知道。」

「妳爸爸將我關在那裏，我逃了出來。」

「我要問問他去，爲甚麼要……」

「用不着問，我可以告訴妳。」

「怎麼回事？」

「家燕！」白健沉痛地說：「非常不幸，妳的父親和我父親是爲非作歹的私梟毒犯。」

「眞的？」

「他綁我來，就是要我交出毒品。事實上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些東西放在何處。」

「哦！」張家燕雙手捂臉，顯然她的芳心已碎。

白健轉過身來，凝視着她說：「家燕！這好像是造物者有意在捉弄人。有一件事情妳或許更吃驚，依據我的判斷，我父親被殺，很可能是妳父親的主謀。」

張家燕放開雙手，猛烈地搖着頭說：「不！他絕不會作這種事。」

「眞相如何，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如果是……」

「家燕！現在最重要的，妳如何處置我？」

「我該怎麼辦呢？」張家燕眞的六神無主了。

「以妳的立場，應該告訴妳父親派人來抓我。」

「不！白健！不要這麼說。」

「難道妳要幫我逃嗎？」

「當然。」張家燕毫不猶豫地說。

「妳將來會後悔的。」

「爲甚麼？」張家燕滿臉不解之色。

「如果妳父親眞是主謀殺死我父親的人，妳想我會放過他嗎？到那時妳就會後悔今晚不該助我脫逃了。」

「白健！不要用這種話來逼我。」

「我說的是實話。」

「不要說了。」

「好！現在妳打算怎麼辦？」

「隨你說要我怎樣幫你都可以。」

「我也不知道目前情況怎樣，妳出去看看！」

「你放心嗎？」

「家燕！我準備妳帶人回來捉我。」

張家燕語氣沉痛地說：「原來愛情力量竟然如此微不足道，在這個時候它連保證一點信譽和人格的價值都沒有。」

白健偏過頭去，不想看見她那張因痛苦而扭曲的臉。但是沉痛的話聲，仍然鑽進了他的耳鼓。

張家燕穿好衣服走了出去，並鎖上了門。

白健對她是信賴的，但是他並沒有把握能左右全局，因此，他並沒有坐等她的回音，他立刻撕破了張家燕床上的被單，連接成一條繩索，關閉了電燈，躡手躡足來到陽台上，陽台上有一個大漢在守望，白健迅速地從他後面閃過去，用手臂勾住了他的脖子，然後敲昏了他。

用被單結成的繩索一端繫在鐵欄杆上，另一端垂吊下去，雖然還不夠拖地，也差不了多少。

他總可以安全離開了。

他回顧了那間臥室一眼，情知張家燕回來後會大感傷心。但是他已無法顧到，他自己又何嘗不傷心呢？

他從陽台上落下地面後，立即向黑暗中遁去。

他心裏盤算着，如果沒有遇上小趙的車子，他可能要走到天亮，才能回到高琴的住處。

* * *

中午十二點，「槍手俱樂部」開門了。

酒枱裏面的高琴不住地伸手掩嘴打呵欠，昨晚爲了等候白健，她徹夜未眠。清晨，她疲倦得睜不開眼時，白健回來了，看到他安然歸來，使她感到興奮，看到他那種狼狽疲累的神態，又使她難過，她竟然無法入睡了。

將近中午時，她入睡了一陣，白健却又叫醒了她，並非白健不體諒她，也並非她不能請一天假休息休息。而是她必須出來察看石磊的動靜，晚間白健要等待她的報告。

俱樂部中午是供應自助餐的，因爲射手爲了練靶，大部份人都是隨便在這裏吃一點又趕回靶場去。供應的時間是每天十二

時至一時半，不過，根據經驗，吃午餐的人要到一點鐘才會來。

十二點半的時候，來了一個孤單的女客，這並沒有甚麼奇怪，很多射手都是約情侶在這裏見面。

沒有多久，石磊也來了，他的長槍放在帆布套裏背在身上，看樣子他是剛從靶場回來。

石磊一進門有先喝一杯酒的習慣，可是他今天却沒有先去酒枱，進門後向那孤單的女客瞟了一眼，走到她對面的位子坐下。

酒枱裏面的高琴可有些奇怪了。難道說那個女客是石磊的女友嗎？她直覺地以爲他不配。

石磊在那女客面前坐下後，用手指敲敲枱面，問道：「小姐！等人嗎？」

「嗯！」她抬起頭，怯生生地望了他一眼。

「等誰？」

「白健先生。」她輕輕地說。

「噢！我知道，妳是張小姐。」

她正是張家燕，聽石磊提起她的姓，不由睜大了眼睛瞪視着他。

石磊忙笑着說：「張小姐別吃驚，我聽小白提到過妳……噯！張小姐！是小白約妳在這裏見面的嗎？」

「不！是我有事找他，他等會兒來嗎？」

「恐怕不會吧！」石磊詭譎地眨眨眼睛。

「請問：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去問酒吧裏那位高琴小姐，她或許可以告訴妳。小白最近家裏出了事情以後，行動可神秘得很哩！」

「那位小姐知道嗎？」

「我想她是知道的，不過，她肯不肯告訴妳，我可不敢說。妳去試試吧！」

張家燕深覺不便冒昧地問人家，但是她又迫切地需要和白健見一面，祇得硬着頭皮向酒枱走去。

高琴一直在留心他們的舉止，現在，他們低語一陣後，那個女的向她走來，連忙又發話問道：「小姐，要喝一杯嗎？」

「好！給我來一份薄荷。」

高琴調好酒端給她，順口問道：「石先生怎麼不陪妳喝一杯？」

「他姓石嗎？」張家燕愣愣地反問。

高琴知道自己判斷錯誤了，原來這位小姐並不是石磊的女友。於是笑着說：「抱歉！我以爲妳是石先生的朋友。」

張家燕在吸管中吸進一口冰涼的酒汁，同時搖了搖頭。

高琴等她那口酒汁嚥下了肚，才問道：「小姐，妳要找誰？」

「我要找白健。」

「噢！」高琴低呼了一聲。「想必妳就是張小姐了？」

「小白在妳面前提過我嗎？」

高琴警覺性很高，白健既然交代她，不得讓任何人知道他的行踪，自然也包括張家燕在內，因此搖搖頭說：「不！小白不大坐酒吧，所以我很少有和他談話的機會。不過，我聽說小白有一位很漂亮的張姓的女友，我猜想就是妳吧！」

論口舌，高琴自然伶俐得多了，張家燕頓時感到口拙。

可是，她極需要見白健一面，於是鼓着勇氣說：「高琴小姐！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須和小白見一面，請告訴我，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高琴心知這是石磊出的主意，告訴了張家燕，也許還不致於有何不良後果，讓石磊知道可能就有點麻煩了。

「我祇能告訴妳一個地方。」高琴說。

「哪裏？」

「這裏。」高琴的右手在大廳中劃了一個圈子。「除了在這裏可以等到他以外，我不知道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他會來這裏嗎？」

「以前每天都來，自從和張小姐交遊以後就不大來了。不過，前天晚上他還來過，渾身淋濕！」

張家燕似乎從高琴的眼光中看出她說的不是眞話，於是抓住她的手，懇切地說：「眞的，很重要。高琴小姐！妳或許知道……」

高琴有些不悅，目光望着石磊，說出來的話也彷彿是針對他而發：「妳和白先生情非泛泛，都不知道他的行踪，難道他會來告訴我這個漠不相干的人？」

張家燕臉上不禁泛起一團紅潮，靦覥地說：「高琴小姐！妳可能誤會了……」

「張小姐！」高琴搶着說：「我要招待其他的客人了。我希望妳不要輕信人家的話，有一種人是唯恐天下不亂的。」

高琴說完之後，狠狠盯了石



白健看見開門的竟是張家燕。

磊一眼，走到櫃枱裏邊去了。

張家燕無可奈何地離開了酒枱，又回到石磊對面的座位上坐下。

石磊明知她沒有問出甚麼名堂，仍然問道：「怎麼樣，有消息嗎？」

「她也許知道小白的行踪，不過，她沒有告訴我。」

「尤其是妳去問她，她就更不肯告訴妳了。張小姐！妳是女人，應該了解女人的心理啊！」

張家燕此刻的心情，那還有興緻去思索男女之間的問題。她正了一正身子，聲音肅穆地說：「石先生！我們的猜測可能錯了，高琴小姐也許眞的不知道。不過我却極需要和小白見一面。」

「那麼重要嗎？」

「非常非常重要。」

「張小姐，妳信任我嗎？」

在石磊的語氣中，高琴是不足信賴的，而在高琴的口吻中，石磊也是個不可信任的人。張家燕根本無法判斷到底是誰才能幫自己的忙，事實上她現在已無從選擇。於是連忙點頭說：「雖是初見，但我却信任石先生。」

石磊點點頭，起身離座。「那麼跟我走吧！我可以讓妳見到小白。」

「眞的！」張家燕也跟着站了起來。

石磊笑笑，沒有作答，同時彎起了胳臂。張家燕自然懂得這些社交體儀。大大方方地挽上了他的臂彎，和他一起走出了俱樂部。

石磊那輛六三年的舊跑車停在俱樂部門口。他挽着張家燕上車後，立即開動了車子。

「現在我們去那裏？」張家燕問道。

「任何一家酒店。」

「甚麼？」張家燕大大地吃了一驚。

「張小姐！請別吃驚，讓我說出我帶妳去酒店的用意，自從小白的父親被殺後，他對我或許有點誤會。因此，這兩天他都派了人跟踪我的行動。現在我帶妳去酒店，他立刻就會得到消息。如果他的良知仍在，他就會趕到酒店來。這是唯一能引他來和妳見面的方法。如果妳眞的信任我，就依從我的計劃去做，如果妳不信任我，那麼請告訴我，妳要在何處下車。」

張家燕明知這種行爲有點荒唐，也有點冒險，但是目前已顧

不到了。於是毫不考慮地說：「石先生！我信任你。」

「那就行了。」

車抵「龍華酒店」，石磊停了車，扶着張家燕下車走了進去。

酒店重遇舊愛侶

白健在蒙頭好睡，小趙叫醒了他。他醒過來一見是小趙站在床前，立刻沉聲問道：「小趙！你怎麼可以到這裏來？」

「事情緊急，顧不得了。」

「甚麼事這樣慌張？」

「石磊帶張家燕去了『龍華酒店』。」

「噢！多久的事？」

「五分鐘以前。石磊的車子由侍應生開進了停車場，顯然不是進去一會兒就要走的樣子。」

「他們在甚麼地方碰頭的？」

「俱樂部。」

白健低頭沉吟不語。

「小白！你還在想甚麼？快起來穿衣服呀！」小趙神情異常焦急。

「你要我到那裏去？」

「咦！你又不是不知道石磊是一條有名的色狼，他帶張小姐進酒店還會有甚麼好事？」

「這可能是一個陷阱。」

「小白，你混賬！」小趙急得口不擇言。「張小姐昨晚爲甚麼要掩護你？因爲她愛你呀！」

「今天她也許變了。」

「不可能的。她今天上俱樂部去，很明顯的是爲了要找你，不知道怎麼會被石磊搭上了。」

「你認爲石磊不是屬於張家燕她爸爸的那一夥人？」

「當然不是。」小趙肯定地說，「如果他們到酒店是爲了設陷捉你，張小姐不會同意，如果不是設陷，石磊一個屬下的人，怎敢在老闆女兒的身上打歪主意？這證明石磊和姓張的毫無關係。」

小趙的話很有道理，白健已跳下床來穿衣服。

「小趙！」白健一面穿衣服一面問道：「依我看來，石磊似乎和我父親被殺毫無關係了？」

「那倒不一定，他和黃娜可能同路了。」

「這樣說來，姓張的是一夥，石磊和黃娜又是另一夥，內中情形看來還相當複雜哩！」

「所以說，你目前還不能認定張小姐的父親就是殺害你父親的主謀人，因此你對張小姐也不能置之不管。」

這時，白健已經穿好了衣服，他揮揮手說：「走吧！快！」

五分鐘後，兩人已進了「龍華酒店」。

白健問道：「小趙！知道他們在那間房嗎？」

「我祇看見他們乘電梯上了三樓，讓我問問櫃枱。」

「不要！」白健一把拉住他。「石磊既然到這裏來，當然這裏是他的熟地方。你去問櫃枱，反而打草驚蛇。到三樓去看看吧！」

兩人乘電梯來到三樓，時正晌午，走道上闃無人聲。突然，一個侍應生迎面而來，白健立刻有了主意。

「哈囉！」他向那侍應生打了一個招呼，同時握住了對方的手，不過，他很用了點力量，然後向小趙一擺頭，示意他盤問那侍應生。

「喂！一個穿鵝黃恤衫的男人，帶着一個穿淺藍洋裝的女人，住進了幾號房，快說！」

那侍應生的手被白健握得痛徹心肺，齜牙咧嘴地說：「不……不知道。」

白健左手掏出一張十元鈔票放進那侍應生的口袋，同時，右手又加了一分力量，再問道：「眞的不……不知道？」

鈔票加到三十元的時候，那侍應生終於吐實說了，石磊和張家燕住進了三一五。並非那三十元美金的誘惑，而是他的右手指骨快要被白健捏斷了。

放了侍應生，兩人來到了三一五號門前，相互一打眼色。由白健敲門，小趙貼壁掩藏以爲策應。

房門立即打開，開門的竟是服裝整齊的張家燕。她一見門外站着白健，不禁喜形於色地說：「小白，想不到你眞的來了。」

白健不禁一楞，冷冷地問道：「妳知道我會來嗎？」

「石先生說，你一定會來。」

「噢！他的人呢？」

「自我進房以後，他就走了。」

白健突地推開房門，果然裏面沒有石磊的人。

白健站在門邊未動，左手在背後向小趙打了一個手勢。小趙很快地衝進屋內，將浴、廁、衣櫥、床下，每一個可能掩藏人的地方都檢查了一遍，石磊確實不在屋內。

張家燕看到這種情形，有些難過的說：「小白！想不到你這樣

懷疑我！」

「對不起！」白健走進屋內，順手關上房門。「我是在懷疑石磊，他的行動太神秘了。」

「他是好人！」張家燕說。

「你何以見得？」

「他說要帶我來酒店的時候，我還有些怕。可是來到這裏後，他立刻就有禮貌地退了出去。」

「他爲甚麼要這樣做？」

「他是幫忙我們兩人見面。」

「不可能，他必是另有目的。」

這時小趙已經拉下了百葉窗，走過來向白健說：「小白！你陪張小姐談談。我守在門外，石磊可能還沒有遠離，如果他眞是別有用心，那我們倒該謹慎一點。」

其實小趙離去的原因並不完全如他所說，他明白一對情侶見面時，第三者在房不太相宜的。

小趙離去後，白健在張家燕對面坐下，臉無表情地說：「家燕！昨晚的事我應該謝謝妳。」

「你不等我回來，就貿然離去，證明你對我並不信任，昨晚使我難過了一夜。」

「就是爲這件事，所以要來質問我嗎？」

「不，還有別的事。」

「甚麼事呢？」

「小白！相信我對你的愛嗎？」

「這種時候妳不該問這些的。」

「不！」張家燕堅持地說：「我要問。」

「愛是一回事，而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又是另一回事。」

「不！」張家燕的語氣有些激動，但却是眞摯的聲音。「我要你相信，爲愛，我會作任何犧牲。在任何情況下，我都是和你站在一起的。」

「不！」白健神色痛苦地搖着頭。「我不能逼你這樣做。」

「你沒有逼我，是我自願的。」張家燕說着站了起來，在酒櫃裏倒了兩杯濃如膏血的葡萄酒，遞了一杯給白健，聲音凝重地說：「小白！將這杯酒喝下去，它鮮紅濃郁，彷彿是我的血液。喝下它，等於喝下我赤誠的心血，然後請你信任我。」

白健眞是痛苦莫名，一仰脖子，那杯濃如膏血般殷紅的葡萄酒流進了他的喉管。張家燕也喝下了杯中酒，這情景頗似歃血爲盟，以明心志似的。

放下酒杯後，張家燕開門見山地說：「早上我問過爸爸，他不承認你父親是他派人殺的。」

「妳要我喝下這杯酒，就是要我相信妳這句話嗎？」

「我相信我爸爸不會騙自己的女兒。」

「我們不要談這個問題吧！」白健低聲說。

「不行。」張家燕目光炯炯地盯視着他。「我們一定要談清楚，也一定要你答應我。」

「答應妳甚麼呢？」

「相信我爸爸是無辜的。」

「他販毒，他綁架我，也是無辜的嗎？」

酒暈、羞靨同時浮上張家燕的面頰，她垂下了頭，想躲開白健咄咄逼人的目光。但是她又必須要面對現實，祇得抬起頭來，靦覥地說：「這些我爸爸都承認了。不過他說，多年了，他都是和你父親合夥的。你父親被殺，貨物不知下落。他爲了收回成本，所以才請你去，問你知不知道那批貨物的下落，其實並無惡意。」

「哼！他是『請』我去的嗎？」

「據我爸爸說，他去請你時，你正睡在一個女人的床上，那個女人才是眞正想要你性命的人。」

「她爲甚麼不殺我？」

「自然，她希望先得到那批貨。」

「不管怎麼說，令尊都是理虧的。」

「白健！」張家燕心平氣和地說：「說出你的理由來。」

「多年同夥，不能說毫無情誼。先父被殺後，令尊不但不追查兇手，反而將我綁去，一味追查黑貨的下落，可說毫無江湖道義可言。這種人還值得崇敬嗎？當然，也更不值得信任了。」

「啊！」張家燕不禁失聲驚呼。

「家燕！我不願和妳談論這個問題，也就是怕妳傷心。妳一再逼我，我也祇好說出心裏的話。」

「我爸爸在騙我嗎？」

「他也許不是存心騙妳，爲了怕損了兒女的自尊心，他又非瞞騙妳不可，妳要諒解他。」

「白健！你也能諒解他嗎？」

「我不會諒解一個殺父的兇手。」

「白健！你認定元兇是我爸爸？」

「沒有。不過，我要先將話說清楚。」

「如果是他呢？」

「我要殺他。」

「我向你哀求呢？」

「我不會忘記妳昨夜對我的恩情。但是恩與仇是要分開，不管怎樣我都要殺他，然後妳再來殺我都可以。」

張家燕雙手掩面，飲泣着說：「我抱着滿腔熱誠而來，得到的却是這種答覆。」

「妳不該來的。」

張家燕放開了雙手，睜大了眼盯視着他。「我……恨……你。」每個字都像從齒縫間迸裂出來。

她說完後，一揮手將桌上的兩隻酒杯掃到地上，就要奪門而出。

「張小姐！」白健竟然冷漠地改了稱呼。「妳的手袋。」當他將手袋交給她時，順勢抓住了她的手腕。

張家燕一面掙扎，一面狂吼道：「放開！不要碰我！」

白健並沒有放開她，聲音冷峻地說：「我奉勸妳一句話，石磊這種人妳最好少接近。」

張家燕失態地大笑起來：「哈哈！你妒忌與關心，我偏要接近他。」

「妳會後悔的。」

「你管不着。」張家燕掙開他的手奪門而出。

門外的小趙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惶惑地問道：「小白！怎麼回事？」

「走！到俱樂部去。」白健吼着說。

* * *

午餐以後，「槍手俱樂部」裏已沒有人。除非下雨天，這裏下午三至五點是沒有半個客人的。今天是大晴天，石磊却泡在酒吧櫃枱和高琴窮磨。她心有目的，所以也和他東拉西扯的談個沒完。

「高琴！」石磊說：「妳良心不好！」

高琴飛給他一個媚眼，嬌聲嗲氣地說：「別寃枉人，你倒給我說說看，我那點良心不好。」

「小白的愛人張小姐來找他，妳明明知道小白在何處，妳却偏偏不告訴她，是何居心？」

提到「愛人」兩個字，高琴立刻有一陣酸溜溜的滋味浮上心頭，先前裝出來的笑容也消失了。冷笑一聲說：「奇怪！我憑甚麼知道小白在那裏？」

「別想瞞我，這兩天妳和小白已經好上了。」

「石先生！你可不能胡說啊！」

「高琴！我姓石的人長得難看，心眼兒直，說句教你掃興的話，小白祇是在利用妳，他絕不會愛妳。」

高琴本來要用酒瓶砸石磊的腦袋，不過這兩句話却正好說到她的心坎上，反而使她愕住了。

兩天來，這個問題一直在她腦海裏盤旋，「利用」兩個字談不上，若說小白愛她，連她自己也不相信。

「想想清楚，小白一身都是麻煩。妳和他纏下去，對妳毫無好處。我可沒有甚麼用意，那是爲妳好。」

高琴猛然省悟自己的神情間已然露出了馬腳，連忙神色一正，正經地說：「石先生！多謝你的好意。若不是你說話時一本正經，我眞想打你的嘴，這兩天我根本沒有見過小白。」

石磊還想說甚麼，俱樂部的門「砰」然打開。白健和小趙像旋風般衝了進來，一左一右地將石磊夾住了。這種情勢，不但使石磊有些吃驚，高琴也嚇得說不出話來，不知道將要發生甚麼事情。

「威士忌！雙份。」白健低吼着。

「我也一樣。」小趙立即跟上。

雖然雙方平日貌合神離，見面總還要打聲招呼。可是今天誰也沒有向誰打招呼，心中都好像懷着芥蒂。酒端來後，白健端起杯子，這才偏過頭說：「石兄！敬你一杯！」

石磊沒有說話，擧起杯子和白健的酒杯一碰。

「石兄！你不問問敬酒的原因嗎？」

「噢！」石磊笑了。「甚麼原因呢？」

「請你以後少碰張家燕。」

「咦，我碰過她嗎？」

「你不該帶她到酒店去。」

「你該問問我的用意呀！」

「感謝！」白健冷冷地說：「不過這種方法並不好。」

「我也感覺這種方式並不好，可是，我不願放過一個試驗的機會。」

「你要試驗甚麼？」

「這兩天我似乎覺得有人跟踪我，我想也許是我的敏感，所以我想利用這個機會來證實一下。」

「證實了麼？」

「證實了不是我的敏感。」

「祇要行得正，坐得端，又何必怕人來跟踪？」

「小白！你說得很有道理，可是我不願被人打擾。」

「你準備怎樣呢？」

「從現在開始，誰要不識相，我就要給他顏色看。」

坐在一旁的小趙，早就沉不住氣了，冷笑着說：「姓石的！別神氣，我早就想和你較量一下。」

石磊回頭瞟了他一眼，根本就沒有理他。

這使得小趙光火，跳下了座位，狂吼道：「姓石的！有種就來。」

石磊仍然沒有理他，自顧自地向白健說話：「小白！還有甚麼話要說？」

「還是那句話，不要招惹張家燕。」

「小白！我會接受你這句話。不過，我老石是一個孤家寡人，若是小姐找上門來，我就無法拒絕了。」他說完後，就起身離座。

小趙作勢欲撲，打算和石磊拚高低。白健及時以一個眼色將他制住，小趙祇得悻悻地回到座位上。

深愛情人變對頭

石磊還沒走出俱樂部大門，突然，張家燕走進來了。她的目光將白健掃了一眼，立即眉開眼笑地說：「石先生！你怎麼將我一個人甩在酒店裏？」

「對不起！我奉命不能理你。」石磊陰陽怪笑地說。

「奉命？誰敢下這個命令？」

「妳的好友白健先生。」

「憑甚麼？」張家燕連正眼都沒有看白健一下，就挽住了石磊的臂彎。「走！我不信有誰能干涉我的行動。」

白健並非不愛她，也不是他漠視感情，而是在目前情勢下他無法正視愛情。但是他還是關心張家燕的。

「慢走！」白健低叱了一聲，人也飛快地離座而起，攔住了他們的去路。「張小姐放下手來。」

可敬的父親是毒梟，深愛的情人變對頭，使柔順溫文的張家燕有了可怕的轉變。此時見白健氣得臉孔發青，她心裏却感覺無比的舒暢。她不但沒有放手，反而將整個身軀都依偎到石磊懷裏去了。

石磊冷笑着說：「張小姐，放手吧，不然我要捱揍了。」

「誰敢動手，我就叫警察。」

她不過是在說氣話，但是白健却有了顧慮。目前，他不願沾上警方，他並不害怕，祇是唯恐妨害他的自由。

「張小姐！」白健柔和地說：「妳要冷靜。」

白健如果叫她一聲「家燕」，情況可能會好轉些。這一聲「張小姐」使她更加冒火，美目一轉：「你憑甚麼過問我的事情？」

「好！我總算已盡到做朋友的責任了。」

「哼！」張家燕鼻孔裏冒出一聲冷笑。『朋友』兩個字你配，從今後就算我們互不相識。」

這種話已經說絕了，白健眞是心如刀絞。但他知道自己如果向愛情低頭，父仇就難報了。因此，他冷靜地側身，讓出去路，一擺手說：「既然這樣說，請吧！」

小趙急得衝口說：「張小姐，小白是爲了妳好啊！」

「謝了！」張家燕向他擺擺手。

石磊得意洋洋地挽着張家燕向外走去，到了門邊又回過頭來說：「小趙！這一次破例准許你跟踪，因爲有人等待着精彩的報告。」

俱樂部的大門「砰」地一聲關上，石磊和張家燕的身影消失了。

「揍他！」小趙咬牙切齒地說。

「不要胡來，跟住他們就行了。」

小趙點點頭，迅速地跑了出去。

白健回到酒枱上，一口氣喝乾了杯中的酒，然後用力一拍枱面，狂吼道：「拿酒來。」

高琴拿出酒來爲他倒上一杯，他却將整瓶威士忌奪了過去。

「小白！怎麼回事？」高琴囁嚅地問。

「不要問。」第二杯酒又下了白健的肚子。

「小白！少喝點。」

「這點酒還會醉嗎？哈哈……」白健灌下第三杯酒，他的言行已經有些失態了。

高琴不知道心裏是甚麼滋味，他看得出來白健是深愛着張家燕的，她却沒有妒忌，私心還不住的默禱，希望他們之間的誤

會能夠冰消瓦解，這個飽經滄桑的女人倒是領悟了愛的眞諦。

白健已經灌下了大半瓶威士忌，高琴試着奪下他手裏的酒瓶，但是他却死抓住不放。

「小白！」高琴焦急地說：「你不能再喝了，你的心情不好，又喝急酒，太容易醉了。」

「心情不好！」白健的語音已經有些模糊了。「哈哈！妳以爲一個女人就能使我受影响麼……」

「小白！不要再喝了。」

高琴不勸，還好一點。她這一勸，白健反而將瓶口塞進嘴裏，將剩下的小半瓶酒喝得點滴不剩。

「嗆郞」一聲，酒瓶砸破了。接着，「噗通」一响，他的身體也四平八穩地躺在地上了。高琴驚呼一聲，跑出了酒吧。

＊　＊　＊

下午五點。

「水！」白健酩酊大醉後，第一次發出呻吟。

高琴坐在床前已經兩個多小時，正在昏昏欲睡。白健這一聲輕喚，使她疲倦的神態爲之一振。她調好一杯冰水，坐在床沿，一手抱着白健的頭頸，一手拿着杯子，讓他喝下那杯沁人心肺的冰水。

白健喝完冰水後，神智並未清醒過來，頭一偏，就在高琴的大腿上，又沉沉地睡着了。

高琴不願去搬動他，順手將杯子擱在床頭的小几上，將身體靠上了床欄，也閉目打起盹來。

可是，她却無法寧靜地閉目打盹，一股熱力從白健的面頰上傳導到她的腿上，使她整個身體都在搖撼。

她的心兒狂跳，臉如火燒，手掌顫抖地撫摸着白健的頭髮。一陣衝動，她不由自主地抽動裙子，讓他的面頰毫無阻擋地貼在她大腿的肌膚上。

由於裙子的抽動，白健的頭又回到枕上。高琴幾乎有些失意。但是，白健却出其不意地將她摟進懷裏。

高琴的身心都在發抖，薰人的酒氣使人欲嘔，但是高琴却感到沉醉，不自禁地將紅唇壓上他的嘴唇。兩唇相接，白健立刻有了反應，雖然他沒有睜開眼睛，却吻得她透不過氣來，也幾乎折斷了她的腰。

分開後，白健輕喚着：「家燕……」

高琴立刻從迷醉中清醒過來，她不過是一個替身。她感到悲哀，也感到憤怒，立刻就要掙脫他的擁抱。

繼而一想：張家燕在白健心中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何況他又在醉中，諒解他吧！於是，她又平靜了。

「家燕！妳怎麼不說話？」白健呢喃地說。

「小白……」她輕輕的叫了一聲。她不知道該說甚麼好。僞裝是張家燕而讓對方得到矇騙的滿足嗎？

「家燕！」他的手在她背上輕輕地撫摸。「我以爲從此以後就要失去妳了，想不到妳又回到了我的懷抱。」

「小白……」高琴的腮邊滾下了一顆熱淚。

白健突然睜開眼睛，越睜越大。接着嘶吼起來：「咦！妳是高琴？」

「是……的。」

「嗯！妳是家燕，妳不是高琴。」

「你將我當做誰都可以。」

白健抬起她的下顎，醉眼迷離地看着她。「妳……到底是誰？」

「我是……高琴。」她囁嚅着說。

「妳騙我，妳明明是家燕。」

「就算是吧！」高琴說完後突然感到一陣羞慚，她並不是想貪圖這一刻的溫存，祇是想給予對方一絲慰藉。

「家燕！不要理石磊，他是壞人。」

「嗯！」高琴輕應着。

「妳知道我方才有多難過？」

「我知道。」

「要是不發生這件事情多好。」

「嗯！」高琴不知道該怎樣回答這句話。

「家燕！我要你！」他一面說，一面開始動作。高琴背上的拉鍊撕開了。她不知道該拒絕還是該順應他。

「願意嗎？」白健喃喃地問着。其實，他沒有去等待答覆，動作又快又急，很快地高琴上身赤裸了。

他的吻像雨點般落向她的胸域，語音變得模糊而不清：「家燕！妳……」

高琴打了一個寒噤，一顆火熱的心立刻冷了下來。這是唯一的遺憾。

她却冷了，而白健却沸騰起

來。他的雙手剝除了她身上的一切，準備佔據這座聖城。

高琴放鬆了四肢，閉上了眼睛，她早已有了奉獻的打算。不管白健是酒後洩慾也好，將她當作張家燕發洩心中思慕也好，她都是毫無怨言的，祇要能使白健愉快和滿足。她不在乎自己有多大的犧牲和委屈。

＊　＊　＊

晚間八時。

白健的酒意全消，徹底清醒過來。

酒意雖消，駭異却昇上了心頭。他自己是全裸的，沉睡在他的臂彎的高琴也是全裸的。

我做了些甚麼？他心頭在狂喊。

高琴也醒了，她沒有動，祇是靜靜地望着他。

「高琴！」他輕聲地問：「我侵犯妳了嗎？」

「你沒有侵犯我。」

「我們怎會變成這樣的？」

「你侵犯了張小姐。」

白健皺緊了眉頭，不解地問道：「妳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因爲你一直將我當作張小姐來發洩你的情感和慾念。」

「那樣更不應該了。高琴，原諒我。」

「這不能怪你。你酒醉，我是清醒的，我應該對我自己的行爲負責。小白！祇要你快樂，我願意爲你作任何事。」

白健有着無比的激動，這個平時不爲他注意的小女人是多麼可愛啊！她沒有期求，祇有奉獻，更沒有怨言，祇有關心。雖然，張家燕在他心目中留下極深刻的印象。但是下午報復他的那種惡劣印象同樣也在他心中生了根。

他摟緊了高琴，兩個完全赤裸的軀體緊緊地密合在一起，却沒有一絲慾念，祇有純情感的昇華。他輕輕地吻着她的眼睛，喃喃地說：「高琴！妳是多麼可愛……」

「小白！不要說下去。」她用吻去堵住他的嘴。

但是，白健的話仍然從兩唇相接的縫隙中流露出來：「高……琴！我……愛……妳……」

高琴渾身像是被雷殛似地一震，睜大了眼睛看着他。

「不相信嗎？」白健詫異地問。

「不！你應該愛張小姐。」

「我要對我作過的事負責任。」

「不要，你不是第一個得到我的男人。」

「妳是被暴力奪去貞操的，那不怪妳。在貞操上，妳仍然是聖潔的處子，高琴！不要太自卑。」

「小白！妳相信我的話嗎？」

「我相信。這兩天相處，對妳，我很瞭解。」

「啊……白健！」高琴撲進了他的懷中，面頰貼在他的胸膛上。一艘歷經漂泊的小舟終於找到了避風的港灣。

「不過，妳如想和我走上禮堂，恐怕是很難如願。」

「我不稀罕那些，祇要有現在，我就滿足。」

「高琴！」他抬起她的面孔。「妳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不了解，我也不想了解。」

「不！妳一定要了解。」

「那你就告訴我吧！」

「爲報父仇，我可能要殺人，殺人自然就要坐牢。」

「我會等到你出獄。」

「如果我被殺呢？」

「我守在你的墳邊，你永遠活在我心中。」

「高琴！對妳的深情，說一句『我愛妳』那裏夠啊！」

「砰砰砰！」門上响起急促的敲門聲。

「誰？」白健霍地坐了起來。

「我，小趙。」

「糟了。」高琴低叫一聲，滿臉血紅。

「穿衣服吧！別怕難爲情，祇要我們心中有感情的基礎就不算狗男女了。」

足足等了五分鐘，房門才打開。高琴垂首含羞，床上被褥狼藉，小趙心裏頭立刻明白這裏發生了甚麼事。想不到呀！想不到！小趙心裏暗暗喊着。

「小趙！」還是白健先開口問他：「有甚麼急事？」

「噢！」小趙這才回過神來：「我來報告你跟踪石磊的情形……他們先到翠園樓喝下午茶……」

「不必說下去了。」

「不！你一定要聽。」

「我不再關心……」

「我知道。你不再關心張家燕了。可是連石磊你也不關心了嗎？」

「嗯！說吧！」

「四點鐘的時候，石磊送張家燕回家，在她家裏躭擱了將近四個小時，七點五十分才離開，怪

不怪?」

「噢!現在呢?」

「回家睡覺了。」

「這樣早就睡了?」

「是呀!」小趙猜測地說:「現在可以證明石磊和張家燕的爸爸不是同路人,但是他也不是個好傢伙。」

「先別管他,走!我們一齊吃飯去。」

「哦!」小趙大叫了一聲:「差一點忘了。大秦說:他在你的家門口逮住了一個女的。」

「噢!人呢?」

「他將她送到遊艇上去了。那個女人很狡猾,甚麼也不肯說。可是大秦發現她今天老是在你家門口轉。現在大秦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件事情,抓人容易放人難,那女人要告一狀,就痲煩了。」

「我們立刻就去。」白健說着又轉頭向高琴說:「高琴!去吃點東西就回來休息,我打電話到俱樂部去代妳請假。」

高琴含情默默地點了點頭。

走出門來,小趙悄聲說:「小白!你上鈎了。高琴早就在打你的主意啦!」

「你再要胡說,我就敲碎你的牙齒。」

「喲!那樣認眞嗎?」

「當然。高琴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小女人。」

「好!這可是你親口說的。如果你將來要甩掉她的話,我就要敲碎你的牙齒。小白!當心點。」

白健這才發覺自己眞的上了鈎。不過垂釣的人不是高琴而是小趙,想不到這小子還會大有心機。

* * *

他們「三劍客」共有的遊艇「鎗手號」停泊在北邊的龍門海灣。白健和小趙來到艇上時已是晚間九時正了。

大秦在艇首甲板上轉圈子,那個女人顯然爲他帶來了煩惱。

「人呢?」白健一上來就問道。

「我將她關在餐廳艙裏。」

「甚麼話也沒有說嗎?」

「是呀!」大秦摸摸頭摸腦地說:「若是說一般良家婦女,早就嚇暈了。她却毫不在乎,又兇又狡猾,眞拿她沒辦法。」

白健向小趙揮揮手說:「走!我們下去。大秦!你守在甲板上。」

進了艇艙,白健打開了餐廳艙的門。他怔了一下,是個熟人,原來是昨夜和他有過一度良緣的黃娜。

「嗨!我們又碰頭了。」

黃娜又發了一陣子楞,才低呼了一聲:「啊!你沒有事嗎?」

小趙有些莫名其妙,祇得冷冷地在旁邊靜觀其變。

白健坐了下來,似笑非笑地問道:「黃娜小姐!能告訴我爲甚麼一直在我家門口轉嗎?」

「探詢你的下落呀!你知道我多麼關心你?」

「感謝。打一個電話問問不就行了麼?」

「電話沒有人接。」

「那妳也應該按門鈴呀!」

「沒人接電話就證明屋內無人,又何必按門鈴呢?」

「黃娜!大概是我的朋友誤會了。不過,有件事情還要請你解釋一下,妳是怎樣知道我家的地址呢?」

「我是向……你們俱樂部裏的人打聽的。」

「問誰?」白健逼問到底。

「一位石……石先生。」

石磊?白健心頭不禁一怔。

「妳過去認識他?」白健不露聲色地逼問道。

「見過幾次面。」

「怎樣認識的呢?」

「賭場裏。」

「今天妳是甚麼時候碰見他的?」

「下午。」

「幾點鐘?」

「兩點到兩點半的樣子。」

這樣一來,破綻就漏出來了。下午二時到二時半,石磊在俱樂部中和白健還發生了不少糾紛事。

「黃娜!妳在說謊。下午兩點到兩點半石磊在俱樂部裏和我們一起喝酒。否則,就是妳記錯。」

「一定是我記錯了,可能還稍晚半個小時或一小時……」

「不必再扯下去了。兩點半以後石磊和一位張小姐在『翠園樓』喝下午茶。我這位朋友也在座。四點鐘以後,他送那位張小姐回牛角海灣,一直到晚上八點鐘才回家睡覺。黃娜!不要打啞謎,我們好好談了。」

黃娜怫然不悅地說:「難道你認爲我到你家的門口去探望,是有惡意的嗎?」

「不管是善意或是惡意,我祇是想知道妳的目的。」

「我方才已經說過了。」

「好!暫且不談。我們來談談妳和石磊的關係吧。」

「我和他毫無關係。」

「妳推得很乾淨。那麼,我再問妳一件事,昨夜我被綁架離妳的家時,發現妳的家門口有兩個男人被綑着,那是甚麼人?」

「我根本就不知道。」

「誰解鬆妳的繩索?」

「我自己掙脫的!」

「嗯!事後報警了嗎?」

「沒有。」

「爲甚麼?」

「有人打電話警告我不准報警。」

「所以妳怕了?」

「那人說:如果我報警,他就殺我。」

「妳爲甚麼不想想,妳不報警,我可能就要被殺。」

「當時沒有想到,今天才感到後悔。所以我守在你家門口,如果你晚上還沒有回來,我就要報警了。」

「如果昨天晚上綁架的人將我抛到海裏去的話,妳報警的時候,我的屍體已在魚肚子裏面被消化掉了。」

「唉!」黃娜嘆了口氣:「我眞無法解釋。」

「這種女人是不怕吃苦頭的。」

「我不信。」

「到了十一點鐘的時候,你試試看吧!」

「黃娜小姐!」白健語氣森冷地說:「妳昨晚的出現非常蹊蹺,妳今天的出現也使人迷惑。妳也許祇是一個受人威脅的可憐蟲。我希望妳不要自找痲煩,說出來龍去脈,對妳,對我都有好處。」

「我不知道你說些甚麼。」

「好話已說盡,莫怪我辣手摧花就行了。」

「小白,你瘋了。」

「我已經接近瘋狂的邊緣,所以甚麼事情都作得出來,如果妳要心存僥倖的話,妳就有得苦頭吃了。」

黃娜道:「小白!你這樣對待一個朋友,你會後悔的。」

「我不會後悔,因爲妳不是朋友。」

「隨你的便吧!」黃娜竟然也發起狠來。

「希望妳不要輕率地說出這句話。」白健看了看手錶。「現在九時二十分,我十一點鐘來聽妳的答覆。一百分鐘的時間足夠妳考慮的了。」

說罷,退出了餐廳艙,鎖上了鐵門。

「小白!」小趙說:「給她點苦頭吃,不怕她不說。」

「三下子就要教她說實話。」

來到甲板上,秦剛急迫地探問結果。白健說:「大秦!這個女人你沒有抓錯。」

「她說了甚麼?」

「還沒有說……」白健又掉轉話題。「小趙!你去買點吃的來,和大秦守在這裡,我要上岸去一趟。」

從黃娜那種狡黠的神態看來,她絕不是一個單純的人物,白健自然不會放過迫問她的機會。對方是個女性,所以他想到去找高琴來幫忙,如果非要給黃娜一點苦頭吃,動起手來也要方便一些。

高琴遭歹徒綁架

他匆匆趕到高琴的住處,後門一推就開。一股不祥念頭立刻浮上了白健的心頭;他曾再三叮囑高琴小心門戶,她絕不會如此大意的。若說高琴已經外出,外面就應該上鎖才對,白健心中不禁一震,飛快地衝進屋去。

高琴的房門敞開,裡面空無一人。

突然,一張字條映入白健的眼簾,那是一張日曆紙,放在小小的梳粧枱上,背面寫着一行字:「請立即釋放黃娜小姐,高琴小姐也會立刻獲釋。」

白健不禁暗暗吃驚,對方不但耳目異常靈敏,行動也是夠快的。看來他又遭遇了一次失敗。他將那張字條放進衣袋中,匆匆離去。

半個小時後,白健又回到了停泊於龍門海灣的遊艇上。秦剛和小趙迎向他,他沒有說話,只是將那張字條自衣袋中取出來交給他們,然後坐在甲板上發楞。

「怎麼辦?」小趙看完字條後不安地問。

「放人。」白健簡短地說。

秦剛在白健身邊坐下,語氣沉靜地說:「小白!你該考慮一下,黃娜對你父親的被殺一定有莫大的關係,就這樣放走她,未免……」

不等秦剛的話說完,白健就不耐煩地說:「我怎麼可以讓高琴爲了我受罪?」

「我想他們不至於敢把高琴怎麼樣。」話雖如此說,秦剛的語氣

却不敢太肯定。

「小白！」小趙插上了嘴：「我贊成大秦的話。黃娜在我們手裡，他們如敢委屈高琴，我們可以在黃娜身上報復。」

白健搖搖頭說：「這不是辦法。對方是無惡不作的歹徒，我們呢？每一個行爲都要注意到法律問題，放黃娜走。」

「現在嗎？」二人同聲問。

「嗯！」白健從甲板上站了起來。「等我上岸五分鐘後你們再釋放她，我設法跟蹤她。小趙！你到高琴的住處去守候着，當她被釋放回來時，立刻將她帶到遊艇上來。你們三個人暫時住在遊艇上，將遊艇開出海去。」他吩咐完畢後，立刻飛快地跳上了岸。

跟蹤是一件簡單而又是極不簡單的事；跟蹤容易，要想不被發覺却很難，如今白健打算跟蹤黃娜的計劃不但關係着全局，也關係着高琴的安危。因此，他爲此事大傷腦筋。

他正站在陰暗處發楞，突然一輛白牌私家車駛到他面前停下，開車的是一個年約三十餘歲的女司機。駕車女郎將頭從車窗中伸出來，問道：「要車嗎？」

白健知道那是一輛野鷄車。主人晚間不再外出，或者主人去了娛樂場所，要到很晚才用車，司機就開了車出來找外快。這種車很受歡迎，因爲比出租汽車氣派，而且收費公道。

白健不禁靈機一動，忙問道：「你這輛車，可以用到甚麼時候？」

「晚上十一點以前，先生你儘管用！」

「好！一個鐘頭多少錢？」

「每小時四元美金。」

白健立刻拉開車門坐了上去，拿出一張二十元面額的美鈔，遞給那駕車女郎：「這個先給妳，不夠等下再算。」

駕車女郎接過鈔票，問道：「先生要兜風嗎？是從……」

「慢點！」白健說着往海灣裡一指。「看見那艘遊艇了嗎？桅杆上亮着一盞黃燈的那一艘。」

「看見了，怎麼樣？」

「幾分鐘以後，有一個穿綠色洋裝的女人下來，跟住她。」

女郎神秘地笑了，漫不經意地問道：「跟她做甚麼？」

「妳不要問。爲了不使她發覺，我要睡下來。請妳隨時將她的情況告訴我，事完以後我更多地賞妳。」

「好！你躺下吧。」

這輛車子的座位非常寬敞。白健躺下來雖不像睡在床上那樣舒適，却也不太侷促。

一分鐘，駕車女郎開始第一次報告：「那女人下艇來了，她走得很快。有點慌慌張張的樣子……她站在路旁東張西望，像是在等車。」

「她距我們有多遠？」

「三十碼。」駕車女郎語氣突然轉急，也同時發動了引擎。「她上了另一部出租汽車，已開始走了。」

「跟住她，但是不要跟得太緊。」

「那女人一直在回頭看哩！」

白健道：「沒關係，我躺着不起來，她不會有疑問的。」

車子行駛約莫十分鐘後，那女郎又說：「她轉向寧靜的住宅區了。」

「跟上。」白健毫不猶豫地說。在他的想像中，黃娜一定是先返回她的香閨的。

車子微微有些顫動，白健知道在爬山了。不過據他所知，山道的路面是異常平整的。因此他有些疑惑，不禁問道：「我們距離前車多遠？」

「十碼左右。」

「太近了，遠一點。」白健本來想伸頭看看車外的情況，因爲距離前車太近，他又打消了這個念頭。

突然，車子一個急轉彎，停了下來。

白健連思索的餘地都沒有，兩邊車窗已然各出現了一枝槍管，接着響起了嘹亮的喝聲：「姓白的！放乖點！下車吧！」

白健不但吃驚，也很震怒，想不到自己又跌入了陷阱，但是這次幾乎可說是他自己投入羅網的，怨不得人。他也知道此時絕不能逞强抵抗。於是放鬆了心情，高擧雙手，坐了起來。早有人爲他打開車門，他也就大大方方地走下了車。

也好！他心裡如此想：看看這一處窠穴吧！

等他下車後，他才發覺自己的判斷有些偏差，原來這裡是牛角海灣的張家別墅，與黃娜是毫不相干的。

潘雲站在車邊迎接他，冷冷地笑道：「白先生！想不到這樣快你又回來了。」

白健知道激怒逞强對自己有害無益，對付這些歹徒多少該耍

點奸巧才行。因此，他聳肩一笑說：「你們眞了不起，對我的行動瞭如指掌，看樣子我是輸定了。潘先生！對我客氣點！姓白的也是爽快人。」

潘雲似乎有些意外，怔了一怔，呵呵大笑着說：「白先生！放心吧！我們老闆恐怕請你不來，才定下了這條妙計，本來就沒有惡意的。如果白先生能……」

「我可以見見他嗎？」

「他已在客廳候駕了，不過……」

白健明白潘雲是要繳他的槍，故作大方地說：「拿去吧！在西服左邊的內袋裡。不過請潘老大替我好好保管一下，這枝槍是有紀念性質的。」

「放心！放心！」潘雲仔細檢查了白健的衣袋，取出他的槍來，將子彈逐一退出，然後又將槍放回他的衣袋中。這才顯得親暱地挽住白健的臂彎說：「白先生！走吧！」

白健落落大方地跟着他走。在途中，他有意無意地將身子歪了一下，發覺潘雲的膂力驚人。

進入一座寬敞的廳堂，一個年約五十，兩鬢微斑的老人在等候他，白健猜想他一定是張家燕的父親。

「白先生！」主人站了起來，笑着說：「請坐！請坐！聽小女家燕一再談起你，却一直沒有機會見面。」

白健在他對面坐下，冷冷地說：「張老闆！在今天這種談話的情勢中，最好不要提及張小姐，提起她無疑是一種侮辱。」

「哈哈！從這一句話就可以聽出你和家燕的感情很好，不提！不提！我們看在她的份上，就不該傷和氣才對。」

「不該傷和氣並非看在家燕的份上，而是我認輸了。」

「哈哈！客氣！客氣！」

對方的乾笑有些刺耳，白健耐着性子問道：「今天是初見，少不得要請教尊姓台甫？」

「張錦伯，家燕沒有提過嗎？」

「從現在開始，最好不要再提及令嬡。」

「好的好的！」張錦伯的笑容突然一收。「對令尊的被殺，我感到非常難過。但是除了暗中查尋誰是兇手以外，並不能公然追殺兇手。因爲我也是在從事作奸犯科的勾當，不便招惹警方。」

「謝謝。」

「那批貨……」張錦伯將尾音也拖得很長，似在趁此機會觀察白健的反應。「……並非姓張的小氣，實在是對手下弟兄無法交代。只要能收回血本，安撫了弟兄們，其他一切好談。」

「張老闆投下了多少血本？」

「不多！五十萬美金而已。」

「二十磅海洛英請問值多少？」

「若按市價算，在美金一百五十萬以上。」

白健道：「那麼，我將這批貨全部交給張老闆，張老闆不但可以收回血本，而且還要賺上美金一百萬哩！」

白健是在信口開河，他連一盎司的海洛英也沒有見到。但是張錦伯却當了眞，眼睛睜得像鴿蛋，口吃地問道：「眞……眞的？」

「張老闆不相信嗎？」

「不！不！我的意思是怎會有那麼多？」

白健發覺數目說得太大了，連忙改口說：「另外還有合夥人，張老闆也許還不知道吧？」

張錦伯和潘雲立即交換了一個詭譎而又曖昧的眼光。

「我想這就是先父被殺的原因。」白健裝着不去注意他們的神情。

張錦伯立即附合着說：「對！對！殺人者必定是想獨吞。」

「可惜他們獨吞不了。」

「那批貨……」

白健神態悠閒地往沙發背上一靠，慢條斯理地說：「先父在世時，曾向我打了一個啞謎。當時我自然不懂他的意思，可是到他老人家被殺後，我就懂了。因此，這批貨只有我一個人知道藏在何處。我方才已經說過了，我願意將這批貨全部交給張老闆。」

張錦伯樂得心花怒放，但他却以退爲進地說：「不！不！我只要收回血本，六磅就夠了。」

「我要不給你，一小撮也不給你；若給你，我一點也不留。因爲我將這批貨拿出來就是不想找麻煩。」

「那也好！我代你出售，將價款給你如何？」

「不要。」白健仍是大搖其頭。「先父就是爲這批黑貨被殺，我不希望步他的後塵。」

「不至於吧！」

「張老闆對我的行動瞭若指掌，難道不明白還有另一批人找我？哼！他們的目的和張老闆一

樣，也是想收回血本。」

「誰？」張錦伯不自禁地看了潘雲一眼。

「嘿嘿！黃娜小姐的老闆呀！」

「這種小人物我可沒有看在眼裡！」張錦伯的口氣很大。

「我可不同，所以我既不想要這筆貨，也不想要這筆錢。我認爲性命比甚麼都重要。」

「這樣吧！錢由我替你保管着，等風平浪靜以後……」

白健心裡好笑，這種好人天底下本來就少有，黑社會裡更難找，你張錦伯少在我面前耍花樣！不過，他臉上却淡笑着說：「張老闆好意心領，我看不必了！」

「那……那……」張錦伯還得裝裝樣子。

白健突然笑容一收，冷聲說：「張老闆只要明白『拿人錢財，與人消災』的道理，你即使將這批黑貨全部拿去也不算過份的。」

張錦伯也知道白健如此慷慨大方，必有下文。因此，聽到這句話後並無吃驚的感覺，平靜地問道：「白先生有甚麼需要我幫忙的嗎？」

「請問張老闆，我將貨物全部交給你後，另一方面的合夥人一定不會善罷甘休，我如何應付？」

「由我來。」張錦伯拍着胸脯說。

「最好在事先爲我除去這個痲煩。」

「沒問題，我可以立刻動手。」

「好！君子一言，駟馬難追。」白健也用了江湖的口吻。「還有一件事要請張老闆幫忙。」

「說吧！」

「請先查出害死先父的兇手爲誰？」

張錦伯突然楞住了，不禁回頭看了身旁的潘雲一眼。潘雲向他打了個眼色，插口說：「老闆！兇手是誰，我已有了點眉目。」

「怎麼沒有告訴我？」

「只因爲還沒有將幕後主使人查出來。」

「說說看，是誰？」

潘雲看了白健一眼，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石……磊……」

白健看見他們在相互遞眼色，因此不動聲色地看着他們耍花樣。現在潘雲說出石磊的名字却有些令他吃驚了。因爲石磊有許多行爲是令白健啟疑的，而且石磊也過份地關心白健的事。

「這個名字好像沒有聽說過？」張錦伯似在問潘雲，也像在自問。

「嘿嘿！老闆！」潘雲在張錦伯說話，目光却望着白健。「這個人憑一雙鐵拳一枝快槍，在本埠已經闖出萬兒來了。單是賭場，妓寨就有十幾處。別小看他，入息比咱們還好哩！」

「噢！你怎麼知道他是兇手？」

「這當然是靠圈子裏的關係打聽來的，不過他和白老闆無怨無仇，看樣子是有人買他行兇的。」

「幕後人是誰呢？」

「不知道。不然我早就該來告訴老闆了。」

張錦伯微微點了點頭，轉問白健說：「兇手目前是有了，主使人還得慢慢地查。」

「那還不簡單，問問姓石的就行了。」

「只怕他未必肯說。」潘雲連忙代老闆回答。

「潘先生！」白健以奚落的口吻說：「你能教我白健認栽服輸，却不能令姓石的低頭嗎？」

「話不是這麼說，殺人是要償命的，姓石的久在黑社會裏混，不會不知道厲害，他寧受皮肉之苦也不會承認的。」

「照潘先生你這樣說，姓石的是鐵金剛了？」

「白先生！」潘雲笑說：「依我的意思，先將他的幕後主使人查出來再找他，要他抵賴不掉。」

「我倒可以等，只怕張老闆等不及。」言下之意，分明表示找不到殺父仇人，那批貨就不交出來。

張錦伯連忙道：「白先生！依你的意思呢？」

「將姓石的弄來，我來問他。」

張錦伯微一沉吟，即向潘雲吩咐說：「帶幾個人去，將那個小子弄來。」

突然，大廳進門處傳來一聲嬌叱：「慢點！誰要敢動姓石的一根汗毛，我就和誰拚命！」

說話的人竟然是張家燕！在場人無不一驚，最感驚駭的却是張錦伯。

「家燕！」張錦伯低喝道：「妳來幹甚麼？」

張家燕似乎未將她的父親放在眼裏，語氣不敬地說：「你們幹傷天害理的事情，我來長長見識還不行嗎？」說着，走到潘雲面前，手指到他的鼻尖上。「姓潘的！石磊是大小姐新交上的男朋友，你要是敢傷害他，我就報警。」

她這番話雖是對潘雲說的，却是向張錦伯提出警告。

白健明白張家燕的用意，她不過是故意刺激他以達到報復的快意。但是，張錦伯大爲不解了。他喝問道：「家燕！妳瘋了！上午妳還告訴我白先生是妳最要好的朋友，怎麼現在又扯上了姓石的？」

「換換胃口！」這種口吻眞使白健痛心，看樣子張家燕是當眞發瘋了。突然發覺自己的父親是個毒犯私梟，誰也受不了。

罔顧人命追血本

「爸爸！你親眼看見他們行兇的嗎？」

「家燕！妳怎麼用這種口氣向我說話？」

「這個世界突然變了樣；做爸爸的不像爸爸；做朋友的不像朋友，我這個做女兒的自然也不像個女兒了。」

張錦伯頭上在冒汗，頹然地坐回沙發上。

潘雲陪着笑臉說：「小姐！妳回房休息吧！我們也只是問問他，並不想將他怎麼樣，既然是妳的朋友，我們還敢難爲他嗎？」

張家燕氣咻咻地說：「姓潘的！話說在前面，如果我發覺石磊下落不明，或者他吃了苦頭，我就要警探抓你。」

說完後，就氣呼呼地走了。從進來到離去，她始終沒有正眼看看站在離她不到五碼之處的白健。

「唉！」張錦伯沉重的嘆了一口氣。

潘雲喃喃自語地說：「奇怪？小姐怎麼會認識石磊的？」

白健冷笑着說：「潘先生！你這次可能是陰溝裏翻船了。石磊下午和張小姐一起到這裏來過，八點鐘才離開哩！」

「眞的？」張錦伯和潘雲同聲一呼，看神色他們似乎眞的不知道這件事情。

這時，旁邊有人答道：「下午小姐確實帶了一個男人回來過。」

「怎麼辦呢？」張錦伯的語氣似在自問，目光在徵求白健的意思。「家燕被我寵得太任性。」

白健站了起來，說：「由我自己去找姓石的好了！」

張錦伯和潘雲迅速地交換了一下眼色，同聲說：「不妥吧！」

白健明知對方的用意，却故作不知地說：「請不要爲我擔心，一心尋仇，早將生死置之度外了。至於那批貨，找到兇手，我立即交出。」

張錦伯迫不得已，只有說出心裏的話了：「白先生！你既然提到那批貨，我就不妨來個小要求，先將我的血本還我，我願意盡全力……」

白健斬釘截鐵地回答說：「現在辦不到。」

張錦伯向潘雲打了個眼色，潘雲立即以另一副姿態說話：「白先生！我們一直對你很客氣，你如果這樣回答我們，就太不夠朋友了。」

「我應該如何回答你呢？」

「我們只要收回我們的血本，這並不過份。」

白健目光掃了張錦伯一眼，語氣森冷地說：「在兇手沒有查出以前，每一個想得到這批貨的人都有嫌疑。所以我不能將貨物輕易出手。先父爲這批貨物被殺，我若再將這批貨物送到殺人企圖越貨的兇手手裏，那我就太對不起死去的父親了。」

張錦伯霍地站了起來，沉聲問道：「難道我也有嫌疑嗎？」

「張老闆自然也不例外。」

「想不到你比父親還要老練。」

「因爲不夠老練，所以他老人家才被殺。」

「你少賣關子！你根本就沒有誠意將那批黑貨交出來，所謂追查殺父兇手不過是藉口而已！」

「信不信由你，我不想多作解釋。」

「你這樣說是不行的，那批貨物裏面有我的血本在內。」

「依你張老闆的意思呢？」

「我不能讓你去找姓石的。」

「哼！」白健冷笑一聲，目光從張錦伯臉上轉到潘雲臉上。「看樣子石磊並不是眞正的兇手。」

「是他，我可以提出證據。」潘雲說得斬釘截鐵。

「那麼你的老闆爲甚麼不讓我去找他？」

「理由很簡單。」張錦伯說：「石磊也不是好惹的人物，萬一你被殺，我們那五十萬元美金的本豈不是永遠收不回來？」

「張老闆！」白健連聲冷笑。「你也不是沒有見過鈔票的人。合夥人父子雙雙被殺，你不痛惜，却痛惜你那五十萬美金的血本。

先父若在九泉有知，也會後悔交上了你這個只顧利益而忘却道義的朋友哩！」

這番話說得張錦伯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半晌說不出話來。

「白先生！」潘雲說：「你不要完全抹煞了張老闆的好意。張老闆想要追回血本是事實。不過，張老闆也躭心你可能被殺。」

「哈哈！多謝關心了。潘先生！讓我告訴你一句大話，論槍法，石磊還不是我的對手。」

「白先生！你別太誇口啊！」

「潘先生！有勇氣接受我的挑戰嗎？不妨將我的槍內裝上子彈，以一對幾，都沒有關係，試試如何？」

「我不想爭強逞勝，不過老闆不下命令我是不放你走的。」

「張老闆！我可以嗎？」

「不行。」

「如果我先交出六磅海洛英呢？」

「血本收回後，我不干涉你的行動。」

「行了！這一句話，就露出你的心意了，你關心的不是我的死活，只因爲我知道那批貨物藏在何處。」

「不管你怎麼說，我都不讓你去找石磊。」

突然，張家燕又在門口出現了，高叫道：「爸爸！讓他去。」

「家燕！少管閑事。」

「讓他去找石磊，我眞希望他被姓石的揍扁。」

「胡說！」

白健的內心非常激動，張家燕仍然是關心他。她突然出現，不過是爲了幫助他離開此地。白健自然不會辜負她的一番好意，就利用這個機會向大廳外走去。

潘雲不敢妄動，立即以目光向張錦伯請示。張錦伯自然不會放白健走，連忙吩咐道：「潘雲！攔住他，否則他會送死！」

潘雲一揮手，立即有幾個彪形大漢紛紛奔出。

此時，白健已經走出了大廳。張家燕身子一橫，將大廳門口攔住，氣咻咻地說：「不准攔他，讓他去送死好了！」

白健已然飛快地向花園中奔去，那輛載他來的汽車正停在車道上，女司機向他連連招手說：「白先生！快來！我不知道你是小姐的朋友，不然我也不會聽潘雲的吩咐將你騙來了。」

白健這才知道，張家燕連交通工具都爲他佈置好了。他飛快地上了車，女司機熟練地將車子駛出了大門。

「白先生！去甚麼地方？」

「龍門海灣。」白健簡短地回答，他本來有許多話要問，但他忍住了。如果讓他多知道一些張家燕待他的柔情，那也許會影響他的鬥志。

* * *

夜很深，然而龍門海灣的遊艇停泊處却非常熱鬧。白健好不容易找到了那艘「鎗手號」遊艇的黃色燈；它停泊在距離碼頭約六百碼處，他現在必需找一條小舢舨將他載送到遊艇上去。

正當他打算叫艘舢舨的的時候，一個人影突然間出現在他身邊。白健未去摸槍，他知道槍是空的。

「小白。」那人竟是石磊。

「是你。」白健冷靜的回答他。但是他心內却不夠冷靜，石磊的突然出現不是好兆頭。

「小白！我們該談談了。」

「噢！爲高琴嗎？」

「小白！你明知不是那回事。」

「那麼是爲了黃娜？」白健作進一步的試探。

「誰也不爲，只是爲你。」

「對不起！我不想和你談。」

「小白！別對我懷着成見，也別以爲我不懷好意。」

白健不禁向對方打量一陣；石磊臉上已沒有平時那種目無餘子的狂態，說話也從來沒有如此懇切過。於是，他相信對方並無惡意；最少也是基於利害關係來找他。因而點點頭說：「談談也好！上那兒去？」

「海鮮艇如何？」

「還要喝一杯嗎？」

「那樣談起話來不會枯燥。」

「隨你吧！」

石磊打了一聲口哨，一艘海鮮艇立刻搖了過來，兩人上去，石磊吩咐艇家將小艇盡量往僻靜處搖去。兩人坐在艇艙內默然相對，直到生炒螺片、炒鮮蠔這些菜端上來，石磊斟滿了兩杯酒，舉起面前的杯子時，才開始說話：「小白！來乾一杯！」

白健自忖：乾了五杯也醉不了，何況他沒看出石磊有一絲詭詐的神色，於是端起杯子來一飲而盡。

石磊放下杯子後，並沒有立刻倒上第二杯酒。目光烱烱有神地注視在白健臉上，聲調緩慢地說：「小白！目前你的處境很危

險。」

「我倒不覺得。」

「我却很爲你擔心。」

「謝謝。但是我想知道你爲我擔心的原因：是純粹站在友好立場？還是基於某種利害關係？」這話問得非常露骨，因爲白健和石磊僅是相識而已，根本毫無友誼可言。無異指明了對方的關心是基於某種利害。

石磊淡淡一笑，未立即作答。拿起酒瓶將兩隻空杯斟滿酒，這一段時間足夠他考慮答辭了。

「別問理由。」石磊放下酒瓶，端起杯子來淺呷一口。「不過，請你務必接受我的建議。」

「你的建議是要我到外地去旅行嗎？」

「是的，最少你要出去玩一兩個月才回來。」

「前兩天有一個漂亮的女人要我隨同她到星城去旅行，我不必出一分錢旅費，還有巨額酬勞好拿。」在他的直覺中，已經百分之百肯定了石磊和黃娜是同路人，不過，他還不願急急拆穿。

石磊在聽到他的話後，臉上毫無詫異的表情，微笑着說：「這眞是一個好機會。」

「可惜被我拒絕了。」

「爲甚麼？」

「父親被殺不久，不該去旅行逍遙。」

「你的看法很對，做法却不對。」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悲痛該放心裏，如果你想藉自己的力量去找出兇手，不但於事無補，也許還會送命。」

「嘿嘿！石兄！幸虧你是我的朋友，不然，我眞會懷疑你是兇手那方面派來威脅我的哩！」

「你心中也許正作如此懷疑，而我也不否認今天來和你談話是有目的。總之一句話，你留在本埠，成事不足，壞事有餘。」

「當然。我留在這裏對許多人是不便的呢。」

「那倒不一定，張錦伯就不希望你離此遠行。」

「對了！石兄！聽說你下午陪同張家燕去了牛角海灣的張家，進步蠻快嘛！我姓白的和張家燕交往了一年多，還沒有登過門哩！」

「小白！我在和你說正經話。」

「那麼讓我回答你吧！我不想去旅行。」

「小白！你會爲自己人找來麻煩。」

白健猛地睜大了眼睛，沉聲問道：「誰是自己人？」

石磊突然一楞，似乎發覺他已失言，一時說不出話來。

「石兄！這句話你如果不解釋清楚，你才眞會惹上麻煩。」

「小白你該想一想：令尊既然暗中在幹販毒走私的買賣，自然就有一組班底，絕不會一個人坐在家裏，東西就運進來了。這些人一樣也在追查殺害令尊的兇手，有你在中間夾着，他們的行動就受到干擾了。」

「你也是其中之一？」

「我不是。」

「那麼，你爲甚麼來勸我離開？」

「說實話，我並不安份，所以和黑社會有點關係。今晚這些話有人托我出面轉告你的。」

「甚麼人？帶我去見他。」

「不行。」

「爲甚麼？」

「因爲令尊生前有交代，不准你和黑社會的人物接觸。令尊雖已遇害，他們也不願違背令尊的命令。」

這是白健從未想到過的事情，在這一刹間他腦海裏有了新的構想，於是點點頭說：「好吧！我接受他們的勸告。」

「你眞是給了我一個大面子。小白！明天天明前四時五十分有一班飛機直飛星城，你在班機起飛前十分鐘才趕到機場去，自然有人會給你送機票，護照以及旅費來。」

「難道早就爲我準備好了嗎？」

「在你父親被殺的當日就已趕辦好了，隨時準備你成行的。」

白健沒有說話，祇是低下頭去，端起了面前的酒杯。

白健知道逼問石磊不會得到甚麼結果，於是打了個主意，佯裝答應石磊的要求，遠赴星城。其實他準備早晨去晚上回，在兩方面都猝不及防的情形下再折回來，暗視動靜。

他和石磊在海鮮艇上分手，然後僱了一艘舢舨向「槍手號」遊艇划去。

大秦和小趙在前甲板上來回蹀躞，一見白健來到，雀躍萬分，忙不迭地拉他上艇。紛紛問道：「小白！你不是跟踪黃娜的嗎？跟到那裏去了？」

「等下再談……」白健所關心


黃娜從打開的窗子跳進了白健的房內。

的是高琴，因而迫切地問道：「高琴呢？」

「睡了。」小趙說：「她顯得很疲倦。」

「沒有甚麼不對嗎？」

「沒有，她是黃娜親自送回來的。」

「她！」白健的確感到意外。「就祇她一個人嗎？」

「她將高琴送下車來就走了。」小趙湊過腦袋，悄聲說：「我問過高琴，綁架她的人不是石磊。」

「雖然不是石磊，但也許石磊派去的人。不過，從現在開始，我們已不能完全將他看成敵人，他很可能是我父親的手下。」

「眞的！」秦剛和小趙異口同聲地低呼，這是他們完全沒有想到的事。

白健就將今晚所發生的事情詳細敍述一遍，最後說出了他的決定：「即使石磊眞是我父親的手下，我也不敢放手讓他胡來。第一，那批海洛英我一定要找出來交給警方銷毀，免得留着害人；第二，我一定要手刃謀害我父親的元兇。我父親被殺幾刀，我也要殺他幾刀。」

秦剛搖搖頭：「第二個決定我不贊成。」

「大秦！這件事情請你別勸我，也求你別阻止我。」

「小白！」小趙說：「讓兇手受法律制裁。」

「別說了！」白健喝阻了他的話，然後說：「石磊的話也有道理，由於我夾在中間，使我父親生前的黑社會班底碍手碍脚，不便行事。所以我決定答應石磊的要求乘淸晨第一班飛機離開本埠。」

「你眞要離開？」小趙緊張地問。

「眞的。不過，我晚上就飛回來。」

「我明白了。」秦剛說。

「你明白甚麼？」

「你假意離開，好讓你父親的手下去尋仇，以他們的黑社會中的關係，可能已經查出了兇手是誰。但是唯恐你捲入漩渦而辜負了你父親生前的交代，所以眼看着兇手逍遙法外而不敢動手。」

「對的。天亮後小趙送高琴回去，教她照常上班。你們也照常去靶場練槍，晚上將遊艇開到沙咀灣等我。」

「要不要再去監視？」

「不必了！這幾天你們祇是爲

我而奔忙。我一旦離去，你們就該鬆弛一下，不會露出破綻來。」

白健再次陷羅網

四點多鐘，天空仍是一片黝黑。

雖然候機室內燈光明亮，宛如白晝，但是候機室外的草坪上仍是一片幽黯，兩人對面而立，也很難看淸彼此的面孔。

白健不停地看錶，播音員也一再在催促客人驗關登機。但是白健却記住了石磊的叮囑，不到飛機起飛前十分鐘，他不準備進入候機室。

秒針雖然移動得很緩慢，終於已到達了約定時間。

白健正準備向候機室行去，突然一個人走到他的身邊，他回頭一看，那人竟然是石磊。

「是你？」白健微感驚異。

「別人來我不放心。」石磊一面說，一面將左手的提箱，右手的一個牛皮紙口袋交給他。「旅行要有個旅行的樣子，我給你準備了旅行上的日用品。牛皮紙袋裏是機票、護照，以及一千元美金的旅行支票。」

「這些錢……」

「放心，不是我掏腰包，說穿了還是你父親的錢。快去吧！還有九分鐘飛機就要起飛了。」

白健不再說甚麼，就飛快地向驗關室跑去。驗關室半小時前已開始驗關，現在已空無一人。當他跑過去將提箱放在檢查枱上時，關員埋怨着說：「你來得太晚了。」

「我的行李很簡單。」

三個檢驗的關員都圍了過來，紛紛指着箱子問道：「有些甚麼東西？」

白健也無法說淸箱內究竟有甚麼東西，唯恐說錯了惹來麻煩，於是大方地打開箱蓋說：「請你們自己看吧！」

箱內除了幾套衣服以外，可說空無一物。

「你的護照？」

白健從牛皮紙袋內取出護照遞了過去。

其中一個年齡比較大的關員看了看他的護照，並未立即發還他，却向另外兩個人打了個手勢。另外兩人立即動手將提箱內的衣物倒出來，用手指頭在箱子的底部仔細地敲打着。

白健完全不在意他們的檢查，他也不擔心會誤了這班飛機，竟然仰起腦袋悠閒地去欣賞候機室頂壁的壁飾。突然，白健發覺有好幾個人圍在他身旁，側首一看，竟然是四個荷槍實彈的武裝警察。

他正感到驚疑之際，那年長的關員已開始說話：「白先生！我們可能會破壞你這隻提箱，因爲我們發覺箱子底部有夾層裝置。」

他的話沒有說完，另兩名關員已開始用刀子割提箱的底層，一刀割下，皮箱內竟然漏出來一些白色的粉末。

年長的關員用手指指蘸了一點用舌頭一嚐，冷冷地說：「海洛英！」

白健這一驚非同小可，想不到稍一疏忽，竟然落進了石磊歹毒的陷阱，而且情況還相當嚴重。

他連分辯的餘地都沒有，身後的四名武裝警察，就抱住了他，同時，飛快地在他雙手上加上手銬。

* * *

在警署中，白健受到了嚴密的盤詰。訊問他的人是高級探長史大同。他是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人，有近二十年的偵探經驗。他那兩道目光即能使任何作奸犯科的人難以自安。

「白健！」他語氣沉着地說：「我們一直在注意你，同時我們也接到了密報，知道你要私運毒品出境。現在你既已被捕，就希望你能坦誠地和我們合作，將來你還可以獲得減刑的機會。」

白健至此已發覺事態相當嚴重，不但追尋殺父兇手的計劃難以進行，自己還得因販毒罪入獄二十年。因此，他激動地說：「我是被人誣陷的……」

接着，他將昨晚和石磊見面的經過，以及淸晨石磊爲他送來提箱的事，仔細地說了一遍。

史大同一面聽，一面用筆在一張紙上作摘要記載。然後再逐一提出質問：「你爲甚麼那樣聽信石磊的安排？」

「我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爲他是我父親生前的部下。」

「他與你談話，以及他將提箱交給你，有人看見嗎？」

「沒有。」

「法律要講求人證、物證，你說是石磊設的陷阱，你却提不出證據，而我却有了六盎司海洛英作你的犯罪證據。」

「祇有六盎司？」

「我正想追問你，大批毒品的

下落哩！」

「史探長過去辦過販毒案件嗎？」

「不要盤問我的資歷。」

「我不是這個意思，如果史探長辦過這一類案件，一定了解此間的盤價與星城的盤價有多大的差別。」

「每磅相差美金五千元，星城的價錢高。」

白健立即抓住機會分辯：「請史探長想一想：六盎司祇等於三分之一磅，利潤祇有美金一千五百元。來回飛機票的費用，以及餐宿等雜費開支，也許要遠超過這個數目。請問，這種虧本的買賣我會做嗎？」

史大同不禁沉吟了。

白健接着說：「我方才看見機場人員用刀一劃，海洛英的粉末就漏了出來，販毒的人怎會不將海洛英密封包裝，其目的就是要讓驗關人員易於察覺，這分明是有人故意要使我背上販毒的罪名來。」

「我同意你的辯解有理；可是證據比推理更重要。」

「還有，提箱內的衣服全是新的，我難道爲了這一次旅行專門去買一批新衣服？這點也太不合理了。」

史大同考慮了一陣，方說：「好！我現在派人去調查石磊昨夜的行踪，如果他有時間證人，即使我們明知你是被陷害的，也對你愛莫能助。你祇有請律師上裁判署去努力了。」

* * *

上午十時，白健再次被帶到史大同面前，一見面，史大同就搖搖頭說：「很抱歉！石磊昨夜沒有離開過賭桌，直到調查的警官找到他時都沒有罷手，有十個以上的證人。」

「如果事先有安排，一百個證人又有甚麼了不起！」

「白健！你準備聘律師吧！」

白健正感氣憤塡膺，想大聲咆哮的時候，一個警察帶了一個女人進來，那個女人竟是黃娜。她的上衣襟已經撕裂，有些狼狽，一進門就狂吼道：「探長！你的部下對我非禮，我要控告！」

那警察急得滿臉通紅地說：「她胡說，衣服是她自己撕裂的。」

史大同站起來，沉聲問道：「不要吵！到底是怎麼回事？」

警察指着黃娜說：「她任意停車，我干預她，她就誣賴我非禮。」

「探長！他胡說……」黃娜一面說一面就向那名警察撲過去，作出要拚命的樣子。

探長室內的幾個警察，以及史探長唯恐事情鬧大，紛紛上去拉勸，探長室內立刻鬧成一團。

白健左手銬在史探長辦公桌前面的一根鐵欄杆上，右手是自由的。當人推推擁擁來到他身邊時，他不自覺地用右手去撑拒，忽然有一隻手塞了一樣東西在他手裏，那隻手的手指上塗着猩紅蔻丹。

那毫無問題是黃娜的手，他偷偷一看，原來是一把鑰匙。

白健突然明白了，黃娜鬧事是爲了要幫他逃走；她爲甚麼要這樣做呢？她不是石磊的同路人嗎？

白健拿着鑰匙的手有些發抖，如果想逃，目前是個好機會。黃娜耍潑得很厲害，門外守衛的警察都進來了。但是人多並不能制服她，因爲她的衣衫已經不整，一動會成爲碎片。

白健辦理槍照簽證，常來警署，對這裏很熟，他祇要打開手銬趁亂離開探長室，一分鐘不到他就可以循停車場翻出圍牆，祇要一跨上路過的出租汽車，他就算是自由了。

問題是該不該逃？

逃，將使罪嫌更重；不逃，這個冤枉的牢獄之災似乎很難避免。最後他決定逃，祇要在未被警方捕獲前，能夠搜集到對自己有利的證據，現在的脫逃百分之百對他有益的。

此時黃娜正躺在地板上耍賴，右手抓住了那名警察的領口不放，其餘的人都在用盡方法拉開她的手。白健飛快地打開手銬，順手拿起史探長放在桌上的茶色眼鏡戴上，順利地離開了探長室。

這裏的吵鬧聲已經引起不少人趕來查看，在通道中與白健相遇也沒有人去理會他。他已大大方方地走出了警署大門。

在門口跳上一輛出租汽車，這才吁了口長氣。

黃娜爲甚麼會幫他脫逃？他一定要弄清楚其中原因。因此，白健略一猶豫，就決定走到黃娜的香閨查看一下，最少他目前要弄清楚黃娜的身份。

他乘車來到的半山公寓，趁路人不注意的時候，一縱身翻進了圍牆。

裏面空無一人，黃娜換下的

睡衣凌亂地扔在床上，顯示她離去時非常倉促。他檢視衣櫥，書桌，一無發現。

白健翻騰一陣，花了將近一個小時。昨晚又是整晚未眠，倦意開始向他襲擊，眼皮開始沉重，反正無處可去，他乾脆往黃娜床上一躺，等她歸來。如果她不幸因被警方扣押的話，她此處倒也可以暫時讓他一憇疲憊的身心。

白健也不知睡了多久，突然，一陣電話鈴聲驚醒了他。看看錶，已是下午三點鐘了。他不知道該不該接這個電話，猶疑一陣，他還是拿起了聽筒。

「小白！」話筒裏傳來黃娜急促的聲音。

「你怎知道我在妳這裏？」

「你當然要問問我，爲甚麼要幫你逃。」

「不錯，能告訴我原因嗎？」

「電話說不清。」

「我們碰碰頭吧！」

「聽我說，警署發現你逃走後，立即將我釋放，毫無問題，他們已經發覺是我幫了你的忙，也一定派人在跟踪我。不過，我早有了安排，離開警署後，我並不立刻回家。小白！安安心心地睡一覺，不會有人來打擾你的。冰箱裏有蛋糕，也有飲料和酒……」

「妳甚麼時候回來？」

「恐怕要到半夜。」

「好！我等妳。」白健放下電話，吁了一口氣。他必須安安穩穩地等，因爲整個問題的關鍵似乎都捏在黃娜的手裏。

* * *

深夜，寧靜的住宅區已經沒有鬧聲。白健沉靜地等待着，他毫不懷疑黃娜定有用心，將他推進「販毒出境」的陷阱裏該是最可怕的事情了。

約莫到了凌晨一時左右，臥室的玻璃窗上響了一下。

白健仔細一聽，又響了一下，接着傳來輕聲喚呼：「小白！」那是黃娜的聲音。

白健連忙走到窗邊，悄聲問道：「黃娜！妳在那兒？」

「快開窗子，我從後牆爬進來的。」

白健連忙打開窗子，黃娜身子矯捷地跳了進來，等他重新將窗子鎖好後，黃娜突然出其不意地一把將他抱住。

白健感覺得出來這種擁抱是沒有敵意的，雖然他此時沒有那份心情，也祇得依順一點。黃娜一拉，兩人就滾到了床上。甚麼話都沒有說，她的熱吻就壓得白健喘不過氣來了，他雖缺乏心情去享受火熱紅唇，以及軟玉溫香的滋味，但他從黃娜獻上香吻的熱情中已分辨出她不是在做戲，這是使他寬心的。

一吻分開，黃娜才嬌喘着說：「小白！要你陪我去星城渡假，你偏不肯，現在惹上麻煩了吧？你打算怎麼辦呢？」

「黃娜！感謝妳幫我逃離警署，但是，我仍然背着罪嫌。如果妳知道甚麼，就該毫無保留地告訴我。」

「當然可以。」

細道眞相還清白

「好！」她的紅唇湊到他的耳根上，吐氣如蘭，聲如夢囈。「事完以後，陪我去星城渡三個月蜜月。」

「甚麼？」

「別緊張！我知道你不會娶我這種女人做妻子，我也不想嫁這種丈夫，我們是渡假蜜月。」

「甚麼是渡假蜜月？」

「我們沒有婚姻約束，但你却做我三個月的臨時丈夫，當然你也要使我得到做妻子應有的享受。」

這種建議使白健有些尷尬，不禁遲疑地說：「這種報酬，對妳不公平吧？」

「我高興這樣。」

「好！我答應妳。」這明明是白健在犧牲男兒「色相」，情勢所迫，不答應也不行！

「眞高興！」黃娜又在白健的臉上親了一陣，才聲音一正，說：「小白！你父親根本就沒有爲非作歹。」

「噢！」白健不禁發出一聲低呼，若是黃娜能夠證明他父親的清白，他所作的「犧牲」就太値得了。

黃娜道：「你父親被殺的前三天，是否去過一趟塞城？」

「是的。」

「毛病就出在那一次塞城之行。」

「爲甚麼？」

「他回到本埠下船時，拿錯了別人的箱子。那隻箱子和他的箱子完全相同，裏面裝的東西却不相同。」

「裏面裝的是海洛英，對嗎？」

「你猜對了。」

「那隻箱子是誰的呢?」

「張錦伯的。」

「黃娜!我有一句話要先問妳一下,妳對這件事情既然這樣清楚,想必妳是張錦伯的人?」

「不錯。」她拍拍他的臉頰,半開玩笑地說:「小白!可別吃醋,我是張錦伯的情婦。」

「啊……上一次是他要妳引誘我的嗎?」

「是的。」

「要我陪妳去星城是張錦伯的意思嗎?」

「自然,不然我那有這個膽子?」

「後來爲甚麼要綁架我去呢?」

「因爲你不願去星城。」

「我不太明白妳的意思。」

「事情的確很複雜,這話還得從頭說起——張錦伯回到家後,發覺皮箱拿錯,立即用電話與你父親連絡。剛巧你父親回來後身體有點不適,去了醫院,當天就沒有聯繫上……」

「是有這樣一回事。」

「第二天張錦伯和你父親在電話中取得了連絡。你父親也發覺東西非他所有,答應相互交換。」

「結果張錦伯派人拿箱子去交換時,你父親却說那一箱東西突然失踪了。」

「啊……我父親不至於要吞沒那批東西的。」

「不管事實眞相如何,張錦伯沒有收回原物是事實。」

「他要妳來引我去星城,是甚麼用意呢?」

「令尊死後,警方在他辦公桌內發現了小部份的海洛英,這使張錦伯判斷,所有的毒品一定爲你父親所吞沒。那麼做父親置放秘密財物的地方,做兒子的不可能不知道。當你決定遠行時,你可能會將這些財物加以整理,張錦伯自然可以順便追尋他那批貨了。」

「原來是這個道理!」白健喃喃地說。突然,他語氣一振:「石磊拿去了。」

「張錦伯也是這樣判斷。」

「石磊爲何要陷害我呢?」

「很簡單,最近張錦伯也在四處追查那批黑貨的下落,石磊必定深受壓力,加上你又對他懷有敵意,所以他才想出這個一箭雙鵰的妙計。一方面消除你,二方面使張錦伯相信黑貨的確被你父親吞沒,現在在你手裏。」

「張錦伯相信嗎?」

「他是半信半疑的,所以他要我設法幫你逃出來,然後以情感來打動你,看看那批黑貨究竟在不在你手裏?」

「噢!妳爲甚麼說得那樣坦誠?」

「因爲我相信那批海洛英絕對不在你手裏。」

「妳怎能這樣肯定?」

「你如果持有那批海洛英,而又極需要出境的話,我前兩天邀你去星城,你就會答應了。你可以利用我來夾帶,根本就不必自己去冒險。你連那個機會都放棄,足證你沒有拿到那批毒品。」

「黃娜!妳猜得很對,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回事。」

「我相信,可是警方不一定相信。在你父親的辦公桌內搜出過海洛英,也因而聯想到你可能也是毒販子。」

「那可怎麼辦呢?」

「放心!我正在佈置陷阱等待石磊投進來。」

「黃娜!妳不但可以使我的罪嫌洗清,也可以洗清我父親的不白之冤,我眞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你!」

「咦!做我三個月的臨時丈夫,你忘了嗎?」

「那怎麼能算感謝?」

「我拿它當報酬就行了。」黃娜突然改變了語氣問道:「小白!根據你的猜想,誰是謀害你父親的兇手?」

「張錦伯。」

「有何根據?」

「因拿不回那批海洛英,忿而殺人。」

「未必可靠。」

「依妳看呢?」

「得到那批海洛英的人也可能殺人。」

「不會吧!」白健遲疑地說,「東西已拿到了,又何必再來殺人?這個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小白!黑社會中的事情是不能以常理判斷的。令尊根本就不知道箱子裏裝的是甚麼東西,他絕不可能留藏一點起來。這顯是得到海洛英的人在故佈疑陣,想轉移張錦伯的注意力。」

「那麼兇手就該是石磊了?」

「判斷別下得太早,也許還有第三者呢?」

「那除非是妳。」

「見鬼!如果是我,我還會救你出來嗎?」

「別說笑話了。」白健突然聲

音一正,「黃娜!妳方才說,已經佈好陷阱等待石磊投進來,是怎麼回事?」

「你先別問,打個電話給石磊。」

「現在?」

「嗯!他此刻一定在『金手俱樂部』賭錢,那邊的電號話是四四三六五六轉十四分機。」

「說些甚麼?」

「告訴他要他出來向你解釋這件事情,地點你可以隨便約。」

「眞去見他嗎?」

「當然不。打過電話以後,我們就該……」她以動作向他作了一個暗示。

那是一件令人想入非非的事情,可是白健此刻缺乏興緻,他更想不到這一通電話有何妙用。

「黃娜!妳是在開玩笑吧?」

「誰跟你開玩笑!」黃娜嬌笑着。「上午在警署我幾乎丟掉半條命,這個時候你不該對我親熱點嗎?」

「正事要緊呀!」

「甚麼正事?」她好像完全忘了。

「石磊……」

「這有甚了不起,祇要你一通電話就行了。」

「黃娜!妳能再說明白一點嗎?」

「告訴你。昨天凌晨二時十分,警方曾接到告密電話,說你可能會携運毒品出境,要檢查人員特別注意你手上的箱子。警方循例對所有告密電話都要錄音的,而且那通電話經警方查出是在航空站附近的一座公用電話亭裏打的。如果能夠證明那個電話是石磊打的!那麼他所提出的時間證人就會全部推翻。因爲四點鐘時他在航空站附近打電話,怎能說他在俱樂部中整夜沒有離開賭桌呢?」

「那還不簡單,」他表示意見,「警方祇要石磊將密報者說的話再說一遍,核對一下聲音不就行了嗎?」

「小白!你祇能夠做射手,而絕對不能作警探了。」

「爲甚麼?」

「人的聲音經音『電化』以後,音質、音色都會變,很難核對是否爲石磊的聲音,即使核對的結果聲音完全一樣也沒有用。他本人一定不承認,在本地的法庭上,錄音帶並不能作有效證據。」

「嗯!」白健點點頭。「妳作了甚麼安排?」

「小白!你現在打電話約石磊出來見面,他會來嗎?」

「我想不會。」

「一定不會。」

「他還可能報警。」

「那他就上當了。警署將你拘捕,又被你脫逃,都不曾向外透露。上午在查尋石磊昨夜的行踪時,也沒有向他提及,如果他向警署報告你的行踪,他就露出了馬脚,他如何知道你是警署所要追捕的逃犯呢?」

「嗯!」白健輕應着。

「他今天的報案,警方必然也會錄音下來,兩相對照,即可發覺出自一人之口,而現在他所打出去的報案電話却不容許他不承認,據我所知,已有人跟踪在石磊的身邊了。」

「警方會懷疑他?」

「自然會注意他,他早就是列管份子。」

白健這才明白了黃娜所說的「陷阱」是怎麼回事。她的設計很細密,也很精巧。可是,白健又不禁深深地疑惑,她怎麼會知道如此多的內情呢?他雖有疑惑,却沒有再想下去,默默地撥動着電話號碼。

「這是『金手俱樂部』。」一個銀鈴般的女聲。

「請接十四分機。」

電話接通,又一個銀鈴般的聲音響起:「『金手俱樂部』十四室。」

「請石磊先生接電話。」

「請等一等。」

一分鐘後,石磊的聲音從磁波中傳了過來:「喂!我是石磊。」

「石兄,手氣好嗎?」

「你是誰?」

「白健。」

「噢!你……」

「我溜出來了,別爲我擔心。」白健輕鬆說。

「小白!是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正想聽聽你的解釋。」

「你在那裏?」

「海洋大厦』候船室西側。」

「好!我馬上來。」石磊在那裏先掛斷電話。

白健放下電話回過身來,還沒有說話,黃娜就一把摟住了他,這使得白健的心跳加速,原來他在打電話的時候,她暗中將身上的每根紗都剝掉了。

這邊在兩情綣繾狂熱,那邊的石磊,放下電話後却跑到小酒

吧去要了一杯冰鎮馬丁尼，細飲慢啜起來。

一個濃眉大眼的男人在他身邊坐下，低聲細語地問：「老大！誰來電話？」

「白健。」

「噢？他怎麼說？」

「他要和我談談。」

「在甚麼地方？」

「『海洋大厦』的候船室。」

「那還不簡單，趕快通知警署，要他立刻『回籠』。」

石磊一口氣喝乾了杯中的酒汁，搖搖頭說：「不行。」

「爲甚麼？」

「白健上午十時半就逃離了警署，已經過了十幾個小時，他還在警署附近轉來轉去，絕不會那樣差勁。」

「難道……」

「他不會眞在『海洋大厦』等。」

「有甚麼花樣嗎？」

「很難說。那個女人未必可靠。」

「你說是黃娜？」

「嗯！她即使眞眞想發筆橫財，出賣張錦伯，姓張的也不會是睜眼瞎子，就讓她胡來。」

「老大！馬行夾道難回，我不贊成你這個時候來懷疑她。如果張錦伯沒有拿到那批海洛英，黃娜那一大包是從何而來？如果她沒有誠意，那一大包在本埠也要值好幾萬，又何必拿出來交給我們去栽贓？」

「依你的意思呢？」石磊顯然有點動搖的了。

「老大！現在我們一定要按照黃娜小姐的計劃去做，否則，到時她抓住理由反悔，我們就無話可說了。」

「好吧！你去給警署打電話。」

「老大！還是你打吧！我的這口潮州腔調太刺耳了。」

石磊沒有再說甚麼，立刻向售賣籌碼櫃枱上的電話機走過去。

濃眉大眼的男人跟在石磊後面，當石磊拿起話筒時，他牽動了一下上衣，如果有位耳朵靈敏的人站在他身邊，一定可以聽見「卡察」一聲响動，像是一聲卡簧跳動時所發出的聲音。

＊　＊　＊

牛角海灣的張宅，此時也有一場密議在進行。那是張錦伯和潘雲兩個人。

「張老闆！你對黃娜的報告滿意嗎？」

「難道我會被女人迷昏了頭？」

「我不是這個意思……」

「潘雲！你不該懷疑黃娜的。」

「老闆！我絕不是懷疑黃娜小姐是否忠心，而是怕她被對方耍了，姓石的並不是一頭『三腳貓』呀。」

「你也別看黃娜嬌滴滴的不管用，她那塊嫩豆腐，在冰天雪地中成了『凍豆腐』，甩出去砸得死人。」

「姓石的眞會上當將那批貨吐出來？」

「潘雲！你用錯了字眼。他自己當然不會吐出來，是黃娜夾住他的脖子，要他嘔出來。」

「祇怕黃娜小姐沒有那麼大的勁。」

「那就用腿夾好了，黃娜的兩條腿夾得斷人的腰。」

「嘿嘿！老闆眞是人老心不老！」

兩人都邪氣地笑了起來。

＊　＊　＊

「黃娜！妳過去踢過足球吧？」

「小白！你怎麼問起這些來了？」

「我發覺妳的兩條腿太有勁了。」

「死鬼！」黃娜笑罵着。突然，她聲音一正：「小白！讓我說句心裏的話，你眞教人着迷的。」

「黃娜！現在不是說這句話的時候，我關心的是……」

「我知道，難道我不關心嗎？」

「祇是在嘴上說有甚麼用？」

「你怎麼知道我祇在嘴上說？告訴你，明天上午我要去拜見那位抓你的探長，將整個事情和盤托出。」

「他會相信嗎？」

「我有證據呀！而且我有把握將石磊掠去的那批貨找出來，史探長是老手，他會不信嗎？」

「可是殺我父親的兇手呢？」

「我當然也知道。」

「誰？」白健霍地從床上坐了起來。

「不告訴你。」黃娜似乎在賣關子。

「黃娜！不要開玩笑。」

「一點沒有開玩笑。」

「爲甚麼不告訴我呢？」

「既然你父親的不白之冤能夠洗脫，你又何必背上一個殺人的罪名呢？讓兇手去接受法律的制裁多好。」

「不！我要親手殺死那個兇手。」

「不行！」

「黃娜！妳不能干涉我。」

「這不是干涉，而是維護我自己的利益的。」

「我不明白妳這句話的意思。」

「你答應要陪我去星城玩三個月，如果你親手殺死那個兇手，免不了要受法律制裁。你怎麼陪我去？」

「啊！」白健長長地吸了一口氣。

「小白！我爲了得到那三個月的渡假蜜月，你知道我要出賣多少人？這點你無論如何要聽我的。」

白健無言了，他無理由收回自己的諾言，而黃娜的用意也似乎是爲了他好。如果能將他父親販毒的不白之寃洗刷清白，已經算是他意外的收穫了。

照片指證脫罪嫌

早晨九點鐘，史大同剛上班，他的辦公室就來了一位女客。史大同自然認出她就是昨天在這裏耍潑放刁的黃娜小姐。

「小姐！」史探長不動聲色地問道：「有何貴幹？」

「有很重要的事，要和史探長密談。」

「這裏是很機密的地方。」

「我不希望有第三者在屋內。」

「黃娜小姐！妳不會故技重施吧？」

「探長！我身上這套洋裝要值美金六十元，撕壞了太可惜。何況探長可以看出我的神色之間不是在開玩笑。」

「看樣子，妳似乎眞有要緊的事，來吧！我們換個地方談談。」

兩個人來到一間有隔音設備的秘密偵訊室，史探長愼重地將房門鎖牢，這才問道：「有甚麼重要的事？」

黃娜開門見山地說：「昨天白健是我幫助他逃的。」

「妳眞坦白！」史探長不禁有些發楞。「請問爲甚麼原因？」

「他太寃枉。」

「那應該循正途去辯寃白誘。」

「沒有用，他父親的被殺已被認定與販毒有關，而他本人在出境時又持有六盎司海洛英，已無辯解的餘地。」

「逃走就能解決問題嗎？」

黃娜微笑着點點頭說：「問題已經解決了。」

「噢！我倒想知道妳是如何解決的？」

「讓我向探長請教一下：密報電話是否一律錄音存查？」

「不錯。妳對我們的警勤作業倒很清楚。」

「據說，昨日凌晨二時十分有人以電話密報，說白健要携帶毒品出境，教驗關人員注意他的提箱。」

「小姐！妳的消息眞靈通。」

「探長知道那通電話是那裏打來的嗎？」

「航空站附近一座公用電話亭。」

「好！白健曾向探長說明，那隻提箱是石磊交給他的，他完全是中了姓石的圈套。」

「可是石磊有時間證人，證明他那天晚上一直在一家俱樂部玩牌，沒有離開過一分鐘。」

黃娜道：「假如有人證明那個告密電話是他打來的呢？」

「妳能證明嗎？」

「可以。」

「如果妳能證明，石磊的時間證人就完全被推翻，而且我們可以追問他爲甚麼要隱瞞行踪。」

黃娜道：「探長！今天凌晨你是否又接到一通電話，說白健在『海洋大厦』候船室，要你們去逮捕歸案？」

史探長的眼睛瞇成了一條縫，喃喃地說：「小姐！妳好像比我們警探還厲害。」

「有嗎？」

「有的，是昨天凌晨告密的同一個人。」

「就是石磊。」

「我們要有獨立的證據，不能憑錄音帶去核對聲音。」

黃娜淡淡一笑，然後打開皮包取出一張照片遞給史探長。史探長接過來一看，照片上是石磊的側影，手裏拿着電話聽筒，牆上有一個大掛鐘，時間指着二時十分。

黃娜指着照片說：「石磊在『金手俱樂部』第十四娛樂室打的電話，時間是凌晨二時十分。那兩個較爲模糊的女人影子，是十四室的兩位服務小姐，探長可以傳訊。時間、地點，人證俱在，石磊賴不掉。」

史探長透露出奇異的目光，

將黃娜看了又看，喃喃地說道：「黃娜小姐！妳好像是一位私家偵探哩！」

黃娜似笑非笑地說道：「探長！你也許看走眼了。」

「小姐！還有甚麼寶貴意見嗎？」

「探長！你拘捕白健，以及他自警署逃脫的事，一直未對外發佈消息。而石磊却知道白健是一個逃犯，要警署派人去逮捕歸案，這不是一個很大的破綻嗎？可見得白健是石磊設計陷害的。」

史探長雙手一擊，振奮地說：「有了這些證據，我可以逮捕石磊了。小姐！謝謝妳的協助。不過，想到妳昨天的精彩表演，却又使人膽寒。」

「我對那位警察先生甚是抱歉。」

「過去的事，何必再提呢？」

「白健的事，算是有了個水落石出，至於白文堂……」

「妳是說白健的父親？」

「他不但被殺，而且還蒙上了不白之寃的。」

「不白之寃？警方在他的辦公室內搜出了海洛因的樣品，而且他的被殺也似乎是因爲黑社會的恩怨……」

「不！他是寃枉的。」

「妳也搜集到證據了嗎？」

「探長！有一句話我要事先問一下。我所以能對內中情有如此瞭解，是因爲我與這些人有點關係。現在我要揭發他們的罪行，事後他們一定知道是我出賣了他們，也必定會攀扯我。探長能爲我脫罪嗎？」

史探長拍着胸脯說：「放心！別說他們爲了洩憤而想誣攀妳，即使妳有甚麼犯罪行爲，妳現在自行向警方舉發，也可以獲得免刑。」

「那我就放心了。」

「說吧，怎麼回事？」

「眞正販毒的人是張錦伯。」

史探長一面用筆紀錄下來，一面說道：「往下說吧。」

「在白文堂被殺的前三天，他獨自一人自塞城帶回三磅海洛因。湊巧他那隻裝毒品的手提箱和白文堂的手提箱式樣顏色完全相同，結果在船抵本埠登岸時，兩人拿錯了……」黃娜喘了一口氣，又接着說：「張錦伯從箱子裏的文件查到了白文堂的地址，於是以電話和白文堂連絡。白文堂祇知箱子拿錯，並不知道箱子內裝的是毒品，立即答允交還。如此就該沒有事了，想不到……」

「怎麼樣？」

「想不到張錦伯第二天派人拿着箱子去白文堂的家裏交換，白文堂發覺那箱毒品竟然不見了。」

「是誰拿去了呢？」

「石磊。」

「噢！白文堂是被誰殺的呢？」

「張錦伯自然不相信那箱東西眞的不見了，他認爲白文堂有意吞沒。在第三天中午趁白文堂午睡之際，他帶領着一個名叫潘雲的手下，潛進白文堂的辦公室搜查，在書櫥裏發現了一小包的毒品。」

「是石磊留下的嗎？」

「對！這是石磊故佈疑陣，張錦伯却以爲是白文堂將整箱毒品化整爲零地收藏了起來，所以，就和潘雲將睡夢中的白文堂自床上拖起來逼問。白文堂不知厲害，想張嘴呼救，結果，就被潘雲殺死了。」

「啊！原來是這樣一回事。」

黃娜又自皮包內取出一個牛皮紙信封交給史探長說：「這裏面是張錦伯近一年來販毒進盤出盤的賬單，以及來往戶頭的詳細記載，探長可以按址捕人。」

史探長並未立即去翻閱那些證據，却目注黃娜問道：「小姐！恕我冒昧問一句，妳怎會這樣清楚？」

「說出來探長不要見怪，我現在是張錦伯的情婦，在此之前，我和石磊也有過一段交情。」

史探長這才恍然大悟，又問道：「妳知道石磊將那批毒品藏在何處嗎？」

「在他的床墊中。」

「妳看見他放進去的嗎？」

「是他告訴我的。」

「妳以爲他會告訴妳眞話？」

「會的。他所以能竊得那箱毒品，是我向他提供的線索。我們還決定出賣這批毒品後，雙雙遠走高飛。」

「現在爲甚麼又改變主意了呢？」

「因爲我不忍心看着白健這樣一個好青年被毀滅掉。」

「對！對！妳太了不起了！」

「如果石磊不設計陷害白健，我還不至於會改變主意。」

「對了！」史探長突然想起一個問題。「石磊爲甚麼要陷害白健呢？我就想不通這個道理。」

「張錦伯是個很聰明的人，他已有點發覺這批東西並不如他初

步的推測是被白文堂吞沒掉，所以他已運用黑社會關係去清查。這樣一來，石磊手裏的貨就無法出手，而我們遠走高飛的計劃也難以實現。因此，犧牲六盎司的毒品陷害白健，目的是想將張錦伯的注意力轉開。」

「想害別人的人，到頭來還是害了自己。」

黃娜道：「探長，我要說的都說完了，請問我有罪嗎？」

史探長連連搖頭說：「沒有！沒有！妳不但沒有罪，還有功哩！」

黃娜笑了，又甜，又媚，使得兒女成羣的史探長心弦都顫動了一下。

* * *

上午十一時。

在「金巴利大廈」八一六室石磊的公寓中；有兩個人在室內來回踱蹀，神情焦灼地頻頻看錶，他們是石磊和那個濃眉大眼的男人。

石磊又看了一次錶，嘟囔着說：「十一點過一分了。」

「老大！別急，又不是發射火箭，時間那有那麼準？」

「我看黃娜大有問題。」

「老大！信人就不要疑人。」

「我現在想想她說的話，愈想愈矛盾。據她說：那十磅海洛英在白健手裏。要我設法將姓白的『擺』進『籠子』，她設法助他逃出，趁此機會套上交情，她就可以將白健手裏的約十磅貨色『挖』出來，想想看，這話有毛病嗎？」

「我想不出有甚麼毛病。」

「我問你：既然那十磅貨全部都在那姓白的手裏，她那六盎司海洛英又是從那裏來的呢？」

「也許……她是從張老頭子那裏要來的。」

「那就更有問題了，如果張錦伯願意拿六盎司海洛英出來釣魚，他會答應分一半給我們嗎？」

就在這個時候，門鈴響了。

「來了！來了！」那個濃眉大眼的男人，悄聲地說。

他去打開了門，可是出現在門口的並不是他們所期待的黃娜，而是好幾名荷槍實彈的警探。

史探長一馬當先進了房中，道：「那一位是石磊？」

「我！」石磊沉住氣。「請問有甚麼事？」

史探長將一張文件遞給他說：「這是警署開發的搜查票。」

石磊看了一眼，就大模大樣地說：「請便！」

史探長根本不要費事搜查，早已經有人點路，他祇是一揭開床墊，五個圓筒型的油紙包就出現了。

史探長用小刀在油紙包上戳了一個洞，裏面漏出白色的粉末，他蘸了一點放在舌尖上一嚐，冷笑着問道：「這是甚麼東西？」

「不……知……道。」石磊開始感到不安了，他根本就不知道床墊下還有這五包東西。

史探長冷哼了一聲說：「讓我告訴你吧！這是兩磅半海洛英。」

「甚麼！」石磊大驚失色，楞了一陣，忽然大叫起來：「我明白了，這是那個名叫黃娜的女人栽贓的。」

史探長冷冷地說：「石磊！你的反應眞快。不過，我絕不會相信你的話。對不起！你們兩人被捕了，銬起來！」

* * *

十一時三十分。

牛角海灣的張宅中，張錦伯和潘雲也在大廳中轉圈子。

潘雲張望了壁上的大鐘一眼，低聲說：「老闆！我去打聽打聽消息吧？」

「不必！」

「老闆！並非我不信任黃娜小姐，而是擔心她的力量不夠，姓白的不是好對付的人。」

「黃娜從不逞能，沒有把握的事情，她絕不答應。」

「可是，黃娜小姐也是從來不誤時的，而現在却……」

「也許車子在路上躭擱了。」

「老闆！我却不這樣想。」

「你想的盡是邪門左道。」

「我這一次的判斷絕不會錯，黃娜小姐沒有安好心。」

「胡說！」

「我有根據。」

「你有甚麼根據？」

「她說：幫助白健脫逃警署，就可以威脅石磊使他就範，這根本就說不通。」

「嗯！還有呢？」

「她又說：十磅貨色可以全部要回來，可說是誇大其辭。江湖上『見者有份』的規矩，黃娜小姐不可能不懂，要回一半算幸運，要回一半以上，姓石的就已經給張老闆天大的面子了。」

「我也祇打算要回一半就行了。」

「我看一半也要不回來。」

「怎麼呢？」

潘雲壓低了聲音說：「黃娜小姐可能愛上白健了。」

「絕不可能。」

「老闆！你別太自信啊！」

張錦伯道：「我對黃娜了解很深，她是一個心比石頭還要硬的女人，絕不會動眞感情，你這一個判斷錯誤了。」

「女人變起來是很快的。」

「你說她出賣我，是可能的；說她會殺我也可能。若說她會愛上白健，那絕對不可能。」

「老闆怎麼說得這麼肯定呢？」

「她殺過不少和她睡過的男人，可見她心狠手辣；她會想出各種殘酷的方法來折磨人，可見她的心有多硬。」

「不許動！」突然，門口傳來一聲暴喝。接着，七八個荷槍實彈的警探衝了進來。

「你們要幹甚麼？」張錦伯心頭雖驚，表面上却還沉得住氣。

「逮捕你。」

「我犯了甚麼罪？」

「販毒，殺人。」

潘雲强持鎭定地苦笑道：「老闆！我的判斷證實了吧！」

張錦伯咬牙切齒地說：「她跑不掉的，她犯罪的事跡在我手裏。」

＊　＊　＊

正午十二點正。

黃娜看了看錶說：「小白！我們勝利了。」

「黃娜！我眞不知道該如何謝妳。」

「快別這樣說了。其實，我也是爲自己打算。我早已厭倦了黑社會生涯，現在終於擺脫了。」

「那我該向妳道賀。」

「別祇談我的事，談談你的吧！」

「我這三個月交給妳了。」

「小白！你和張家燕的那一段情怎麼處理？」

白健艱澀地一笑，唏嘘地說：「雖然我並不怪她，但是她父親竟是殺我父親的兇手，我們是無法交往下去的，我也不打算再見她。」

「見一面又有甚麼關係呢？」

「我不願她見到我時心含愧疚。」

「嗯！高琴呢？」

「她是一個好女孩。」

「你對她祇有這樣一句評語？」

「高琴並沒有企求甚麼……」

「那晚我送她回去時，她曾經向我哀求，求我不要傷害你，可見她對你非常關心……」

「好了！」白健不想再談下去，站起來說：「我們該去拜見一下史探長，我那件案子也該了結一下。」

「現在史探長正在忙着，不必去打擾他。我們吃飯去，將另外兩個劍客和高琴約來大家聚聚。」

＊　＊　＊

第二天的報上刋載了這一件轟動的新聞，白文堂的不白之寃得到洗刷，白健也成了新聞人物。而新聞報導中對黃娜隻字未提，警方爲了她的安全，所以在發佈消息時，說這些線索都是白健提供的。

白健回到自己的家，他必須整理一下。他答應了要陪黃娜到星城去玩三個月，那不是個短時日。

門鈴响了，是新聞記者吧？他這樣想。可是，看門的老張跑來告訴他，說有一個女人要見他。

女人！是高琴吧？或許是黃娜？

「請她進來。」

一會兒那位女客被老張帶進來了，既不是高琴，也不是黃娜，白健有百分之百的意外。

「是妳！」

張家燕的神情很沉鬱，她默默落座，幽幽地說：「我想到應該來看你一次。」

「我沒有甚麼話說……」

「我們彼此都不要說抱歉的話，也不要說安慰的話，我今天來，是爲了另一件事情。」

「甚麼事？」白健在她身邊坐下。

「聽說你要遠行？」

「嗯！我應該暫時改變一下環境。」

「準備去何處？」

「星城。」

「和黃娜一起去嗎？」

這句話使得白健有些尷尬，他和張家燕有很深的感情，而黃娜却曾經是她父親的情婦。

「是嗎？」張家燕再追問一句。

「妳聽誰說的？」

「白健！」她深沉的目光逼住着他。「最後一次要求你誠誠實實回答我的問題，不要瞞我。」

白健迫不得已地點點頭說：「是的。」

「爲甚麼一定要選她作遊件？」

「不爲甚麼。」

「高琴不是很好嗎？」

「妳也許還不明白內中情由，星洲之行非出於我自己的意願；也不是黃娜來陪我，是我陪她。」

「看來是一樁交易？」

「是的。」

「你換取的是甚麼？」

「先父不白之寃得以洗刷。」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妳是指那一方面？」

「我的父親是被黃娜出賣的。」

「妳是否因此而恨她？」

張家燕咬牙切齒在說：「自然恨她。」

「我認爲她這樣做是對的，如果妳父親不被警方逮捕，我知道他是殺死我父親的兇手，我一定會殺死他。」

「你殺死我父親我不恨你，她出賣我父親我却恨她；她不應該那樣做，我父親待她不薄。」

「過去的事又何必苦苦追究呢？」

「白健！我們的感情到此爲止了，那是沒有辦法的事。但我希望你答應我最後一次要求。」

「說吧！」

「不要和黃娜去旅行。」

「爲甚麼呢？」

「不要問爲甚麼。」

「可是我早已經答應她了，怎可反悔？」

「就算爲我作一個失信的人吧！」

「家燕！我要妳說出理由來。」

「祇要你答應，你不要問原因。」

「我不能無緣無故地答應妳。」

「我說出來，你也不會信。」

「最少我會考慮。」

「黃娜是一個危險人物。」

「她的危險性已經解除了。」

「不會，她永遠具有危險性。」

「那是妳對她懷有成見。」

「白健！」張家燕神情焦灼地說：「你會後悔的。」

「家燕！告訴妳我心中的想法吧！先父的不白之寃能夠洗刷，以後再有任何事，我也不會後悔的。」

「唉！我眞爲你擔心。」

「別爲我擔心，我倒爲妳擔心。經過這一次嚴重的打擊，妳突然變得憂鬱而又多疑了。」

「我不承認。」

「要我陪妳去看看醫生麼？」

「不必了！」她說着站了起來：「你既然如此自信，我也不再勸你了，但是，我仍然希望你時加小心。」

張家燕走了，白健望着她的背影，不禁黯然神傷。

＊　＊　＊

平安百貨公司三樓女裝部有兩位綺年玉貌的女郎在選購衣裳，她們是黃娜和高琴。

兩人手裏已經提了不少紙袋，但是，黃娜還在選這選那地買個不停，再買下去，兩人都無法帶走了。

「黃娜小姐！」高琴有些忸怩地說道：「講好了只收妳一件衣料作爲紀念品的，怎麼買了這樣多呢？」

「高琴！妳知道妳有多漂亮嗎？看起來每一件衣服，每一頂帽子都適合妳穿戴，我就禁不住都要買了。」

「可是，讓妳破費太多了呀！」

「怎麼這樣說呢？妳年紀比我小，我倆很投緣，作大姊姊的人花費幾個也是應該的呀！」

「只怕我沒有那種福氣。」

「高琴！妳的福氣最好了。」黃娜說着壓低了聲音：「能得到小白的愛，可說是天底下最幸運的人了。」

高琴羞怯地垂下了頭，心頭說不出有多麼甜美的滋味在蕩漾。

從平安百貨公司出來，黃娜召來出租汽車，將高琴帶回了她的家。她讓高琴在客廳裏坐着，然後到臥室內去拿了一隻中型的藍色皮箱出來，笑瞇瞇的問道：「高琴！漂亮嗎？」

「眞是漂亮極了。」

「西班牙的牛皮，意大利的製品，是全世界上最名貴的皮箱，我送給妳拿去裝衣服。」

「妳心愛的東西……」

「心愛的東西算得了甚麼，心愛的人有時都可以割愛退讓。」

高琴似懂非懂，默默地將新買來的衣服放進皮箱。

「高琴，下星期小白要遠行，妳知道嗎？」

高琴錯愕地搖着頭說：「不……不知道。」

「我知道他不會告訴妳的。」

「奇怪！他爲甚麼要瞞我呢！」

「因爲他是要陪我去旅行。」

「啊……」高琴失聲低呼。

「這是一個交換條件，我交出毒犯的組織，並找出殺死他父親的兇手，他則陪我到星城去玩三個月。」

「那是應該的。」高琴的語氣已沒有先前那樣明朗了。

「高琴！妒忌嗎？」

「我……我不應該妒忌。」

「難過嗎？」

高琴連連搖頭，但是淚水却奪眶而出。

黃娜却哈哈大笑起來。笑了一陣，才一把將高琴摟緊在懷裏，爲她拭去臉上的淚痕，打趣着說：「看看妳這副可憐樣子。」

「我是高興得落淚的。」

「別嘴硬了……」說着，她將紅唇湊在高琴的耳邊喁喁細語起來。

高琴臉上的陰霾逐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喜悅之色。

紅粉煞星遭槍殺

「哦！我眞是太高興了。」

「高琴！別高興得露出馬脚。告訴妳，這幾天儘量避開小白，我要使他到時感到意外。」

「知道，知道。」

「到時打扮漂亮一點，要像個新娘子。回去吧！別讓小白來撞着妳。」

高琴辭出了黃娜的家，脚步輕快已極，像是肩頭上突然長出了翅膀，她眞想飛上雲端。

「嘎吱」一聲，一輛電單車停在她的身邊，再差一點就撞上了。駕車的人連連向她道歉：「小姐！對不起！」

高琴那裏會去責備他，何況她自己也高興得忘了形，才忽略了對面的來車。因此笑着說：「沒關係！」

「嘎」地一聲，電單車駛走了。

她站在原地想了一想，再低頭一看，大叫一聲：「糟了！」

原來手裏的新箱子被電單車撞破了一條裂口。

這怎麼辦呢？東西損壞了是小事，但是這是黃娜送的紀念品呀！讓黃娜知道了，她一定會不高興的。她發了一陣楞了，忽然有了主意，連忙召來一輛出租汽車，吩咐司機開到平安百貨公司去。

* * *

「翠園樓」下午茶座生意好得出奇，在一片熙攘的人羣中，有我們熟悉的人在，他們是秦剛、小趙、張家燕。

三人佔據了一個僻靜的座位，在喁喁細語。

「你們是小白的好朋友。」張家燕說：「不管明處暗處，你們都該盡到照顧他的責任。」

秦剛笑着說：「那是自然的，不過，張小姐的話也未免太玄了一點，而且憑藉直覺想像，畢竟是不可靠的。」

小趙也接着說：「張小姐！我們出門，溜躂一番倒是挺高興的。萬一是妳太敏感，打擾了小白的遊興就不妙了。」

張家燕堅決地搖搖頭說：「絕不是我敏感，據我所知，黃娜已經預訂了下星期三星馬航空司飛往星城的機票。」

「他們往星城旅行原就是一件公開的事嘛！」

「黃娜不會有這樣好的興緻去旅行。」

「妳是說她另有目的嗎？」小趙問道。

「是的。」

「是甚麼目的呢？」秦剛和小趙異口同聲地說：「事情已經過去，毒品也已由警方找到，我們眞想不通。」

「一定是有目的的。」

「張小姐！妳完全是憑藉直覺的判斷嗎？」

「不！」她搖搖頭道，「昨天我到警署去探視家父，他老人家的一句話，對我影响很大。」

「甚麼話？」他倆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注在張家燕的臉上。

「家父說：多少年來，他接觸過不少黑道梟雄，歹毒婦人，沒有一個像黃娜這樣令人可怕。」

「女人是善變，尤其當她愛一個男人的時候。」秦剛打趣地說。

「家父說過，黃娜是一個沒有感情的人。」

「張小姐的語氣太主觀了。」

「大秦！」小趙插嘴說：「我們就照着張小姐的意思去做吧！反正是玩玩，最近爲小白的事緊張一陣，也該輕鬆一下了。」

秦剛沉吟了一陣，才點點頭說：「好吧！張小姐也去嗎？」

「我不去了。」

「妳不是很關心小白嗎？」

「有你們兩位照顧他，我就不擔心了。」

* * *

高琴離去不久，白健就來到了黃娜的香閨。一見面她就問道：「張家燕說了我甚麼壞話？」

白健不禁一楞，忙問道：「妳

怎麼知道我和張家燕見過面了？」

「我想去看你，湊巧看見她到你家裏去。」

「怎麼知道她找我，是爲了說妳的壞話？」

「我在猜。」

「原來妳們女人都是敏感的。」這句話有雙關作用，暗中也指出張家燕說黃娜是危險人物，同樣是敏感作用。

「她說了我的壞話嗎？」

「說了。」

「你眞坦白，能再多坦白一點嗎？」

「她說妳愛情不專一，要我當心點。」

「我若愛情專一，就有人罵我了。」

「誰？張家燕？」

黃娜嘴唇一撇，神情不屑地說：「我才不管她哩！我關心的是高琴。」

「妳怎麼想到她呢？」

「她確是個好女孩，將來也會是個好妻子。」

「黃娜！妳想當媒人嗎？」

「我眞有這種想法，可是我又有點自私。」

「捨不得那三個月的蜜月假。」

「你說對了。」

「說正經的，我們那天動身？」

「下星期三。」

「飛機票訂了嗎？」

「小白！別忘了是你陪我，我是主人，一切由我安排。」

「遵命。」

「小白！我有一個建議。」

「妳的建議一定不壞。」

「從現在開始起，我們暫不見面！」

「爲甚麼？」

「爲了培養到星城後第一個晚上的情緒！」

「妳眞懂得享受！」

「贊成嗎？」

「我自然會聽任主人的安排！」

「好！下個星期三下午四點鐘我們在機場見面！爲了怕張錦伯漏網的餘黨向我尋仇，這兩天我要避一下！」

「住到我那兒好了！」

「不！今天是週末，到你那兒連住四晚，等到了星城不但毫無情趣可言，也已精疲力盡了！」

「四晚就精疲力盡，三個月豈不要你命！」

黃娜嬌媚地笑着說：「你以爲我會讓你活着回來嗎？」

「既然如此，我不去了！」

「怕死？」

「倒不是怕死，而是我不喜歡那種死法！」

「在所有的死亡方法中，那是最美妙的一種了。」黃娜風情萬千，蕩魂蝕魄，別說她是在開玩笑，即使說的是眞話，白健也不會感到害怕的。

他走過去摟緊了她，涎着臉說：「的確是最美妙的，我現在就想要死一次。」

「下作！」她笑罵着，用力推開了他。「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像你這樣不知死活的男人。」

「現在總算讓妳見到了。」

「可惜只有三個月。」

「也許會更長。」白健委實有點動心。

「那要看你的生命是否堅强。」

「妳這張嘴專說不吉利的話，我要給妳封上。」他是用嘴唇去堵塞她那張嘴，害得黃娜差一點喘不過氣來。不過，白健也同樣的喘不過氣。

* * *

「馬星航空公司四零七次飛往星城的班機還有三十分鐘起飛，現在開始驗關。馬星航空公司……」播音小姐以國語、粵語、英語，分別播報三次。

等到播音完畢之後，白健站起來看看錶，四點零二分，而候機室中却還沒有見到黃娜的影子。

就在他東張西望之際，一個提着箱子，衣着華麗，戴着一副寬大四方的阿哥哥型墨色眼鏡的女郎來到了他的身邊，輕聲喚道：「小白！」

那聲音彷彿是高琴，那身裝束却又不像高琴；那女郎已然放下箱子，摘下墨色眼鏡。噢！不是高琴還有誰？

不管白健多麼沉着，此時再也沉不住氣了。高琴的突然出現，可正是意外中的意外。

他張口結舌，期期艾艾地說：「高琴！妳……妳……」

「小白！你想不到吧？」

「哦！妳太漂亮了，怎不教我吃驚呢？」

「小白！黃娜不去星城了。」

「甚麼？」

「是不是很感到失望？」

「不！不！」白健的應付亂了方寸。

高琴自口袋中拿出一封信交

給白健：「呶！你自己看吧！」

白健忙不迭地抽出信箋，只見上面寫着：「小白：我曾經和你談起過高琴，你說她是個好女孩。在我和她接觸過幾次之後，證明你的話完全正確。正因爲如此，我不忍心奪去她的愛人，讓她一個人在這兒忍受寂寞。但我又不願意這次星城之旅取銷。思來想去，兩全的辦法就是要高琴來代替我和你前往星洲一行。不過，這將是一次眞正蜜月，如你不好好待她，我眞不讓你活着回來。祝福你們。」

白健讀完信後，有一陣子的昏眩。黃娜眞是一個可愛的人物，張家燕說她是危險人物眞是太冤枉她了。他定了定神，才將高琴摟進懷裏，喃喃地說：「高琴！我好像是在作夢。」

「我也是。」

「但是，這是眞實的，絕不是夢。」

當然不是夢，播音小姐再次催促旅客快些前往驗關的聲音就可以證明一切都是眞實的。

兩人匆匆趕到驗關室，仍是那天凌晨檢查白健的關員。一見他在驗關室出現，就笑着說：「白先生！在報上看見你的新聞，眞是曲折離奇。」

白健將高琴的箱子往檢查枱上一放，半開玩笑地說：「又是一隻箱子，要不要再劃一刀？」

「不必了。我倒相信白先生不是販毒者；同時，據我們經驗所知，同一種手法不會用兩次的。」

「早知這樣，我該帶點違禁品的。」

「白先生眞會說笑。」

很順利地驗關完畢。登機後，飛機按時起飛，當進入航線，平穩地朝向星城飛行時，兩人開始了談話。

「高琴！這些新衣服都是黃娜送妳的嗎？」

「嗯！她待我眞好。」

「爲甚麼不早告訴我？」

「她要使你感到意外。」

「她做到了，這幾乎是我生平中最感到意外的事。」

「在星城，黃娜還爲我們安排了住處。她告訴我，當我們出機場的時候會有人來接我們。」

「她不但是個好演員，也是個好導演。相信她會安排得很好的。高琴，趁現在在飛機上趕緊閉上眼睛養養神，到了星城以後，黃娜安排的節目一定會使我們透不過氣來的。」

高琴睜大了眼睛問道：「她去了星城？」

「妳以爲她還在這裏嗎？高琴！我們賭一個吻吧，黃娜一定先趕到星城去等我們了。」

＊　＊　＊

班機降落星城國際機場時，已是萬家燈火了。

果然，當他們順利地驗關完畢，走出機場時，一個穿着花恤衫的矮胖男人走向他們問道：「二位是白先生和高小姐嗎？」

「是的。」

「我是黃娜小姐派來接你們的。」

「你怎麼認識我們呢？」

那矮胖男人指着白健的箱子說：「黃娜小姐告訴過我，這隻箱子的式樣和顏色。」

「高琴，」白健問道：「箱子也是黃娜送妳的嗎？」

「是的。」高琴囁嚅地點着頭。

一輛綠色的旅行車停在機場外面，他們上了車，矮胖的男人駕着車子向市郊的海濱大道駛去。

半小時後，車子停在一幢小巧玲瓏的花園別墅門前。二人提着行囊下車走了進去。裏面走出一個操粵語的傭婦，引領着他們來到一間豪華的套房，端上兩杯飲料，然後退了出去。

白健喝了一口飲料，笑着問道：「高琴！滿意嗎？」

「我祇想早些見到黃娜，向她道一聲謝。」

「別急，有機會的。」

突然，黃娜出現了。但不是從房門外走進，而是從浴室內走出。而且手裏還拿着一支槍。

高琴微微一怔，而白健却神態自若地笑着說：「黃娜！又在玩甚麼令人感到意外的把戲？」

黃娜並沒有笑，冷冷地說：「小白！現在是整齣戲的最高潮。」

白健仍然笑着說：「黃娜！玩笑不要開得太大，我倒很欣賞妳的安排和表演，祇怕高琴受不了這種驚心動魄的刺激。」

高琴也叫道：「黃娜小姐……」

黃娜突地一勾扳機，「噗！噗！」兩聲，接着傳來一陣玻璃碎片聲，几上兩隻盛裝飲料的杯子被擊碎了。

黃娜滿臉冰霜，聲音冷漠地說：「坐着不許動，兩手放在沙發的扶手上，這不是玩具手槍，是可以殺人的眞槍實彈。」

高琴嚇得渾身發抖，白健心底也在冒寒氣。他已經看出不是在開玩笑，看來張家燕的話有幾分道理。

「黃娜！」白健盡力鎮定。「是怎麼回事？」

「我早就說過，不會讓你活着回去的。」

「爲甚麼呢？」

「這是我的習慣和性格。」

「妳經常無故殺人嗎？」

「當然有原因。」

「我很想在死前知道。」

「張錦伯從塞城帶回來的毒品是十磅，不是三磅。他在漏網後爲了減罪，自然不肯說出毒品的實在數量。」

「唔，我好像明白了。」

「噢！我倒要看看你的反應。」

「在我父親房內失踪的毒品是妳拿去的，除了妳之外，別人根本不可能知道這件事。」

「你的確很聰明。」

「毒品雖然在妳手中，但妳却無法偷運出境，一方面警方追得緊，二方面張錦伯也不放手。」

「嗯！你還知道些甚麼？」

「所以妳利用石磊那個可憐蟲，犧牲三磅毒品將他們一網打盡，同時也鬆懈了警方的注意力。」

「你雖知道得太晚了點，但是你的機智反應是令我佩服。你可知道另外七磅海洛英的下落？」

「如果機智能夠救命的話，我倒願意多賣弄一點。」

「別故作玄虛，保證你猜不到。」

「黃娜！妳開槍殺死我不算殘酷，妳捉弄高琴却太殘酷了。那七磅海洛英在這隻箱子裏，該不會錯吧？」

「啊！」高琴發出一聲驚呼。

黃娜却哈哈大笑起來：「你眞是聰明絕頂，但是，你仍然被我利用了。因爲你是新聞人物，海關人員絕不會再相信你是毒販子，由你携帶這隻箱子出境可說是安全已極。即使被查出來，也與我毫無關係。」

「現在我們順利地將東西給妳帶來了，照說妳該謝謝我們，怎麼反而還要殺我們呢？」

「凡是知道我秘密的人都該死。」

高琴忽然大聲叫道：「黃娜小姐……」

「別着急！小白死了以後才會輪到妳。」

「黃娜小姐！」高琴大聲疾呼地說：「有一件事我必須現在向妳說明，妳送我的那隻箱子並沒有帶來。」

「甚麼？」黃娜的臉色立刻大變。

「那天提着箱子從妳家裏出來，不小心被一輛電單車劃破了表皮，我怕妳看見了生氣，所以又照樣去買了一隻箱子，妳那隻箱子留在家裏沒有拿出來。眞想不到箱子裏放着那東西。」

這時候黃娜的臉色眞是猙獰可怖已極，她幾乎想壓下槍機將高琴幹了。但她並沒有那樣衝動，留着這兩個人的性命，那七磅海洛英也許還有到手的機會。

「來人！」她低吼着。

門外立刻湧進來兩個大漢。

「檢查這箱子有沒有夾層。」

兩個大漢子立刻動手將箱子的東西傾倒出來，將箱子敲敲打打一陣，然後向黃娜搖了搖頭。

白健冷笑道：「黃娜！想不到也會使妳意外的時候。」

黃娜聲色俱厲地說：「本來你們死定了，既然有這種陰陽差錯的事，算你們運氣不錯，現在我給你們一個機會。」

「是要我回去拿那隻皮箱嗎？」

「不錯，高琴留在我這裏，東西到我手裏，我就放人，我相信你也不願意高琴送命。」

「如果我不能順利過關呢？」

「我也釋放高琴。」

「妳眞能守信嗎？」

「放心！我言出必行。」

「由於這次教訓，使我不敢相信妳。」

「我早就暗示過要殺你，可惜你沒領會。」

「好吧！」白健兩手一攤，作了一個莫可奈何的神色。

黃娜手中的槍動了一下，吩咐那兩個大漢說：「將這個女的帶下去。」

就在黃娜手中的槍支擺動的一瞬間，白健把握機會，兩手抓着地毯，全力一抽，黃娜和那兩個大漢都摔倒了。

「噗！」黃娜手裏的槍也響了，子彈却射進了頂壁。

白健隨勢自沙發上縱起，向黃娜撲過去。他祇要能將對方的槍奪過來，也許還有挽回頹勢的機會。突然，電燈全部熄了。

電燈一熄，黃娜已機警地滾開，使白健一撲成空。

「噗！噗！」黃娜又發射了兩

槍。

幸虧白健機警，撲空後並沒有停下，不然黃娜這兩槍雖然是摸索着發射的，也會傷到他。

整個房間一片沉靜，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房外却在這個時候傳來了喊聲：「黃娜！投降吧！妳已經被包圍了。」

白健幾乎想大喊，原來在外面叫喊的人是秦剛。他正在疑惑不已的時候，窗外又傳來小趙的喊聲：「黃娜！我早已看見了，妳用的是三號左輪，發射了五彈，還剩一彈。不管妳那一彈殺了誰，妳都難逃一死。投降吧，我們並不代表警方，祇要小白和高琴安全離開，我們不與妳爲難。」

黃娜沒有回答。

秦剛又叫道：「黃娜！香港有名的神槍三劍客都聚齊了，投降走出來，等我衝進去的時候，妳就祇有死路一條。」

「嗆郎」一聲，玻璃窗打破了，同時傳來小趙的喊叫：「黃娜！我們準備犧牲一個救二個。一個從門口進，一個從窗戶進，妳却祇能照一邊。」

黃娜仍是沒有聲音。

這時，窗外的小趙叫道：「大秦！我先衝！」

高琴可沉不住氣了，高聲叫道：「大秦！小趙！不要進來，她……哎喲……」

高琴突然一聲大叫，接着響起黃娜的笑聲：「哈哈哈……進來吧！我有高琴小姐當擋箭牌，告訴你們，我這一粒子彈是留給她用的。」

原來高琴一說話就露出了行藏，被黃娜用左臂將她的脖子勾住了。

秦剛叫道：「黃娜！妳也是在外面混過幾天的人物，有種的話，就不要去爲難高琴，她是個毫無抵抗能力的人。」

黃娜氣咻咻地說：「我就是要殺她，因爲她將我的貨丟掉了。」

窗子外面的小趙叫道：「有種自己回去拿。」

「哼！我可沒有那種閒工夫。限你們一分鐘內丟槍走出來，不然，我就要殺高琴了。」

白健心裏是焦急的，但却不敢吭聲。即使黃娜不向他開槍，那兩個徒手大漢也夠對付的。秦剛和小趙也不知該如何是好。

局面僵持了一分鐘後，黃娜又叫道：「一分鐘到了，如果你們再不表明態度，我就要開槍殺人了。問問高琴吧，我的槍管抵在她的後腦上。」

白健已悄然循聲爬到黃娜的立脚處，他本來想抓住她的雙脚將她拖倒制服她。聽她這樣一說，不敢妄動。即使黃娜無意殺高琴，當她身體歪斜摔倒時也可能勾動扳機。

這時，秦剛也採取了緩兵之計，他高聲說：「黃娜，我們談判如何？」

黃娜沉吟了一陣說：「我同意，不過，我要派人去開亮電燈。」

「我去開。」秦剛說。

「不行。要我的人去，如果你攔阻他們，我這裏立刻殺死高琴，我是個絕不考慮後果的人。」

「好吧！」秦剛祇得答應了。

「去開燈！」黃娜低叱着。她又飛快地說了一句令人聽不懂的話。

窗外的小趙叫道：「大秦！當心有詐，跟住他們。」

「小趙！好好監視着門內。」秦剛叫了一聲。

聽脚步聲，秦剛顯然已跟着那兩個大漢離去，一分鐘後，電燈通明。

窗外的小趙看得非常清楚，房內空空如也。白健不見了，黃娜和高琴也雙雙不見踪跡。

小趙知道上當了，一定是當秦剛尾隨那兩名大漢離去時，黃娜也挾持着高琴離開了房間。

小趙飛快地從窗外縱進來，輕喚道：「小白！小白！」

白健不願在電燈重亮後暴露在黃娜的槍口之下，所以躲進了浴室，一聽小趙的叫喚連忙走了出來。當他一見黃娜和高琴失去踪跡後，不禁一驚：「咦！她們？」

「溜了。」

「快！」白健從小趙手裏接過槍向房外衝去。

一出房間，正遇上秦剛走回來，白健忙問道：「那兩個呢？」

「敲昏了。」

「黃娜和高琴不見了，快搜！」

秦剛不禁一楞，想了一想說：「電源總開關在大門處，我沒有看見他們出去，必定還在屋內，我們分頭搜尋，怎會讓她溜掉的呢？」

白健也顧不得去聽秦剛的話，連忙離開了他，向大廳的另一頭走去。在走廊的陰暗處，他暗暗藏好了槍。飯廳，廚房，一

間間地看過去，最後他來到了傭人房。祇見爲他開門的傭婦綑放在地上，他知道那是秦剛和小趙的傑作。

他剛跨進去，忽然身後傳來黃娜陰冷的喝聲：「舉起手來。」

白健馴服地高舉着雙手。

「轉過來。」

白健緩緩地轉身子，看見高琴仍然被黃娜挾持着，黃娜的槍口也仍然緊抵在高琴的腦袋上。

白健鎮靜地說：「黃娜！眞想玩命嗎？」

「不必多費口舌！」

「黃娜！不管妳心裏如何想法，我總有個感覺，妳畢竟洗刷了我父親的不白之寃，放下槍來，我們恩怨兩消。」

「少來這一套，你的兩個朋友跟着來了星城，證明你早就有了安排，我不會聽你的花言巧語。」

「他們是怎樣來的，我根本不知道。」

「哼！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

「那怎麼辦呢？就這樣僵持下去對妳是不利的，他們就要來了，兩支槍並不好對付。」

「沒關係！我的槍內已經裝滿了子彈。」

白健的確不想殺害黃娜，也不想要欺騙的手段。此時是對方不可理喻，萬一動起手來，高琴是絕對難逃一死的，他知道不動點心機是不行的了。

「黃娜！大家放下槍談判吧！」

「三對一，我又一無憑恃，吃虧的準是我。」

「黃娜！聽我說，妳將我綑起來，大秦和小趙會放手的。妳挾持高琴對他們毫不起威脅作用。」

「你會這樣老實嗎？」

「因爲我不希望發生流血慘劇。」

黃娜沉吟一陣，鬆開了高琴說：「過去，用小白的領帶將他的雙手都反綁在身後。」

這正是白健的目的，高琴剛走了幾步，「砰」的一聲槍響，黃娜手裏的槍落下了地，她的右腕被一彈貫穿。

原來白健將手槍插進了頸後的衣服裏，黃娜以爲他沒有帶槍，一時疏於防範，被他傷了右腕。

黃娜身體也倒下了地，白健突然警覺到她必有企圖，而黃娜已經用左手抬起槍來開始發射。

「噗！噗！」一連數彈。

白健一有了警覺時，即已倒地滾出，同時，一橫心，「砰」地射出一槍。黃娜四平八穩地躺在地上不再動彈。毫無疑問，白健發狠射出的一槍必然使得對方一彈穿心了。

秦剛和小趙已然趕到，連連問道：「怎麼了？怎麼了？」

白健從地上爬起來，喟然地說：「我本來不想殺死她的，但我却差一點被她殺死。張錦伯說得不錯，她眞是一個可怕的人物。」

秦剛也喟嘆着說：「張家燕告訴我們，說黃娜是危險人物，我們還不相信呢。」

白健神情微微一楞，喃喃地道：「是張家燕要你們來的嗎？」

秦剛和小趙點了點頭，白健却黯然傷神地搖搖頭，張家燕的深情使他感到痛心。

「呀！」高琴突然大叫一聲。

秦剛和小趙也相繼紛紛嚷道：「小白！你左肩中彈了。」

白健低頭一看，左肩窩處正在汩汩流血，他先前竟然沒有感覺到。現在他感到有些痛了。他苦笑着說：「大秦！打電話報警吧！這一槍可以使我省不少口舌。在星城自衛殺人是完全合法的。」

（全文完）

徵稿啓事

「武俠世界」將進行一連串的改革，俾使能與時代同步。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作家讀者惠稿支持。

㈠凡武俠、偵探、奇情小說，都在歡迎之列。

㈡字數分九萬字；三萬字；一萬字三種，一經選刊，稿費從優。

㈢故事內容精彩，本刊會考慮以單行本編印發行。

武俠世界編輯部

短篇靈幻故事

金蛙蛙

歐陽風・文　可飛・圖

羊菊子正在拜祭亡夫。

山畔這棵古榕形狀怪異，它像金盆般分了三亭，上層枝葉繁茂，中層孤零零幾株禿枝，下層則像兩把梯級，好怪！

馬雲龍正爲這奇樹所吸引，陡聽得貓叫聲狗吠聲急响，一隻大黑貓從村屋那邊飛奔而來，後面兩隻花狗分左右狂追。那黑貓又驚又急，奔到臨近，一雙前爪似在沙地上滑跌了，那兩隻大花狗堪堪撲到，馬雲龍眼見黑貓危急，心有不忍，猛地暴喝了聲：「滾！」

兩隻花狗陡然窒步，那黑貓就在這一刹那，前爪伏地，後脚躍起，跳上了榕樹主幹，幾個縱躍，溜到一株橫枝上喘氣。

馬雲龍身手敏捷，早就抓到一椏樹枝，護着身週。那雙花狗目露兇光，一時瞪着他；一時又望上面的黑貓，唁唁怒吠，一人兩犬再加上死裏逃生的黑貓，就這麼僵持着，時間好像凝住了。

乍聽得樹上傳來嘶嘶聲响，一條人臂般粗的大蟒正從樹頂蜿蜒而下，黑貓全身震動，眞個是上有蛇下有追兵，欲逃無路了。

馬雲龍急忙中抓起塊石頭，朝那蟒蛇擲去。「卜」的輕响，那石頭不錯是打中了蟒身，但大蟒粗壯，足有十多呎長，渾不把石子當一回事，牠這麼捲着樹幹下來，很快就到了榕樹中亭，離開黑貓只有幾呎。

黑貓進退失據，淒然悲呼，却在此時，牠眼前金光晃動，斜刺裏有隻小金蛙跳了起來，就擋在黑貓和大蟒中間，那小金蛙只有一塊錢幣那麼大小，全身金光閃閃，一雙眼睛則是黃色的，小金蛙一出現，大蟒不再前進了，綠幽幽的巨眼閃爍不定，似對那小金蛙心存顧忌。

那金蛙「咕」的一聲，彈跳而起，金光在半空閃動，瞬間就到了大蟒前端。大蟒巨口暴張，向金蛙噬去，要把牠吞進腹裏。那知金蛙這一跳，只是虛招。一翻筋斗，避過了蟒口，「篤」地一撞，疾朝大蟒左眼撞去。與此同時，又向蟒眼噴了氣，然後向後翻倒，躲開了

那大蟒左眼吃痛，吃了一驚。不敢輕敵，爲求自保，蛇尾揮動，向金蛙所在狂掃，掃得枝葉震動，啪啪有聲。牠掃了一會，眼見再沒動靜，撇下了黑貓，撤退了。

馬雲龍嘆了口氣：「小金蛙，許多人也比不上你啊！」他神態緊張時，就喜歡用左手食指一抹鼻下，兩個鼻孔「活」然發出輕響，花狗感覺靈敏，望着他這動作發愣。

忽聽得那黑貓低叫，樹枝上金光再現，那小金蛙直墜而下，落在左方那花狗頭頂，嘴巴開動，狠狠咬了一下。那花狗吃痛，一扭頭就欲反噬。小金蛙早已躍起，又跳到右邊那花狗背上，撞牠一把。

馬雲龍見金蛙發難，不暇多想，抓起一塊尖石擲中一狗鼻頂；跟着樹枝拍出，另一隻狗鼻子亦吃了一棒。兩狗隻「汪汪」的低嘷了兩聲夾着尾巴逃走了。

馬雲龍拋下樹枝，已見不到小金蛙，料牠是功成身退了，便向黑貓呼喚：「沒事啦，金蛙救了你，你自回家去吧。」

別了黑貓信步就向山上行去，心中暗忖：自己本領可比小金蛙不如。唉，若有能耐，又怎會待業兩個月還找不到工作呢？

一面自怨自艾，一面信步登山，上到高崗，一股灰焦味飄來，馬雲龍左手食指下意識地一抹鼻孔，嗅到那是焚化冥鏹的氣味。放眼望去，瀕海的一列列山墳，不少人正在掃墓，這才赫然醒覺，重陽秋祭的時節到了。

他轉身前行，穿過疏落的樹叢及亂石堆，倏見山坡上情形特異。朝陽映照下有座新墳，孤零零地隆起。墳前的石碑只用了塊單邊磨平的麻石，就連名字也是用紅漆寫的。那顯然是尚未修妥的新墳墓。

那石碑上擺放了鮮花，是黃菊包着金百合，有位黑衣人跪在拜台上。背向着馬雲龍。就從背影看，長髮披肩，腰肢盈握，是位女子。

馬雲龍突覺衣袋抖動，一縷金光彈跳而出，幾個縱躍，見到那小金蛙躍上了石碑之上，就蹲在金百合上面，一雙黃眼睛頑皮地閃動，瞪着那黑衣女子。

那女子全身顫動，跟着喃喃呼喚：「無畏，無畏，是你麼？可想得我好苦！」只見她向小金蛙拜了三拜，盈盈站起，雙手就要去捧那小金蛙。馬雲龍此時依稀瞧見石碑上幾個紅字：府君金無畏之墓。

却在此時，山坡下步聲雜沓，小金蛙「咕」地叫了聲，從那女子雪白的雙掌中躍出，在她頭頂上停留一刹，一陣風般躍上樹頂。馬雲龍也預感到局面不尋常，輕移脚步，躲在一塊岩石後面。

人聲漸近，七八個鄉農般打扮的人，當中有兩個中年婦人，他們拿着鋤頭、竹耙，扮作「山狗」模樣，朝那黑衣女子圍攏。那女子回過頭來，柳眉星眼，高鼻小嘴，容貌嬌美，臉色稍爲青白，只聽她輕聲道：「掃一座孤墳落葉，要勞動這麼多阿叔阿嬸麼？」

當先一個壯漢破鑼般叫罵：「姓羊的，找得我們好苦，還要我們老闆誦阿彌陀佛，這三個月，妳躲到哪兒去啦？乖乖的，跟我們走一遭。」

那女子咳嗽了一聲，雙手撫着心胸搓了搓，一頭就朝那壯漢衝去，那壯漢冷笑伸手。但她這一衝只是虛勢，一扭身就向亂石崗飛跑。

那班人早有準備，兩男一女已攔着去路，乍見那農婦右手一揚，一方手帕拂向那女子鼻端，那是沾有哥羅方的迷魂帕，那女子悶哼聲中，倒伏在一個漢子懷中，帶頭那個壯漢右手舉起，口中嚷道：「唉，金太，那又何苦呢！金先生人已死啦，妳哭得人都暈倒啦！快，我們送她到醫生處，快，救人要緊。」

原來，他們連擔架床也帶備了。七手八脚，就把金太揪上了擔架，匆匆下坡而去。

馬雲龍行近石碑細看。不錯，府君金無畏之墓。那女子應是這墳墓主人的太太了，聽那壯漢說，她躲了三個月，躲到哪兒去呢？唸阿彌陀佛的老闆又是誰？他們又爲甚麼要擄走這位弱質女郎？

心中一連串的問號無法解答，他好奇心更盛了。眼前金光再現，那小金蛙已從樹上跳了下來，伏在那朵金百合上面，若有深意地瞪着他。馬雲龍心念一動：「金蛙蛙，我不會傷害你，我們做個朋友吧？你不反對？」

說也奇怪，那金蛙「咕」地點了點頭。馬雲龍跟着道：「這金太給人擄去，也不知會不會受苦。你要跟我聯手去救她？是麼？」

金蛙這次却並不點頭，一雙黃眼睛眨呀眨的，似在嘲弄他膽子不夠。馬雲龍豪氣陡生，一拍胸膛：「你估道我會怕死？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哼，我看你才怕死！」

他一伸手，就欲把金蛙捉住。但心想：既是朋友，就該敬

重。手指並不觸及金蛙，只是把牠連那朶金百合一併揣起。

小金蛙一動不動，似對他的做法默默讚許。馬雲龍見到手中的金百合，聯想到百合蓮子，再聯想到食物，腹中就覺飢餓，金蛙似明其意，驟然彈跳，躍到亂石崗去，但隨即回頭凝望。馬雲龍移步跟上，金蛙一步一回頭，就這麼一前一後，鑽出樹叢，瞬間就到了一座大墳近處。

掃墓的一羣人剛離去，兩個「山狗」正欲俯身拾取供桌上的祭品。忽然金光閃耀，金蛙就在他們的眼前竄動，大翻觔斗。兩個「山狗」吃驚，丟下手中鋤耙，急忙以手護臉，那金蛙躍動加速，又咕咕鳴叫，嚇得兩人大叫「有鬼」，倉皇遁走。

馬雲龍忍住了笑，抓起供桌上一塊鬆糕，慢慢咀嚼。金蛙爬到擺放茶杯酒杯之處，的確古怪，倚着酒杯，緩緩啜酒，連啜掉三杯，小肚子鼓鼓脹起。馬雲龍再也忍不住：「哈，小朋友，你還有甚麼花樣沒耍出來？」

他話沒說完，不遠處鑼聲鞭炮聲交雜，一大羣人蜂擁而來，隱隱聽到領頭的暴喝：「鞭炮嚇牠不走，你們就淋糞好啦，上啊！趕鬼驅邪去也……」

擄走了掃墓女子

馬雲龍衣領一緊，顯然給甚麼拉了一把，有個聲音響起：「走！」

他反身正要逃，那羣人來得好快，人未到鞭炮經已擲到……鑼聲吵耳。若給這班人逮着了，糟透！危急間，一團白霧自金蛙口中噴出，由小而大，由稀轉稠，白茫茫中再分不出哪兒有人，哪處是墓。馬雲龍乘機脫離險境。

跑了好一回，他停下來喘氣，手上的金百合經已丟失了，他嘆了聲：「好險！」小徑中枯枝上見到金蛙俏皮地盯住他。馬雲龍若有所悟：「小朋友，提醒叫走的是你，噴霧的也是你，你是人，還是蛙？」

金蛙躍到一塊岩石上，側頭仰望。馬雲龍循牠目光中瞧去，那是座山峯，山峯上隱隱有座建築物，似爲倉庫。這山峯孤獨地聳立北區，倒挺……

他忽有所悟：「金太太困在上面？」

金蛙點頭，瞪着他的眼神似含有熱切的祈望。馬雲龍從一早晨開始，所遇的怪事接二連三，均與這金蛙有關，他本想着自己自顧不暇，多管閒事無益，但一念到那黑衣女子楚楚可憐的神態，心中就有股勇氣湧上來。

「去吧，看有甚麼方法把她救出來！」

金蛙領路先上，牠走的是後山小路，曲折崎嶇，好不容易才攀上那倉庫後面，此時中午已過，正門大草坪上泊了客貨車、貨車，還有私家車，那是存放傢俬的貨倉。倉門和四周有大漢站崗。

倉後茅草比人還高，金蛙躍上窗框，馬雲龍亦伏在草叢中向內張望，嘿，裏面坐着站着好一班人，有個大胖子坐在當中，圓臉祥和地歡笑着，右手捏着串唸珠，輕聲誦唸：阿彌陀佛的佛號。

那黑衣女子背向後窗，看得見她一雙手是給綁着的。大胖子笑容只增不減，徐徐站起：「阿彌陀佛，你們好好招待金太，待她清醒了，或許就記起來啦！嘻嘻嘻。」他雙手合什，慈祥地點了點頭，轉身而出。

當中一位那中年婦恭敬地說：「波叔，你放心，這小娘子敬酒不喝喝罰酒，我們會好好招待她的。」

那波叔誦唸阿彌陀佛加重加快，道：「不，不，阿彌陀佛，瞧她弱質纖纖的，三姑，你們切莫難爲她啊！」

在衆人擁簇下，大胖子波叔出門上了私家車，下峯去了。

那三姑回轉身來，一臉奸笑：「羊菊子，咱們波叔對你夫婦，可說仁至義盡囉，金無畏撞車逝世後，他老人家唸經更虔誠啦。妳說出來吧，那佛像藏在哪兒？」

「甚麼佛像？無畏在生前可沒向我提過。」

三姑嘿嘿冷笑：「妳若非心有鬼，怎會躲藏了三個月？連影兒都找不到，別裝蒜啦！」

「三姑，我早對波叔表白過了，無畏車禍橫死，我把後事草草安排，心灰意冷，到齋堂靜修去哪。」

三姑身畔一位鬍子大漢暴喝：「靜修個屁，妳想騙誰？你可知道那佛像挺值錢，但誰也別想獨吞了！」

三姑一擺手：「阿根，別忘了波叔的教誨，我們擾攘了半天，大家肚子都餓了。金太，先喝點

甚麼的，潤潤喉，或者會記起小夫妻兩口子夜半無人私語時，他跟你說過的話。」

這夥人做事挺快，飯桌開了，更有人把飯盒子送到站崗的去。另一位婦人又湯又飯的，要餵羊菊子吃，給她搖頭拒絕了。

那叫阿根的扒了幾口飯，一雙眼睛色迷迷地朝羊菊子身上掃呀掃的。跟着霍地站起：「三姑，你們娘兒怕難爲情的就避一避，這小娘大概身體和腦瓜子都塞着了，我給她通一通，她就甚麼都記起來了！」

當下，阿根把上衣脫掉，走到羊菊子身前，沉聲道：「娘們都出去，我給她點刺激，她靈魂兒該回歸啦！」

羊菊子嚷道：「阿根哥，你跟無畏是兄弟，他死了你不想辦法報仇，却來欺負我這寡婦，九泉之下，你有臉再見他？」

阿根左手一抓，已把她的上衣扯脫，羊菊子肩膊裸露，正面也自然是坦蕩蕩，無遮擋了。阿根瞧着猛吞口涎，喃喃道：「報仇？無畏是想窩裏反，給自己人撞死的。這個仇怎報？妳快把藏寶的地點說出來，不答應麼，可別怨我玩完之後，叫弟兄們輪着上。」

阿根右手前伸，就欲施祿山之爪，羊菊子一口痰吐在他臉上，豁出去了：「你殺了我吧，你們連無畏也殺了，怎會放過我。」

阿根猙獰地一抹臉，便欲開硬弓。却有兩個漢子趕上來攔着他：「根哥，弟兄們可沒答應讓你先嚐的。公平點，我們大夥抽籤定先後。」

三姑跑進來打圓場：「金太，妳可別當眞，阿根是鬧着玩的，他要動妳一根毛髮，我也不放過他，嗯！」

「你們把我殺了吧，甚麼佛像可和我沒一點關係。」

三姑把阿根拉到後面，悄聲道：「別急，波叔是要佛像的所在，你弄得她咬舌頭自盡，那可就斷了線索。」

她的話，蹲在窗外的馬雲龍全聽到了。把來龍去脈一琢磨，料得那金無畏是負責把一個佛像從水路或陸路帶到香港，不知甚麼原故，把它藏起來，就因此遭車禍橫死，波叔那批人是要在羊菊子身上獲知佛像的下落。

却就在這一刹，金蛙跳上窗框，張口呼叫。這次不是「咕咕」，而是「哇哇」的叫。羊菊子轉過頭來，又見到金光，待聽到「哇哇」連聲，驀地靈機一觸。

「三姑，我記起來啦，但我要跟波叔面對面講，若不答應，妳就打死我好了。」

三姑走近，凝視着她：「金太，妳不是開玩笑？波叔是大忙人，是不准別人戲耍的，妳知道？」

「不騙妳，我是記起來啦，但是要得波叔答應，你們找到了，別再騷擾我。」

「好，好！那我請波叔回來。對不起，妳這上衣麼，還是先穿回的好。」

三姑拿起「大哥大」，過了不久，波叔在兩大漢保護下，又回到了貨倉。

「波叔，我記起了無畏提說過一處地方，但你得答應，我說出來，你放我走，以後各不相犯！」

波叔拈着佛珠，起勁地誦唸阿彌陀佛：「成，成，我絕沒一點惡意，找到了佛像，妳吃妳的齋，修行去，絕不會再有人騷擾。」

「阿根他們要侮辱我，怎麼辦？」

「阿彌陀佛，他們祇是惡作劇罷了，不會再發生了，放心。」

「好，就在這衆多人面前你叫我放心的，我相信你。波叔，無畏曾提過一處地方，蛙蛙谷！」

波叔心頭顫動，手指撥動唸珠就更勤了：「阿彌陀佛，蛙蛙谷，這地方可不尋常啊！多謝妳啦。」

波叔滿臉堆笑地站起來：「阿根，大夥兒得準備一下，咱們要到蛙蛙谷去。三姑，這兒就由妳主持，牛仔、蝦頭跟你。聽着，找到了佛像，每人都有花紅，守貨倉的也有一份。」

「喂，喂，波叔，你還沒放我。」羊菊子在叫。

「唔，是這樣的，爲穩當起見，佛像找到了，我就吩咐三姑放人。這樣吧，先鬆綁，妳可別亂走亂叫。」

波叔率領人馬，部署尋寶去也。

三姑鬆了羊菊子綁手的繩索：「哼，若是報假案有得你嘆的，蛙蛙谷毒蛇滿佈，妳要是打誑騙波叔，我會把妳抛下山崖去。」

牛仔和蝦頭想的又是另一套，蝦頭道：「那金佛價值連城，拿波叔兩成分花紅給我們，數目也不少哩。」

三姑斥責：「喋聲，甚麼金

佛，甚麼價值連城，都不准講。這寶物挺邪門，金無畏好端端的，一沾手就惹禍，連老婆也被牽進去了，還多口作甚？」

牛仔道：「三姑，這兒又沒外人，聽說那是照武則天模樣鑄造出來的佛母像，全世界就祇有一個。」

蝦頭插嘴：「金佛底部有文字，刻着大周則天皇帝監造八個字。聽說值過千萬，不知是眞是假？」

三姑把話題岔開：「金太，別聽傻小子胡言亂語。波叔那麼緊張那座佛像，不過是想用來拜祭誦經罷了。他倆說的都是鬼話。」

一說鬼就眞個見鬼，三姑他們見到倉口正門一叢茅草樹葉高逾一丈，伸出兩隻五六尺長的枝臂，直闖進來。牛仔最膽小，大叫：「樹精草怪！」匆匆找地方躲藏，不敢再望。

倒是蝦頭大膽，木棍一抖，喝道：「甚麼人？站住。波叔的地盤，也敢來胡鬧！」

那鬼怪心窩內金光一閃，小金蛙彈跳而出，在蝦頭持棍的手腕一碰，蝦頭窒了窒。金蛙再跳到他鼻頭上咬了一口。在他吃痛時，那鬼怪一樹枝拍下來，蝦頭中招，暈倒了。

三姑手忙腳亂正不知所措，又給攔腰掃到，癱在地上。等到連牛仔也收拾了，金蛙已跳到羊菊子懷中，她正在雙手捧心按捺：「是你，你又來了，金蛙蛙！」

那鬼怪脫去了頭上的茅草枝葉，噓了口氣：「金太，你受驚啦？」

「你是誰？這金蛙蛙是你養的？」

這人正是馬雲龍，他扮作樹怪，終於以寡敵衆，把看倉三個人打倒。他隨即用葉草塞住三姑三人的耳朵，這才指着金蛙道：「我叫馬雲龍，待業記者，是牠帶我來救妳的。」

羊菊子撫摸着金蛙：「無畏，你沒忘記求婚時對我的盟誓，變作小蛙也要前來相救，嗚……」

馬雲龍一擦鼻子，神情尷尬。這檔口她還夾纏着甚麼盟誓舊約的，要命！

幸好羊菊子及時醒覺：「他們找不到佛像，回頭就要對付我，我們怎辦？」

「妳換上三姑的服裝，我們扮作是砍柴的，到蛙蛙谷去，看他們怎搞？。」之後，他們把三個人綑綁了，並取了三姑那具無線電話機，趕往蛙蛙谷。

那蛙蛙谷位於新界東北，兩旁是沼澤，祇一條路進出，入口處兩面夾壁。羊菊子沿途摟着金蛙，喁喁細語，有訴不盡的痴情話。偶而問及馬雲龍與牠相遇的經過，聽後喟然道：「他曾讚美我比貓兒還柔順，喚我作貓貓。唉，他救黑貓就象徵救我啊！嗯，不好意思，救我的還有你，馬先生。」

泥路上，他們發現了許多車胎的痕跡，將抵夾壁，半空中傳來軋軋聲響，馬雲龍一拉羊菊子衣袖，搶到一棵樹下，藏起身來。祇見一架直昇機在谷頂徘徊，低飛時撒下黃色粉末，似是雄黃、琉璜之類驅蛇藥物。

夾壁上有棵老樹，。馬雲龍扶携着羊菊子攀了上去，濃密枝葉那一邊剛可俯視谷內。此時谷內車聲人聲蛇聲雜沓。無數的蛇兒，嗅到了琉璜氣味，嘶嘶哀鳴向谷外游走。車隊中，有波叔的轎車，有吉普車和貨車。除了那輛車之外，吉普和貨車中人，膠手套、膠長靴、更用布蒙了頭頭，祇露出眼鼻。他們有的執着噴射筒，噴毒霧驅蛇；有的手持鋤頭、鑽土機；拿棍子的則見蛇就打。車隊在谷中兜圈，遍地蛇屍蛇血。

咦！蛙蛙谷怎可少了毒蛙？這夥弱小動物，平時大多是毒蛇的食糧，這下子老巢被搗，牠們連棲息的災穴都保不住啦。

此時，谷中蛇兒接近肅清，各車輛車頭燈和早就預備的螢火燈亮起，十多個大漢從車隊跳下，開動了鑽土機，或揮動着鋤頭，四處發掘，當然是要找那佛像了。

羊菊子到這時才記起三個多月前，金無畏奉波叔命到西安押一貨卡舊陶器到廣州，抵達廣州之後，又交代他循特定關卡把兩具陶像直駛返港。回到新界，金無畏才發覺有人跟蹤他，他擺脫了跟蹤車輛。這才注意到兩具陶像，表面泥色有異，輕重相差甚遠，他輕輕擦去那顏色較淺的陶像臉上的汚泥，赫然見它雙眼鑲了巨型貓眼石。他遂起了掉包之念，找個相似的陶像，湊合着交到峯頂倉庫充數，當晚他回家提及此事，第二天就遭到不幸了。

一想到淒涼處，羊菊子啜泣：「那佛像是害人東西，該報警交官方處理。」

「殊！輕聲點。給波叔他們聽

到了可就麻煩。」馬雲龍擦了擦鼻子。夕陽斜照下，他才見到谷口豎了塊小牌子，告示指蛙蛙谷乃自然保護區。他福至心靈：「對，報警！妳用『大哥大』，以三姑的名義報警。波叔他們用直昇機和汽車破壞自然保護區，犯了法。」

泥塗陶像有古怪

羊菊子飛快地按了三個九。報警之後順手把無線電話熄掉。過了不到十分鐘，空中有飛機射燈掃射着谷底，廣播器在呼籲下面所有人速速停止行動，放下工具投降，警車和大批警察已包圍谷口，反抗是徒勞的。

果然，十多輛警車開到，谷中人已被陸空包圍。此刻，波叔排衆而出，高聲解釋着：「誤會，誤會。我們是殷實商人。到蛙蛙谷來祇爲了保護青蛙，別無他意。」

警方以强勢鎮壓住場面，谷中人車均被扣押，波叔解釋不獲接納，人和車都被帶返警署，麻煩可大了他。波叔這一趟賠了夫人又折兵，阿彌陀佛沒保佑他，他手上那唸珠得換一換啦！

擾攘一番，月亮已升起，偌大的蛙蛙谷寧靜清冷。樹上的兩人又有個新發現，就是見到金蛙一張口，就有一串串蚊子被牠吸進腹中。因此，週遭方丈範圍，再沒飛蚊叮咬。

羊菊子長嘆了聲：「小金蛙，就算你能幫我渡過危難，但那佛像再也找不回來，人死了亦不會復生！」

金蛙一反常態，「咕咕咕咕」不停地叫嚷，跳到大樹主幹六七尺之處，不住地打轉。金影晃動，轉了好一回，倏忽鑽進一個樹洞之中，又「咕咕咕」叫得更響。

事有蹺蹊，馬雲龍欲查個究竟。這主幹六七尺之處，站在下面高不可攀，須得攀上橫枝上，側身摸索才可找到金蛙鑽入的洞口。

月色下却給他發現到秘密，原來樹皮上有個暗縫，用手指掀開，一層樹皮之下，當中有個空洞。裏邊金光耀眼，金蛙就伏在一個陶像頭頂。這個有人爲它死亡又有人被拘捕的寶物，赫然藏在內邊。

馬雲龍把這個發現告訴羊菊子，並攙扶着她察看，又徵詢她怎生處置這佛像？羊菊子凝視着金蛙，吐了口氣：「天意如此，先把它搬回齋堂去，再作打算吧。」

於是，兩人合力把陶像取出。這陶像高約一尺半，重逾十公斤。一般陶器沒那麼重，那顯然是金佛出土之後，給人塗上了泥巴，以防止秘密外洩的。馬雲龍把陶像扛上肩頭，羊菊子揣了金蛙和「大哥大」，領先帶路。繞過崎嶇山徑，行行重行行，抵達一荒僻之處，這兒有所竹搭的棚房羊是羊菊子靜修的地方。

住持是羊菊子的長輩，她因此分配有較寬敞的房間。

陶像一雙眼睛，在油燈下反光。馬雲龍用手把陶像的泥土抹掉。金光燦然，那是眞金鑄造的觀音像，但又跟常見的觀音像有異。除了一雙眼睛是巨型的貓眼石之外，眉心智慧之眼鑲了紅寶石。更奇的是面相隱隱然有權貴氣派。當他們設法把陶泥都清掉後，看清楚了這佛像外表似觀音又似唐朝的貴婦，羊菊子記起蝦頭的話——這佛像是以武則天作樣本監鑄的。翻開底部一看，刻有大周則天皇帝監造等八個篆文。

却在此時，無線電話響起，菊子按一下掣，那裏傳出口音：「喂，喂，我們是富豪拍賣行，經由三姑推薦，據說從昭陵出土的金佛像是在羊菊子小姐手中，這金佛像若交本行拍賣，底價會是五百萬至一千萬元美金之間，懇請物主與本行聯絡。」

菊子關了無線電話機。

眼前的馬雲龍，經金蛙這麼啓發開導，可就是自己未來的依托。但他畢竟是另一個人；一個因報社結束需找尋出路的人。

她向馬雲龍提出了三個方案：一是把佛像交給國家博物館；一是就把它收藏在齋堂裏，兩人種菜種花，平淡地過生活，最後一個是交給拍賣行拍賣，得一筆鉅款，遠赴海外，雙宿雙棲。

這一切，得由馬雲龍作決定哪。

（完）



迷茫

沈西城・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大學四年級學生賴振鳴獨自一人去大嶼山旅行，曾寄給他哥哥一張明信片，告訴他四月七號會去登山，可是十八號尚未回家，與他平時說一不二的作風有異……小方把此事告訴胡木教授，因教授有現代福爾摩斯之稱，於是，小方便帶胡教授去看賴振鳴的日記，希望找出蛛絲馬跡，胡教授根據他一向堅持的三項原則大膽假設……

胡木教授從紙袋裡拿出幾本小說，把其中一本交給賴謙：「看看偵探小說，訓練一下腦筋，對找尋小賴大有幫助呢！」

小賴對旅行一向蠻有興趣。利用春假，來一趟旅行，在小賴而言，是最好的娛樂。個人旅行，旅費有限，而且無牽無掛，自由自在，大可充實知識和陶冶性情。

小賴有一個計劃，就是寫一本小說。

小說的情節，大概已想好，可動筆了，總覺不滿意，於是就想到藉旅行來增加靈感。

兩年前，也曾來過大嶼山，在寶蓮寺住了一個星期，跟僧侶們一起過活。

看到佛相莊嚴，梵音裊裊，小賴頗有出家之想。

那時，小賴剛失戀。他的女朋友投進了別人的懷抱，一時之間，天地萬物有如逆轉，令小賴萌生輕世之念。寶蓮寺的靜謐肅穆，讓小賴奔騰的心情漸漸平伏，他想到了賴謙。

如果自己就這樣死了，賴謙一定很傷心。

在寺內，他看到了一本日本人寫的小說，內容勸人不要把愛情看得太重，因為天地間，還有許多其他的情誼、友情、兄弟之情，都可填補愛情的流逝。

得到了這本小說的啓示，加上僧侶們的規勸，小賴逐漸打消了謝世之念，轉而積極地看佛經，且化悲憤為力量，將失戀的過程，一一記在日記裏。

心目中的那本小說，就是自己的寫照。

為了不讓人知道失戀的事，小賴把記載失戀的日記穩妥地收放在銀行的保險箱裏。舊地重遊，他不打算再棲住寶蓮寺。

在寺外溜了一匝，就下山離去。

這時，夕陽已低垂，月亮從樹梢那裡露出了頭。

小賴一向不愛住旅館。

儘管大嶼山一帶，為了方便遊客，建了不少渡假屋和小型旅館，小賴連正眼也沒看過一眼。

小賴的如意算盤是最好能投宿人家，如果投不成，那就索性在郊野公園那一類的地方，找個有蓋的亭子過一宵，反正身邊帶了睡袋，不怕着涼。

他慢慢地朝貝澳出發。

到了貝澳，太陽已沒了頂。

他一個人慢慢地走着，一邊想着往事。

露宿荒郊　迷失方向

貝澳是他傷心的地方。

兩年前，他常跟女朋友來遊這裏。

他的女朋友阿娟，是一個長髮姑娘，明眸皓齒，是一個富有魅力的女性。

她好動、活潑。

小賴則沉靜，寡言。

在性格上並不太配合。

即使在外形上，也差得遠，小賴那種神經兮兮的模樣，跟時代感脫了節。

因此，沒有人看好小賴跟阿娟的往來。

現在，祇剩下自己一個人，小賴坐在路邊的木椅上，不禁發怔。

小賴慌忙打開背囊，將大縮骨傘撐開。

雨不停的下，看來沒有停歇的迹象。

「糟糕！」小賴不禁暗暗叫苦，他所處的位置，是一座山坡，周圍無人煙，而天色越來越黑，難辨方向。

「怎麼辦呢？」他不禁連連叫苦。

正在這時候，遠處出現了一條人影，定睛看，是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雖然已邁入中年，卻是清秀脫俗，看得小賴整個人都呆住了。

「先生！你要去哪兒？」那個女人住了腳，好心地問。

「我是來旅行的。」小賴低低地答：「不過，好像迷了路。」

「呀！」女人嘆了口氣，臉上湧現了同樣的神色：「那你打算怎麼辦？」

「原來……」小賴指指自己所在的位置：「我是打算在這裏露宿的，不過……」

「對呀！這場雨看來很難停，睡在這裡，準着涼呢！」女人關懷地。

「那麼，這附近可有旅店？」小賴問。

「有是有，不過房租不便宜，要五六百塊。」女人說完，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小賴一眼。

小賴的口袋裏，大約有一千二百元，付了房租，就祇剩八百元。

他不由得躊躇起來。

「這個嘛……」他喃喃地。

「是不是嫌貴？」

「噢！」小賴點點頭。

「如果不嫌棄，到我家裏來好了。」半晌女人這樣說。

「甚麼？」小賴怔了怔。

「我家裏有空房間。」女人說。

小賴看了女人一眼，五官端正，舉止優雅，不像是壞人，他的心就寬了下來。

「好吧……謝謝你！」小賴打了傘，跟在女人的背後。

兩個人一前一後，在雨中向前慢慢走。

走了一程，女人率先下坡。

小賴跟着，越過女人的頭，他看到了海。

「呀！美麗的海！」小賴的詩興發了。

那女人却是連一點感覺都沒有，急急地下坡。

這樣又走了一程，遠處出現了一幢兩層高的洋房。

「到了！」那女人低低地說。

小賴定睛一看，穿過雨幕，依稀辨得那是一幢頗為古舊的洋房。

這時，洋房的大門口正佇立着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子，一看到女人，就揚起手。

「老爺！我們有客人！」女人應和着，伸手向後指着小賴。

那老頭子白了走近的小賴一眼，沒說話，轉身就朝屋裏走。

「進來吧！」女人說。

小賴跟在女人的背後，進了屋。

跳進眼簾的是一個小花園。花園裏，沒有甚麼鮮花，祇有高高的雜草和一棵棵的松樹。

小賴被引進了一個房間。女人笑了笑，退了下去。

房間很靜，很清潔，小賴把傘子擱在角落的竹簍裏，剛坐下，那女人又進來了。

「請用茶！」她把手上的茶杯朝几上一放：「外子剛回來，我要服侍他，你先坐一下。」

女人說完，離開了房間。

小賴喝了口熱茶，精神為之一振。

跟着細細地打量房間的佈置，但見窗明几淨，充滿優雅。

東面牆上掛了一幅黃賓虹的山水畫，西邊牆上則懸了幅掛屏，居然出自文徵明之手。

小賴覺得自己蠻有運氣，出門遇貴人。

如果不是碰到好心的太太，那麼今天晚上就要露宿荒野，露宿風餐！

他心裏一動，想到要寫日記。

得好好地補一筆。

女人帶路　大屋棲息

他拿出日記簿，正想動筆，忽地門外有異聲。

定眼一看，門不知甚麼時候被打開了，一個身材頗高的男人閃了進來。

那個男人，有着烱烱生光的大眼睛，望着小賴的時候，令小賴有一種不安的感覺。

男人走到小賴的身邊坐了下來。

「內子跟我說過了，我姓龍，」男人率先開了口：「歡迎你到舍下來。」

接着下來，那男人便喋喋不休地說着一些不着邊際的話。

小賴看了男人一眼，沒法看得出男人的年紀，但在感覺上，似乎要比他的太太少上好幾歲。

那男人一直往下說，一會兒說天文，一會兒說地理，弄得小賴暈頭轉向。

這時候，小賴開始覺得這個男人神經有點兒不大正常。

那男人雖然說得條理不清，但串連起來，也勉强理得出一個輪廓。

姓龍的是一個農夫，每天到屋後的田地去種菜，跟太太和老父一同住在這間大屋裏。

老父年紀雖大，身體不錯，雖然是一個啞巴，頭腦却異常清晰。

這時候，房門又打開了，那女人捧着一盤食物走了進來。

盤上雖然不是甚麼山珍海味，但也有雞、有魚。

小賴餓得慌了，拿起筷子就扒飯。

「怎麼？好吃嗎？」那女人問。

小賴一逕地點頭：「好！好！那是我吃過的味道最好的小菜。」

女人滿意地笑了。

「慢慢地用，不夠，叫我！」她指指角落几上的小鈴，作了一個搖的手勢。

「嗯！」小賴連開口的時間也沒有，因爲他嘴裏塞着一塊肥美的雞肉。

女人笑了一下，在他對面坐了下來。

說也奇怪，姓龍的男人雖然很多話說，但對住自己的妻子，却連半句話也沒有。

夫妻兩人祇是定定地望着小賴吃飯，除了眼皮偶爾跳動一下外，就沒有別的動作了。

小賴總覺得這對夫妻有點怪，不過想到祇有投宿一夜罷了，也就再不放在心上。

吃完了飯，女人連忙收拾，捧了那個木盤子，離開了房間。

然而，姓龍的男人却沒有去意。

「喂！吃了飯，洗個澡，好不好？」男人說。

「洗澡？」小賴怔了怔。

「對呀！你淋過雨，不洗個熱水澡，那可不行的，來來來！我帶你去，包保你滿意。」男人興奮地。

小賴點了點頭：「我有點兒傷風，熱水浴大抵可以治病呢！」

「對了！年輕人身體好，洗一個熱水澡，包保病症遠走高飛！」男人殷勤地。

那男人十分誠懇地拖着小賴的手，離開了房間。

房間外是一條長長的走廊。

走廊的天花板，掛着兩把吊扇，看來，都是民初時代的東西了。

兩個人踏足在走廊上，發出「勒勒」的聲響。

走了大約一分鐘，才把那條長走廊走完。向右一拐，見到了一道大鐵門。

男人伸手推開鐵門，裏面黑黝黝的，伸手不見五指，小賴不禁凜然心驚，他想到了武俠小說裏的「黑店」。

幸而男人立時扭亮了電燈，在燈光的照耀底下，他看見了一個大木桶，放在房間的中央。

房間四壁都是磚牆，地板橫放着木條，便於放水。

「來吧！浸一下！你就會舒服多了。」男人笑了一下，走到角落。

角落是一個火灶，燒着一缸水。

開始冒煙了，男人用木杓一殼殼地把熱水倒進木桶裏。

這樣過了三分鐘，木桶滿了水。

「進去吧！」男人說。

小賴從來不曾進過這種舊式木桶浴，一時之間，有點不知所措。

他想脫衣服，但看到男人定定地望着他，又有點兒不好意思。

男人會意，指了指地上的一張小櫈子：「脫了衣服，用這張櫈

子墊脚，跨進桶裏，還有！這裏有毛巾。」他又指了指牆上的木架子，那裏掛了幾條大毛巾。

「謝謝。」小賴謝了。

男人離開了浴室。

小賴用最快的速度脫了衣服，爬進桶裏。

水很熱，把小賴蒸得大汗淋漓，但他想到了一句老話「熱水可驅風邪」，就强忍住了。

這樣熬了大約十五分鐘，水開始涼下去，小賴也覺得夠了，就爬起來，準備去拿毛巾。

就在這時候，浴室的門被打開了，那女人像一陣風的閃了進來。

「呀！」嚇得小賴慌忙拉了條大毛巾裹住自己。

「對……對不起！」女人尷尬地：「我……我來帶你上客房。」

「謝謝！」小賴點點頭。

「快穿衣服！我在門外等你。」女人離開了浴室。

小賴匆匆穿回衣服，走到門口。

女人引着小賴走過剛才的長廊，向左一轉，開始上樓梯。

「咦！」小賴狐疑地：「剛才的……」

「呀！樓上的客房比較清靜，」女人解釋着：「小心樓梯，慢慢上！」

小賴躺在床上，龍姓男子爲他看病。

爬過了樓梯，來到了客房。

面積有一百多呎，十分清雅。

女人替小賴理好了床被：「早點休息吧！洗水間在門前。」

「謝謝！」小賴由衷地。

女人離去後，小賴開始記日記。

之後，就躺倒床上，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天，睜眼醒過來，房間一片幽暗，小賴想爬起來，但覺頭很痛，勉强起來，打開窗子，窗外正下雨。這時，門外響起了人聲。

女人望了一眼小賴，眼睛裏居然流露出母愛的神采。

「有沒有發燒？」她關懷地問。

「我想沒甚麼事吧！」小賴回答。

「那麼我們下樓吃早飯吧！」女人說。

兩個人下了樓梯，來到了飯廳。

小賴從沒見過這麼大的飯廳，香港寸金尺土，這個飯廳大概可以間成兩房一廳，面積逾四

百呎。

那女人解釋地說：「以前的人家，人口衆多，吃起飯來，往往要開三四桌，地方總得要大。」

「噢！」小賴點點頭，向天花板一看，近正牆上，掛着一個橫匾，寫着「書禮傳家」。

看來這戶人家一定是知識分子，但看那龍姓大漢，却看不出有甚麼書卷味。

唉！眞是人不可貌相呀！

飯桌上放了白粥、油條和鬆糕，香噴噴的，但小賴却連一點食慾都沒有。

「太太！我不想吃！」

「爲甚麼？」女人奇怪地問。

「沒甚麼，就是不想吃！」

「看來你眞的是病倒了，今天休息一下吧！千萬別上路。」女人好心地：「呀！一個人旅行，病了眞可憐！」

「我沒有甚麼事的。」小賴挺了挺胸，但覺得胸有點隱隱發痛。

「阿龍回來給你看看吧！」

「你先生是醫生嗎？」小賴問。

「對，他是一個醫術高明的醫生。」女人說。

小賴扶着疲乏的身軀，回到了二樓的房間。

倒楣！倒楣！他不停地咒罵着，竟然在旅途上病了。

這時，他又不想睡了。

小賴怕大哥擔心，忙寫了一封信，貼上郵票，再望了一會窗外的風景，就躺到床上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耳邊聽得有一股男人嗓音在說話。

醫生看病　感冒不輕

「我看是重感冒。」

「是嗎？不礙事吧？」女人問。

「小伙子身體好，不礙事。」男人說。

小賴睜開眼睛一看，原來就是那個姓龍的男人在講話。

他不好意思地：「太麻煩你了。」想要掙扎起來，男人一手按住他。

「別動！」他笑了一下，就把探熱針塞進小賴嘴裏，跟着就把脈。

過了一會，他又叫小賴伸出舌頭來。

仔細看了看，笑了：「你牙齒很白，是用黑人牙膏的嗎？」

小賴幾乎要笑起來，想不到這個姓龍的男人，倒有點兒幽默感。

「不是黑人牌牙膏，我是用古方刷牙。」

「哦？」男人一怔：「甚麼古方？」

「用粗鹽。」小賴逗他。

「眞的嗎？」男人居然相信。

小賴又笑了起來，露出了潔白的牙齒。

「今天我沒帶診具，不過初步觀察祇是感冒，不過這種病要小心對付，否則就會轉肺炎，那就麻煩了。」

聽到肺炎，小賴嚇了一大跳。

他的表哥患過肺炎，在床上足足躺了半個月，至今仍未完全復元。

「會不會眞的肺炎？」他吃驚地。

「你好好休息吧！明天我替你打針。」男人說。

「爲甚麼不現在打？」

「現代醫學不贊成用針，除非是逼不得已。你現在的情況還好，最好用自己的抵抗力來對抗。」男人解釋着。

「麻煩你替我寄一寄，最好是快信。」小賴把信交給了那男人。

「好！」男人點點頭，彷彿十分樂意。

這一晚，小賴連胃口也沒有了，祇想喝水。

躺在床上，他不停地流汗，經驗告訴他，感冒不輕。

到了第二天中午，情況並未好轉。

那女人常常走進來問病情。

小賴怕她擔心，强作歡顏。

到了黃昏，龍姓男人從外回來，手上拎着一個藥箱，一摸小賴的頭，就說：「還是打針吧！沒法子！」

說完，就替小賴打了一針。

手法很高明，一點苦楚也沒有。打好針後，那男人照例坐在床沿，跟小賴聊天，都是舊腔濫調，聽得小賴幾乎可以背出來。

小賴告訴男人跟大哥太久未見，所以必須趕回市區。

男人笑了一下：「你好了才可以走。」

這樣，小賴又睡了兩天。

看來感冒大抵不會變成肺炎，燒也開始退下，於是他就對那男人說明就要回市區。

男人忽然大聲地笑了起來。

小賴對龍姓夫婦兩人的悉心照顧，萬分感激，他握住男人的

手：「謝謝你們！謝謝你們！」

「不必那麼客氣，擧手之勞罷了。」男人客氣地：「最重要就是把病醫好。」

小賴衷心感謝。

「謝謝！你們對我太好了。」

「好好休息，」男人笑了一下，離開了房間。

第二天，小賴被連接不斷的頭痛弄醒過來。

枕邊有汗，雙眼眼皮比鉛還重。

「糟了！」他叫了一聲，病情不但沒有好轉，而且有加重的趨勢。

這時，男人又進來了。

「怎麼啦？好點沒有？」他關懷地問。

「不行！我頭痛，爬不起來。」小賴訴苦。

「奇怪！」男人皺着眉道：「看來病情有變，可能轉成腦膜炎了。」男人說。

「這，這怎麼好！」小賴急了。

「你忘記我是醫生嗎？」男人自信地：「好好睡吧！你這個病是要多睡的。」

小賴沒有辦法，祇好閉上眼睛睡。

這樣睡睡醒醒，醒醒睡睡，又捱了幾個小時。

在醒轉之時，他想起了賴謙，朋友和收留他的龍姓夫婦，越想越心煩，巴不得立刻坐船回市區。

這時，女人進來了。

「昨天晚上，令兄來過了。」女人說。

小賴登時興奮起來：「他在哪裏，我要見他。」

「他今天早上走了，一來工作很忙，二則又不想吵醒你。」女人說：「不過他說會再來。」女人把一簍水果放在床邊的小几上：「令兄買來的。」

女人還說小賴謙交託她一定要小賴的病完全復原，這才可讓他離去。

「他還說了甚麼？」小賴急急地問。

「他說……」女人頓了頓：「他會再來看你，你放心！」

女人離去後，小賴又復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爲波濤聲驚醒過來。他掙扎，爬了起來，穿上拖鞋，離開了房間。脚步有點兒見浮，但還撐得住。他穿過走廊，走向洗手間。兩邊的小窗給風吹得格格發響，小賴抖着身子，撒了尿後，又蹣跚地撐回自己的房間。他喝了口水，大力地吸了口氣。

精神振作了起來，於是腦子稍稍恢復了思考的功能。

「爲甚麼我那樣渴睡呢？」小賴不禁這樣想。

小賴雖然不是甚麼運動健將，然而體能還不錯，感冒嘛，以前也曾患過，一天睡眠已可退敵，那有像今趟那樣，越睡越倦？他不禁起了疑心。

他望着水杯，忽地想到了一件事——

「爲甚麼大哥不跟我見面就走掉呢？那是不可能的呀！

「大哥素來關懷我，看到病倒的我，那會自己不照顧走掉的呢？

「不合邏輯呀！」小賴一路往下想：「應該立刻背起我，坐船到市區找醫生！」

「對對對！那不可能！」小賴大力地拍了一下腿。

「即使眞的有要事在身，也會留下字條！」

小賴越想越心亂，不禁抖了起來：「我到底睡了多少天？」

電子錶居然會停，眞是天大笑話。

然而小賴卻想到了那個賴謙饋贈的表，已差不多有一年沒上電池了。

小賴對自己的渴睡起了相當的懷疑，這太不自然了，沒道理整日昏睡的。

他又想到龍姓夫婦，大抵只有鄉村地方才有這麼好的人了！換在市區，暈倒街頭，怕也沒人理會呢！

到底患了甚麼病？腦膜炎？腸胃炎？還是重感冒？

如果眞的是重病，躺在這裏也沒用，那位龍姓漢子，看來沒把握治好小賴的病。

這時，睡魔又來襲了。

小賴告訴自己，千萬不能睡，他大力地揉着眼睛，又用手去拍打胸口，藉以提神。

然而，當他看到床几上的食物和白開水後，又渾忘了一切。

吃完東西後，小賴雙脚覺得有了暖意，這暖意又讓他沉沉入睡。

到他睜開眼時，他立刻發覺他把意識集中「渴睡」這個問題上。

爲甚麼又睡着了？

房間點了燈，一片淡黃，遠遠傳來海螺聲，環境淸靜得緊。

小賴這時候忽然靈機一觸，想到了一個問題。

人是沒理由那麼渴睡的，剛睜開眼，便想睡，那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有問題，甚麼問題呢？他大力地拍了一下腿：「呀！對了！」

小賴勉强撑起來，把几上的食物、水和藥物全倒進了馬桶裏。

他懷疑是這些東西讓他「長眠」不起。

做完了這件事後，小賴抱膝靠在床上，跟睡意作戰。

就在這時候，門外傳來了脚步聲。

小賴機靈地鑽進被窩，假裝睡着。

龍姓夫婦走了進來。

「你要怎麼樣？」男人的聲音。

「睡得好熟呀！」女人的聲音：「呀！水喝完了，東西也掃進了肚子裏。」

「不必打針了吧？」

「唔！沒相干。」

之後兩個人又離開了房間。

昏睡不醒　心中懷疑

小賴睜開眼，細細地咀嚼着兩人的對話。

「沒相干」到底何所指？

是指病症，還是指沉睡呢？

小賴越想越不妙，決定明天一早就好好地查勘一下。

沒吃那些食物，睡意便來得較遲，他想了好一回，這才沉沉入睡。

*　*　*

第二天一早，小賴就爬起來。

首先在二樓溜了一匝。

所有房間都是黑暗一片，看來已有許久沒人住過。

他進洗手間，發覺窗門上嵌上了鐵框，用手撼了幾下，動也不動。

通過窗子往下望，下面是一塊草地。那個啞老爺子正提着巨剪在修理花草。

小賴知道無路可逃，就折回自己的房間，躺在床上，他有了一種莫名的恐懼感。

小賴覺得自己是被人軟禁了。

要想辦法逃離，否則後果堪虞。

他躺在床上不停地思索，自己無財無勢，爲甚麼龍姓夫婦要軟禁自己呢？

除了說他們神經不正常外，看來再無適當的解釋了。

不過，看目前的形勢，想逃離這裡，並不容易。

先說自己的健康狀況吧！

許久已沒吃東西，雙脚乏力，即使離得開這古屋，也跑不了多遠。萬一給人抓回來，又不知要受甚麼折磨了。

其次是房間的窗原來都裝上了鐵花，根本沒可能爬出去。

看來，這間大屋其實是一座牢獄。

小賴想了又想，睡魔又襲來，不知不覺地又睡着了。

醒來已是深夜了，風聲越來越大，看來明天會颳大風吧！這時，房門外傳來了脚步聲。

小賴連忙闔上眼裝睡，他想聽聽龍姓夫婦到底有甚麼可講。

「呀！又睡着了。」男人說。

「對！看來睡得很熟呢！」女人說。

「今天幫他打針吧！昨天沒打！」

「這個嗎，隨便你！又刮風

教授和警長看着古老的大屋在燃燒。

了。」女人說。

怎麼會說起刮風來呢？小賴覺得奇怪。這時鼻子一癢，忍不住，打了個噴嚏。

「呀！醒了！」女人驚叫。小賴怕打針，睜開眼：「不……不要打針……」

男人嚇了一跳，立刻衝上前，抓緊小賴的手腕。

「要打針！這樣才會快好！」

小賴還想掙扎，針已插進了他的右手臂。

*　*　*

胡木教授携同賴謙、小方匆匆來到貝澳的派出所。

一衝進警長室，胡木教授就叫了起來：「警長！我的推論還行嗎？」

「行！」警長點了點頭：「眞的在阿龍那裏，不過，目前爲止，還沒有甚麼異動。」

「哦！」胡木教授抬了抬眼。

「我已派了三個便衣監視，呀！」警長看了看錶：「應該有報告了吧！」

「守株待兎，不是辦法！」胡木教授提出了反對：「萬一小賴有甚麼不測，那就糟了。」

「對！」警長又看了看錶：「報告還不來，莫非阿龍眞的動手了？」

「我們快趕去看看吧！」胡木教授說。

「好！我們出發！」警長同意。

一行人等坐上了警車，向那古舊大屋進發。

警車在夜色茫茫的馬路上飛馳，胡木教授的眼睛緊盯着窗外，一動也不動。

突然，他「喔」地叫了起來：「看！」他伸手指向不遠處的山頭。那裏冒起了熊熊的火焰。

「糟！阿龍眞的下手了！」警長大叫一聲。

警車折進小徑，停了下來。

胡木教授等離開了警車，年輕的探員拿出電筒在前面領路。

越走近，就越覺得逼人的熱力迎面襲來，胡木教授不禁咳了起來。

「掩住鼻子吧！」警長把一塊紙巾遞給胡木教授，就在這時，牆角裏閃出了一個黑影。

「怎麼了？」警長大聲地喝問。

「沒事了！」黑影大聲地回答：「那個學生安然無恙，女人被捕……」

「那個男的呢？」警長緊張地問。

「這個……」黑影頓了頓：「給他跑掉了。」

「哎喲！」警長登時頓足：「怎麼這樣大意。」

「我們會抓到他的。」黑影回答：「不過火還在燒，風高物燥，看來還有好一陣子燒呢！」

「哎呀呀！」警長嘆息着。

那個黑影原來是警長的部下，一個年輕的探員。

眼前的那幢古老大屋，現在已完完整整地籠罩在火焰中，一條條的黑烟衝向雲霄，把天際染得半邊通紅。

這時，年輕探員的背後又閃出了一個人影。

賴謙只望了一眼，就興奮地叫了起來：「小賴！是你嗎？小賴！」

他奔上前。

兩兄弟緊緊地擁在一起。

「我們回警署裏去吧！這裏交給消防員好了。」警長吁了口氣：「得加派人手把那個姓龍的抓回來。」

「好！」探員應了一聲。

小賴雖已脫身，體力未復，賴謙和小方分從左右扶着小賴，步上警車。

「唉！」小賴低低地叫了一聲。

「怎麼啦？小賴！」賴謙關懷地問。

「我……我頭暈！」小賴有氣無力地。

「沒事的！沒事的！放心！」賴謙拍拍小賴的肩：「你安全了！」

警車開動，離開了火災的現場。

險作替身　騙取金錢

年輕的幹探興致勃勃地報導了有關的過程。

「太陽下山，天才告黑，姓龍的就踏着脚踏車回到家裏，夫婦兩人坐在客廳裏談話，看樣子，是在商量一件甚麼事似的。」

「你聽到他們所說的話嗎？」警長問。

「聽不到！我們沒帶竊聽器。」幹探回答：「不過我猜想大概要對小賴不利。」

「哦！」警長怔了怔。

「那個浴室，放滿了易燃物體，加上風又大，祇要一點火，就會燃燒。」

「唔！」警長又點點頭。

「我擔心小賴，就爬水管上去，進了房間，看見他睡在床上，我連忙把他背在背上，又從窗門爬了出去。」幹探憶述着：「就在那時候，那個女人就點了火。」

「呀！」警長叫了起來：「好危險呀！」

「我背着小賴，爬下水管，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走慢一步，我和小賴都會變成了燒豬。」幹探說來，猶有餘悸。

「那個姓龍的呢？」

「看來早已聞風而逃了。」幹探說。

「哎！」警長嘆了口氣。

胡木教授跟小方回到了市區，胡木教授請小方到家裏吃晚飯。

小方說：「老師！如果你天天都這樣大方，那就好了。」

「爲甚麼？」胡木教授不解地。

「那我就不用花錢吃飯了，一個月可省下不少呢！」小方扮鬼臉。

「好傢伙！」胡木笑了起來，忽然想起甚麼似的，向着書房門外大叫：「喂！拿酒來呀！」

胡木教授話聲未已，太太已走了進來。

她手中捧着一個黑色的木盤，盤上放着一個酒瓶，碧綠色，晶瑩可愛。小方從來不曾見過這樣的酒瓶，好奇地問：「師母！這是甚麼酒？」

太太笑了笑：「這種酒，我保證你不曾喝過，這是我自製的杜松子酒。」小方雖然是酒鬼，喝來喝去祇是啤酒、拔蘭地、氈酒和威士忌，雖聽過杜松子酒的名字，卻從來不曾喝過，更遑論是自製的杜松子酒了。

太太放下木盤，爲兩人的酒杯添上了酒，綠色的酒液令人看了有一種透心的涼。

「呀！是綠色的！」小方喊起來。

「我加了秘製的材料，你看像不像薄荷酒？」太太問。

小方呷了口：「顏色像，酒味不像。」

「你們慢慢喝，我去弄佐酒的鴨舌頭。」太太笑了笑，就離開了。

小方又喝了一口杜松子酒：「教授！這件案，你是怎麼想到的？沒綫索，沒憑證，難道光靠靈感？」

「刹那的靈感，那是十分重要的。」胡木教授洋洋自得地：「不過單憑靈感，而沒有推理能力，那也是不行的。」

「那是說推理跟靈感是不可分割的？」小方問。

「唉！我不是早說過嗎，推理就是分析力，想像力，理論力。」胡木教授說：「分析的結果，就是小賴一定是給人非法禁錮了，而想像力的結果……」

「教授！別賣關子，快說！」小方催促地。

「我一直在想，爲甚麼對方要禁錮一個不相識的人呢？我一路想，就想到了一件事。」

小方感興趣地問：「老師！你想到甚麼呢？」

胡木教授吞了口杜松子酒：「嗯！小方！你今天有點兒胡鬧呀！一會兒叫我老師，一會兒又叫我教授，到底搞甚麼鬼？」

「呀！我給小賴的案件弄糊塗了。」小方吁了一口氣。

這時，太太又進來了，手上又是一個木盤，盤上放着四碟小菜。

小方一看，赫然是——

海蜇拼鴨腎、痲辣鴨舌頭、鹵牛肉切片和拌芹菜。

「呀！那太好了！」小方由衷地叫了起來，他拿起筷子，夾了塊鴨腎，送進嘴裏。

祇咀嚼了幾下，就叫起好來。

「你這小子就是懂得討師母歡喜！」胡木教授啐了一口：「吃吧！」

小方立時又夾了一片鴨腎，塞進嘴裏：「老……老師！你……繼續說吧！」

「我想到了保險！」胡木教授這樣說。

「保險？」小方停止了咀嚼。

「對！我想到了龍姓夫婦可能要想騙取保險費。」胡木教授說。

「有道理！」小方同意地。

「根據個案，許多時想騙取保險金的人，都會讓人覺得自己已死了，然後由受益人，自己的太太去領取保險賠償，之後，就同太太偷偷地到外地過活。」

「對！」小方拍了一下腿。

「做這種事，自然要有一個替死鬼！」

「小賴險些做了替死鬼。」小方大聲地。

「對！」胡木教授點點頭：「聰明！吃東西吧！」

「小賴就是最佳人選！」小方跳起來。

「聰明聰明！」胡木教授嘉許地。

「把小賴燒成炭，那就可以瞞天過海了。有一點我還不很明白！」小方嘴饞，又吃了一塊鴨腎。

「請說！」胡木教授吃着鴨舌。

「既然用小賴作替身，爲甚麼又要把他禁錮這麼久呢？」小方提出了問題。

「這個可以有兩個解釋。」胡木教授說：「第一，龍姓夫婦要搞清楚小賴的家居背景，如果是簡單的，那麼下起手來，就更容易。第二點，依我看，有可能起初並沒有以小賴作替身的心意，招他回來，純出自一片善心，到後來才改變主意。」

「我看還有第三點看法。」小方說。

「噢！」胡木教授怔了怔：「說來聽聽！」

「他們不想引起別人的疑心，尤其是保險公司，而且他們要製造的是一場自然的火災。」小方這樣分析。

「所以吹起西風，就馬上行動！」胡木教授接下去。

「老師說得好，不過，你怎麼會想到這一點的呢？」

「慢慢告訴你！」胡木教授不忘賣關子：「不過，就算屍體燒得怎麼焦，憑科學鑑證，也是可以查到眞相的。」

「是呀！」小方點點頭。

「所以龍姓夫婦要把小賴迷暈。」胡木教授說：「鑑證第一步就是看死者的牙齒，阿龍自己有兩隻爛牙，剛補過，於是他就替熟睡中的小賴補了牙，那麼警方一定以爲燒死的人是阿龍。」

「呀呀！」小方拍腿叫絕。

「我一想到事件跟保險有關，就請離島總署調查大嶼山一帶的保險客戶，看看誰最近加了保額。」胡木教授洋洋得意地說。

（完）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青靈八女俠

張靈・文　培邦・圖

上文提要： 少年書生梅歸赴江陵探親，邀約「出雲手」李遇吉同行，神女峯下，梅歸的王笛引得知音讚嘆，結識了徐春山……三人同上神女峯徐春山的家，詎料徐春山之父徐全白遭人殺害，徐全白胸口釘着一枚形似鷹爪的暗器……徐春山遭父喪六神無主，幸虧二結義兄弟借箸代籌……他訪尋父執「金臂羅漢」周英援手報仇，正遇到周英被一姑娘……

她說話時，一手掠髮，臉帶笑容，大約是方才激鬥和奔跑之故，臉泛紅霞，微微喘息，一種少女的丰韻使徐春山不禁看得呆住了，艮久才想起回答道：「在下徐春山，不敢動問姑娘尊姓，出自何人門下。」

少女道：「你問這麼詳細幹嗎？」

徐春山臉上一紅，陪笑道：「適才在下看見姑娘劍法高明已極，想必出自高人所授，故而有此一問。」說着打了一躬。

少女笑着擺手道：「你別太客氣啦，我的劍法還差得遠哩，你可聽見過青靈師太的名字麼？」

徐春山搖頭道：「不知道。」

少女呆了一呆，意似不悅，接着又嬌笑道：「我是華山西峯青靈師太門下六弟子董飄香。」

徐春山忙拱手道：「久仰，久仰！」

董飄香噗嗤一笑道：「你連我師父的名頭都不知，久仰甚麼呀？你還是說說你來這裏做甚麼？剛才我見你在樹林裏鬼鬼祟祟，便猜到你也是來尋周英老賊的晦氣。但我瞧你的功夫大概也不是那老賊的對手呢！」

徐春山遲疑了半晌，才陪笑道：「在下本領低微，功夫二字完全談不上，不過我大膽動問一句，姑娘和這位周老前輩究竟有甚麼過不去？在下倒很想替你們排解一番。」

董飄香詫異道：「你認得周英嗎？你說甚麼排解？」

徐春山道：「周老英雄和先父乃是世交，所以我深知周老英雄爲人，我想姑娘必定有了誤會……」

話還沒說完，「咚」的一聲，徐春山胸膛上已中了一拳。

董飄香怒道：「我祇道你是位俠士，原來和你周英是一黨。」

徐春山分辯道：「董姑娘，你好不講禮。」一語未了，董飄香忽然衝了過來，徐春山祇道她又要揮拳，急忙以掌護身，不想董飄香歪斜着朝他身上一靠，徐春山祇覺身上一緊，接着腳下一滑，「咕咚」一聲竟被跌了一跤。

這一招名叫「青蛇纏柱」，乃是華山派擒拿手裏「身纏」之法，這一跤直跌得他頭昏眼花，不覺大怒，一個「鯉魚打挺」縱起身來，劈面一抓。

董飄香爲人雖然莽撞，但武藝上却頗有機智，見他五指彎屈如鈎，力貫指尖，便知是內家鷹

爪功能手，當下使開師門絕藝「靈蛇九式」，祇見她身法矯夭，勁含不吐，宛如一條水蛇也似，徐春山的「鷹爪功」和三十六路擒拿法乃是得自父親所傳，攻守之間動若驚鴻，定如磐石，兩人拆了二十餘招。

徐春山感覺越打越吃力，因爲董飄香所用的招式都非常奇特，如一條水蛇般的滿場游走，正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身法步法飄忽已極，有時突然攻擊時，手法更敏捷如電，就像一條毒蛇突然向人襲擊一樣。

徐春山一身功夫竟無法施展，堪堪能夠自保而已，心裏不禁暗暗叫苦。想道：連這麼一個女孩子也戰不下，還報甚麼父仇，一氣之下，突採攻擊，董飄香看出破綻，乘虛而入，接連掩攻，數招以後，徐春山竟是險象環生。

正在這時，周英率領五六個徒弟已經趕到，老遠便大喊起來：「賢侄，將這個丫頭扣下。」

徐春山遙遙答應，忽然「啪」的一響，左頰挨了一耳光，痛得發昏，跟着肩上又被擂了一拳。

徐春山大急，反手一抓，竟扯住對方腰間絲帶，董飄香也嚇了一跳，奮力掙脫，她見敵人後援趕到，自己勢孤，怕吃眼前虧，趕忙腳底使勁，「靈蛇三躍」三伏三起，已到十餘丈外，臨走還留下一句話：「一月以內定來拆了你們的賊窩。」

徐春山忽然覺得手中握着一物，低頭一看，原來是塊碧玉珮，想是那少女絲帶上繫着的，回頭見周英等人已走過來，便順手揣在懷裏。

這裏徐春山和衆人從新見禮，周英嘆道：「這眞是從何說起，被這丫頭跑來沒頭沒腦的吵上一陣，眞是叫人啼笑皆非。這裏不是叙話的地方，到寒舍再說吧。」

上山之時，徐春山順便到林中牽出坐騎，來到山上，自有人牽去添草餵料。徐春山見這松林後面一溜二十餘間寬大茅房，雖無樓台亭閣之勝，倒也另有一番氣象。

周英又喚衆徒來和徐春山相見，大弟子名叫常堅鐵、二徒弟名叫趙寬、三徒弟名叫陳立，其餘還有十餘人，徐春山一時也記不了許多。

這時已過五更，周英命衆人都去歇息，祇留下二徒弟趙寬侍候，周英剛問得一句：「我那全白老哥身體還好麼？」

徐春山已拜倒在地，哭着說：「他老人家被人害死啦！」

周英大吃一驚，眼中流淚，「咳」了一聲道：「老哥，想你一生行俠仗義，光明磊落，到頭來還不得善終，老天老天，難道果眞沒有報應嗎？」

他感泣一陣，才扶起徐春山來，勸慰道：「賢侄且休哭壞了身體，報仇之事愚叔自然義不容辭，你祇管放心。」

徐春山泣道：「望你老人家作主才好，此仇不報，小侄死不瞑目。」

周英道：「那是自然，你先說仇家是甚麼人？」

徐春山道：「說來慚愧，小侄回山時，先父已被害多時了，仇家是誰，小侄完全不知。」說着將那晚情形詳述了一遍，又將隨身收藏的鐵鷹爪取出遞了過去。

周英接過手來，反覆看了半晌，皺眉道：「這事眞有些蹊蹺，據我所知，在中原武林各派的人，從沒有人使用這種暗器的，難道這人從塞外邊疆來的不成？」

徐春山道：「家父怎會和關外豪傑結仇呢？」

周英搖頭道：「不會呀，令尊似乎一生都未到塞外去過。」

兩人推測了半晌，仍舊找不出半點眉目，趙寬在旁插嘴道：「莫不是徐老前輩若干年前與人結下深仇，這仇家後來去到塞外學藝，藝成之後再回來報仇，或者也是有之。師父以爲如何？」

周英點頭沉吟道：「你這想法似乎也頗近情理。」又對徐春山道：「我和令尊訂交之時，令尊已是四十以上的人了，他早年是否另有仇家？我可不大清楚。但尊大人向來爲人坦誠，任何事向不隱藏，我並沒聽他談起過從前有甚麼深仇大怨的仇家。」

徐春山一聽，不禁滿懷失望，神色十分沮喪，周英安慰道：「賢侄不必氣短，這事目前雖然沒有眉目，但終必有水落石出之日，既然仇家留下了鐵鷹爪，那麼不論他從塞外來的也罷，邊疆來的也罷，此人必然還在近處，遲早可以查出下落，而且仇家居然留下鐵鷹爪，這便表示他尚不肯干休，咱們不去尋他，或者他還會找到我們頭上來哩。常言說得好，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倒也不必急在一時。」

徐春山心想也祇好如此了。

當下話題又扯到今日來的那少女身上，周英道：「我和她一交手，便看出她是西園八美的人物，但我和她們一向井水不犯河水，風馬牛不相及，不知怎的會找上門來尋晦氣。」

父執細道當年事

徐春山道：「她自稱是青靈大師門下六弟子董飄香。」

周英笑道：「青靈大師威名遠播，武林中人幾乎無人不知，尤其近年來門下能人輩出，一提起華山西園的名頭，端的人人稱讚，你怎的會不知道呢？」

徐春山笑道：「小侄聽先父談起過，華山派的掌教眞人乃是赤靈羽士李玄清，倒沒聽說甚麼青靈大師。」

周英嘆道：「我那全白老哥眞個是閉門隱居，不問世事，怪不得這幾年江湖上的變化都不知道，前幾年我到你們神峯小築，也談起過這類事，誰知他却毫無興趣的樣子，倒拿出些蘇州李義山的詩文來，稱揚不絕，聽得我興致索然，所以次日一早我就動身走了。」

徐春山陪笑道：「先父性情素來孤僻，與江湖上的朋友向少往來。不過他老人家常常稱讚你老人家，說周叔的武功人品都是一等的。」

周英大笑道：「賢侄，這可是你給我炭簍子戴了，令尊的脾氣我還有不知道的嗎？祇怕你知道的還沒有我多哩。你說他晚年好靜，不問世事，你哪裏知道令尊壯年時那種豪邁慷慨也是少有的，膽氣武功更不用說啦。猶記七八年以前，那時賢侄還祇有十一二歲哩，有一次我們兩人惹上了岷山六狸的盛威公，約下了一年以後到岷山了斷，賢侄你大約不知道岷山謝超凡的名頭吧？」

趙寬在旁接口道：「我倒知道這個人，聽說內外功都十分了得。」

周英道：「你還不是聽我說的，這謝超凡的功夫豈祇了得而已，不是我長他人志氣，當今之世，祇怕還沒人及得上他，老實說，那一次如果不是令尊大人和我，換了任何人也沒有這份膽量上岷山。」

徐春山本來很少聽見父親談起過這類事，這時不禁聽得津津有味，忙追問道：「後來呢？」

周英道：「幸而那謝超凡倒也還不是太不明理之人，大家說了半天的理，那老怪知道其屈在彼，也就放我兩人下山，誰知半路上又被他門下的兩個徒弟朱靈師和龍渾擋住，這兩人還算武藝較低的，但令尊和我已經有些吃不住啦，好在那謝超凡及時趕到，將他這兩個徒弟大罵一頓，我和令尊才得於脫身，想起來也眞險。」

徐春山聽周英這一說，不免想像着父親壯年時的英風俠氣，心中悵然若失。

周英又道：「不知怎的，令尊從那次以後，不久便封刀退出江湖。到了晚年更寄情於山水詩文，賢侄，你休怪我談論令尊，大凡一個人，性情習慣突然起了大轉變，這便叫做反常，這往往是一種不祥的預兆。或飛來橫禍，或遭大凶，皆從這反常二字而起，你們年輕人自然不相信這些話，但天下本有許多事是不可理解的。」

這一席話却聽得徐春山滿不是味兒，心想：這周英畢竟上了年紀，說話顚三倒四，怎麼又扯到反常不反常頭上去了？便把話題岔開道：「周叔叔剛才談青靈大師，又是怎麼回事？」

周英道：「這青靈師太本是赤靈羽士李玄清的師妹，不知爲了甚麼事和李玄清鬧翻了，便遷到華山西峯自立門戶，最初門下收了四個女徒，武林中人稱之爲青靈四女，近年來又陸續收了四個小徒弟，一般江湖上好事之輩又替她們起了個名號，叫做甚麼西園八美。」

徐春山一聽，心中突然有感，便從身上摸出一個玉珮來遞給周英道：「周叔叔，你老人家認得這個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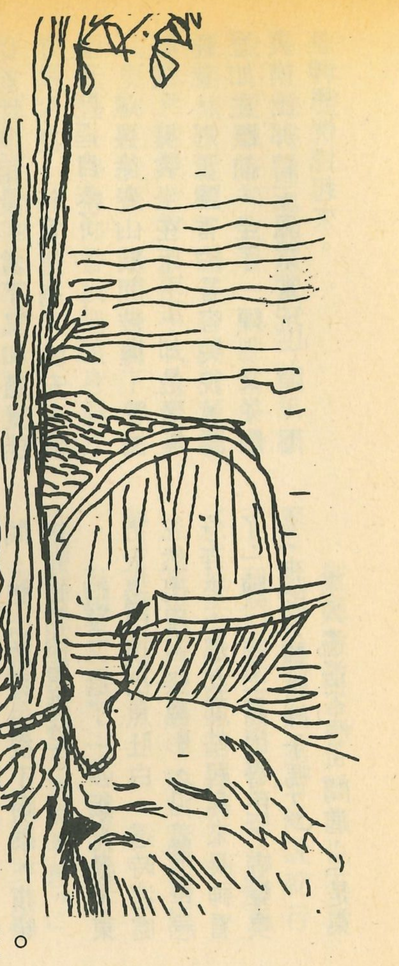
周英接過手來一看，祇見這玉珮顏色翠綠，上面刻一條小青蛇，十分精緻可愛，奇道：「你從那裏得來的？」

徐春山臉上一紅，陪笑道：「方才在江岸上拾得的，大約是那少女身上所佩之物。」

周英笑道：「可知這女娃娃是青靈門下，這塊玉珮便是她們的信物，大約每人身上都有一塊。」

徐春山道：「周叔叔所見不差，那女子自稱是華山青靈大師門下六弟子董飄香。」

周英搖頭道：「青靈大師門下較著名的幾個門人是沈翠屛，賈墨羽、張靈芸，另外還有一個叫大甚麼青，這幾人功夫都很高，



東方霞在小舟上看見董飄香奔來。

至於這個董飄香，倒是沒聽說過。」

說着又將這玉珮反覆察看，徐春山指着問道：「這上面刻一條蛇是甚麼意思？天下可以用作記號的物件多得很，諸如各種花草之類，或甚麼有意義的圖書，豈不都比這惡物好看得多？」

周英沉吟道：「這倒不知是甚麼意思，本來有的派別也崇尚鳥獸之屬，比如天台崇尚猿鶴，崑崙崇尚天龍，但青靈却選擇一種令人噁心的長蟲來作標記，未免和那些脂粉嬌娃太不相稱。」說罷哈哈大笑，順手將玉珮交還徐春山，道：「此物你要好好收藏，或者將來還有用處也未可知。」

徐春山依言將玉珮揣在懷裏。

趙寬道：「夜已深了，師父和徐兄還是安歇了罷。」

周英道：「我祇顧說話，倒忘了賢侄遠來疲乏，今日且將就歇息一宿，來日再商議。」

徐春山施禮道：「爲了先父之事，起動周叔叔，小侄眞感不安。」

周英皺眉道：「賢侄休說這等話，令尊和我交情不同別人，你就是勸我別管也不行，祇是這兩天裏也恰巧碰見一樁麻煩事，待再過三五日，我決定陪賢侄下山去尋訪仇家下落便是。」

這時趙寬已拿過一盞燈籠來，引徐春山到一間房內，又換過了乾淨被褥，徐春山因自己有求於人，故事事留心，方才有些話還不曾問明白，這時便搭訕道：「趙兄不必費事，且請小坐片刻，小弟也好親近親近。」

趙寬笑道：「閑常聽家師談起徐兄，祇恨無緣得見，日後還要徐兄指點一下拳脚哩。」說着便在椅上坐下來。

徐春山道：「趙兄休客氣，小弟聽周叔叔談起這幾日有人來找麻煩，這是何意？」

趙寬嘆口氣道：「徐兄聽見過紅心三霸的名頭麼？」

徐春山搖頭道：「小弟足迹未出過巴東，江湖上的事竟是生疏得很。」

趙寬道：「離此不遠，有一地名叫做紅心套，那裏有三個坐地分肥的强人，就是所謂紅心三霸，本來與我們井水不犯河水，不久之前，武昌會武鏢局從水路保一趟鏢到四川，路上被三霸劫了，會武鏢局的幾位達官急得無法，不知怎的打聽到家師名頭，

便呈了他們總鏢頭徐仕達的名帖來求家師出馬，家師當時祇答應替兩下排解，會見三霸以後，家師露了兩手功夫，三霸自知不敵，交代了一番場面後，也就將鏢銀退回，這已是兩年前的事了，不料近幾日來，累次有人上山窺探，連今夜那女子在內一共已有三次之多，原來這些人都在紅心套落脚，這樣看來，此事分明是三霸主使無疑，但他們怎的會搬來這許多好手？却也令人難解，偏生家師性情極傲，偏不肯約朋友幫忙，所以我們師兄弟也不敢相勸，祇好日夜用心防守，還望徐兄明日勸勸他老人家才好。」

徐春山心裏暗想，這周英外表平易，但聽趙寬這樣說來，這老頭子性情之孤傲剛硬，倒也和自己父親不相上下，怪不得他們從前性情相投，當下又和趙寬扯了些閑話，趙寬道過了晚安，帶上房門逕自去了。

這裏徐春山展開被褥，脫去鞋襪，擁衾坐在床上，却是毫無睡意，那董飄香的音容笑貌，歷歷如在眼前，坐了一陣，又從懷裏摸出那碧玉珮來賞玩一陣，不禁神思恍惚起來。

猛然想起父仇尚無着落，自己怎的這樣無志氣？想着趕緊收攝心神，藏好玉珮，吹燈睡下。但這時窗外細雨瀝瀝，徐春山心事如潮，哪裏睡得着，再一想到殺父仇人究竟張三李四還不知道，周英雖說願意幫助，但人海茫茫，到底從何尋訪起？這樣一想，更覺心急如焚，直折騰了一夜，才勉强睡着。

* * *

涼風習習，細雨飄飄，天色已將破曉，由於昨夜下了一場暴雨的緣故，曠野裏的樹木野草都似洗浴過一般，處處青翠欲滴。

在河岸旁邊的大樹脚下，緊拴着一葉扁舟，舟中坐着一個二十餘歲的女郎，短衣窄袖，背着雙刀，不時仰首看天，似在等待甚麼人的神氣。

她大約在此已經等了不少時間，臉上的神色很不耐煩，頻頻揚起臉朝遠處探望。

約莫又過了一頓飯光景，東方天邊已現出魚肚白，這時遠處忽然出現一條黑影，沿着河岸急急奔來。那女郎站起身來凝神看了一陣，臉上露出喜色，嬌聲喚：「來的是飄香妹子嗎？」

來人遙遙答應，問道：「是東方霞姐姐嗎？你在這兒幹甚麼？」

東方霞一聽大喜，跳上岸來，奔上去迎接，一面笑道：「我不放心你，所以到這兒來等候你，得了手嗎？」話說之間，兩人已經臨近，東方霞一把拖住董飄香的手，帶笑埋怨道：「怎的這時候才回來？可急死我啦。」

說着上下一打量，祇見她衣衫盡濕，腰間絲帶繐子也斷了一截，滿臉不豫之色，情知吃了虧，便不再問，「喲」了一聲道：「你看你，身上全濕了，快上船來，趕回去好換衣服，要是着了涼可怎麼好呢？」

董飄香「噗嗤」一笑道：「姐姐放心，那裏就會這麼嬌嫩了，咳，眞是丟人！」

東方霞笑道：「丟甚麼人？你會見周英了嗎？」

董飄香道：「會是會見啦，我們兩人還交了手呢，這糟老頭子手底下很有兩下子，他的徒弟們又多，我却是單身一人……」說到這裏，用手抹了抹臉上汗珠，又伸了一個懶腰，笑道：「哎喲，我這時乏得很，腿又疼，回去再說吧。」

東方霞笑道：「你不說我也明白啦，周英手底下很硬，他的徒弟們又多，大伙一齊上，就把你給打回來啦，你祇得拚命跑，把腿也跑疼了，可是這樣？」

董飄香在她身上擂了一拳，笑駡道：「眞是壞蹄子，那周英本來與我無寃無仇，甚麼紅心三霸和我更是非親非故，都是看在姐姐你的份上，我才出手管這樁事，現在反而貧嘴滑舌的奚落我。」

東方霞祇是格格的笑，挽着她朝船上走去，東方霞解開纜，用篙點開，拿起一根槳遞給董飄香道：「這船順着水流很快，祇消轉轉撥撥便行了，可別用力，翻下水去不是玩的。」又說道：「妹子，你剛才可是錯怪我啦，咱們姊妹交好，你幫我的忙，我難道會不知，還要掛在嘴上不成。」

初出江湖被利用

董飄香搖手道：「算啦，算啦，誰怪你來，說這些幹甚麼？」

東方霞笑道：「眞是小孩脾氣，再說你不是要充女劍俠嗎？那周英本來是一方之霸，凶橫霸道的，你這女俠不伸手管管怎麼行，我們這些人都不敢惹他，如果你不是青靈觀弟子，我還不敢

求你呢！」

她在這裏嘮嘮叨叨的祇顧說，董飄香却鼓着一對腮幫子坐在船頭上生氣，過了一陣，董飄香忽然把槳一放，說道：「姐姐，我要到江陵去一趟，今兒下午就要起程，待會你替我把這身濕衣熨熨。」

東方霞聽她突然說出要走的話來，祇道她心中不憤，祇得陪笑道：「好妹子，我是和你說着玩的，你就當眞惱了姐姐不成？」

董飄香搖頭道：「不是，我去辦自己的事。」

東方霞道：「甚麼事這樣急？」

董飄香嘟起嘴道：「我自己的事，偏不告訴你。」

東方霞呆了一呆，勉强笑道：「那麼周英的事你就不管了嗎？」

董飄香生氣道：「誰說不管？我到江陵去就是爲去找一個人，這人武藝比我强得多，她一來一定把這座荊門山鏟平，那時姐姐你才曉得我董飄香不是好欺負的哩。」

東方霞喜道：「好妹子，果然有志氣，你去找的又是誰，准能找到麼？」

董飄香道：「告訴你也不打緊，祇是你別到處去亂說就行了，我們三師姐聽說是到江陵來了，我去江陵就是去找她。」

東方霞一聽，臉上顏色傾變，半晌不語。

董飄香又道：「姐姐想甚麼？你怕我三師姐也打不過周英麼？」

東方霞强笑道：「屠龍仙子威名遠播，制服一個周英當然綽綽有餘，不過我想她未必肯管這一類事。」

董飄香搶着說：「三師姐最疼我，我求她，她無不來之理。」

東方霞沉默了一陣，董飄香忽然驚叫起來，東方霞慌忙問：「做甚麼？」

董飄香也不回答，祇是連聲叫喚：「糟啦，糟啦。」又連連搓手。

東方霞見她周身亂摸，一臉惶急之色，忙問道：「你丟了甚麼啦？」

董飄香着急道：「我把師父給我的青玉珮丟啦，甚麼時候丟的也不知道。」

東方霞見她急得快哭出來，便安慰她道：「你多想想看，別是掉在家裏了。」

董飄香道：「那斷然不會，這是師門信物，我朝夕不離身的。咳，丟了它，我就活不成了。」說着便哭起來。

東方霞着急起來，問道：「別要在路上丟了就麻煩了，這可上哪兒去找呢？」想了一想，又道：「別是掉在山上了吧？」

董飄香抹了抹眼淚，指着腰間道：「我是繫在這兒的，不知這兒帶子怎麼忽然斷了。」說到這裏，她突然記起在江邊和徐春山交手的情形來，叫道：「對啦，我和一個會鷹爪的小子交了手，這帶子就是被他扯斷的。」

東方霞道：「這麼說來，這塊玉珮准是給他拾着了，妹妹你放心，待陳四姑回來，咱們大破荊門山，把玉珮找回來還你便是。」

董飄香皺眉道：「我不求甚麼陳四姑，沒的替我們青靈觀打嘴現世，我祇要找了三師姐來，不怕那小子不把玉珮還我，我不要外人幫忙。」

東方霞見她執意要去尋張靈芸，感到十分爲難，盤算了一陣，祇得笑道：「妹子，你做事總不肯思前想後，你這一去，不是替屠龍仙子招麻煩嗎？」

幾句話說得董飄香睜大了眼，怔怔的望着她，東方霞嘆息一聲道：「妹子你是聰明人，這有甚麼難懂的？你閑常不是和我談過，令師青靈大師嫌你性情暴躁，總不十分喜愛，幸虧幾位師姐疼你，尤其是屠龍仙子，待你比較別的姊妹又更勝幾分，是不是？」

董飄香着急道：「你就不要說這些繞圈子的話啦，索性說我爲甚麼不能找三師姐來，不然可把我悶死啦。」

東方霞笑道：「你瞧你就是這種火燎毛的脾性，我不慢慢說，你怎會明白呢？你這一去找着了你們三師姐，不用說她會替你出頭，到荊門山一場大鬧。日後這事傳入青靈大師耳裏，說你這麼粗心，連這等重要的師門信物也守不住，豈有不怪你的？那時不但妹子你免不了受罰，祇怕連累屠龍仙子也有些不便。」

董飄香一手抵腮，出了一會神，問道：「那時我拚着受師父一頓責罰也就是了，三師姐替我出頭，師父也會怪她不成？」

東方霞笑道：「咳！你總不肯替人設想，你三師姐知道你丟失青玉珮這件事，你究竟要她瞞不瞞青靈大師呢？不瞞着吧，怕你受令師責罰；瞞着吧，將來揭穿

之後，令師豈不怪她和你連同一氣瞞着她老人家？這不是叫她爲難麼？」

一語提醒了董飄香，倒躊躇起來，東方霞又道：「依我說，你且暫時別去江陵，咱們回去以後，也別提這樁事，陳四姑大約就在這幾日會到，那時咱們同心協力破了荊門山，我祇悄悄告訴我大哥二哥兩人，替你把青玉珮找回來，神不知鬼不覺，不就完了麼？」

一席話說得董飄香不住點頭，心中大爲感激笑道：「畢竟姐姐心思細密，這件事妹子就重託你啦。」

東方霞笑道：「罷呀，咱們好姊妹還說這些話幹嗎？你的事還不就是我的事一樣。」

說話之間，小舟已抵達紅心套，忽然「颼」的一聲，一支響箭破空而過。東方霞罵道：「這些該死的東西，瞎了眼嗎？混射你娘的！」

這時舟行似箭，瞬息已到紅心套水寨旁邊。

這水寨傍着三霸莊的後園而建，用無數竹樁打入水底，上鋪木板。這時小嘍嘍便用帶倒鈎的竹篙將船舷鈎住。董飄香和東方霞上得岸來。這時爲時尚早，莊裏的人多數沒起床，祇有三霸的幾個徒弟在園裏練武場上熬氣力，見了兩人都躬身施禮。

董飄香回房換了濕衣，又休息一陣，這才出來和衆人相見。

這時廳上正鬧哄哄的，三霸和衆人都在，約莫共有十餘人，其中一人約三十左右年紀，白淨臉皮，倒也有幾分秀氣，祇是生就一雙水汪汪的色眼，正在和衆人談笑，這人倒是從未見過，想是昨夜才來的。

董飄香一走進廳來，衆人都起立，三霸的老大，金鐗常智禮首先搶步迎出來，笑道：「董姑娘辛苦了，請入屋叙話。」

衆人謙謙讓讓的把董飄香迎進廳裡，常智禮先前從東方霞口裡，已知董飄香在荊門山吃了虧，故意扯了些閒話來說，將夜探荊門山之事一字不提。

董飄香見常智禮並未追問昨夜探山經過，心裡倒覺得這人很懂事，臉上也有了三分喜色，那陌生人已經拿眼角在董飄香身上瞟了又瞟，這時再也忍不住，對常智禮道：「常大哥，這位姑娘是誰？大哥替我引見引見。」

常智禮無奈，祇得笑道：「董姑娘，在下替妳引見一位英雄，這位是江南有名的豪傑，黑蝴蝶趙妙仙趙二哥。」又對趙妙仙道：「這位便是我昨晚談起的董姑娘，是青靈大師的得意弟子。」

原來常智禮深知黑蝴蝶趙妙仙爲人，怕他又惹出痲煩，所以特意提出青靈觀名頭，也是要他知難而退的意思，誰知趙妙仙却毫不在乎，一經常智禮引見之後，便和董飄香攀談起來。

董飄香本不知趙妙仙是何許人，見他談話風趣，極善應酬，善於揣摸自己心意，倒也對這人有幾分好感，趙妙仙一看，知道魚兒就要上鈎了，又見董飄香吐語如珠，美貌絕倫，早已酥了半截，更加刻意討好起來。

常智禮看在眼裡，暗暗叫苦，如果換了別的女人，他也樂得討趙妙仙歡心，但這董飄香却是青靈大師門下弟子，豈是可以欺負得的？已經多次拿話點醒趙妙仙，怎奈他猶如聽不懂一般，又不願眞個得罪他，因此心中好生爲難。

三霸的老二，銀鞭朱汝貴看出常智禮心事，便故意打岔道：「趙二哥，你先前談起令兄『夜遊神』趙妙峯和陳四姑兩人，究竟甚麼時候才來呀？」

趙妙仙道：「他們被一事絆住，總還要十天半月才抽得出工夫罷。」

說罷又掉過頭去和董飄香談話。

朱汝貴祇得苦笑，「鐵棍錘」牛勝忍不住大聲道：「趙二哥，他們兩人到底是爲甚麼事絆住呀？你倒是向大伙兒說說看！」

趙妙仙匆匆道：「這個麼，可又不是三兩句話能說完的了，回頭慢慢談吧！」

恰在這時，廳外走進來兩男一女，董飄香站起身來叫道：「東方姐姐來啦。」

那兩個漢子也向董飄香拱拱手，口稱：「董姑娘。」

這兩人正是虎分山寨主，東方雄、東方霸兄弟二人，他三人一來，衆人紛紛起身招呼，趙妙仙也祇得暫時中斷了談話，心下好生不快。

東方霞一看趙妙仙神情，便知道他的老毛病又發作了，生怕董飄香吃虧，便走過去拉着她道：「妹子到這邊來，我有話和你說。」

趙妙仙又不好伸手擋阻，也祇得罷了。

（未完・二）

綠林山東響馬故事

綠林紅粉傳

史金・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四娘捉住刺客審問，竟然是劉佑大俠的兒子劉繼佑，問淸底細後，她爲劉繼佑做媒……沈鐸與高忠皎嘯聚楚州，知府應純之給他們「忠義軍」名義，因四娘將此地糧食轉運去接濟李全，致使二人懷恨在心，便假意歸順……張林兒不滿李全私心自用，把糧倉運空，結果與劉慶福歸順蒙古兵，李全攻不下益都，祇好放棄磨旗山根據地……

賈涉是個智勇雙全，能文能武的人，這次奉命出鎮兩淮，第一個任務，便是將淮北以至山東一帶的英雄豪傑吸收過來，組成忠義軍，收復以前的失地。

李全參謁了賈涉，便將龍鳳幫的實力，都對賈涉說了。

賈涉問道：「聽說龍鳳幫是女幫主，她爲甚麼不來見我？」

李全說道：「她是小人的妻子，不便出面，一切都由小人代表。」

賈涉訝道：「她既是你的妻子，爲甚麼你不當幫主，反而捧她作幫主？」

李全道：「她本來是楊安兒的妹子，楊安兒死後，她代領楊安兒的舊部，自然而成幫主。她是當了幫主之後，才下嫁小人的，所以她幫主的地位也不能變更。」

「原來如此。」賈涉說：「你代表她接受朝廷的官職也好，朝廷的官職，按例是不能落在女兒家的身上。」

李全唯唯而退，不敢多說話。他的口才雖好，但到底欠缺學問，說多了恐怕有錯。

過了幾日，賈涉便下令改編龍鳳幫的全部弟兄爲帳前忠義軍，以李全爲都統，兼淮北團練使。同時教李全，把全部花名冊呈上來，以便檢閱改編。

李全非常高興，回到海州城，見了四娘，把經過對四娘說了。

四娘向他道賀，並說道：「團練使是正式的朝廷命官了，從今以後你更應盡心盡力爲國。」

李全隨即造具了名冊，帶了到淮安去，當面遞給賈涉。

賈涉隨即命署中幾個能幹的幕僚，和李全一塊兒到海州城，照名冊點驗改編。

四娘事前早已有了準備，把幫中各弟兄汰弱留强。幕僚們到來，見個個都是人强馬壯，比正式的官兵陣容還要齊整，無不暗暗驚奇。

點驗完畢後，便依官兵正式編制，組織起來，並設了官佐。各山寨的寨主，都作了副將、參將。

各人的防地，也由李全與點編的幕僚們商量指派好，由海州城到泗州一帶城鎮，都是帳前忠義軍的防地。

李全與幕僚們，於點編完畢後，回到淮安去，向賈涉回話。

賈涉知道李全的軍容甚盛，不勝之喜，便慰勞李全，吩咐大

宴三日，所有楚州的文武官員，都來參加了。

應酬完畢，李全便向賈涉告辭，要回海州城。

賈涉却道：「你爲甚麼還要回海州城去？就在這兒設衙治事便了。」

李全說道：「淮安屬淮南，我也可以在此設衙麼？」

賈涉想了想，說道：「這樣吧，你在海州城設衙，却搬到淮安來住，有事時便於商量。」

李全見賈涉對他推心置腹，不禁起了知己之感，當下便答應了賈涉。

賈涉在城中撥了一座府邸給李全。這座宅子，寬大壯麗，有二百個以上的房間、廳堂。還有一個園子。

佈置好後，李全便派員迎接楊四娘到淮安來居住。

楊四娘率領着五百女親兵，進入淮安城，居民夾道觀看女兵。

李全穿了官服，把四娘迎進府來。

四娘笑着對李全說道：「你如今居然是個將軍了，穿上官服，却是威風。」

李全拱手謙遜道：「下官有今日，都是夫人一力成全。」

從此之後，四娘稱李全爲將軍，李全也稱四娘爲夫人。

府中上下人等，都一律改口，甚麼「幫主」「副幫主」的名稱，已成過去了。

賈涉夫人聞得四娘已至，正要請她到府相見，四娘已經到來拜見了。

賈夫人連忙教人請進，穿了一品夫人的服色，降階迎接。

四娘嚴粧盛服，走了進來，她本來就長得好看，在珠光寶氣拱托之下，更顯出月貌花容。

到了客堂，四娘依禮參拜了賈夫人，然後就座。賈夫人執着四娘的手問長問短，顯得十分親切。

四娘從小就沒有了母親，由哥哥撫養長大，從來不知母愛爲何。現在賈夫人却把她當作女兒般看待，眞敎她由心坎裏溫暖起來。

談了一會兒，四娘起身告辭。

賈夫人依依不捨，攜着她的手送了出來，說道：「我知道你初來，還有許多酬酢，今天不留你了，過幾天再請你到來吃一頓飯吧。」

四娘謝道：「怎好叨擾夫人的。」

賈夫人笑道：「也許是我和你有緣份，一見你的面，就喜歡了。恨不能朝夕和你在一塊兒呢，千萬不要見外。」

四娘祇好答應，出了府門，上了轎子而去。

當天晚上，賈涉回到上房，向夫人問道：「今兒你見着楊四娘麼？」

「見着了。」

「她長得怎樣？」

「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一個女人。」

「樣子很兇惡？」

「完全不是的。」賈夫人說：「起初我以爲這一個名動江湖的女幫主，一定容貌兇悍，却不料她長得比天仙還要美。」

賈涉驚道：「有這等事？那我倒非見見她不可了。」

賈夫人道：「她的態度也溫柔，說話的聲音嬌美。」

賈涉笑道：「你把她捧上天了。」

「不是捧她，的確是美，人人見了都會喜歡她的。」賈夫人說。

賈涉道：「那末，我們該請他們夫婦倆到來吃酒。」

「我已經對她說過了，過幾天就派人去請。」

賈涉道：「何必過幾天，明兒就約他們到來便飯，也不必找別人作陪。」

「爲甚麼？」賈夫人說。

「一來我怕應酬，二來這顯得更親切，說起話來也方便。」

賈夫人道：「這也好，明兒你派人去請吧。」

賈涉答應了。

次日，李全、四娘果然接到賈涉夫婦的邀請，並說明這是私宴。

才是黃昏，賈夫人已派了轎子來接四娘。

李全訝道：「怎麼這樣早？」

四娘道：「你可以慢一步去，賈夫人只是先接我去。」

說罷匆匆裝扮起來，上了轎子，直往賈府。

賈夫人見了四娘，喜上眉梢，延到內堂坐下。不久，賈涉也回府了。

李全未幾亦到。賈夫人傳命開席。

「今兒沒請外人。」賈夫人對四娘說：「不是簡慢了你們二位，有了外人，反而拘束了。」

一會兒賈涉和李全相偕進

來。四娘上前拜見了賈涉。李全也拜見了賈夫人。

賈涉留神看四娘，只見鳳目蛾眉，當中一管筆直的粉鼻，兩邊顴骨微聳，杏靨桃腮，果然是個絕世的美人。

更難得是態度落落大方，沒有一點冶媚之氣，端的可說是端莊流麗。

賈涉閱人已多，自負善於相天下士，見了四娘，心裏暗道：「李全雖然英俊，但眉宇間仍有點邪氣，四娘却是一點邪氣都沒有。有四娘尅制着李全，我就不愁李全作反了。」

這一晚大家無拘無束的，一面吃喝，一面談着，大家都很開心。

賈涉把朝中的人事都告訴了李全，同時也將天下大勢向李全分析了。

談計之中，自不免提到蒙古。

賈涉道：「朝廷中有人主張與蒙古修好，相約夾攻金人，我總覺得這不是道理。假如眞是這樣，豈不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嗎？」

李全立刻答道：「大人的話對極了，那些蒙古人比金人更難搞。」

賈涉道：「你和蒙古人打過仗嗎？」

李全道：「這却沒有，不過對於蒙古兵的內情，却知道一點。」

「他們很强悍麼？」

李全沉吟道：「蒙古兵的長弓快馬，是要比我們强，不過他們却是不能守的。」

「怎麼不能守？」

「因爲他們沒有經驗。」

賈涉鼓掌道：「不錯，蒙古是遊牧民族，當然沒有守城的經驗，所以我們不必怕他。」

李全道：「末將之意，不必與蒙古人連和，只要待他們與金兵鬥到殘時，然後一舉出擊，便可以兼併他們，盡驅胡虜了。」

賈涉連連點頭，說道：「你的話，可正說中我心裏的，這也許是英雄所見略同了。」

他們這一邊談得起勁，那邊楊四娘也和賈夫人說個不休。

楊四娘把以往起義時的事一一對賈夫人說了。

賈夫人讚嘆道：「你小小年紀，就出生入死，經歷了許多事，眞是難得。」

四娘謙遜道：「夫人這樣誇獎，眞教我慚愧，以後還要請夫人多多指點。」

賈夫人忽然想起了一個主意，笑對四娘說道：「我有一句冒昧的話，不知你答不答應？」

四娘問道：「夫人有甚麼事，只管說便了。」

賈夫人道：「我想認你爲乾女兒，不知你肯不肯認我這乾媽？」

四娘聽了，心中感激起來，連忙上前跪在賈夫人的膝前道：「乾娘，你女兒自幼兒就沒有母親，也沒有嫂嫂，全靠哥哥撫養，大了弄槍舞劍，就像個野孩子似的，甚麼閨範也不懂，乾娘肯管敎我，那眞是太好了。」

賈夫人喜極流淚，連忙把四娘扶起來，說道：「我生了三個都是兒子，成天到晚，都想有個女兒，如今到底想着了，快上前拜過了乾爹吧。」

四娘忙上前向賈涉拜了四拜。口稱「義父。」

賈涉也十分高興，連忙扶起四娘。

李全做夢也不曾想到自己忽然之間，變成了堂堂節帥的乾女婿，一時却楞住了。

四娘向李全說道：「你還不上前拜見岳丈、丈母娘？」

李全這才上前跪拜過賈涉和賈夫人。

賈夫人喜上眉梢，向賈涉說道：「我們明兒也得擺擺喜酒，慶賀一番才是。」

賈涉點頭微笑道：「這個自然，可惜兒輩都在臨安，不然就更加熱鬧了。」

「這些日子我帶四娘回臨安，見她的哥哥們。」賈夫人說。

四娘聽了，更是高興，問道：「臨安的風景很好，是嗎？」

「好極了。」賈夫人說。

小人得志須防範

四娘道：「乾娘甚麼時候到臨安去，千萬記得帶女兒去。」

四個人談談笑笑，不覺到了深夜。李全和四娘告辭回去了。

賈涉待李全、四娘走了之後，對夫人說道：「你今晚做得很好。」

賈夫人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我說你認了一個好女兒。」

「四娘是個教人疼愛的女孩子，不是嗎？」

「是的，她還是個聰明、忠直、能幹的婦人，我正要籠絡她，以便控制李全，如今認了她

作乾女兒，那更好了。」

賈夫人道：「李全這個人，你以爲如何？」

賈涉笑了笑道：「不是我誇口，除了我之外，誰也知不透他這人的相格。」

「他的相不好麼？」

「大體看來是英俊、精明、能幹的，但有兩樣最不好的地方。」

「那兩樣最不好？」

「你留意他的一雙眼睛，眼珠子太小了，老是滾來滾去的，這在相法上稱爲蜂目。」

「蜂目主甚麼？」

「那主爲人多疑猜忌。」賈涉說：「此外也主其人定必橫死。」

賈夫人道：「吔吔，他若橫死了，我那乾女兒豈不要變成寡婦了麼？」

賈涉笑道：「你擔心這個？再說李全還有一樣不好的，那是他的聲音。」

「他的聲音怎樣？」

「聲音嘶啞，在相法上叫作豺聲。」

「豺聲又主甚麼？」

「這主爲人貪暴，不講情義。」

賈夫人道：「那可苦了我的四娘了。」

四娘坐橋子來到賈府上。

賈涉笑道：「四娘却不會怕的，你瞧她的一雙鳳目，威而不猛，兩頰上肉顴飽滿，輔着她那正直的鼻子，只有她箝制李全。而且四娘這人有才情，有主意，樣樣都比李全高出一籌。」

賈夫人道：「雖然如此，却也操心。」

「四娘的相貌，天生要操心的。而且她也不是一個丈夫能以到老。」賈涉說。

「你說她要再嫁？」

賈涉笑道：「她是巾幗英雄，再嫁也算不了甚麼。好了，我們不要再談，夜色已深，還是睡覺去吧。」

到了次日，賈涉果然在家裏治了酒席，邀了幕友到家裏來吃酒。

席間，賈涉宣佈四娘拜在膝下爲乾女兒的事，一衆幕友都舉杯向賈涉夫婦，及李全、四娘賀喜。

自此之後，李全果然盡心盡力，替賈涉效力。不到一年，他已把滁州、泗州、沂州、膠州等地，先後敉平。並荐季先守泗州，國安用守滁州、于洋、于潭守膠州、田四守沂州。夏儀、石珪守海州。這些地方，以前是屬

於金朝的。

這時南宋的丞相史彌遠，一心想把北宋時的版圖恢復過來。李全的行動大獲史丞相的讚許，便召了李全到臨安去，朝見宋帝。

李全和四娘、李福取道揚州、鎮江到臨安去。

到了鎮江金山寺，恰逢楊安兒的忌辰，四娘便在寺中大做法事，並超度起事以來陣亡各兄弟的忠魂。在鎮江耽擱了一個月，李全、四娘才到了臨安。李全先見過史彌遠，四娘也見過史夫人。

史彌遠款留李全、四娘在府中，並且爲他安排陛見的事。

宋寧宗降旨，授李全爲安寧軍節度使，並加節鉞，得專征伐。

這本來是賈涉的主意。將山東南部，淮水北部，東至海岸，西至泗州，畫爲安寧軍範圍，交給李全管轄，史彌遠依了賈涉的主張去做。

可是，賈涉却沒有教史彌遠加李全的節鉞。因爲有了節鉞，那等於直接聽命於朝廷，再不是賈涉能夠節制的了。

爲着這節鉞的事，賈涉曾力持異議。

但史彌遠爲籠絡李全，終於違反了賈涉的決定，把這事實行。

賈涉在楚州聽得此事，便對賈夫人道：「史丞相這樣做，眞是大錯鑄成了。」

「錯是他錯，與你何干？」賈夫人說。

「夫人有所不知，李全有了這得專征伐的命令，那就不是我所能制，而他也一定會鬧出亂子。」

「出了亂子，也不關你的事。」

賈涉嘆道：「雖然如此，但李全是我引荐的，這關係我可脫不了。」

「這怎辦？」

賈涉太息道：「我也不知道，夫人！」

「你叫我麼？」

「是的，我有意辭職了。」

「辭職？」賈夫人說：「那豈不是白花了一番經營的苦心？」

「那也沒辦法。」

「楊四娘不能箝制李全麼？」

「他有了節鉞，誰也不能制，何況四娘。夫人，我還有一個隱憂。」

「甚麼隱憂？」

「李全勢力大了，就會作反。」

「恐怕不至於吧？」

賈涉道：「我敢斷定他的勢力大時，非反不可。夫人，他若作反，我的罪就大了。」

「既然你覺得如此嚴重，那就辭職，告老歸田吧。」賈夫人說。

「沒想到史丞相會這樣輕率。」賈涉長嘆說。

過了幾天，賈涉把事務交給了副使徐晞稷，自與夫人啟程回臨安。

當他將到鎮江時，迎面來了一條官船，旗幟飄揚，正是李全的船。

賈涉不想停舟相見，命人避開，直航鎮江。

到了鎮江，賈涉憂鬱成病，住在金山寺裏，病了個多月，賈涉竟病死了！

賈夫人只得扶柩回籍。

賈涉的遺表，一再說李全此人，跋扈難制，不應假節鉞，同時又請以徐晞稷繼任淮軍制置使。

遺表到了臨安，史彌遠笑道：「賈涉這老頭子，自以爲除了他之外，沒有人能駕馭得了李全，我却偏要駕馭給你看看。」

於是史彌遠完全不理賈涉的遺表，也不以徐晞稷繼任，而另任命了國丈許國爲賈涉的繼任人物。

這許國狂妄自大，作事又七顚八倒。他到了楚州時恰值李全到海州去了，只留下四娘在楚州。

許國到任，不見李全到來參謁，不禁大怒道：「怎麼李全敢藐視老夫？豈有此理！」

副使徐晞稷連忙替李全解釋，說道：「李節度使巡視淮北了，他知國丈到任，很快會回來的。」徐晞稷一面通知楊四娘，教她進府去參謁許夫人。

四娘聽了徐晞稷的話，果然到許國的府裏去，拜見許夫人。

許夫人對四娘却以禮相待，留着四娘喝酒。

一會兒許國回府，轉入內堂，便大聲說道：「聽說楊四娘這賊婆來了，我倒要見見。」

許夫人大驚，急對四娘說道：「拙夫恐怕又吃醉了，口不擇言，休要見怪。」

四娘自出娘胎以來，誰也不敢叫她一聲「賊婆」，現在聽許國這樣無禮，心裏不禁大怒。

但許夫人已先向她賠禮，她

卻不好發作，只得站起來迎接。

許國大踏步登堂，瞧了四娘一眼，笑道：「好個美人兒，唔，你就是楊四娘？」

許夫人聽了，渾身不得勁，許國那一副輕薄相，眞是不像話。

可是，她又不好當面斥許國，只得說道：「李夫人是當世的女中豪傑，替國家建了許多功勞。」

許國笑道：「天生尤物，只要她眼睛一瞟，甚麼英雄人物也喪志失魂，自然是女中豪傑了。」

四娘一聽這話，那裏忍得住，指着許國罵道：「許大人，要不念在你是朝廷命官，我這就要得罪了。」說着向許夫人說一聲「對不起。」拂袖而去。

許夫人不敢挽留她，只向許國瞪着眼，埋怨道：「相公，你這樣無禮。」

「對待賊婆，何必有禮？這妞兒怕不是妓女出身，嫁了李全這强盜？」許國說。

「就算她是臭婊子。」許夫人說：「現在已身爲朝廷命婦，你怎可以得罪她？」

「我高興怎樣就怎樣。」許國豪氣地說：「怕她這賊淫婦！」

許夫人哭了起來道：「看你的態度，聽你的口吻，那點像朝廷大員，不失禮自己，也失禮了我。」

許國想了一想，說道：「你別哭了，我方才有點醉意，現在我到她家裏去賠禮好不好？」

原來許國見了四娘的花容月貌，不覺動了色心，竟想借賠禮爲名，到四娘家裏去勾搭。

許夫人早已看穿了他的心事，那裏肯讓他去。夫妻由吵嘴而打架，許夫人死拉活拉不放。

正在這時候，副使徐晞稷登門來了。

許國見徐晞稷一派氣急敗壞的樣子，便斥道：「甚麼事情，如此緊張？」

「制帥，禍事到了，楊四娘勒兵聚衆，就要殺進府來。」

許國道：「這賊婆敢如此？快派帳前護衛軍把她抓來。」

徐晞稷道：「制帥，帳前護衛軍全不管用，慢說四娘的人多，就是她一個人，已足把帳前護衛軍殺得片甲不留。」

「我才不相信。」

「不由你不相信，四娘一枝梨花槍，天下無敵。前任賈制帥，曾教十名勇將和她一人在校場比武，全不是她的敵手。」

許國聽了驚慌起來，拉着徐晞稷道：「這怎辦？」

徐晞稷道：「爲今之計，唯有屬下去見她，看看能不能勸息。」

「那就快去吧。」許國說。

「制帥，你最好暫時出城，避她一避，以防萬一。」徐晞稷說。

許國手忙腳亂，便要和許夫人一同走。

許夫人道：「事情都是你激出來的，怎麼如今你卻怕起來了？我不怕，我要和徐副使一同到四娘家去勸止她。」

徐晞稷道：「夫人能夠同去，那就更好了。」

「去吧，去吧。」許國說着，人已走到房中，抱了大印，改裝易服逃出城去。

這裏徐晞稷和許夫人火急到四娘的府裏來。

路上，徐晞稷向許夫人問道：「許制帥怎麼激怒了楊四娘？」

許夫人嘆了口氣，把剛才的事情對徐晞稷說了。

「這就難怪她要生氣了。」徐晞稷說：「此番進去，見着她時，還須好好的向她賠不是。」

兩人到了四娘府中，祇見燈火通明，刀槍耀目，五百個女兵已排列起來，準備出發了。

四娘戎裝佩劍，迎了徐晞稷進來。

許夫人望風而拜，叩頭如搗蒜，說道：「李夫人，我這裏替拙夫賠禮了。」

四娘連忙扶起道：「夫人，妳是親眼見到的，許制帥那些話，教不教人生氣？」

「他是醉了，夫人原諒他一遭。」

「他現在在甚麼地方？」

「自知不是，已逃了出城。」

四娘冷哼一聲道：「我要把他生擒回來，押他到臨安去面聖，請皇上評評理。」

徐晞稷道：「這一來甚麼朝廷體面也丟了，斷斷不可。」

四娘道：「難道我的體面就可以不顧麼？」

徐晞稷道：「他對你不起，那沒有多少人知道，若是鬧了出來，無人不知，朝廷的威信掃地，這事可不好收拾。」

四娘恨恨道：「徐副使，你要我怎麼樣？」

「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也就是了。」徐晞稷說。

「那有這麼容易？」四娘餘怒未息。

許夫人上前道：「請夫人暫息雷霆之怒，這事我自然教拙夫引咎向朝廷辭職，再不會到楚州來。」

四娘見許夫人這樣說，祇得答允了。

可是，她對徐晞稷道：「徐副使在此，作個見證，如果許國不辭職，莫怪我楊四娘反臉。」

徐晞稷連忙答應道：「一定，一定，我願意作證。」

這時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徐晞稷和許夫人也就告辭了。許夫人回府，派人尋着許國回來，把經過對他說了，並勸他辭職。

自大狂妄的許國，這時使不出一點威風來，祇好詐稱不服水土，上表請辭，並且星夜回臨安去了。及至李全回到淮安城，許國已走，這制使仍由徐晞稷護理。四娘把經過對李全說了。李全冷笑道：「這許國太不自量，讓他受點教訓也好。」

徐晞稷代理制置使，更加巴結李全和楊四娘。四娘還好，但李全卻因此而更加自大了。

所有地方官吏，都由李全的意思任免。至於將士，也都得通過李全才能任命。

李全的勢力一天比一天膨脹了。

就在這時開始，李全也開始排斥自己部下那些不屬於他嫡系的人。四娘親信的人如季先、夏儀、石珪、鄭衍德、劉慶福等，都在排斥之列。

首先，李全用計刺殺了季先，卻說是劉慶福所爲，一下子把劉慶福也殺掉。

同時，他結好夏儀，挑撥夏儀和石珪的感情。石珪站不住腳，祇好隻身逃竄。

鄭衍德一看勢色不對，他也祇好向李全投誠，作爲李全的人。

這一來，四娘在外的勢力就幾乎完全被李全兼併了。祇有劉全和劉繼佑兩人，李全還不敢動。劉全一直沒有做官，也不是長期在四娘身旁，祇是住在連雲港劉繼佑的家裏。除非四娘有事找他，他才去見四娘一面。四娘曾經問劉全道：「爲甚麼不願意做官？」

劉全笑道：「我自問沒有做官的能力，而且我既沒了父母，又沒有妻子，做官幹甚麼呢？」

「那麼你也該住在淮安城裏，時常在我的身邊呀！」四娘說。

劉全道：「我時常在妳的身



李全立馬泥沼之中中變成箭靶。

邊，恐怕李全要懷疑我。」

四娘幽怨道：「然則你是不再理我的了，你說過永遠保護我，像我哥哥一樣？」

劉全道：「不錯，我要永遠保護妳，不過，你現在已經再不必有人保護了，我還在妳的身邊幹甚麼？」

四娘恨恨的說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以爲我和李全恩愛了，所以不大肯見我，其實，自從洪英告訴我之後，我知道他的爲人，所以南來之後，我一直沒有讓他親近我。」

劉全忙分辯道：「誰說我不喜歡見妳。不過，我不想多惹麻煩。」

四娘也不勉强他，不過，他們之間，信使往還，却是不斷的。

及至季先遇害後，劉全也去淮安一次，向四娘問道：「你覺得季先之死，有可疑之處麼？」

四娘愕然道：「季先不是被劉慶福所殺嗎？李全已把劉慶福拿下，正了軍法，還有甚麼可疑的？」

劉全道：「季先縱然是被劉慶福所殺，這事也得由姑姑處理，怎可以擅自殺他？何况季先和劉慶福向來沒有怨，怎會殺死他？」

四娘恍然大悟，說道：「我知道了，不過這一件事已成過去，沒法追究。」

「以後姑姑得小心些。」劉全說。

「這個我理會得。」四娘說：「但你不必擔心，諒李全不敢欺負到我的上頭。」

不久，夏儀和石珪火併了。劉全更覺得不對，但他不敢插手干預。李全把四娘的勢力盡行吞併之後，便想起張林兒來。他要趁自己的兵力全盛之時，收復益都，把張林兒殺掉。四娘知道此事，力勸李全不要記舊恨，祇要勸張林兒歸降。但李全不聽四娘的勸告，逕自拜表到臨安，請求收復山東全郡。史彌遠丞相求功心切，對於李全此舉，大爲嘉許，馬上准許了。

於是李全率領了馬兵四萬人，直搗青州。

張林兒見李全到來，棄城而逃。李全兵不血刃，重佔了青州。不料張林兒逃出了不久，便領了八萬蒙古兵，再到青州來。

李全和蒙古兵戰了一陣，被强悍的蒙古兵殺了許多兵馬，祇得退回城裏。蒙古兵和張林兒，率兵團把青州圍困起來了。李全帶來的糧草不多，益都又沒有存糧，很快便把糧草食盡。

靦顏侍敵保實力

李全這時候才深悔不聽四娘之言，沒奈何，祇得派人回去，教四娘派兵來救援。

但當四娘正打算領兵去救李全時，李全已投降了蒙古人，元相伯顏任命他爲東京總管，並且封爲王爵。

四娘知道李全降元，不勝憤怒。便對徐晞稷道：「拙夫背叛朝廷，忘恩負義，請制帥把我綁赴朝廷問罪吧。」

徐晞稷道：「夫人不必憂慮，李全背叛，是他個人的事，妳有甚麼罪呢？賈制使在時，早已斷說李全久後必反的了。」

四娘道：「那麼請制帥准許我帶兵去把李全拿回來問罪。」

徐晞稷道：「這件事我可不敢答應，朝廷至今還沒有明令討伐李全，我怎好讓妳去。」

四娘道：「我現在的地位太尷尬了，如何才好？」

徐晞稷道：「妳可以上表陳明心迹，表示妳絕不從逆，那就是了。」

四娘祇得依了徐晞稷的話，上表自請處分。

這時李全的勢力仍有幾萬人，留守在南方，朝廷不敢動四娘，祇得降詔向四娘安慰。

這樣過了幾個月，李全留在南方的將領夏儀、國安和鄭衍德等各自離叛。

史彌遠對於李全的舊部到底不放心，也就乘機分化他們，或是抽調，或是扶起次一級的人物如時青、范成進等，代領了一部兵士。

李全的勢力這一來就七零八落了。

祇有四娘還統了三千人，駐防淮安。靠着徐晞稷的庇護，沒有被調動。然而，徐晞稷不久也就被調職了。替代徐晞稷的是劉卓和夏全。

史彌遠要以劉、夏二人代替徐晞稷，是因爲徐晞稷總是庇護着四娘，怕養成心腹之患。是以劉、夏二人臨行之時，史彌遠暗囑他們，伺機解決四娘。夏全是太尉，受命之後便帶了三萬軍隊，保護着劉卓赴任。

四娘見新任的淮東制置使劉卓，副使太尉夏全，領了精兵到

來，明知是要解決自己，一時不知所措。劉全知道四娘有難，便派員送了一封信給四娘，信中提兩個辦法，第一個辦法是教四娘率部到海州來，第二個辦法是盡解兵權，到遠處去卜居歸隱。

四娘想行第一個辦法，但爲時已晚，劉、夏的大兵已經把淮安城團團圍住，要領兵突圍，那是不可能的。要是行第二個辦法，却又捨不得手下這三千子弟兵，他們都是山東相從患難來的，何忍脫身而去？終於四娘想出了一個特別的主意來。

這天，四娘把自己打扮得千嬌百艷，僅帶了一個侍女，便到夏全的大營來求見。

夏全也是山東人，聞得四娘來了，吃了一驚，心裏想道：「這女羅刹到來，却要小心。」

當下便身穿重甲，佩了寶劍，並在營帳前後左右，埋伏了刀斧手，在緊張的氣氛中，接見了四娘。四娘走到夏全的面前，盈盈下拜，說道：「賤妾楊四娘參見太尉。」

夏全一見四娘，已經有點魂不守舍，及至聽見四娘那比黃鶯還要軟滑的聲音，更是心神不屬。連忙說道：「四娘請起。」

四娘拜了幾拜，站了起來，對夏全道：「聽得太尉是俺們山東人，所以到來求見，同鄉總容易講話些，太尉，你說是麼？」

「四娘說得不錯，俺們山東，出了你這樣一個人物，眞是光榮。」夏全說着，隨即命人在後帳設宴。楊四娘見夏全這樣待她，心裏暗喜，知道自己的計劃已是成功了。

夏全携着四娘的手，進了後帳，酒肴已備，兩人對飲起來。四娘先把外面的蟒袍脫下，說道：「卸下官服，可免拘束，太尉何不也把甲胄寬了？」

夏全見四娘身上別無武器，也就放心，自把身上的重甲全部卸了。

四娘卸下官服，祇着便裝，愈顯得體態輕盈，腰肢婀娜。夏全此時，不用喝酒，已經心醉了。

酒過數巡，四娘捧了一杯酒，敬了夏全道：「太尉，俺們算是自己人，不妨說心腹話，自從我那不長進的丈夫投降了蒙古人之後，我早上表請朝廷把我治罪的了，但朝廷不知甚麼意思，竟不降罪。如今派了重兵到來，目的自然是我，時至今日還有甚麼能力反抗？今天到來存心讓太尉把我拿下，也好成全了太尉的功勞。」

夏全道：「四娘說的不錯，史丞相的確是吩咐我和劉卓就地解決妳的。但妳本屬無辜，我怎能殺害妳？」

四娘道：「太尉的美意，教我十分感激，不過那劉制使肯答應麼？」

夏全道：「我答應了，他也沒奈何。」

四娘嘆了口氣，道：「我是個婦人，沒了丈夫，終不免要被人欺負的，太尉能夠保護我一時，却不能永遠保護我，除非太尉娶了我做小的。」說到這裏，四娘雙頰緋紅，低下頭來，嬌羞欲滴。

夏全喜出望外，說道：「四娘肯這樣，眞教俺喜出望外了，可不要騙我才好。」

四娘含羞說道：「太尉肯納我時，今兒就以身獻，這可以相信得過了吧。」

夏全更加歡喜，轉眼天黑，便和四娘睡覺去了，四娘施展出渾身解數，把夏全媚得七顚八倒。

枕邊，夏全笑對四娘道：「妳的前夫叫李全，我又叫夏全，妳可以說是兩全之美了。」

四娘嗯了一聲，把頭伏在夏全的懷裏，嬌羞地說道：「那個全不及你這個全。」

夏全聽了，又是一陣心甜。其實四娘何止兩全？李全之外，還有劉全，如今連夏全恰是三全的美人。

第二天，夏全和四娘並馬入城，來到四娘的家裏。四娘把府中所有的財寶清册奉與夏全，說道：「這些都是太尉的了。」

鳩佔鵲巢似的，夏全便佔了李全的老巢。

劉卓知道了這件事，大不謂然，但他手上沒有實力，樣樣都得聽命於夏全，而夏全又聽命於四娘。他祇得强吞下這口氣。

四娘在這時候，却在暗中採取行動。

到時機成熟了，她便教夏全把劉卓驅逐了。

然而，劉卓被逐不久，夏全也給四娘驅逐，因爲這時李全已由益都回來了。

夏全自料敵不過李全，又不敢回臨安，祇得投奔金朝去。李全在益都，接得四娘的消息，知道四娘被夏全所佔，便向蒙古人哀求，讓他南回，並說南回之

後，仍繼續爲蒙古効力。

蒙古人起初不信，李全斬了一截尾指作誓，蒙古人終於相信了他，放他南返。

李全回到淮安，原日的弟兄們紛紛歸附，不久兵勢復盛。金主封李全爲淮安王，宋朝也以李全爲彰化、保康節度使。

但李全却利用蒙古、金、宋的矛盾關係，對於三方面的任命封爵，一概接納，却不奉命令，祇顧擴充自己的勢力，利用三方面所給他的糧食金帛，廣募兵卒。很快的李全的力量就長成了，不獨擁有强大的陸上軍隊，而且建立了龐大的水師，由長江到海州，都是李全水師的勢力。

這時李全隱然自成一國，但他却沒有立國稱號，祇是拚命的擴充地盤。一時揚州鎮江，都是李全的勢力。

李全因爲水師的力量强大，便放棄了淮安，據了揚州爲基本。陸上精兵，都駐屯在揚州城，一面有舟師戰艦掩護，自以爲萬無一失了。

宋朝的史彌遠丞相眼見李全已不可復制，不勝焦灼，便起用原日的揚州知州趙范、趙葵兄弟，教他們節制鎮江、滁州軍馬。統率雄勝、寧淮、武定、强勇四軍一萬四千人，相機收復揚州。

立馬泥沼變箭靶

本來，李全打算由揚州渡江，攻取宋朝江南等地的，但鄭衍德却說道：「南宋雖弱，仍不可輕視，不如先取了泰州鹽城。」

李全聽了鄭衍德的話，把揚州的兵調往攻打鹽城。趙氏兄弟喜道：「這眞是天假其便了。」立刻揮兵進攻揚州，輕易地取下。四娘率兵退守城外的平山堂。李全雖已取得鹽城，聞得揚州有變，連忙趕回揚州來。但趙范已經派兵堅守城門，李全沒法攻得下了。假如李全不攻揚州，利用水師，渡江浮海，逕到蘇杭，宋朝是無法抵擋。

但李全自恃太甚，誓要奪回揚州城。便揮軍猛攻。趙氏兄弟兵力雖薄，但防守得法，竟屢次擊敗李全。平山堂地勢比揚州城高，李全大可以用炮火轟擊。可是，李全怕把城中自己的住宅轟毁，一直不敢發炮。結果，他在揚州城外，另築一道壕塹，把一座揚州城三面圍着，臨江這一方面，却由水師封鎖着。李全以爲這樣便可使城內的人糧盡而投降，不須損耗兵力了。

他每晚在平山堂上設宴作樂，俯看揚州城，却是燈火全無，笙歌不作。不禁笑道：「趙氏兄弟，如今祇是甕中之鼈了。」

正當壕塹將要完成之際，趙氏兄弟乘夜出兵，由東門逕襲平山堂。

李全這時已經喝醉了酒，醉薰薰的跨上馬。四娘大驚，道：「你這樣還能出戰麼？不如退守土城。」當下保護着李全，向土城退却。又派人建李全的旗號，駐屯於揚州西城。

到了天明，趙氏兄弟據了平山堂，遙見西門那邊，李全的帥字旗迎風招展。趙范便要向西進攻。

趙葵道：「不如先取了土城再說。」

趙范也同意，於是派甯淮軍統領李虎爲前鋒，領兵撲到土城來。

這時李全的酒也醒了，聽說鎮江兵來，笑着對四娘道：「你看我生擒趙氏兄弟。」

四娘道：「趙氏兄弟詭計多端，你得要審慎了。」

李全應着，提槍上馬，祇帶了三十多騎驍將，大喝一聲，衝入敵陣。

李虎不知是李全，奮勇迎戰，李全的槍法不及四娘、劉全，但除了四娘、劉全外，他的槍法却算是高的。而且他所用的渾鐵槍，沉重得很。

李虎戰了十多個回合，漸漸不支，敗下陣來。

李全虎吼一聲，正欲追殺，却被對方搶救去了。

這時趙氏兄弟已經認出是李全，立刻鳴金收軍，向後便退。

李全殺得性起，驅馬趕來。

隨後的三十餘騎驍將，一齊衝殺，有如虎入羊羣。鎮江軍雖然人多，但近李全不得，眞是「望風披靡」。

趙范對趙葵說道：「我們中了李全之計，原來他還在這裏。」

趙葵道：「我們向雷塘退守吧。」

趙范道：「到這時候，我們却不能退了，一退就兵潰。常言兵敗如山倒，我們勢必成擒。」

「那怎麼辦呢？」

「唯有向兩邊讓開，引他深入陣來，然後向土城直撲。」

趙葵同意，便教裨將掌着帥字旗向後退。他領兵向左，趙范領兵向右，包抄過來。

李全深恨趙氏兄弟，便向帥旗追來。

將到平山堂下，李全才知道中了計，急忙的回馬。這時鎮江兵已向土城猛攻。喊殺之聲，驚天動地。李全怕土城有失，便向新塘方面疾走。

新塘是在雷塘旁邊，新開的一條路，通到土城，最是近便，因此李全便向這條近路，打算趕快回土城。

這條路是新開的，路面全是浮泥。又因隋堤受開路的影響，崩了一大段，潮水湧進，浮泥便變爲一片泥沼。

李全走了一段路，馬已深陷在泥沼之中，變成箭靶。

回顧後面的從騎，也都深陷在沼中。

鎮江兵見了大喜，亂箭向他射來。

可憐這一代梟雄，如今是自己困了自己，立馬泥沼之中，變成箭靶。

李全身上披着甲，箭射到身上，一時却不能傷他。可是，他那匹馬，却受不起箭，哀鳴一聲，死在爛泥裏，那三十餘驍將也一一被箭射死了。

李全也逃不出這命運，他的咽喉中了箭，屍體倒在泥漿裏。

鎮江兵這才慢慢走到李全的屍體旁，割下李全的首級。

再說趙氏兄弟領兵到了土城，把土城團團圍着。楊四娘也不怕，吩咐關了城門堅守。

她自己也披甲持槍，教人備馬，準備李全回來時，便揮軍殺出。

趙氏兄弟知道四娘厲害，不敢輕進。

四娘等來等去，不見李全回來，心裏覺得很奇怪。就在此時，李虎挑着李全的首級來到城下。

四娘見了李全的首級，才知道李全已死。

雖則四娘和李全已沒有夫妻情感，但也不免傷懷，滴下兩點眼淚。李全已死，此地不可再留。

於是四娘結束上馬，領着五百親兵，開城殺出，向淮安退去。

趙氏兄弟啣尾窮追，雖然奈何不得四娘，但李全部下的兵士已給他斬殺淨盡。

四娘一枝梨花槍，使出了翻江倒海的招數，終於殺出重圍，來到淮安。

淮安的李全部下，聞得李全已死，知道大勢已去，紛紛作鳥獸散。大部份投降了鎮江兵，一部份大肆搶掠，放火燒淮安城。四娘沒法制止得住，祇得退到海州城去。

劉全迎着四娘，並且安慰她道：「姑姑在此休息一下，徐圖再舉。」

四娘搖頭道：「我已沒有雄心了，何況我到底是個女人。」

劉全道：「那末，你打算怎樣？」

四娘道：「你我一同歸隱吧。」

劉全道：「到處都是烟塵，那一處地方才是乾淨土？」

四娘道：「我們到南方的絕島去吧。」

劉全想了一想，說道：「我們到瓊州去，好不好？」

「好的。」四娘說。

劉繼佑說道：「我也隨姑姑去。」

四娘道：「你這兒的基業呢？」

「反正這兒都保不住。」劉繼佑說道：「我收拾家財，攜帶家口，隨姑姑去便了。」

四娘道：「既如此，我就帶你去吧。」

當下劉繼佑收拾家財，和四娘、劉全下了船，即日揚帆，向南而駛。

到了瓊州，四娘在五指山下定居下來，從此不問外事，祇是把那梨花槍法傳給當地的女孩子。

（全文完）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

雷庫驚魂

魏力・文
劉恒・圖

上文提要：

木蘭花等三人被送到一艘大船上，外表是漁船的船艙裡被佈置得全是紅色，設備的高超是世界最先進的……木蘭花與紅衫俱樂部的正主席——馬里坦男爵見面，她被請坐在一張利叉攔住的椅子上，頭上是放射使人一秒之內就可變白痴的發射器，面對如此危局，木蘭花知道祇有挾持此人，才能離開，她嘗試了六次……

「剛才，你逃開槍擊，又逃開了放射綫的裝置，小姐，我希望你珍重自己的性命，不要再以卵擊石，作無謂的反抗了！」

「以卵擊石」，這是從來也沒有人敢對木蘭花如此說法的。但是，在他們三人進入別墅之後起，他們便一直居於下風，也難怪馬里坦趾高氣揚了。

木蘭花竭力使自己鎮定下來，道：「好，想不到你在這艘漁船上下了那麼大的工夫！」

「當然，」馬里坦得意洋洋，「這艘漁船將是我們的遠東總部，任何生意都要下本錢的，我相信你不會反對這句話吧！」

「你現在又給我多少時間考慮？」木蘭花試探着問，同時，她不甘失敗，還在想着如何才可以逃脫的念頭。馬里坦伸手托住了他肥肉折疊的雙層下巴，道：「這個，我看……不必要了。」

木蘭花陡地吃了一驚：「那是甚麼意思？」

隨即，她聽到了自身後傳來幾乎微不可辨的腳步聲，她的腰眼之中，有兩件硬物頂了上來，那自然是剛才站在艙外的兩個大漢已來到了她的背後，而以他們手中的槍抵住她的身子了。木蘭花的臉色也不禁變得蒼白起來。

「我說不必要了，」馬里坦陰森森地道：「那意思就是，剛才你既然有十分鐘的考慮，而尚未能得出正確的決定，那就算再多些時間考慮，都是沒有用的了，你同意我的看法麼？」

「你是說……」

「我們不得不剷除我們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即使要使用暴力，」馬里坦「嘖」地一聲，「那也只好表示遺憾了！」

他肥胖的頭部側了一側。

在木蘭花的身後立時傳出了一個粗魯的呼喝聲，道：「轉過身來，走出艙去！」

木蘭花佇立不動，她冷笑着道：「如果你們已決定要槍殺我，我爲甚麼還要聽你們的命令，走出這個船艙去呢？」

「噢，小姐，你看這地氈，這是波斯王宮中僅有的一張鮮紅色地氈，是中古時代的藝術品，我想你也不希望它會被你的鮮血染污吧！」馬里坦作狀地說。

地氈——木蘭花的腦中，陡地閃過了一絲光亮。

在她腳下的是厚厚的但又十分之柔軟的地氈，這地氈的確是波斯地氈中最上乘的貨色，也因爲它極之柔軟，所以可能幫助她。

木蘭花兩腳微微分開，用力地向下踏着，然後又慢慢地靠攏，她覺得腳下的地氈已經被她的雙腳弄得不平整了，她道：「好，我走出去。」她突然轉過身去。

在她轉過身去的時候，她雙足用力地扭轉着地氈，使得整張地氈都轉動了起來，在她身後的兩個人經不起突如其來的轉動，身子向後仰去，木蘭花趁機向後躍出，她反躍到了那兩個人的身後，而不等那兩個人轉過身來，她雙手一按，按住了那兩個人的頭，猛地一撞，那兩人悶哼了一聲，身子向後倒去，木蘭花手一探，已將兩人手中的手提機槍一齊搶了過來。

這一下變化，前後至多也不過半分鐘的時間。

而當那張地氈因爲木蘭花的雙足扭動而移動的時候，馬里坦也是站在地氈上的，他的身子也側了一側，幾乎跌倒。

而當他站穩的時候，木蘭花手中的兩柄槍已對準了他！

「別以爲我不會發槍的，」木蘭花冷哼的道：「所以你還是不要動的好！」她一面說，一面又以槍托在那兩個大漢的頭上重重地敲了兩下。

馬里坦的雙手舉了起來，木蘭花後退了一步，使自己的背靠在艙壁上，她的槍口仍然瞄準了馬里坦。她道：「你命令你部下，將穆秀珍和高翔兩人送進這間艙房裏來。如果五分鐘內，我看不到他們兩人，你就難免葬身大海了！」

「別用暴力，小姐，他們兩人很好！」馬里坦側過頭去，對着他佩戴的手表叫道：「快帶我們另外兩位貴賓前來。任何人不要妄動，我已受制了，如今佔優的是木蘭花小姐，我在兩柄手提機槍的威脅之下，你們任何人的妄動，都足以影響我的生命。」

「你倒很聰明！」木蘭花點頭讚許。

她終於佔了上風，但是在高翔和穆秀珍兩人還沒有來到之前，她總還要十分小心地戒備，提防馬里坦再耍花樣。

她和馬里坦晤對只不過半小時左右，然而在這半小時之中，她已足夠知道馬里坦聰明、多智、狠毒，可以稱得上是第一流的匪徒，也是極强的對手！

面對着這樣的一個對手，木蘭花仍是不敢大意的。

不到兩分鐘，木蘭花已聽到了穆秀珍的聲音，穆秀珍叫嚷着，和高翔兩人一齊走了進來，木蘭花左手一抖，將左手的槍向高翔拋去。

高翔接到了槍，立即和木蘭花一樣，背靠艙壁而立，槍口對準了馬里坦，穆秀珍衝到木蘭花的身邊，道：「蘭花姐，這胖子是誰？」

「他是紅衫俱樂部的主席馬里坦男爵。」

高翔嘆了一口氣，穆秀珍搖頭道：「原來紅衫俱樂部這樣膿包，不過癮，那實在太不過癮了，蘭花姐，你說是不是？」

木蘭花瞪了穆秀珍一眼，才道：「馬里坦先生，你快命令這艘船向市區駛去，我們要將你們交給本市的警方手中。」

「這艘船叫『雷庫號』，」馬里坦居然毫不驚慌，「將我們交給警方，這不是太過份了麼？我們能否作有條件的妥協呢？雷庫號的意思，就是儲藏雷的所在，那也就是說，自這裏所發出的聲音，會使千萬人心驚，這是我自己取的船名。」

「如果你能僥倖不被判死刑，那麼我想你在監獄中，將可以雷鳴二十年之久。」高翔調侃着說：「你的提議被否決了！」

「一點通融也沒有麼？」

「別廢話了，當然沒有。」穆秀珍大聲責斥。

木蘭花在那一剎間，心中閃過了一絲念頭，馬里坦表現得太鎮定了，那種異乎尋常的鎮定，實在不應該是一個匪徒所應有的。

在木蘭花過去的經驗中，每一個匪徒，不論他在得勢時是如何地兇狠，但是在失勢的時候，却總是貪生怕死，臉如死灰的。

難道馬里坦真的與衆不同，還是他別有所恃呢？

木蘭花正想喝令他走過來，但是已經遲了！

只聽得馬里坦道：「太遺憾了！」他這一句話剛出口，突然之間，像是天和地忽然換了一個位置，整個船艙都倒翻了轉來。

木蘭花、高翔和穆秀珍三人，和室內的一切陳設，都滾動着，向下跌下去，像是方盒中的玩具公仔，因爲盒子轉動而滾跌一樣。

只有幾件大的傢俬，例如那



方局長和木蘭花緊緊地握着手。

兩張椅子，是因爲釘固定的，所以才未曾跌下來。而馬里坦則雙手握住艙底的一個鐵環吊在空中。

當穆秀珍舉槍向他發射之際，在他的身旁，「呼」地現了一道活門，他身子便從那道活門之中蕩了出去。

繼之而來的便是馬里坦的怪笑聲，和不斷地旋轉，整個艙房像在飛機翻觔斗也似地轉動着，在剛一開始的時候，高翔、穆秀珍和木蘭花三人，從這個角落滾到那個角落，撞在艙壁上，硬物上，撞得狼狽不堪，幾乎連槍也握不住。

木蘭花是三個人中最早攀住了那張安樂椅的一個，攀住了安樂椅之後，雖然艙房仍在不停地轉動，但因爲安樂椅是固定的，所以她的身子便不會到處流動了。

木蘭花伸手拉住了高翔和穆秀珍兩人，使他們兩人的身子也附在安樂椅上，穆秀珍一把奪過了高翔手中的槍，掃出了一排子彈。

子彈發出刺耳的呼嘯，「啪啪」地撞在艙壁上，又反震了回來，整個小船艙的四壁，全是防彈的！而且那船艙根本也是一隻大箱子！

木蘭花才一進來的時候，便覺得這個主腦的艙房太小了些，直到現在，她才知道這個艙房設計得如此小的眞正原因。

她又一次地失敗了！

在天旋地轉中，馬里坦的聲音聽來更加刺耳，他「格格」地怪笑着，道：「小姐，你曾稱讚『雷庫號』設計的巧妙，那倒是事實，如今你們所嚐到的，只不過是一項二流的設計而已，可是你們已經有一點受不住了，是不是？」

木蘭花舉起槍來，射出了一排子彈。

她的子彈是射向那具放射綫儀器的，一陣白烟和一陣焦臭的氣味，使得那具儀器顯然地失了作用，船艙繼續在旋轉。不論睜大眼或閉上眼睛，忽然頭下脚上，忽然頭上脚下，那種隨時可以被拋擲出去的離心力，使得人的腦部充血！

高翔、木蘭花和穆秀珍三人，全是受過嚴格東方武術訓練的人，東方武術的訓練，可以使人忍受最堅苦的環境，可以使人在逆境中求生。

所以他們三人，居然能在天

旋地轉中支持了二十分鐘。

但是，不論他們所受的東方武術訓練是何等嚴格，他們總是沒有法子一直不斷地支持下去的，穆秀珍首先乾嘔起來。

高翔的臉色慘白得難以形容。

木蘭花則覺得耳際「嗡嗡」直響，艙中的每一件東西，在稀哩嘩啦地轉動，在翻滾，令得她的頭腦越來越漲，感到難以支持。

木蘭花喘着氣，道：「秀珍，你怎麼了？」

「我……不行了，我抓不住了。」

「死命抓着，你若是跌了下去，那你更不能支持了，用繩子將自己綁在椅子上。」木蘭花喘息着，斷斷續續地說着。

但是馬里坦魔鬼也似的聲音又響了起來，道：「不必了，你們看看這張椅子，自身難保了，它不能庇護你們了！」

馬里坦的話才出口，高翔等三人抓住的那張安樂椅，向下落了下來，立即滾到了一角，又立即翻轉過來，向另一個角落滾去。

當椅子落下去的時候，穆秀珍的後腦撞在艙壁上，她本來就已經支持不住，這時立即昏了過去，高翔一伸手臂，將她抓住。

可是在第二次滾跌之際，那張安樂椅向他們兩人重重地壓了下來，連高翔也昏了過去。木蘭花雖然未曾昏去，但也在半昏迷狀態之中了。

她竭力想抓住甚麼來穩定身子，可是整個船艙中的所有一切全在翻跌着，滾動着，沒有一樣東西不是在動的，她的身子，隨着那些東西，自這個角落，被摔到那個角落，像是一隻球一樣，除了設法保護頭部之外，她沒有別的辦法可想。

她雙手抱着頭，隨着船的轉動而翻滾。

她竭力使自己不昏迷，她知道這是最重要的。她眼前已經看不到甚麼了，只看到各種各樣在旋轉的東西，那些東西，更成了一個個圈兒，像是無數在飛舞盤旋着的妖物，她已經幾乎要昏過去了。但也就在那一瞬間，旋轉停止了。

突如其來的遏止，更使她的心怦怦地亂跳了起來，她覺得想嘔，但是她又忍住了，勉力地向旁看了一眼，她看到高翔和穆秀珍兩人，撒開手脚地躺着，身上壓了不少東西，她連忙也那樣躺下，拉了些破碎的東西，壓在她自己的身上。

接着，她聽得有人聲傳了過來，那是一個尖銳的中年人的聲音：「男爵閣下，沒有人可以忍受那麼的旋轉而不昏倒。美國訓練太空人的最高紀錄，是七分鐘，如今我們已旋轉了足足三十分鐘了，你以爲他們還能夠保持清醒麼？」

三十分鐘，那是何等難捱的半小時，自己總算還保持着清醒。

「啪」地一聲，門被打開，木蘭花將眼睛打開一道縫，向前看去，她看到的人都是雙重的，在不斷搖擺的，像是在跳「阿哥哥」舞一樣。

她只依稀辨得出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正是馬里坦。

「看來他們都昏過去了。」馬里坦的聲音表示了十分滿意，同時，他的身子也向前慢慢地走了過來，「可是代價也不少。」

馬里坦又苦笑着道：「可是代價也不少，你看，那麼多的名瓷，全都打碎了，還有那張地氈，當然也是沒有用了。」

「可是，」那個尖銳的聲音諂媚地道：「你却對付了東方三俠！你準備怎樣處死他們呢，不必等他們醒過來了。」

「當然不！」

假借昏迷制惡梟

馬里坦向木蘭花走了過來，木蘭花的精神陡地一振，心中興奮地叫道：「機會來了！機會來了！」她動也不動，一聲也不出，但是她的全身却緊張得如拉緊了的弓弦一樣。

馬里坦來到了木蘭花的身邊，停了下來。

「可惜得很，」木蘭花看到馬里坦在搖頭：「她其實是十分傑出的人才，如果她加入我們的俱樂部，那我深信，我們在遠東方面的發展，只怕還在歐美之上！」

「可是她却不識抬舉！」那尖銳的聲音回答。

「所以我說可惜，我要親手殺死她！」馬里坦慢慢地舉起了手槍，也就在這時候，木蘭花倏地睜開眼來，她亮晶晶的大眼睛，向馬里坦睞了一下。馬里坦陡地一呆，木蘭花已揚起一團碎瓷片，向他的臉部潑去，馬里坦的臉上立時流下了鮮血。

木蘭花的身子疾彈而起，她左掌掌緣敲向馬里坦的左腕，將馬里坦的手槍敲落，右掌一揮，將槍抓到了手中。

然而，她剛才所經歷的旋轉，實在太劇烈了，所以當她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奪到了手槍之後，她雙腿一軟，人又坐倒在地。

然而，她的槍口却及時一歪，「噗」地一聲響，子彈穿進了和馬里坦一起走進艙房的那個男子的左腿，那男子立時撲跌在地。

而木蘭花並不怠慢，槍口又對準了馬里坦。

馬里坦目瞪口呆地望着木蘭花，他實是不能相信這是事實，木蘭花居然能夠忍受三十分鐘天旋地轉，而仍然保持清醒。

木蘭花立即一挺身子，又站了起來，她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男爵閣下，你的部下將美國太空人的忍耐力估計得太高了！」

馬里坦臉上的肥肉在微微抖着，木蘭花一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將他的手臂扭到了背後，這才道：「你還不下令救醒高翔和穆秀珍麼？」

「好，我下令，可是小姐，『雷庫號』的巧妙，你還未曾眞正領略呢！」馬里坦雖然力充鎭定，但是木蘭花却可以聽出他的聲音在發抖！

在馬里坦的命令下，兩個人走了進來，在高翔和穆秀珍的臉上噴上了烈酒，又在他們的鼻端，滴上了一些阿摩尼亞。

高翔和穆秀珍先後醒了過來，但是他們的臉上還是十分蒼白，而且現出了一片迷茫而痛苦的神色，兩人四面轉着頭看着，過了三四分鐘，穆秀珍才叫道：「蘭花姐，我們在哪裏？」

「我們還在那個旋轉艙中。」

高翔一躍而起，但是他剛一躍起，身子一側，便又跌倒在地，他再躍了起來，扶住了艙壁，總算看清了眼前的情形。

「秀珍！」他高興地叫着，「不要緊了，蘭花姐又佔上風了！」

穆秀珍也已站了起來，跌跌撞撞，到了馬里坦的面前，身子一俯，幾乎撞在馬里坦的身上，她想指着馬里坦的鼻講話，可是指來指去，却總是指不正馬里坦的鼻尖，她罵道：「你這傢伙，暗計算人，卑鄙之極，你是骯髒的小人。」

馬里坦臉色鐵青，一言不發。

木蘭花推着他向前走出一步，道：「走出這個船艙，到甲板上去！」木蘭花手中的槍緊緊地抵着馬里坦肥厚的背部。

馬里坦知道自己的手槍是殺傷力十分强大的，他不能設想木蘭花如果開槍的話，會有甚麼後果，他只得挪動身子，向外走去。

馬里坦和木蘭花走到甲板上，高翔和穆秀珍也跟了上來，到了甲板上，給海風一吹，三人的精神都爲之一振。

「三位，」馬里坦的聲音不再鎭定了，雖然在這艘「雷庫號」上，還有許多精巧之極的裝置，但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却是沒有法子用來對付木蘭花等三人的，「三位，我準備放棄向遠東擴展的計劃了，你們認爲怎樣，我可以保證。」

「最好的保證就是將你送到監獄去！」

「這……這不是太過份了麼？」

「少說話，快吩咐準備一艘快艇，船上一定是配備有快艇的。」木蘭花直將馬里坦推到了船舷的邊上，才發話問他。

甲板上到處是人，約略看去，至少有五十多個人，有幾個彪形大漢，看來更是兇神惡煞，十分之駭人，一望便知是精通武技的高手。

但是馬里坦在木蘭花的手中，這些人只是木偶也似地站着，沒有人敢亂動，也沒有人敢出聲，木蘭花擒賊擒王的計劃終於成功了！

馬里坦啞着嗓子叫了幾聲，兩個人揭開了一塊油布，將油布下面的一艘快艇慢慢地向海中放去，海風吹着船帆，發出「噗噗」的聲音。

「你們聽着！」木蘭花沉聲道：「你們的首領在我的手中，任何人妄動他就沒有性命，但是他給我們帶到市區，我却可以保證他沒有性命之憂。」

木蘭花推着馬里坦走下了繩梯，穆秀珍跟着，高翔殿後，四個人一齊落到了快艇之中，高翔立時發動引擎，快艇的艇首向前昂着，如同野馬奔馳在原野上一樣，捲起一股股的水花，在海面上掀起無數白色的泡沫，向前駛去。

不到三分鐘，「雷庫號」已經看不見了。

直到這時候，木蘭花才鬆了一口氣。

「高翔，你將他身上所有的東西——包括每一個鈕扣在內，全部除下，抛入海中。」木蘭花向高翔招了招手，「他身上每一件東西，都可能是一件武器或者通訊器材，留在他身上，他就有逃脫的機會了！」

馬里坦的胖臉變成了可怕的灰色。

高翔在不到十分鐘之內，便除下他身上的一切：皮帶扣、鞋跟、鈕扣、手錶、戒指等等，還在他的頭髮中，找出了一隻一角硬幣大小的東西，在他的胸口，一塊肉色的膠布之下，找出了一具極小型的長距離無線電通話器和一具無線電示踪儀。

單憑着這具示踪儀，紅衫俱樂部的匪徒就可以知道他們的首領在甚麼地方，而設法跟踪展開救援行動，打救馬里坦的。

等到全副「武裝」被解除之後，這個陰森、狠毒的紅衫俱樂部主席馬里坦男爵，便成了一個提住了袴子的可笑的胖子！

穆秀珍一面掌握着快艇，一面回頭望着馬里坦，暗暗地笑着，好幾次幾乎令得快艇失去了控制，整個地翻覆在海面上。

他們認定了方向，一直向前駛着，不一會，便看到有兩艘水警輪向前駛來，水警輪很快地接近了快艇，水警輪正是方局長派出來的。

而當穆秀珍等三人和方局長會面的時候，水警輪已經開始收隊了，因爲木蘭花俘擄了馬里坦的消息，已傳遍了整個警局。

方局長趁快艇迎上了水警輪，登輪之後便和木蘭花緊緊地握着手，方局長的身後一個警官討好地道：「局長，這次你可以升任全國警務總監了！」

「胡說！」方局長十分嚴肅地斥着：「這是木蘭花小姐的功勞，我們正應該感到慚愧才是，還好意思自己來居功麼？」

那警官不敢再說別的，又搭訕着恭維了木蘭花姐妹幾句，才訕訕地退了開去。水警輪靠岸時，岸上已佈下了最嚴密的戒備，防止有人來救助馬里坦。

在審訊的階段中，整個警方都緊張得透不過氣來。最好的律師從歐洲飛來，爲馬里坦辯護，但是終於因爲證據確鑿，他因爲「唆使綁架」、「聚黨行兇」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當木蘭花姐妹在法庭上作證人的時候，是這件案子的最高潮，千千萬萬的市民湧向法庭，要一睹屢次爲民除害的女黑俠木蘭花的丰采！

馬里坦瑯璫入獄，這是一件轟動世界的大新聞。當馬里坦入獄之後，警方總算鬆了一口氣，這件事情似乎已經了結了。

但是事實上，却並不如此。

在馬里坦被判有罪的那一天之後第七天，那天自半夜起，就下着大雨，到了清晨時份，雨下得更大，木蘭花和穆秀珍正在沉睡。

突然，急驟的電話鈴聲將兩人吵醒了。

穆秀珍翻了一個身，用被子蒙住了頭。木蘭花抓起了電話筒，高翔的聲音大得立即可以聽到：「蘭花！蘭花！馬里坦越獄了。」

木蘭花睡意頓消，一翻身坐了起來。「怎麼一回事？沒有特別的監管麼？爲甚麼會任由這樣重要的一個要犯越獄？」

「有特別的看管的，而且還是個別監禁的，可是他……他却不見了，獄室的門還鎖着，沒有人看到過他有甚麼異動，可是他却不見了，」高翔的聲音顯得十分惶急，「我看這件事太神秘了，蘭花，你可願到監獄的現場來看一看？」

「神秘？」木蘭花嘆了一口氣，「一點也不神秘。」

「你知道他是怎麼越獄的麼？」

堂而皇之走出獄

「你……你是說……」高翔一陣氣結，說不下去。

「甚麼？」穆秀珍大叫着跳了起來，「那胖子逃走了？這……太豈有此理！」

「唉！」木蘭花放下了電話，望着打在窗上，迸成一朶朶奇妙水花的雨點，「金錢的誘惑力量實在是太大了，我想紅衫俱樂部……」

木蘭花才講到這裏，突然停了下來。

風聲、雨聲和海濤聲交織成一片，可是在那些自然的聲音之中，木蘭花還聽到了她們的鐵門處，有「啪」地一聲傳了出來。

木蘭花連忙拉了窗簾的一角，向外看去，她看到了七八條黑影，正迅速地向她們的院子之中翻了進來。木蘭花連忙一拉穆

秀珍，兩人一齊躲進了衣櫥之中。在衣櫥上，有一面大的穿衣鏡，可是在衣櫥中望出來，那面鏡子却是一塊玻璃，外面的情形，全歷歷在目。

她們剛躲了進去不久，臥室的門口便發出了輕微的「卡察」一聲，如果不是高翔的電話先將她們吵醒，那一下輕微的聲響，夾在風雨聲中，是絕不會驚醒她們的。

繼那一響之後，房門被推開了！

兩條大漢動作敏捷得像猿猴一樣跳了進來。

「噗噗噗……」一連七八下響，聲音十分低沉，但是七八條驚心動魄的火舌，却掃向她們兩人的床上，躲在衣櫥中的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不禁暗抽了一口氣！

那兩個漢子各放了四五槍，立時便退了出去。

「怎麼樣？」門外一個聲音問。

「當然完了，快走！」

「看到屍體了麼？」

「每個人中了四槍，還要看屍體麼？」

「快進去檢查！」那聲音十分嚴厲！

「好！」回答的聲音却是十分不願意。

木蘭花向穆秀珍作了一個手勢，令她繼續守在衣櫥中，她悄沒聲地推開櫥門，向外躍去，站在門後，房門立即又被推了開來，一個人跨了進來。

那人才跨進了一步，木蘭花重重的一劈，已擊中了他的後腦，那人無聲地向下倒去，木蘭花一矮身，伸手將他扶了一扶，令他倒地時不發出聲響來，同時，已將那人手中的槍搶了過來，她向櫥門揚了一揚，穆秀珍將門推開，木蘭花拋過槍去。

穆秀珍伸手接住了槍，立時又關上了門。

過了一分鐘，房門外有人道：「他媽的，究竟怎樣？」

木蘭花粗着喉嚨，含糊答應了一聲，那人和剛才一個人一樣，才一進來，便被木蘭花擊倒和奪走了槍，然而這一次，門外也知道發生事故了。

「噗噗」兩聲響，兩顆子彈穿進門來，在木蘭花的頭頂飛過，木蘭花立即隔門還了兩槍，她聽到有人慘叫着滾下樓梯去的聲音。

木蘭花向後退，穆秀珍也從櫥中走了出來，兩人退到了浴室中，密集的槍聲，已將她們臥室的門射成了蜂巢一樣。

有兩個人推開門，企圖衝進來。

但是他們的人影才閃了一閃，穆秀珍「噗噗」兩槍，便將他們打得滾倒在地，木蘭花推開了窗子，大風大雨橫潑了進來。

木蘭花向外看去，外面並沒有人，所有的人顯然都攻進屋子來了，她一面向外連發了幾槍，一面招呼着穆秀珍，兩人一齊翻窗而出。

她們不是沿着水喉爬下，而是跳了下去的。

她們剛一着地，只聽得「轟」地一聲巨響，濃烟和火舌，自她們臥室的窗口中冒了出來，穆秀珍握緊了拳頭，想要破口大罵，但木蘭花拉着她，冒着大雨，她們翻過了圍牆。

木蘭花掠了掠頭髮，雨大得幾乎甚麼都看不清，這對她們來說，是十分有利的，因為她們不知道敵人方面來了多少人。

她們越過了路面的時候，又聽到了「轟」地一聲響。

兩人轉過頭去，又看到火光連閃，她們的屋子已被炸去了一小半，接着，幾輛汽車在暴雨之中疾馳了開去，穆秀珍連放了幾槍，其中一輛陡地一個轉側，衝出了路面，滾出了懸崖，一路翻滾着，竄着火苗，直跌到了數百呎下的山坑中。

而其餘幾輛汽車，則以極高的速度駛遠了。

不到五分鐘，「嗚嗚」的警車聲迅速地傳了過來，兩輛警車，以高到了危險的速度衝了過來，停在木蘭花住所的門口。

而那幢精緻的小洋房，這時正在雨中燃燒。

「我們可以過去了。」木蘭花拉着穆秀珍，衝過了路面，她們看到高翔自警車上飛撲而下，待向火窟之中穿進去。

「高翔，我們在這兒！」穆秀珍連忙揚聲高叫着。

高翔轉過身來，雨水打在他的臉上，他張大了口，毫無意義地叫着，衝了過來，將穆秀珍緊緊地抱了起來，穆秀珍敲打着他的背脊，叫道：「你想死了，還不快放開我麼？」

高翔喘着氣，道：「我太高興了，當我遠遠地聽到爆炸聲，和起了火光的時候，我只當你們已

遭到匪徒的毒手了。」

「如果不是你那個電話吵醒了我們，」木蘭花走了過來，「那我們一定已經不在人世了。紅衫俱樂部的匪徒的確是比任何我們接觸過的歹徒都狠毒！」

「你們的住所……」高翔指着繼續在冒着火苗的房屋，搖頭嘆息，匪徒分明是以化學燃料來縱火的，所以在大雨中，青白色的火焰仍像毒蛇的蛇信一樣，「嗤嗤」地向高處冒着。

「死匪徒，賊胖子！」穆秀珍沒口地罵着：「我將你抽筋剝皮，我和你誓不兩立。」

「秀珍，我們先離開這裏吧！」

「到我家中去暫住幾天可好？」高翔提議。

「不，非但我們不去，連你也不能回去，回去的話，只是自投羅網，你想，他們公然炸屋，放火，這樣猖狂地來對付我們，難道肯放過你麼？」

高翔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和木蘭花、穆秀珍一齊上了警車，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向還在焚燒的屋子投了無限婉惜的一瞥。

這幢屋子她們住了許多年，每一吋地方都經過她們兩人悉心的佈置，每一件小擺設，在購買的時候都經過仔細揀擇。

但是如今，却付諸一炬了！

而使得木蘭花更覺得心頭沉重的事，倒不是她們的住所毀去了這一件事，而是紅衫俱樂部的匪徒竟然如此之猖狂，如此之明目張膽！

看來，他們要向遠東擴展勢力，是勢在必行的了。

而如果這個擁有第一流騙徒，僞冒犯，走私犯的大罪惡組織，它的勢力眞的侵入了東方的話，那麼受它所害的人又會有多少？

當警車疾馳而出的時候，木蘭花只是沉思着，她甚至不擰乾濕髮，任由雨水順着髮尖向下滴着。高翔取過了一條乾毛巾，道：「蘭花，你抹抹。」

木蘭花接過了毛巾，她和高翔四目交投，高翔的眼中充滿了深情。木蘭花心中暗忖，警方的力量本來是夠大的了。

然而，警方高級人員的背叛事件，已不止發生過一次了，這一次，馬里坦又能「神秘」越獄，警方的組織不夠健全，是毫無疑問。

那麼，相形之下，敵人的力量是不是比警方大得多呢？

她默默地抹着濕髮，一句話也不說。高翔則全神貫注地望着她，看他口唇嚅動的情形，像是想和木蘭花說甚麼話，但是他却也沒有出聲。

他們兩人各有各的心事，只有穆秀珍無聊地望着窗外。

雨大得幾乎甚麼都看不清楚，車窗全絞起了，但是還有小水珠迸了進來。穆秀珍心想：應該到市區了，為甚麼一點燈光也看不到呢？

她將臉貼在玻璃窗上，突然，她看到了路邊上的一塊指示碑，那指示碑上的里程，表示他們的車子，正在遠離市區十一哩處！

穆秀珍陡地一怔，轉過身來。

他們所坐的警車是高級警官在緊急行動時所坐的，在後座座位，和前面的司機位之間，隔着隔音玻璃，是要用對講機才能通話的。

那司機穿着警察制服，但是臉上却是漠然沒有表情，穆秀珍還看到了「咪表」上指示針，是在六十五咪的高速上。

「高翔，」穆秀珍突然叫道：「我們要到哪裏去？」

高翔和木蘭花兩人陡地從沉思中驚醒，高翔一揮拳，便打破了車子中間的那塊玻璃，叫道：「你將車子駛向何處去？」

高翔一擊碎玻璃間，車子便發出了一下難聽之極的刹車聲，停了下來，由於車子停得極其突然，而路面又滑，車子打起轉來。

高翔的身子向前一衝，額角碰在碎玻璃上，一縷鮮血立時流出，而那個司機已打開了車門，向黑暗之中跳了出去。

高翔陡地一挺身，他幾乎是立即掣動了佩槍，立即放射，那司機還未落地，已然中槍，身子在半空之中猛地一挺，滾跌在地上。

高翔爬到了前面的司機位，拉上了車門，正待繼續開車之際，突然迎面射來了八道强烈的光芒，四輛大卡車迎面駛了過來。

高翔踩下油門，立即來了一個大轉彎，可是前面也有四輛大卡車亮起了車頭燈，疾駛了過來，八輛大卡車，要將他們的車子，壓扁在路中心。

（未完・三）

彎月刀

辛彥五・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沙成山送秦紅，路上巧遇張長江等人出來找秦大小姐，雙方又幹上，沙成山手下留情……沙成山再到平安客棧，方小雲自客棧內出來對他使個眼色，跟上去後方小雲告訴他查到線索……沙成山跟踪湯老六到丘蘭兒生產的屋子，聽到三人商量欲殺他，沙成山現身，叫老夫妻說出丘蘭兒母子下落，不料二人被湯老六出其不意滅口……

兩團精芒朝敵人頭上送去！

一聲冷笑，沙成山雙脚不動，雙肩閃晃，「銀鍊彎月」「嗆」的一聲抖閃如電，空中立刻響起金鐵撞擊之聲！

灰衣人眞是卯上幹了，只見他雙臂噴血不退，右脚疾抬，側左肩便是七次連續狂踢！

於是，沙成山挫着牙一聲「嘿」，金剛指疾往下點，「叮叮叮」一連三響，灰衣人右足一陣痛，瞠目結舌的一跌便坐在地上，鮮血一灘，他正跌坐在血水裏！

「嗆」的收起「銀鍊彎月」，沙成山雙手搓着，冷笑道：「朋友，你的勇氣十足，可惜藝業稍差。由此可知上天是公正的，想在較量的時候賭運氣，那是自討苦吃！」

灰衣人仍然冷漠的道：「你勝了，但你仍然一無所獲，沙成山，你不下重手殺着，當然怕我當場死去，斷了你的希望，可是……」

沙成山道：「我不想多說廢話，朋友，就算沙成山求你，如何？」

灰衣人得意之色溢於言表的道：「沙成山也會求人？」

當然，沙成山不會求人，但想到丘蘭兒與兒子，便也只得委屈一番的求人了！

是的，沙成山的內心裏當然焦急萬分，爲了丘蘭兒母子突然失踪，他不惜硬闖鳳凰嶺，更爲了她母子，原本是遠赴大漠閻王坡請來兩位幫手。

却萬萬想不到搬請來的「大漠紅鷹」戈二成與「毒蜘蛛」柳仙兒，一夜之間變成了要命的敵人！

現在，沙成山當然不會輕易的就下手殺死灰衣人了，便灰衣人兩臂血糊淋漓，那也全是皮肉之傷！

灰衣人咬着牙怒視着沙成山，又道：「沙成山，不論你使出甚麼手段，你都將一無所獲！」

沙成山突然一挫牙，彎腰一把抓住灰衣人一足，猛古丁脫下灰衣人靴子，他忿怒的道：「你既想試，我又何必替你擔憂，來吧，讓我們進行另一場比鬥，看看你的意志堅？還是我的手段高？」

灰衣人連右足也無法踢出，左足却被沙成山牢牢抓起來，不由得忿怒的甩出右手僅握的鋼爪！

「咻」聲中，那隻鋼爪直往沙成山迎面擊去！

猛然縮頸，沙成山手往上托，「噗」的一聲，那支鋼爪便生生嵌進灰衣人的脚背上！

好淒厲的一聲狂嗥，灰衣人忿怒的罵道：「王八蛋！」

「嘖嘖」兩聲，沙成山緩緩的拔掉鋼爪，看着標濺的鮮血，冷笑道：「朋友，痛嗎？」

灰衣人罵道：「你娘的！」

沙成山道：「那麼，我再給你添加些別的味道吧！」話聲甫落，他的左手食指疾點上灰衣人的「湧泉」與「公孫」二穴！

初時灰衣人只是全身一彈，不旋踵間，左足連連抖閃，便外溢的鮮血也被他抖得飛濺不已……

灰衣人口中發出尖銳的哼聲，分不出是笑是哭……

沙成山却閒閒的道：「這種既癢又痛，癢得鑽心，痛得入骨的味道，不錯吧？」

不料灰衣人的上唇短髭上翹，咬牙切齒道：「沙成山，你依然毫無所獲，老子死也不會告訴你！」

沙成山一把再撈住灰衣人左足，他忿怒的道：「朋友，別叫我下手狠辣的毀了你的脚趾。只要你告訴我……告訴丘蘭兒被你們擄藏的地方……」

灰衣人咬着唇，道：「休想！」

沙成山眞的開始瘋狂了！

他左指搭在灰衣人的左足大拇趾上，暗中運力往上掀，便聽得一聲清脆的「咯」聲，灰衣人立刻一聲尖號：「啊！」

沙成山抖着手中的一塊脚趾甲，冷沉的道：「朋友，我不急，我會等到你說出我必須知道的！」

灰衣人冷冷的喘着氣，道：「沙……成……山，你最好殺了我吧！」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道：「慢慢來，我可並無必要殺你，如果你肯合作，我馬上爲你療傷！」

灰衣人那一大一小的雙目睜得奇大，他輕搖搖頭，道：「沙成山，你休得……再作夢吧……你……」

不等灰衣人話說下去，沙成山的手指頭又指在灰衣人的第二根脚指趾上，顯然他要再掀掉他的這隻趾甲了！

痛與癢交合而令灰衣人難以承受，沙成山却冷酷的，宛似要盡情發洩出滿腔怒火與怨氣般滿臉的殺氣！

就在這時候，灰衣人突然大吼一聲，猛的一個挺身，橫裏撈到杜大娘身邊的大剪刀，他腰桿一挺便往沙成山的下盤掃刺！

沙成山手往外抛，人已退到門邊！

灰衣人一聲沉笑，道：「沙成山，你還是一無所獲，哈……嘿……啊……」

三種不同的厲叫，宛如出自三個人之口，灰衣人手中的剪刀已捅入自己的肚皮裏，等到沙成山一脚踢去，灰衣人已慘笑道：「沙……成……山……你等着……各……門各派的……人……找你……要人……頭吧……嘿……」

沙成山猛古丁失魂似的緊緊抓住灰衣人的衣領，厲聲大叫：「說，快說，你們把丘蘭兒母子擄往甚麼地方去了？快告訴我……」

灰衣人滿臉冷笑的猛吐一口氣，那一對不一樣的眼睛更見異樣了！

眞的，沙成山甚麼也沒有得到，甚至灰衣人臨死的幾句話，更令他陷入一片迷霧中了……

沙成山見灰衣人自戕而亡，忙在灰衣人身上搜找，然而，除了身上一些銀子之外，便只有灰衣人使用的兩支鋼爪了！

沙成山嘆了口氣，立刻返回方家集，不料這時候已是暴雨淋頭，尚未進入平安客棧，他已變成了落湯雞！

「平安客棧」的伙計走入沙成山的房間來，見沙成山裹着棉被，一身衣衫濕漉漉的放在桌面上，很驚訝的指着外面，道：「沙爺，黑天雨夜，你出去了？」

沙成山道：「出去辦了一點事，快去把我的衣裳烘乾送來！」

伙計抱起衣衫要走，沙成山立刻又道：「你等等！」

伙計走到床邊，道：「沙爺，你有甚麼事等天亮了再問，我先替你烘烤衣裳去！」

一把拉住伙計，沙成山道：「別急，立刻去到那位留着小鬍子客人的房間，把他所有的東西給我抱過來！」

伙計一楞，道：「爲甚麼？」

沙成山嘴角一咧，道：「因爲他永遠不會再來了！」

伙計一怔，又驚異的道：「你是說……他也冒雨出去了嗎？」

沙成山點點頭，道：「而且是一去永不再來了！」

伙計放下一包濕衣裳回頭便走！

外面仍在淅淅瀝瀝的下着雨，閃電偶爾一亮，客房中的沙

成山清晰的露出冷酷的樣子！

於是灰衣人的一堆衣物全由那伙計抱到沙成山的床上來！

沙成山也不顧得全身赤裸，便立刻在衣物中搜找起來，他甚至把幾件衣衫幾乎撕爛！

失望之餘，沙成山「咯嘣」咬咬牙，他做了個怪異的決定，也是瘋狂的決定！

人往往在心中決定出一件應做的事情之後，心情上便覺得輕鬆多了！

沙成山便是這樣子，否則他又怎麼會睡得穩而且又睡得香？

是的，他有了決定，一個奇特的決定！

當然，這個決定也近似瘋狂！

此刻，沙成山駕着一輛雙轡篷車——這輛原本是他要帶着丘蘭兒母子二人遠走高飛，隱名埋姓的過一番平淡平實生活的篷車，現在，車上卻躺着一個血糊淋漓的人物——一個死了的人！

這個死的人當然是那個死不吐實的灰衣人！

車簾的兩邊，懸掛着一雙精光閃閃的鋼爪，沙成山木然的駕着車子往前駛，不時的左右看一眼那一對鋼爪，心中卻唸叨着丘蘭兒母子！

是的，到手的消息又平空的失去，這對他而言也是一項打擊！

沿着官道往南駛，沙成山沒有忘記方小雲的話，有個白衣大漢騎馬往南走了！

當然，沙成山心中在想，「湘江無憂門」的男子便是穿的白衣，而無憂門便在方家集以南！

然而，沙成山想不出無憂門對丘蘭兒母子下手的動機，難道無憂門也想要自己的項上人頭？

繞過一道山坡，遠處只見一彪人馬往這邊飛馳而來，從怒馬狂奔的光景看，這批人物定有重大事情！

沙成山並不為來的這批人物而動心，他懨懨的駕着篷車，便頭也懶得抬的往前面駛着！

於是，雷一般的蹄聲越來越近，就在路邊一排梧桐樹下，雙方終於看清對面來人！

沙成山猛古丁抬起頭來！

迎面已聞得一個老女人的聲音：「停！」

聲音尖吭，在她後面的二十多匹快馬，不少人立而起，馬匹長鳴不已！

沙成山也停住前駛，他不得不停，因為前面的路已被來人騎的馬堵塞住了！

「桀桀」一聲怪笑，對面的女人高聲道：「沙成山，我們又碰面了，咯……」

沙成山厭惡的道：「你們不在西陲橫，又跑來這裏幹甚麼？」

對面，是的，正是西陲二十四騎人馬！

「鐵脚寡婦」孔二娘一聲乾笑，道：「沙成山，聞得上回你轟轟烈烈的在鳳凰嶺大幹一場，羣雄有不少對你十分佩服！」

沙成山冷然一哂，道：「孔當家不會找來對我說這幾句不痛不癢的話吧？」

嘿嘿一聲怪笑，孔二娘道：「當然，不過……」

沙成山突然沉聲道：「我有急事待辦，有甚麼話，妳就快些說！」

「鐵脚寡婦」孔二娘怒叱道：「你吼個甚麼勁？沙成山，我們的賬尚未完呢！」

孔二娘當然說的是方家集以南的十里崗一戰，那次搏殺，西陲二十四騎死傷七人，二當家「快刀」閻九子至今尚在療傷中！

沙成山懨懨的又道：「孔當家，請恕沙某有要事待辦，且等我把事情辦妥，甚麼時間，甚麼地點，沙成山絕不令孔當家失望！」

仰天一聲笑，孔二娘指着篷車，道：「沙成山，聞得你一年之內只做三次買賣，這是你今年開春以來的第一筆生意吧？」

沙成山心中泣血，但他卻硬把淚水肚裏吞，一張稍厚的嘴巴緊閉不語！

孔二娘又道：「篷車上是替誰辦的？」

沙成山挫着牙，道：「妳很想知道？」

孔二娘道：「當然。」

沙成山回身出手，猛的掀起車簾，道：「妳看吧！」

孔二娘引頸伸頭，口中低呼道：「血人！誰？」

搖搖頭，沙成山道：「我不知道，但希望妳會知道！」

孔二娘又看了一遍，仍然搖頭，道：「娘的，沙成山，這個人死得很慘嘛！」

冷冷一哂，沙成山道：「新鮮，這話會從妳孔當家口中說出來，眞是新鮮！」

孔二娘怒道：「有甚麼新鮮？」

沙成山道：「江湖之上，誰人

不知你們西陲二十四騎殺人如蔴？心狠手辣？比起來，這人算得甚麼慘？」

孔二娘道：「這人當然是死於你手了！」

沙成山搖搖頭，道：「錯，他是自戕而亡！」

孔二娘突然大怒，罵道：「放屁，這人明明一身是傷，怎會是自戕？沙成山，你睜着眼睛說瞎話！」

說出幕後奉人頭

沙成山回身後仰，伸手撩起灰衣人的上身衣衫，道：「利剪插腹，妳可要看清楚了！」

孔二娘叱道：「八成被你逼死的！」

點點頭，沙成山道：「這個我不否認，孔當家的可有興趣知道，我為何逼他嗎？」

孔二娘道：「倒要聽聽！」

沙成山道：「因為他同一個『半』退出江湖的一對老夫婦，合謀擄走了丘蘭兒母子！」

孔二娘大怒，罵道：「王八蛋，你以為自己眞的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客？你以為你是見義勇為的英雄？呸，沙成山，他們擄走丘……丘甚麼來着……」

孔二娘身邊一個馬上大漢接道：「好像他說丘蘭兒母子二人吧！」

孔二娘沉聲道：「別管叫甚麼了，我是問你沙成山，這又關你甚麼屁事，要你橫插一脚殺人？」

沙成山嘆口氣，道：「不幸的是丘蘭兒的孩子身上流的是我沙成山身上的血！」

孔二娘一怔，道：「好東西，沙成山，你竟然結婚生子了，這倒才是新鮮！」

沙成山道：「孔當家的，我也是逼不得已！」他心中只要想起丘蘭兒母子，便難以抑制情緒上的激動！

孔二娘道：「逼不得已？」

沙成山道：「不錯，孔當家的，妳也是女人，當知女人在剛生下孩子四五天，便被人擄走，是多麼的不幸？」

孔二娘嘿嘿冷笑道：「為此，你就逼死三條命？」

沙成山道：「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但並不是重要的！」

孔二娘道：「是甚麼不重要的原因？」

沙成山淡淡的道：「他們正在謀我項上人頭！」

沙成山看見西陲二十四騎堵住去路。

孔二娘好一聲狂笑，道：「沙成山，吾道不孤矣，你的項上人頭，哈……」

沙成山一楞，道：「難道孔當家的找來方家集，也是在謀我的人頭？」

十分坦然的點點頭，孔二娘道：「不錯，我老婆子四處在找你，直到我們遇上關天水二人之後，那張總管才說出你的行踪，沙成山，你果然在此！」

沙成山冷酷的瞪了孔二娘一眼，道：「孔當家的，看來妳是專程找我來了，嗯，算得是狹路相逢了！」

孔二娘「桀桀」怪笑一聲，道：「我們沒有轇轕，便從前的一切不愉快，老娘也可以大方的一筆勾銷，抛諸腦後不再提起了！」

沙成山立刻抱拳，道：「多謝孔當家肚大量大，沙成山衷心感激！」

不料孔二娘伸手一甩，又厲聲道：「沙成山，你先別言謝，老娘話還未說完呢！」

沙成山忙又道：「請說！」

孔二娘道：「老娘也同你打個商量，如何？」

沙成山道：「當然可以，孔當家有話當面！」

孔二娘道：「懇乞你把你項上人頭相贈……」

沙成山雙目一緊！

孔二娘立刻又道：「當然，這話是不中聽，也似乎不近情理，但是，沙成山，你的項上人頭太貴重了。而且江湖上已有不少人在千方百計，處心積慮，想盡辦法的要割你的人頭，於其被他人割去，你又何不大方的把你的五陽魁首送給我老婆子？」

沙成山氣得臉泛青！

孔二娘立刻又接道：「沙成山，你如果大方的把人頭留下，你放心，我會用上好的檀木，着人雕刻一個人頭湊合着你的屍身。請來七七四十九位高僧，以七七四十九天的時間超渡你早日升天，讓你死得光光彩彩的，如何？」

帶着一陣挫牙聲，沙成山嘿嘿仰天厲笑起來……

孔二娘楞然的道：「你笑甚麼？」

沙成山猛古丁停住笑，道：「行，我答應你，要妳摘下我的人頭……」

孔二娘滿臉喜色的搓搓雙手，道：「沙成山，你可眞大方，好，聞得你一言九鼎，這回定然不是說着逗人的，沙成山，當然你一定有條件，說吧，我會答應的！」

一聲冷笑，沙成山道：「孔當家也是一言九鼎之人？」

孔二娘大剌剌的道：「當然！」

沙成山馭車長鞭插在車轅上，他拍拍雙手站起來，道：「孔當家，這次沙某信妳，我便先說出我唯一的條件！」

孔二娘已急急的道：「快說，沙成山！」

沙成山重重的道：「好，妳聽清楚，想取我項上人頭，我願雙手奉上，但妳得說出是那個陰謀大戶在謀我，只要得到證實，我的人頭就是妳的了！」

雙肩一晃，孔二娘厲聲道：「不行，不行，我不能告訴你，沙成山，我請你換個別的條件！」

沙成山搖搖頭，道：「孔當家的，妳答應的，快說，是那個小狗操的，生出這種絕子絕孫的詭計陷我沙成山於寸步難行之地？妳一定要說！」

孔二娘突然忿怒的道：「沙成山，你應該瞭解我的苦衷，如果能說，我會不說？」

沙成山淡淡的道：「妳既不能答應，我自然不能把項上人頭相贈，孔當家，是妳不能答應，而非沙某毀約，眞對不住了！」

又是一聲怪笑，孔二娘道：「倒忘了，你我江湖中翻滾的人，對於事情最後的解決辦法了！」

沙成山道：「是甚麼最後的辦法？」

孔二娘道：「訴諸武力！」

沙成山慨慨的又道：「說來說去，今日仍免不了一場豁命搏殺了！」

孔二娘右手高舉，尖聲吼道：「孩子們，給我圍起來，分進合擊，交叉支援，這次一定要把姓沙的人頭割下！」

就在她的吼聲甫落，二十四匹快馬便立刻往四下裏奔去，每匹馬上的大漢們，便在孔二娘的吼聲裏，立刻從馬背上一齊倒翻觔斗落在馬後地上，大馬刀已紛紛高舉！

孔二娘手中長刀一揮，尖聲道：「沙成山，你今天休想逃出老娘手掌心！」

篷車上面，沙成山彈身而起，橫着身子在空中側翻七個大車輪，人已經飄飄落在半山坡的路中央！

又是那種慨慨的表情！

又見雙臂似無力的下垂！

沙成山冷沉的望着孔二娘等二十四人分成四個方向往自己身邊兜過來！

閃亮的大馬刀耀眼閃亮，宛似無數刺目彩霞，望之令人毛髮悚然！

孔二娘已尖聲大吼，道：「沙成山，老娘不再蹈上次馬戰的覆轍，爲了對付你這王八蛋，我二十四鐵騎早晚研商，日日操演的陣式，就要眞刀眞槍的實用了！」

沙成山環視四方，冷沉的道：「孔二寡婦，來吧，沙成山如果不敵，便任由妳摘去項上人頭！」

孔二娘突然高聲吼道：「停！」

祇見四個方向，每個方向六人成行，各自抱刀站在沙成山身前三丈遠，一個個停步不前！

又是一聲怪叫，孔二娘突然高聲道：「殺！」

殺聲甫落，四個大漢掄起大馬刀狂吼着斜身便往沙成山撲殺過去！

眞玄，祇見這四人衝至一丈內，忽又見另四人啣尾衝過來，前面四人錯身而過，後面的四把馬刀已到了沙成山的頭頂！

旋身，扭腰，前面的四把大馬刀忽然回殺，光景形成了四個挾殺場面，狠、準、詭、辣，兼而有之！

不等馬刀砍上身，沙成山厲吼一聲：「寒江月刄！」

又見一片刀海星芒，宛似沙成山舉着一把星光燦燦而又旋動不已的雨傘，把自己嚴密的罩在傘內一般！

於是，好一陣金鐵撞擊之聲，漫天的碎芒便點點的灑下來！

碎芒中有着血雨，淒厲的嗥叫聲，隨着五把馬刀的彈飛而響徹雲霄！

便在這種狂吼裏，忽又見四把馬刀貼地捲到，同樣的形成交叉劈砍，紛往敵人雙足剁去！

就在沙成山正要騰身而起的時候，天爺，孔二娘已率領其餘的十一名大漢，遮天蓋日的從四面八方當頭揮刀狂殺下來！

孔二娘厲吼怪叫，道：「沙成山，留下人頭來！」

如果不是日日演練，西陲二十四鐵騎又怎會端出這道大菜在沙成山面前？

是的，孔二娘說得對，她是處心積慮的要割下沙成山項上人頭了！

高吭的一聲怪叫，沙成山「銀鍊彎月」快不可言的盤身旋劈，就在一陣撞擊聲中，他猛古丁一聲吼，道：「雙星伴月！」

宛似千百道霞光以他的身體爲中心，閃電似的往他的頭上噴射而去，那耀眼而又強烈的光芒，幾乎已把沙成山的身體淹沒！

半空中，十二把大馬刀宛似砍在一個碩大的刀海中般，激發出的冷焰，就像一個冰球的炸裂！

孔二娘第一個狂嗥起來：「退！」

冷焰消失了，然而，雨滴却片片的落下來，天上無雲，雨滴是紅的，便在腥羶的血雨裏，塊塊碎肉「噗噗叮叮」的落了十幾塊！

沙成山一個踉蹌，幾乎倒下去，他的右脛骨上挨了一刀，鮮血正自往外流，但他硬是咬牙不動！

左前方，孔二娘在半空中連連翻了七個空心觔斗，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倏的回頭看，見沙成山並未追殺過來，這才大大的喘了一口氣，仔細看着大腿上面的一刀，又急急忙忙以手捂住流血不已的半尺長刀口子！

兩敗俱傷約戰期

附近有六個大漢已翻滾在地上，其中有三個，肚皮祇往上面挺了一下便不動了！

二十四把大馬刀，有一半散落在地上！

七個大漢已開始往沙成山圍去！

孔二娘已厲聲喝道：「住手！」

孔二娘以刀拄地，撐地而起，她的左手仍然捂住傷處——七個欲再撲擊的大漢聞得孔二娘的喝叫，便立刻退到孔二娘身邊來！

緩緩的，孔二娘到了沙成山身前兩丈遠，她重重的看了沙成山一眼，道：「幾月不見，沙成山，你的藝業又精進不少！」

淡淡的，沙成山道：「彼此彼此！」

孔二娘道：「沙成山，可願意繼續再玩下去？」

沙成山冷沉的道：「對於敵人的任何要求，沙某都不會加以拒絕！」

孔二娘冷眼看了沙成山足下

的鮮血，又道：「沙成山，你似乎傷得不輕嘛！」

沙成山道：「這是我的事，孔當家不必操心！」

孔二娘突然厲聲吼道：「我操心個屁，除了你的項上人頭之外！」

沙成山冷冷的道：「今日怕妳難以如願了，孔當家的，而且……哼……」

孔二娘全身一慄，道：「而且甚麼？」

沙成山道：「而且我在琢磨，妳孔當家項上人頭又值幾何？」

孔二娘怒叱道：「甚麼意思？」

沙成山道：「西陲二十四騎鐵的孔當家，聞得長安都督衙門出銀千兩要妳的人頭，我很想拋下俗務割下妳的人頭去領賞銀。孔當家的，妳覺得我的要求不爲過吧！」

孔二娘先是看了十幾個受傷弟兄，再加上自己大腿上的一刀，幾乎已失去再戰能力，如果沙成山再出手，自己難保不被搏殺！

立刻，她尖聲的咒罵道：「沙成山，你這個王八蛋，你想同老娘同歸於盡？你想在這時候撿便宜？娘的老皮，你就不會約期再戰了？非得弄個兩敗俱傷？狗東西，你幹我還不幹呢！」

身後有個大漢怒吼道：「當家的，卯上幹，媽的，誰含糊誰……」

大漢的話未完，孔二娘回手一嘴巴掄過去，她尖刻的大吼道：「有甚麼好卯上的？姓沙的已在淌血，我們也有不少受傷的要療傷，我孔二寡婦絕不乘人之危，姓沙的既然受傷，我們就約期再來！」

沙成山心中暗暗在罵：「這個寡婦眞可惡，撿不到便宜還要賣乖，娘的，老奸巨猾！」

孔二娘已高聲道：「沙成山，今日之戰無結果，我們約期再幹，如何？」

沙成山淡淡的道：「我說過，沙成山永遠會令敵人滿意的，如果孔當家約期再戰，沙成山不反對！」

孔二娘仍然捂着大腿傷口，聞言厲聲道：「好，我們一月後再殺，奶奶的，非殺出個結果來不可！」

沙成山重重的點點頭，道：「好，一月爲期！」

孔二娘以指指地的又道：「仍然在這土地崗上！」

沙成山點着頭，道：「好！」

一邊，又一個大漢接口道：「當家的，我看這小子傷在要害處，今日不能放他走！」

孔二娘厲芒直視的叱道：「不用多說了！」她憤然的對站立不動的沙成山道：「你可以走了！」

沙成山冷冷道：「孔當家的，你手下傷得不少，還是你們快收拾殘局退走吧！」

孔二娘的雙目一緊，她已開始相信剛才那大漢的話：沙成山不能動彈了！

一聲奸詐的笑，孔二娘又道：「沙成山，你快走吧，這兒我們自會收拾，難道……難道你已……」

突然一聲長嘯，沙成山拔空而起，空中一連便是九個空心觔斗，那麼巧妙的落在篷車上！

他抖手拉過韁繩，口中大叫道：「孔當家，沙某一定再來赴會，再見了！」

篷車剛動，身後面傳來一陣劈拍響，已聞得孔二娘破口大罵，道：「你是豬，沙成山是甚麼人物？要不是老娘先拿話穩住他，今天我們一個也別想活！」

沙成山抖着韁繩走得快，大篷車直往崗下飛駛，但他的右脛骨上正在刺痛難當，直到駛出十里外，他才在一棵大樹邊停下車！

沙成山這時候痛得冷汗直流，忙着取出刀傷藥，小心的把傷包紮起來，一陣伸縮，他才喘了一口氣，脛骨未斷，但自己明白，那地方傷得不輕！

如果那七個大漢圍上來，雖然能一舉加以擊殺，但自己也難免被重創當場，到最後，撿便宜的仍是孔二寡婦！

篷車又上路了，沙成山把右足翹起，怕顛簸的車碰到傷處，兩匹馬也不敢加速奔馳了！

又走出十幾里，沙成山才停下車，他回頭撩起車簾看，灰衣大漢的屍體平躺在篷車內！

沙成山咬咬牙，便立刻把篷車掩藏在一片草叢樹林中，他解開一匹馬，便立刻拍馬往回頭疾馳！

是的，他的右腿脛骨傷得不輕，帶着傷找上湘江無憂門，等於是自己去送死！

沙成山想起不久以前還同「無憂門」的兩護門——齊大元、白虹，以及兩名女子交過手。

當時自己身子帶傷，與此時

的情況差不多，無憂門兵分四路在尋找自己，目的也是要自己項上人頭！

如今帶着個死的找上門，自己是去要丘蘭兒母子二人，如果無憂門承認這死者是他們的人！

當然，此去免不了一場拚鬥，怎好帶傷找去？

沙成山決心先治傷，所以他立刻便回頭往方家集趕回來。

他知道「千面老人」扁奇正在「千草老人」張愛寶那個小小藥舖裏作客，有此二老，他不愁自己的傷處治不好。

沙成山再經過那道土地崗的時候，「西陲二十四騎」的人馬早已走得無影無踪，便死的人也被拖走！

沙成山絕對想不到，連一向神出鬼沒的二十四鐵騎，如今竟也變成了「虎躍山莊」的死士。

不可一世的「鐵脚寡婦」孔二娘，也甘願爲秦百年賣命！

沙成山一馬進了方家集，匆匆的到了「平安客棧」中，立刻招呼伙計：「快去請張大夫來！」

那伙計見沙成山趕着篷車離去，如今又帶傷騎馬回來，一時間張口結舌的道：「沙……沙爺你……這是……」

沙成山已瘸着腿走向客棧內，聞言回頭道：「快去！」

伙計把馬拉上槽，立刻就在街內跑。

張大夫的地方他很熟悉，一下子便進了那家小藥舖，可眞巧，兩個老頭子正在喝茶對弈！

伙計跑上前去，道：「大夫，店裏有人受傷不輕，要你老辛苦一趟！」

張大夫頭也未抬的未開口，敢情下棋入了迷！

藥舖的伙計走上前，笑道：「先回去，張大夫的這盤棋下完就趕去！」

那伙計搖搖頭，道：「不行不行，人傷得很重，一定要我陪大夫一起去……」

大夫對面的老者心平氣和的問客店伙計：「是生病？還是受傷？」

伙計忙應道：「刀傷，傷在脛骨上！」

老人又道：「是甚麼樣的人？」

店伙計趨前小心的道：「說起來你們是自己人，我記得你老人家，那天不是你老在客店陪過他的嗎？」

那老者，不錯，正是「千面老人」扁奇，他聞得店伙計說出自己曾去過客棧，立刻驚異的道：「姓沙？」

客店伙計忙點頭，道：「是呀！他姓沙！」

猛古丁拋去手中棋子，扁奇起身道：「老張，別下了，沙成山又挨刀子了，快去瞧瞧！」

張大夫猛然抬頭，怒視着客店伙計，叱道：「狗東西，爲何不早說？快走！」

客店伙計接過藥箱子，三人便匆匆的趕到「平安客棧」來，扁奇感慨的道：「沙成山這小子，自從丟了老婆孩子以後，可眞是苦了他了！」

又是那間偏房，丁掌櫃剛從房間走出來，迎面他見張大夫提着藥箱子，便指指房內，道：「沙爺腿上挨的一刀眞不輕！」

扁奇已衝入房內，急切的道：「沙老弟呀！傷得重是不重？」

沙成山已拉起褲子，正在鬆解布帶，見扁奇與張大夫二人走來，淡淡的道：「還好，右足尚能活動！」

張大夫仔細診視，口中嘖嘖連聲，道：「眞走運，刀刃在脛骨上滑向下方，差一點沒有被砍斷！」

沙成山道：「銀子多少不計，我要盡快上路！」

扁奇搖頭，道：「不可以！」

沙成山道：「非走不可，我的車馬尚在路邊，車上還有……還有……」

張大夫立刻接道：「車上你放的是銀子？」

沙成山搖搖頭，一笑道：「不是銀子！」

扁奇道：「既然不是銀子，你又急甚麼？」

沙成山道：「一具屍體，很重要的一具屍體！」

張大夫一怔，道：「好吧，我替你敷上我手邊最靈的療傷聖藥，比之苗疆藥老子的白藥尚強十倍，今日敷上，明日便可走動！」

說着，他合上藥箱，從懷中取出一支玉瓶，裏面裝着紅色藥粉！

張大夫十分小心的把藥撒上去，笑道：「此藥無價，沙成山，你看着辦吧！」

那藥眞是靈，沙成山頓感一陣沁心的爽快，腿上的痛苦立減大半！

（未完‧卅四）

古桃源傳奇

東方玉・文

劉恒・圖



荊山毒叟來到南振岳面前，被艾如瑗擋住。

上文提要： 灰袍老人約南振岳與艾如瑗到他的蝸居，提出爲艾如瑗復功後替他做一件事……老人自稱是荊山樵，二人內心自然不信，荊山樵假意替南振岳把脈制住他，南振岳傳音入密叫艾如瑗答覆老人提出的要求……老人原來是荊山毒叟，他叫艾如瑗做他三日門下，因有大仇人前來，當他發現南振岳百毒不侵，便打破沙鍋問到底……

就在荊山毒叟喝聲出手，雙手在這一瞬間，突然變成其黑如墨，五隻指甲隱泛烏光！

這是「黑煞手」，武林中最歹毒的武功！

南振岳瞧他突然使出「黑煞手」來，心頭暗暗一驚，忽然想起舅父也曾露過一次「黑煞手」。

他雙手開闔，同樣幻起一片掌影，全神迎戰。

不大工夫，兩人已相搏了四五十個回合，荊山毒叟突然一側身，斜欺而上，立掌如刀，急切而下，疾向南振岳右肩上斬去！

南振岳右手一轉，揚手一掌，斜揮出去！他使的是「太極拳」中的一招「彩雲料飛」。

荊山毒叟見他居然出掌相抗，不覺雙眉一蹙，喝道：「接不得，你眞的不會『刀下留人』？」

要待撤掌，已是不及！

話聲未落，兩人手掌業已閃電一接！

但聽「砰」然輕震，荊山毒叟被震得蹬蹬地後退了四五步，身上一件灰衣長袍，宛如被狂風吹得颼颼作響！

南振岳却一屁股坐到地上，臉色蒼白，嘴唇發紫，好像受傷不輕！

「啊！」艾如瑗尖叫一聲，叱道：「老賊……」

她袖中早已端好了「白眉針筒」，叱聲未落，纖指猛向筒上機簧按去。

祇聽一陣「嗤」「嗤」之聲，一蓬藍光直向荊山毒叟射出。

荊山毒叟耳中聽到艾如瑗的喝聲，眼看一大蓬細如牛毛的毒針，來勢如電，罩定了自己面前，幾乎有六尺方圓！

心中也暗自吃驚：「好歹毒的暗器！」

急忙之間，一吸丹田眞氣，身子猛地一掠，朝後向橫閃出，那四散電射的一蓬毒針，幾乎是擦身而過！

荊山毒叟閃開毒針，灰影一動，恍若閃電，一下陡然掠到艾如瑗身邊，劈面把白眉針筒奪了過去，怒喝道：「老夫不是有意傷他的！」

艾如瑗罵道：「老賊，你還說不是有意的？」

她眼看南振岳坐在地上，似在閉目調息，一時怕荊山毒叟追過來，傷害大哥，情急之下，慌忙把身子擋到南振岳身前，喝道：「你敢再過來一步，我就和你拚了。」

荊山毒叟皺皺眉道：「丫頭快讓老夫瞧瞧，他被我『黑煞手』誤傷，傷勢如何？」

艾如瑗一個白眉針筒已被他搶去，心頭更是大急，道：「誰要你瞧，你再過來，就先殺我了。」

荊山毒叟哼道：「不知好歹的丫頭，你大哥雖然不怕毒，但『黑煞手』豈同小可？」

艾如瑗道：「我大哥自己會好的，不用你假心假意。」

荊山毒叟低喟一聲道：「老夫原祇想試試他是不是仇人門下？他如果眞是仇人門下，自然認得這一招厲害，就會用『刀下留人』加以閃避。不料你大哥少年氣盛，竟然出掌和老夫硬拚，他縱不怕毒，但這一掌至少也會震得他臟腑離位，若不……」

他話還沒說完，祇見跌坐地上的南振岳，在這幾句話的工夫，臉上已然泛起紅潤之色！

要知南振岳練的「兩儀眞氣」乃是玄門先天氣功，他火候雖然還淺，但護身也已有餘。

何況他自幼就由師傅替他打通生死玄關，片刻調息，復元自然神速。

荊山毒叟不知內情，看得心頭暗暗一凜，心想：「這少年到底是何來歷，連自己的『黑煞手』似乎都傷不了他？」

艾如瑗擋在南振岳身前，眼看荊山毒叟祇說到一半，便自住口，目光祇是盯着朝自己身後直瞧！心中暗暗焦急：「他目光亂轉，準是不懷好意，自己武功已失，他眞要衝過來，該怎麼辦？」

想到這裏，不覺罵道：「老賊，你一聲不作，又在想甚麼鬼心思了？哼，我大哥才不怕你呢！」

南振岳起身道：「妹子，這位老丈說的不假，他祇是想看看我的武功路數罷了。」

艾如瑗聽到南振岳的話聲，

急忙轉過身去，喜道：「大哥，你沒事了？」

接着小嘴一翹，又道：「哼，方才瞧他打得這般兇狠惡毒，還說祇是存心試試的？大哥，你也相信他的鬼話？」

南振岳道：「妹子，你不可錯怪老丈，方才最後一招，若非老丈收回掌力，我自問絕難承受得住。」

荊山毒叟臉上飛過一絲喜悅之色，呵呵大笑道：「南老弟也不要替老夫臉上貼金，南老弟若不及時收回掌力，老夫也一樣承受不住。」

艾如瑗瞧着南振岳奇道：「大哥，到底你們誰讓了誰？」

南振岳笑了笑道：「老丈一直懷疑我是他仇人門下，因此逼着我動手，無非想從我的招式之中，察看是也不是，據我猜想，老丈的仇人，也許是昔年同門……」

荊山毒叟接口道：「南老弟說得極是，此人正是老夫昔年同門，他爲了一部毒經，竟敢弒師潛逃，後來被老夫一掌擊中要害，已有多年沒聽到他的消息，也許業已傷重致死。

「但南老弟不畏劇毒，服的分明是化毒丹，除了老夫之外，天下再也沒有知道配方之人。」

艾如瑗道：「所以你懷疑我大哥，就是你那同門的傳人？」

荊山毒叟笑道：「老夫這三十年來，始終懷疑他尚在人間，因此也懷疑南老弟是奉命而來的。」

艾如瑗道：「那你又怎麼在半途裏，突然收轉掌勢呢？」

南振岳道：「老丈那一掌，敢情是極厲害的煞手，我如果是老丈同門的傳人，自然認得厲害，不敢硬接，而且也祇有他們的『刀下留人』才能化解，等到老丈發現我果然不是，才臨時把掌力收了回去。」

艾如瑗轉頭朝荊山毒叟道：「老丈方才曾說要助我恢復武功，是爲了三日之內，你那仇人就要尋上門來，不知是不是你那同門？」

荊山毒叟搖搖頭道：「不是。」

艾如瑗皺皺眉頭：「你怎會有這許多仇人？」

荊山毒叟嘆了口氣道：「俗語說得好，同行相忌，此人乃是老夫師門大敵。」

艾如瑗道：「那也是擅於用毒的了？」

荊山毒叟點點頭道：「正是如此。」

艾如瑗不解的道：「老丈方才不是說，除了你，天下再也沒有配製化毒丹的人麼？」

荊山毒叟道：「不錯，那是因爲化毒丹是老夫師門獨門秘方，外人自然不會配製之法。若論用毒一道，當今武林，却有三大系統。」

艾如瑗啊了一聲道：「原來還有這許多名堂。」

荊山毒叟道：「這三大系統，雖是同樣用毒，但各有所長，分得極清。」

艾如瑗睜大雙目，回頭道：「大哥，你知不知道？」

南振岳搖搖頭道：「這個我也沒有聽人說過。」

荊山毒叟道：「第一，就是老夫這一門，老夫說句不是自誇的話，該算是用毒的正宗了。」

南振岳心中，暗想：「江湖上正派中的人，都不屑用毒，用毒的人，那裏還有正宗旁門之分？」

祇聽荊山毒叟道：「因爲老夫這一門，是講究辨別藥草，精煉毒藥，哈哈，碌碌世人，祇知毒能害人，焉知毒藥也可以救人……」

南振岳似已被這個老人之言引起好奇之心，忍不住道：「在下不敏，祇知毒物足以致命，還未聞毒物可以救人的。」

荊山毒叟大笑道：「問得好，老夫試舉一例，俗語曾有一句以毒攻毒之言，如果一個人被毒蛇咬了，這解救毒物，就是必需攻毒的毒藥，再如一個人生了癰疽毒瘡，醫治之藥，用的也必然是毒藥。」

南振岳點點頭道：「老丈言之有理。」

荊山毒叟笑了笑，接道：「所以老夫這一門，也可以說是毒藥門。」

艾如瑗道：「還有兩門呢？難道他們不是用毒藥的？」

荊山毒叟道：「第二種，是專門豢養天下奇毒之物的一門，他們雖然也用藥物，也有獨門解藥，但用的藥物，祇是限於豢養毒物。」

艾如瑗道：「我知道，你說的就是像瑤山千毒谷那一門了。」

荊山毒叟點頭道：「第三種則是以陰毒功夫爲主，毒藥爲輔，傷人於無形，雖然他們也是用毒，其實和上面兩種，又是不同……」

艾如瑗奇道：「老丈方才使的黑煞手，不是和他們一樣？」

荊山毒叟笑道：「黑煞手，仍以毒藥爲主，和他們的陰毒功夫，自然大有區別，祇是外人不易分得清罷了。」

南振岳心頭一動，忙道：「老丈說的第三種，不知屬於那一派的一種功夫？」

荊山毒叟望了他一眼道：「江湖上陰山、烏蒙兩派，都是屬於這第三類的武功。」

艾如瑗道：「老丈說了半天，還沒說出究竟三日之內，找上門來的仇人是誰？」

荊山毒叟雙目微闔，緩緩的道：「就是妳方才說的瑤山千毒谷谷主司無忌。」

艾如瑗吃驚道：「是千毒谷谷主？」

荊山毒叟微微太息道：「不錯，此事起因遠在三十年前，說起來還是爲了本門獨門秘方『化毒神丹』，一經服用，百毒不侵。

「司無忌認爲江湖上若容本門存在一日，他就無法以毒物稱雄，因此存下消滅本門之心，祇是先師在日，他不敢公然爲敵。

「詎料先師被逆徒所害，他乘機親率門人，夤夜襲擊，雙方激戰竟宵，他所率門徒和本門所有弟兄，傷亡殆盡，老夫身負重傷，幸得不死，司無忌也祇以身免。但從此之後，三十年來，司無忌匿居瑤山，沒有再在江湖露面，據說是受了梵淨山神尼的警告。」

他說到這裡，微微一頓，又道：「老夫再次尋上瑤山，始終找不到他千毒谷巢穴，不料一日之前，司無忌忽然派他的大弟子常今人前來，說當年之事，雙方實出誤會，他將在月內登門負荊，願意棄嫌修好，此人陰險成性，自是來者不善……」

心有所期願服毒

他目光瞧了兩人一眼，又道：「老夫雖然不怕他有甚麼陰謀，祇是我門下幾個小徒，還未練成毒功……」

艾如瑗朝他笑道：「你方才說的要幫助我恢復武功，就是要我代替你的門人了？」

荊山毒叟目光不期然又向兩人投去，徐徐說道：「老夫也毋用相瞞，我原想强迫你們，暫時扮我門人，但現在我已不勉强兩位了。」

艾如瑗偷偷瞧了南振岳一眼，問道：「我如果吃了你的毒藥，是不是也和我大哥一樣？」

她話聲出口，臉上忽然飛起一片紅霞，依旁在南振岳身側，目光瞧着地上，不敢抬起頭來。

荊山毒叟眼光何等犀利，瞧他神情，頓時若有所悟，哈哈笑道：「不錯，妳大哥服了化毒神丹，五臟六腑，血液經脈，都已蘊有奇毒，老夫助你恢復武功，服用的也是奇毒藥物，和妳大哥，正好是一對毒人！」

艾如瑗臉上嬌羞的閃過一絲會心喜容，忽然又道：「那我大哥爲甚麼不要每隔三月服藥一次呢？」

荊山毒叟笑了笑道：「問得好，妳大哥服用化毒神丹，循序漸近，使五臟六腑慢慢吸收奇毒，而且內功眞元絲毫未損，服過百日之後，藥力遍達全身，自不必再加補充……」

艾如瑗急着問道：「那麼我呢，又有甚麼不同？」

荊山毒叟笑道：「姑娘一身武功被廢，經脈受損，眞元大傷，天下奇珍異寶的仙藥既然難求，祇有用劇毒之藥，激發生命中的潛能，來彌補損傷眞元。

「妳恢復了武功，必然會隨時使用，也就是隨時有了耗損，如果不適時予以補充，豈能維持？此後妳服下的毒藥愈多，武功內力必然也跟着大爲增加。」

艾如瑗點點頭堅決的道：「我明白了，祇要我能夠恢復武功，變成毒人，就變成毒人吧！」

荊山毒叟點點頭道：「妳可是決定了？」

艾如瑗回頭朝南振岳看去，低聲的道：「大哥，你說好麼？」

南振岳被她問得一呆，暗想：自己祇是和妳一路同行，並非眞正是妳大哥，這等服毒之事，自己怎能替妳作主？

心中想着，不覺爲難的道：「這個……」

艾如瑗不待他說出，微微一笑道：「我已經決定啦，恢復武功，總比這樣半死不活的好，何況今後，我也可以不怕劇毒了。」

南振岳道：「妳既然決定了，那就這麼辦吧！」

荊山毒叟臉有喜色，仰天打了個哈哈，道：「既然南老弟和姑娘都同意了，你們跟我來。」

艾如瑗道：「可是現在就要服藥了？」

荊山毒叟道：「事不宜遲，自

然愈快愈好。」

艾如瑗道：「服了藥，不知要多少時候，才能恢復武功？」

荊山毒叟道：「十二個時辰。」

他說話之時，人已朝左廂走去。

艾如瑗跟在他身後，南振岳跟在艾如瑗身後，相繼走入左廂，祇見這間長方形的廂房中，堆滿了一綑綑的藥草，濃重藥氣，直撲入鼻。

艾如瑗聞得微感頭昏，身子緩緩的緊依着南振岳。

荊山毒叟回頭笑道：「老夫這間房中，堆着的全是劇毒之藥，普通人祇要在這裡逗留一時半刻，就會中毒。」

一邊說話，一邊舉腳朝地上踏去。

祇聽一陣「轆」「轆」輕響，地上的一塊石板，這時已在緩緩移開，裂開出一個僅容一人的洞窟。

荊山毒叟早已舉步跨了下去，敢情這洞窟下面，是一間地底石室，他拾級而下，倏忽不見。

艾如瑗微一遲疑，就跟着朝下走去，南振岳也相繼跟下，一點沒錯，石級盡頭，果然是一座地底石室。

共分三間，中間放着鼎爐扇子，和一個石墪，敢情是煉藥用的。

荊山毒叟已在室中點起一盞油燈，等兩人走下，伸手在壁上拉着鐵鍊，又是一陣轆轆輕響，上面石板重又掩上，他領着兩人走入右首一間石室。

這間石室佔地不大，但見壁架上放着許多大小瓷瓶瓦罐。

荊山毒叟很快取出一個小小瓷鉢，和一柄銀匕，接着又從這個瓷瓶，那個瓷瓶中，傾出許多不同藥末，和從瓦罐中舀出濃濃的藥汁，用玉杵不斷的拌搗。

不消片刻，鉢中藥物已搗成粉團似的一團，然後用手揑成一粒粒的藥丸。

他手法極快，而且極有分寸，揑出來的藥丸，每粒都像梧桐一般的大小，足有四十來粒之多。

荊山毒叟細心數了一遍，用手分成四份，倒了一杯冷水，朝艾如瑗道：「你此時先把這一份服了。」

艾如瑗道：「還有三份呢？」

荊山毒叟道：「你服下這一份藥丸，人必昏昏欲睡，要十二個時辰才能醒轉，醒來之時，武功也恢復了。」

一面朝南振岳道：「這另外三份，待過了一個時辰，再給她餵服一次，但第三份却要等到間隔兩個時辰之後才能餵她，第四份要間隔三個時辰再服。

「就是這四份藥丸，要分六個時辰才能服完，南老弟務必注意，此藥毒性極重，不能過早，也不能過遲。」

南振岳點點頭道：「在下記住了。」

荊山毒叟用手指朝裡首一指，又道：「那裡面有一張石榻，姑娘服藥之後，可到榻上休息，老夫還有事出去，恕不奉陪了。」

艾如瑗道：「多謝老丈。」

荊山毒叟微哂道：「不用謝我。」

他話聲一落，正待回身走去，忽然又住足道：「這間藥室中所貯藥物，都是極毒之物，也是極其珍貴的藥物，花了老夫多年心血，你千萬不可亂動。」

南振岳道：「這個不用老丈囑咐，在下也不會亂動。」

荊山毒叟笑道：「老夫自然知道老弟為人誠實，但老夫不得不說。」

他遲疑了一下，又道：「對面那間石室……」

艾如瑗沒待他說出口，接口道：「你叫大哥千萬不可進去，是也不是？」

荊山毒叟道：「正是如此。」

他嘴皮動了一下，似乎還想說些甚麼，但却忍了下去。目光一轉，瞧着兩人道：「姑娘可以服藥了，這裡有令兄照顧，自可無事。」

說話之時，緩緩朝外走去。

一會工夫，聽到他拉鐵鍊和石板轆轆之聲，敢情已經出去了。

艾如瑗低聲笑道：「我們留在這裡，他好像很不放心呢？」

南振岳道：「這也難怪，這間石室是他貯藏藥物的地方，其中自然有許多是珍貴藥物，怕人動它。」

接着取過杯子，遞到艾如瑗手上，說道：「妹子，妳該服藥吧！」

艾如瑗接到手上，嫣然一笑，道：「這一定很苦。」

隨手把第一份藥丸，和水吞了下去。

藥丸一嚥下，她頓時皺了皺

眉，口中嚶嚀一聲，幽幽的道：「大哥，你快扶我過去。」

南振岳瞧她服下藥丸，目光一瞬不瞬的注意着她的臉色，果然在這刹那間，她臉色立時由紅轉白，由白轉青，呼吸也立時急促起來。

心中暗暗一驚，忖道：「這藥力來得好快！」

一手扶住她肩膀，輕聲道：「妳感覺怎麼樣了？」

艾如瑗身上起了一陣顫抖，咬着牙道：「還好，我……身上有些發麻……」

南振岳趕快扶着她，走近石榻。

這幾步路的時間，艾如瑗雙腳發軟，業已站立不穩。

南振岳把她抱上石榻，祇見艾如瑗臉上隱隱泛起一層灰黑，雙目緊闔，氣息緊促，似已陷入昏迷。

南振岳湊近她身邊，低聲叫了兩聲，不見她答應，心知藥力已經發散，不敢驚動，脫下長衫，輕輕覆到她身上，自己就在榻旁坐下。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祇聽到一陣輕微的腳步聲，荊山毒叟緩步走了進來！

發之於情憐妹子

他拿起蠟燭，十分仔細的瞧着艾如瑗臉色，然後取起她手腕，靜靜的按了一陣腕脈，抬頭笑道：「情形很好，令妹從前練的，屬於陰柔功力，因此藥效發散也快，現在該讓她服第二次藥了。」

南振岳取過杯子，荊山毒叟撥開艾如瑗牙關，緩緩把藥丸餵入她口中，一面鄭重的說道：「這兩個時辰，這藥力在她臟腑中發作最强的時候，令妹也許會受不住，或有翻滾痙攣現象。

「老弟必須隨時注意，如果滾動太厲害了，可以輕輕按住她的身子，祇要過了兩個時辰，自會安靜下來，這就成功了一半……」

荊山毒叟囑咐完畢，逕自離開。南振岳因有荊山毒叟的吩咐，更是不時的注意着艾如瑗。

約莫過了頓飯時光，艾如瑗一個嬌軀果然起了一陣痙攣，肌膚似在激烈收縮，口中隨着發出呻吟之聲！

她人雖在昏迷之中，但彷彿覺得捶心絞腸一般，奇痛難耐。粉額上黃豆大的汗珠，一粒粒綻了出來。

身子突然一陣翻滾，雙目乍睜，本來清澈如水的眼神，此刻竟然佈滿紅絲，睜得滾圓，加上青絲散亂，臉色獰厲，簡直成了一頭野性發作的瘋獸！

南振岳覩狀大驚，急忙伸出手去，輕輕按住她的身上，口中叫道：「妹子，妳快忍耐一下。」

艾如瑗體內毒性已發，雖然睜着雙目，那會聽得到南振岳的聲音？

她茫然地看了他一眼，大概是身子被人按住了，手足亂舞，更是掙扎得厲害，幾乎滿床亂滾。

南振岳因有荊山毒叟囑咐之言，不能太以用力，但不用力可眞按不住她。

如果不知內情，當眞會被她嚇昏！

他那裡知道此刻的艾如瑗，五臟六腑都在翻滾，比油煎還要難受，全身經脈粗脹欲炸，心肺一陣又一陣的收縮！

像利刃剜心，像萬蟻嚙肺！肌膚片片割裂，骨節寸寸炸碎！

張口想叫，又覺口唇僵硬，咽喉瘖啞，苦於叫不出聲來！

南振岳苦頭也吃大了，她手舞足蹈，猛力掙扎，一個身子不停的翻滾，他雙手按在她柔軟的胴體之上，輕也不是，重也不是，不到一會工夫，已是汗流浹背，累出一身大汗。

可是艾如瑗聲嘶力竭的翻滾掙扎，還在方興未艾！

南振岳到了這一地步，再也顧不得男女之嫌，索性跨上榻去，雙臂一環，把她緊緊的抱在懷裡。

這一下果然有效！

艾如瑗整個嬌軀雖然失去了掙扎能力，但她體內的劇毒，還在山崩海嘯般繼續發作，身上的抽搐也依然一陣緊似一陣。

南振岳從沒接觸過女孩子的身體，這回抱着艾如瑗，鼻孔中聞到的，是她身上散發出來的幽香，手上碰到的是女孩子柔軟而富於彈性的胴體！

艾如瑗呼吸急促！

南振岳低着頭，呼吸更是急促！

艾如瑗身子不住的顫抖！

南振岳的心也在不住的顫抖！

他想起艾如瑗如果不是爲了自己，就不會被她師傅廢去武功，也不會吃今天這種苦楚！

不！豈止今天，今後她雖然恢復了武功，但一身之中，必須仗着奇毒藥物支持她的一生……

他心內感到一陣愧怍，瞧着懷中不住顫抖，不住痙攣的艾如瑗，憐惜之念油然而生！

他環着她嬌軀的雙臂漸漸加緊，他恨不得自己替她承擔這份痛楚！

於是他情不自禁的低下頭去，輕輕在她櫻唇上吻了一下！

他絲毫沒有輕薄的意念，這是發之於情，純自然的舉動。

當他兩片嘴唇，接觸到她殷紅的香唇之上，心頭猛然一凜，暗暗叫道：「南振岳啊！你父仇未報，十八年來改姓換名，連眞姓都尚未恢復，母親至今猶托跡尼庵，托庇嵩山，你怎能動了兒女之情？」

一念及此，頓時驚出一身冷汗，立時收攝心神，正身而坐。

懷中的艾如瑗還在繼續顫抖，但南振岳却已漸漸定下心來！

他這次原是爲了殺父仇人已有下落，趕去嵩山叩見母親。

艾如瑗武功已失，既然跟自己離開魔窟，但總不能一直由自己保護着她，因此打算要她暫時留在紫竹庵，和母親作伴。

紫竹庵地勢隱僻，又鄰近少林，賊人一時也不會尋找到的。

他這一念頭，當然是缺乏江湖經驗的想法！

試想他母親爲了逃避仇人耳目，托庇少林，連母子見了面，都不敢明說，怎好把逃出桃花源太陰宮的叛徒引去？

這麼一來，豈非更引起對方注目？

南振岳原是極頂聰明的人，但有時候，越是聰明人，就越會自作聰明，做出比笨人還笨的事情來！

他離開桃花源，心中衹是想着如何安置艾如瑗，並沒想到這是何等危險之事。

此刻他心中依然盤算着自己見到母親之後，如何把艾如瑗的經歷告訴母親，他希望母親把艾如瑗認作義女，那麼自然和她就成了兄妹了。

南振岳手中依然抱着艾如瑗，想到這裡，心中已把她當作自己妹子看待。

時間漸漸過去，他不知道時候，但覺已經過了漫長一段時間，差不多也該有兩個時辰了！

艾如瑗已從劇烈的痙攣中漸漸緩和下來，雖然她身子還在顫抖，比起先前已經好了許多。

她闔着眼皮，祇是張開小嘴喘息，鼓騰騰的胸脯不住的起伏，骨節好像散了一般，軟綿綿的，顯得十分疲累。

南振岳緩緩把艾如瑗放在榻上，跨下石榻。

想起荊山毒叟方才曾說「過了兩個時辰，自會安靜」之言，暗暗忖道：「看來該是餵她服藥的時候了！」

等了一會，還不見荊山毒叟進來，心知他已經交代了自己，也許不會再來。這就取過藥丸，把第三份藥餵給艾如瑗服了。

經過這一陣折騰，着實覺得有點疲倦，就在榻邊上席地坐下，調息運功。

石室不見天日，不知昏曉，正當南振岳靈台清明，渾然忘我之時，突然聽到一陣轆轆震動，那是開啓石板的聲音，接着有人走了下來！

南振岳心中微微一怔，他聽出這人脚步聲，雖然走得極輕，但不類荊山毒叟，不覺緩緩睜開眼睛。

這一瞬間，那人已到石室門

口，便自停步，探首叫道：「南少俠……」

南振岳看清那是荊山毒叟看門的童子，這就起身問道：「小哥可有甚麼事麼？」

那童子依然站在門口，沒有進來，口中說道：「家師昨晚吩咐，要我在天色黎明前，進來通知南少俠，該是第四次餵藥的時候了。」

南振岳點點頭，忽然他發現眼前這個青衣童子，眼神充足，看來身手大是不弱，暗想：「自己還當他是荊山毒叟看門的童子，原來還是他的門人！」

一面含笑問道：「令師還沒起來？」

那童子道：「家師出去了，還沒有回來。」

南振岳奇道：「令師到那裡去了？」

那童子搖搖頭道：「不知道，家師昨晚走得很是匆忙……」

他似乎言有未盡，但却住口不說。

南振岳道：「令師可曾說，甚麼時候回來？」

那童子道：「沒有。」

微微一頓，瞧了南振岳一眼，又道：「家師臨行曾說……」

他好像在思索甚麼，遲疑着沒說出來。

南振岳道：「令師說了甚麼？」

那童子道：「家師說南少俠令妹，服下第四次藥丸，要過了六個時辰，才能醒轉，那時，家師也許可以趕回來了。

「在這第六個時辰之中，說不定會有人尋上門來，不過我們已在門前佈了陣勢，原也足可阻擋了。」

南振岳沒有作聲。

那童子接着又道：「家師總是嫌我們六個人擋不住人家。」

這話有些自負，言外之意，師傅嫌他們擋不住人家，其實已經足夠了！

南振岳聽得奇怪，昨天祇見到他一人，不知還有五個是誰？

那童子續道：「家師曾說，萬一我們擋不住人家，令妹服藥之後，已可安然無事，這裡三間石室，想請南少俠費神照顧。」

南振岳聽到這裡，不禁恍然大悟，暗想：「原來你方才吞吞吐吐的，就是因爲你們六個人，自信足可勝任，不願向外人求援。」

心念一轉，不覺含笑道：「既然外面有你們六位守住，名師出高徒，自然足夠應付了。」

那童子聽得心中高興，笑道：「南少俠過獎，爲師請少俠代爲照顧，也是以防萬一，因爲這三間石室，是家師花了數十年心血，採來的藥物。尤其近幾天來，我們山脚下，幾次發現有人窺探，師傅說他們可能是爲了……」

他忽然發現自己說漏了嘴，目光有意無意的瞥了左首右室一眼，臉上忽然一紅，連忙改口道：「可能是對頭派來的人。」

他不待南振岳開口，又道：「南少俠該替令妹餵藥了，我也不能久留。」

說完，轉身匆匆朝外走去。

南振岳雖然發現他最後神色有異，似乎言不由衷，但繼而一想：「人家既不願說，也許另有隱秘。」

當下也並不在意，回身過去，拿起第四份藥丸，撥開艾如瑗牙關，緩緩餵了下去。

這時艾如瑗已安靜下來，躺在榻上，祇是昏昏熟睡。

南振岳在榻前守候了一會，眼看餵了她第四份藥丸之後，依然並無動靜，心頭也覺放寬了許多。

南振岳在榻前守候了一會，眼看餵了她第四份藥丸之後，依然並無動靜，心頭也覺放寬了許多。現在祇要再過六個時辰，她就會醒過來了！

她恢復了功力，至少也減輕自己心頭的負荷。

他緩緩噓了口氣，不覺跨出石室。

昨晚他跟荊山毒叟匆匆進來，並沒留神細看，此時才發覺這三間石室，雖有石壁間隔，但沒有設置石門。

敢情這是荊山毒叟煉藥之所，平日祇有他一個人出入，自然用不着門戶。

可是南振岳目光一瞥，發現左首那間石室，却懸掛着一道布簾。

心中不禁覺得奇怪，右首石室是荊山毒叟貯放藥物之所。聽他口氣，壁架上放着的許多磁瓶，是他數十年心血採集來的珍貴藥材，但門口也沒有裝上門簾。

難道左首那間石室中，還有更珍貴的東西？

不錯，他昨晚曾一再叮囑，好像對自己不大放心一般！

（未完・廿六）

武林長篇連載

絕色四勇士

辛棄疾·文　培邦·圖

上文提要： 曲十一郎與辛苦正遇到飛刀幫的三護法狠狽從畫舫逃出來，水玲瓏叫十一郎出手向他們要銀票，後水玲瓏邀二公子上畫舫……龍頭傳話，叫魚如意通知冷伊人，改變叫東方長壽去殺皇甫歸西……皇甫歸西去鎭江欲殺汪重山，等了九天不見他，却遇到東方長壽，二人惺惺相惜，東方公子借酒醉告訴他，有人叫他二十三天後殺他，此事引起歸西的懷疑……

瘦漢的雙手有尖刀。

這瘦漢由明處進入暗處，皇甫歸西已厲叱：「是你，李純陽！」

他叫出這人的名字，床上的魚如意火大了。

「爲甚麼你找我麻煩，上一回我們已經放過你一次了，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呀。」

瘦漢果然是李純陽，老酒仙李純陽來了。

李純陽這一回動上傢伙了。

祇見他撲進房中盤動，幽靈似的到了皇甫歸西面前，十九刀狂殺之外，另加十一腿疾踢。

皇甫歸西看得眞切，抖然甩動手上長衫，捲上去。

他出手甩長衫，那長衫比刀還厲害，抽掃到李純陽的右腿，李純陽如被刺扎刀割，他以爲自己挨刀了！

就在他一怔間，忽的一件東西砸過來！

李純陽雙刀齊擧間，忽的雙目一花，他想也不多想的往門外奔去。

那是一個繡花枕頭，早被皇甫歸西撈到手上了。

門外傳來李純陽的叱罵：「娘的，你怎麼今夜又出現在這妖女的房中，皇甫歸西，色字頭上一把刀呀！」

魚如意吼叫了，叫罵得眞難聽。

「刀你媽個頭，有種你別跑！」

李純陽早不見了，也不知他聽到罵聲沒有。

* * *

皇甫歸西發覺魚如意氣得臉色蒼白，不由笑笑，道：「走了，鄒走了，而且是往江邊走了！」

魚如意道：「氣死我了，好像你是小孩，我在哄你上當，甚麼叫色字頭上一把刀呀！」

哈哈一笑，皇甫歸西立刻脫了衣衫。

於是，黑暗中傳來皇甫歸西的聲音。

「別叫他們掃咱們的興，祇當是另一種刺激！」

魚如意的聲音又變得溫柔了。

她發火的時候嚇人，也罵人！

但這時候她又溫柔了。

她就像一條蠕動的白蛇，游移在皇甫歸西那赤裸而有力的身上，不停的移動。

不說話，此刻祇有動作，動

作代替了說話。

燈滅了，剛才打鬥的時候就滅了。

屋子裏是一片黑漆，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如果有甚麼聲音，那也祇是魚如意忍不住的哎呀兩聲而已，也僅此兩聲就一切靜下來了。

黑暗中無論甚麼事都會發生的。

江湖上有許多事情就是在黑暗中發生的。

誰知道這時候在這屋子裏發生了甚麼事情。

不知道當然就不能細細的說了，因爲眼見爲實呀！

* * *

魚如意眞的把她的初夜交給皇甫歸西了。

至少在皇甫歸西而言，他滿意極了，因爲他是男人，任何男人都有征服慾望，尤其是征服像魚如意這樣絕色的女人。

有一塊染了血跡的布帕抓在皇甫歸西的手上，魚如意羞赧的道：「你要收藏嗎？」

一笑，皇甫歸西道：「像寶一樣的收藏着，哈！」

「何不由我把它繪成一幅蝶彩花圖呀！」

「你也會畫？」

魚如意起來了，她走到桌前，取出畫筆，就在皇甫歸西的驚異中，在那染了血跡的布巾上添枝塗石，描蝶三隻飛舞在那紅得如盛開的紅牡丹中，着實好看。

原是一塊擦拭她身上血跡的布巾，一變成了一幅十分醒目的畫作，令人匪夷所思。

魚如意且又在一角寫着：「郎如春日風，牡丹盛裝迎。」

皇甫歸西撫掌笑了。

「太好了，果然秦淮才女。」

* * *

魚如意乃龍頭最得力的三美之一。

魚如意書寫的字和畫，龍頭經常會愉快的欣賞着。

皇甫歸西是不會知道這些的。

皇甫歸西祇要找龍頭，他父母是怎麼消失的，因爲這件事，姥姥一直以爲非找龍頭問個清楚不可。

* * *

鎭江江邊的北峯山，半山坡的望江亭中，了凡大師與東方長壽二人又在對弈。

那了凡一邊下棋一邊問東方長壽。

「鳳凰山莊的皇甫小施主怎麼會忽然走了？」

東方長壽道：「三兩天他會回來的。」

了凡大師道：「皇甫小施主忽然來到鎭江，想來他必有重要的事情。」

東方長壽道：「大師，我祇覺得皇甫世兄是個君子人物，雖是初見，却有一見如故之感。」

了凡微微一笑，道：「你們本來應該是好朋友的，因爲……因爲……」

東方長壽道：「因爲甚麼？」

了凡大師道：「十年前，東方大笑與皇甫忠烈乃同屬朱七王爺手下大將。」

東方長壽吃驚，道：「有這種關係？」

了凡大師道：「你可以去問你爹，東方老施主必會告訴你有關皇甫忠烈的事。」

東方長壽道：「大師爲甚麼不早說？」

了凡大師道：「有些事情，必需在適當的時機才能說出來的。」

東方長壽怔住了。

當然，他在分心中又輸了一盤棋。

* * *

有位老者從北峯山下奔上來了。

那是個身上包紮着傷的老者，說他鼻青眼腫也不爲過，祇不過他走得十分輕鬆。

受了傷的人還輕鬆，這個人必具備一身的功夫。

仔細看過去，來的不是別人，那個在玄武湖畔被曲十一郎與辛苦堵住打了個滿地爬的胡老頭來了。

胡老頭也是「水上人家酒樓」的老伙計。

就快走到半坡山了，胡老頭開始大喘氣。

胡老頭的出氣聲，引來了望江亭的東方長壽的注意。

了凡沒去看來人，他撫髯觀棋，彷彿甚麼事也無法令他去注意。

「大師，來了個老人家。」

了凡大師不理會，但東方長壽起來了。

胡老頭登上台階到了亭內，他抬頭看看東方長壽，不由點點頭道：「是你，一定是你。」

東方長壽一怔，道：「老人家，甚麼事情？」

老胡眨着老眼，道：「你……

是複姓東方的吧！」

「我叫東方長壽。」

老胡撫掌，道：「那就對了，我找到你了。」

東方長壽吃一驚道：「找我何事？」

老胡道：「當然不是我找公子，是冷姑娘找公子的。」

東方長壽吃一驚，道：「冷姑娘叫你來找我？」

老胡道：「找了兩天了，見人就打聽，得知公子在這兒與大師對弈，果然……」

東方長壽道：「快說，有甚麼急事發生了？」

老胡道：「冷姑娘要公子早早回去，越快越好。」

東方長壽心中一緊。

他心中想着，莫非皇甫歸西回去南京，被冷伊人發覺了，然後冷伊人派這老人家奔來找他，然後在南京刺殺皇甫歸西？

東方長壽心中有些不舒服了。

頓了一下，東方長壽自袋中取出一錠銀子交在老胡手上，道：「辛苦你了，你先回去，我馬上也回南京。」

老胡道：「冷姑娘很急，公子越快越好。」

東方長壽點點頭，他回身對了凡大師笑笑，道：「大師，眞對不起，掃你的興了。」

「哈哈……」了凡大師道：「辦正事要緊，棋可以隨時下，老衲送公子。」

東方長壽道：「許多事情，總是無奈，眞怕回去與皇甫世兄對決。」

了凡大師雙目一厲，道：「願你三思而行。」

他看着東方長壽往山下奔去，當東方長壽的背影不見了，了凡大師才低聲問老胡。

「爲甚麼變卦了？」

老胡道：「王爺！」

「不要叫我王爺。」

「是，大師，南京來了兩個厲害人物，七王爺怕他們礙事，要他回去。」

了凡大師道：「我知道，這幾天那汪重山必出現，事情就快成功了，爲何突然變卦？」

老胡道：「大師，魏奸眞的會派人與汪重山接頭？」

了凡大師道：「黑道不少幫派已投入魏奸門下了，龍馬隊、鹽幫、江南刀客與李純陽這些人物，聽說已與魏奸掛上鈎了。」

老胡吃驚的道：「難怪這個月來，南京來了許多厲害殺手，他們是……」

了凡大師道：「他們是衝着老七來的。」

了凡口中的老七，那才是南京城中神秘的龍頭。

了凡看着大江，對老胡道：「你們當年都是跟着老七南北征戰的忠義之士，如今朝中出了大奸，端看你們再一次爲朝廷出力了。」

老胡重重一禮，道：「王……大師，屬下等抱定肝腦塗地決心了。」

他看看大江上的帆影，又道：「汪重山活不久的，一羣大惡大奸之人活不久的。」

他單膝一跪叩個頭，轉身下山去了。

半晌，了凡大師喃喃的道：「我不能叫他們決鬥，我要去阻止這一場決鬥。」

改變計劃有緣故

如果他多問一問實情，老胡是會說的，祇可惜了凡沒問老胡。

冷伊人孤單單的倚靠在她的閨房門口，她的表情祇一看就叫人以爲她在等人。

女人倚門等着，那當然是等男人。

良家女人等丈夫，煙花女子等嫖客。

冷伊人等的是東方長壽，她已等了大半天了。

當一條人影忽然閃進圓門的時候，前面兩院的客人們正賭得起勁。

後院廳上的豪客也來了七人，這七人之中就有那蕭樂天與金老八二人。

姓蕭的南京開有綢緞莊。

姓金的開的是幾家金子鋪。

他們來此豪賭，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與伊人同樂，伊人當然是冷伊人。

祇不過這天冷伊人不來，冷伊人在等東方長壽。

現在，已是二更天了。

冷伊人祇看那黑影，就已伸出了雙臂。

那個黑影也伸臂，用力的抱緊了伊人在懷。

兩個人甚麼話也沒有說，但兩張嘴巴忙壞了。

兩個人的一陣熱吻，吻得冷伊人落淚。

當東方長壽覺出口味有些變

鹹，他才放鬆了熱吻，改吻冷伊人的臉頰。

他也吞吃了冷伊人的淚水。

「別哭了，我們又見面了。」

冷伊人笑了，原來她的淚水是高興過度流出來的。

她環抱住東方長壽的蜂腰走入她的閨房中。

「你回來了，眞是太好了。」

東方長壽道：「我並未刺殺皇甫歸西。」

冷伊人道：「我知道，時間也還不到呀！」

東方長壽道：「有個老人家找我，說妳叫我立刻回來，我回來了。」

冷伊人很滿意的道：「是我派他去的，想不到這麼快就把你找回來了。」

東方長壽道：「是不是……」

他實在不願意再問下去，因爲他不想刺殺皇甫歸西，他的心中也痛苦。

冷伊人道：「我叫你去刺殺的皇甫歸西，他的人已經回來南京了。」

東方長壽痛苦的道：「所以妳又把我找回南京來，改在南京刺殺他？」

冷伊人道：「你好像不太喜歡

胡老頭看見東方長壽和了凡大師在下棋。

這個工作呀！」

東方長壽道：「我確實不太喜歡這項任務，因爲我發覺皇甫歸西並非是甚麼十惡不赦的傢伙。」

冷伊人道：「我也知道皇甫歸西不是大惡之人。」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把時間寬限在一個月後，就是要再查看皇甫歸西的心中有甚麼企圖，我對於不忠不義之徒，深惡痛絕。」

東方長壽心中一動，就他所知，江湖上有幾處梟雄人物就已投入魏奸門下了。

一個在朝中攬權的惡宦，再勾結不少江湖人物，那是一項十分可怕的事情。

＊　＊　＊

有酒菜送進來了，東方長壽再一次坐在冷伊人這白色的閨房中。

閨房中沒有別的人，祇有他與冷伊人。

二人對酌，冷伊人含情脈脈，偶爾一聲竊笑。

東方長壽愉快的吃着酒，心中想着曾與伊人在此住的兩日美景良辰，不由吃吃笑了。

冷伊人笑笑，道：「你笑得很邪氣。」

東方長壽道：「看到你，我正經不了啦！」

他伸手，攬過冷伊人入懷，又道：「說吧，你叫我何時對皇甫歸西下手，而他如今又在甚麼地方？」

冷伊人在東方長壽懷中扭動了一下，媚笑道：「你不用去殺皇甫歸西了。」

東方長壽雙目一亮，太悅，道：「怎麼說？」

冷伊人道：「我說過，對皇甫歸西是一場誤會，所以我急叫人把你找回來了。」

東方長壽大悅，舉杯，笑道：「太好了，爲此，我們乾一杯。」

冷伊人笑了，道：「你好像解脫了似的。」

東方長壽道：「我如果殺了皇甫歸西，我會一輩子不愉快，我痛苦。」

冷伊人道：「我怎麼會叫我的男人痛苦呢？」

她撒嬌，而且還吻着東方長壽。

半天，她才緩緩的道：「今夜我是不會告訴你去甚麼地方找皇甫歸西的，今夜我們……」

東方長壽一笑，用力的吸吮着冷伊人，道：「今夜你也趕我不走了，哈！」

他忽然不笑了。

冷伊人反倒一怔。

東方長壽道：「既然不再刺殺，我爲甚麼再去找皇甫歸西？」

冷伊人一聽，道：「雖然不殺皇甫歸西，却是刺殺的任務仍在。」

東方長壽全身一緊，道：「怎麼說？」

冷伊人道：「南京來了兩個厲害的人物，他們的行動，就表明了已被奸人收買的樣子，專門找人麻煩，逼着要找甚麼龍頭的，所以……」

東方長壽喃喃的道：「又是龍頭，他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冷伊人道：「就是沒見過呀！」

東方長壽道：「那兩個人是甚麼樣人物？」

冷伊人道：「就好像那天在我賭坊中的秦老大、耿少華那一類的人物。」

東方長壽當然知道耿少華、秦老大，甚至那個南京城船頭蛇錢上天。

東方長壽冷笑了。

冷伊人道：「可是這兩個人的武功奇高，所以……」

東方長壽道：「高到無人可敵？」

冷伊人道：「高到我必須把你找回來，高到你必須與皇甫歸西聯手去對付。」

「聯手？」

「是的，我的愛人，我要你有把握。」

她的動作就表示她多麼的關心東方長壽。

她用嘴巴去舐東方長壽，去吻、去吮，吻遍了東方長壽的每個能吻的地方。

女人的嘴巴厲害，如果善於運用，男人的壽命更會比女人短上二十年，如果女人不善運用她的嘴巴，衹會對男人作河東獅吼，甚至天天喋喋不休，這個女人就比男人死得早，也死得慘了。

冷伊人就很會運用她的嘴巴，她吃得東方長壽死脫。

於是，室內的燈又熄了。

於是，室內傳出了呻吟聲。

東方長壽又快樂了，因爲他是快樂公子。

* * *

南京玄武湖岸邊，那家「水上人家酒樓」附近站着一個老者，那老者好像在等人。

那老者不是別人，乃是由鎭江走回來的老胡！

是的，老胡在此等人，他已等了快一個時辰了！

楊柳林蔭道上，這時候走來一位姑娘，姑娘手上還甩動着樹枝，飄飄然的走到老胡附近，她站住了！

姑娘用她手上的樹枝在水面上撥弄着，好像在戲水中的小魚兒！

那姑娘並非別人，乃「醉翁之意酒館」的美人兒，也是魚如意身邊的第一侍兒小倩！

小倩侍候過紹興來的老酒仙李純陽！

* * *

老胡看着遠方，他的嘴巴在嗡動。

「二更天紫金山風月亭！」

小倩回應：「二更天紫金山風月亭。」

就這麼兩句話，小倩匆匆的走了。

老胡未走，他仍然站在那裡。

沒過多久，「散財童子賭坊」中也來了一位姑娘。

那姑娘走近老胡，她臉帶微

笑的道：「老先生，你不是酒樓會繪畫的老先生嗎？」

老胡笑笑，道：「隨便塗鴉，難登大雅之堂！」

那姑娘指着遠方，又道：「畫山不見路，畫人不畫骨，你老的畫是山中有路，路上有人，是不是？」

老胡突然道：「有人在傍晚，無酒不待客！」

他說完大步走了！

那姑娘一笑，立刻匆匆的走了，這是他們的連絡話，只有一半聽得懂，交代任務不完整，只有人到齊了，雙方對上口，便立刻明白了！

琴笛和鳴退强敵

傍晚，玄武湖的遊人也最多，湖岸南面的那艘大畫舫停了兩天半，却忽然移動了！

那是水玲瓏的溫柔之鄉畫舫在移動，移動在由湖面通往長江的那條水道上。

移動畫舫本是平常事，但畫舫上傳來大笑聲，而且又是琴又是簫又是歌聲傳出來，就引起人們的好奇了。

因爲琴聲美歌聲美，偶爾有女從窗口探出頭來拋個大大的媚眼，當然就更加叫人稱奇了。

果然，不多久，有一條小船追過去了。

女子就是看到了小舟才拋媚眼，那歌聲不但美妙也高亢，當然這是在告訴小舟上的人，她們開船了！

船在河道上行駛，那小船緊緊的跟在大船後面，小船上不是別人，乃「八手遮天」曲十一郎與「恨海飛鷹」辛苦二人是也！

兩個人守在小船上，這兩天吃住不下船，命那船家跟踪着「溫柔之鄉畫舫」，他二人非要找到龍頭不可。

「溫柔之鄉畫舫」繞過水道進入長江，不久之後船便停靠在江岸邊。

那地方距離「醉翁之意酒館」不遠，只見岸上附近出現不少人物，誰也不知道這些人來自甚麼地方！

江岸邊靠了許多船，却不見有甚麼船是運貨的！

水玲瓏站在船邊往下看，她衝着附近小舟哈哈笑，她還伸出手去打招呼！

小船上，曲十一郎對辛苦道：「你瞧，那婊子在對咱們打招呼了！」

辛苦道：「好像還很得意的樣子！」

曲十一郎道：「要不要上她的船上去，咱們不會白白吃喝她的！」

就在這時候，忽見一彪人馬過來了！

爲首的兩人不是甚麼好惹的，乃是南京地頭蛇錢上天與他的手下七個殺手，另外乃是鹽幫二當家「江上飛龍」耿少華與他身邊的四高手。

不知爲甚麼，這些人到了溫柔之鄉畫舫附近，立刻一聲呼嘯，紛紛衝上船，有人也大吼，「接客了，爲甚麼不見人來接客！」

船上的冬雪走來了！

「喲，爺們來了這麼多呀！」

錢上天大刺刺的道：「叫你們老板娘出來接客！」

「接客？」

耿少華沉聲道：「琴聲加歌聲，你們把爺們引來了，帶路！」

於是，第二層艙門處，水玲瓏走過來。

水玲瓏至少認識錢上天，她笑哈哈的走上前，道：「喲，我道是誰呀，錢大爺賞光了，快快請進呀！」

水玲瓏接着一聲呼叫：「春風、夏雨，你們快快招待客人呀！」

四個美人兒都到了。

耿少華五人走在最前面，只不過被招待在上層的却只有錢上天與耿少華二人。

水玲瓏是親自招待二人的，水玲瓏的四大美人也在第一層，第二層招待的是吃喝，很快的酒菜就送上了。

水玲瓏是不會得罪錢上天的，因爲她知道姓錢的是地頭老大，得罪這號人物，她就不太平了！

但水玲瓏想到兩個人，那是曲十一郎與辛苦二人。

這二人正在等着上她的船，她只需稍稍使個手段，就能叫這些人立刻滾蛋。

她是個絕色的女人，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

她取過七弦琴，端莊的坐在矮欖上，面對的是錢上天與耿少華二人。

「二位爺們難得到我這裡，不論來意爲何，也總算是我水玲瓏的衣食父母，能不竭盡心力爲二位爺歡樂？」

耿少華嘿嘿一笑，道：「咱們

是慕名而來，一來是尋尋開心，二來是向妳打聽個人物！」

水玲瓏道：「打聽人物？」

她看看錢上天，又笑笑道：「這位爺呀，你要打聽甚麼人呀，你身邊的錢大爺乃南京有名的大爺，甚麼事呀人呀的，問他就成了！」

錢上天接口，道：「錢大爺這些天也在找這個人，娘的，只聞其名不見其人，我已費盡心力了！」

水玲瓏道：「連你錢大爺都不知道，我們又算甚麼，更不會知道了！」

冷冷一笑，錢上天道：「不錯，南京地盤是我的，有甚麼事我會立刻知道，只不過，我對於你們却透着不解，八成我是找對人了！」

耿少華已開門見山的道：「龍頭在甚麼地方？」

曲十一郎與辛苦二人也在找龍頭。

水玲瓏吃吃笑，道：「找龍頭呀！」

耿少華一震，道：「他在甚麼地方？」

水玲瓏道：「我也在找這位龍頭呀！」

錢上天立刻追問：「你找龍頭做甚麼？」

水玲瓏道：「我要罵這叫龍頭的人，他害苦我了！」

耿少華道：「龍頭害苦你甚麼了？」

水玲瓏道：「有幾批大爺們找到我這兒，一定說我與龍頭認識，害得我日子過得心驚肉跳，我恨死他了，非找他問一問，他是幹甚麼的！」

她頓了一下，又道：「就像二位爺一樣，你們不是也找到我這兒來了？」

她說了半天等於沒說，氣得耿少華鼻孔冒煙。

突然，「錚」的一聲響，水玲瓏開始撫琴了！

她的琴藝通神，那天夜裡她就是以琴聲冲淡了曲十一郎那攝人心魄的笛聲。

曲十一郎的魔音十八殺幾乎令水玲瓏難以抵擋。

* * *

辛苦與曲十一郎剛跳上岸，便見一批人一擁而上了水玲瓏的畫舫。

他二人見怪不怪，緩緩的往船邊走過來。

走了快一半，半空中傳來七

曲十一郎和辛苦從船上拔身往岸上飛去。

弦琴的聲音。

曲十一郎立刻靜下來，道：「辛兄，等一等！」

辛苦是不懂音律的！

曲十一郎聽得懂，一個用笛音殺人的殺手，他的音律造詣是通神的。

半空中傳來弦琴的聲音是哀傷的，聽了叫人落淚的，那種扣人心弦，喪人心志的低音，曲十一郎聽得心中猛然一沉。

「她好像痛苦，她在求人幫她了！」

辛苦道：「你在行，我外行！」

曲十一郎道：「快去，我們應該協助她的！」

辛苦道：「在未找到龍頭之前，誰也不能傷害她！」

兩個人忽的拔身就走，匆匆的上了那艘「溫柔之鄉畫舫」上。

二層廳內正在吃又喝，那春風四女忙壞了！

辛苦與曲十一郎的出現，春風、夏雨、秋霜、冬雪四人立刻一齊迎上來了！

四美人每兩人拉住一人，那春風還笑道：「歡迎歡迎，快過來吃酒！」

曲十一郎道：「老板娘水姑娘她……」

他的話說一半，忽見四個大漢衝上來了。

四個大漢衝着曲十一郎與辛苦直翻惡眼，一人手指船外岸上，叫道：「滾，在老子未拔刀之前，快滾！」

另一大漢吼罵：「娘的，不長眼睛呀，爺們今天把這條船包下了！」

曲十一郎道：「各位，咱們不進廳內，咱們在船邊坐坐可以嗎？」

有個大漢吼叫如虎，道：「找挨刀呀！」

曲十一郎對辛苦道：「走吧，我不想挨刀！」

他二人立刻退出二層大廳，只不過二人並未走。

他二人走到第一層廳上了，因為水玲瓏正在撫琴！

曲十一郎並不進去，他趺坐在門一層艙門下，取出他的血笛，立刻吹起來了！

聽起來他是在與七弦琴和音，然而仔細聽又不調和。

笛聲在空中响的十分嘹亮，漸漸的，有人大聲吼叫了：「他娘的，是甚麼人吹得叫人心慌意亂！」

錢上天也在廳內喝叱：「別吹了，吹得老子頭發暈！」

第二層廳內已有人叫頭痛了！

曲十一郎的笛聲更見刺耳了。

笛聲刺耳，琴聲和鳴，那錚錚扣人心弦的琴聲，已不再哀怨悲愴了！

水玲瓏的額上已開始在冒汗了！

錢上天猛搖頭，他開罵：「吹他娘的甚麼玩意兒！」

耿少華忽然神色一厲，吼道：「杜少仲，你們砍了那個吹笛子的傢伙！」

他這是叫他那四個殺手了，却不料艙門處跌跌撞撞進來一個漢子，那漢子口鼻出血，話音帶抖的道：「二當家，不少人七竅出血逃上岸去了！」

錢上天與耿少華起身就走，就聽錚的一聲响，七弦琴聲已停，水玲瓏道：「是曲公子嗎？」

只這一聲叫喊，外面的笛聲也停了！

水玲瓏又叫：「曲公子，你給我面子，別吹了，人都被你吹走了，我這就有損失了！」

錢上天與耿少華與那前來報告的漢子，三人往門邊走過去，不料門邊却有個人堵住三人去路。

「怎麼，白吃白喝嗎？」

錢上天叱道：「關你甚麼事？」

那人冷笑道：「有關係，因為我們來了，你們藉故溜走，所以就與我們扯上關係了！」

耿少華冷哼一聲，道：「我看你是吃了熊心豹膽，想在爺們面前充英雄呀！」

那人回以冷笑，道：「不是充英雄，本來就是英雄，你可想試試？」

耿少華一記黑虎偷心直搗過去，却被那人一把接住，大巴掌抓牢了耿少華的拳頭，那拳頭幾乎是被吸住一般再也拔不脫了！

耿少華立刻發覺上當，左拳虛晃，雙腿盤踢，不料仍被摔在廳內。

錢上天忽的一刀捅來，那人單掌疾撥，反手一嘴巴打得錢上天旋身幾乎摔倒。

那人跨一步堵在艙口，他冷冷一笑，道：「付過帳我放人，否則……」

錢上天道：「你想怎樣？」

那人道：「如果我一旦心情不

好，你們就別想再看到明天的太陽！」

他說得平淡，聽得人心中一沉，憑他的本事，那絕不是在吹牛！

錢上天怪叫一聲，道：「錢大爺在南京地面上，幾時口袋中放過銀子，我沒有！」

耿少華已雙目噴火的道：「老板娘，你開價吧！」

水玲瓏走過來了！

她早就注意那個人了，那是個相當帥氣的青年，只是在他的眉宇間略帶憂鬱！

水玲瓏走到這年輕人面前，道：「你必是辛公子，你是江南四大公子之一的辛少俠？」她是明知故問！

是的，辛苦不點頭，他也不否認！

耿少華驚怒的道：「那個吹笛子的必是江湖傳言來的曲十一郎了！」

曲十一郎進來了，他淡淡的道：「不錯，正是在下！」

耿少華對錢上天道：「我們倒楣，我們認栽！」

水玲瓏一笑，道：「不打不相識呀，也罷，我開價少要一些，二位大爺出一千兩銀子吧！」

耿少華道：「一千兩呀！」

辛苦道：「妳若開價一萬兩，我保証叫他們付你！」

水玲瓏尚未開口，耿少華已取了一千兩銀票重重的砸在矮桌上，立刻與錢上天二人走出去了！

這處傳來不少罵聲，那是七八個口鼻耳流血的大漢們在開罵。

等到耿少華二人走過去，再也聽不到罵聲了，那是因爲耿少華告訴大伙別罵了，再罵沒命了！

錢上天罵的聲音不大。

「他娘的，賭坊遇上個老人山莊的東方長壽，輸得咱們損失不貲，如今又遇上這二人，娘的，江南四大公子怎麼全來了，這件事要向爺們報告去！」

二公子酒館會面

那艘「溫柔之鄉畫舫」上，水玲瓏熱情的招待曲十一郎與辛苦二人！

水玲瓏總是那麼可人，樣樣令人滿意，只不過再是滿意，曲十一郎還是要問的！

「水姑娘，可有龍頭的消息嗎？」

水玲瓏道：「有！」

她回答得相當爽快，毫無掩飾的就說出來了。

辛苦雙眉一挑，曲十一郎已急問：「在那兒？」

水玲瓏道：「急甚麼呀，時辰還早呀！」

曲十一郎道：「你快說，龍頭在甚麼地方？」

辛苦接道：「龍頭是個甚麼長相，他是高是矮，是肥是瘦……」

水玲瓏道：「我也沒見過，祇不過……」她把手伸出來，又道：「我也是花了銀子才弄到的消息！」

曲十一郎道：「當然，祇要消息可靠，咱們有回應，但如果……」

水玲瓏道：「我以爲可靠！」

辛苦道：「他人在那裏？」

水玲瓏把雙手也伸出來了，她仍然在索報酬！

曲十一郎把身上的銀子全都取出來，也不過一百多兩，再加上辛苦的銀子，二人合計才不過五百兩銀子，全部交在水玲瓏的手中。

水玲瓏道：「你二位大概也祇有這些銀子了，我不再索了，老實說，我若是把這消息告訴剛才姓錢的與那位鹽幫二當家，十萬兩銀子他們也給！」

曲十一郎道：「這就是你不平凡之處，佩服！」

水玲瓏道：「別給我戴高帽子了！」

她把銀票收起來，又道：「今夜二更天，紫金山半山峯處有座亭子叫風月亭，他會在那兒出現。」

曲十一郎抬頭看天色，忽的張開雙臂，口中發出一聲長嘯，拔身往岸上飛去。

辛苦也不慢，緊隨在曲十一郎身後面，兩個人奔行如飛，宛如兩個幽靈，刹時消失在夜幕裏了！

* * *

天剛黑的時候，「散財童子賭坊」裏走出一個年輕人，他不是別人，他也不是賭過走出來的賭客，他是「快樂公子」東方長壽！

東方長壽以爲他才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他也以爲他應該是天下最快樂的人，因爲他來自老人山莊。

東方長壽往南走了兩里遠，他走進了「醉翁之意酒館」，因爲有人告訴他，皇甫歸西就在「醉翁

之意酒館」中住着，如果想找到皇甫歸西，這時候去最好不過。

告訴他的人是冷伊人身邊的一個侍女！

東方長壽走進酒館，二門迎來一個俏姑娘，她正是魚如意身邊的人，小倩迎過來。

「公子，你來了，請進！」

東方長壽一怔，道：「我在找一位朋友！」

小倩道：「你的朋友叫皇甫歸西！」

東方長壽吃驚道：「你怎麼知道？」

小倩俏皮的道：「不告訴你！」

她扭身往內走去，東方長壽當然也跟去了。

東方長壽剛走過圓門，前面屋子裏，魚如意出來了。

「東方公子來了，快請進來。」

皇甫歸西也過來了，東方長壽走過去，緊緊的握住皇甫歸西的手，哈哈笑了。

皇甫歸西道：「我們應該謝謝兩個該死的傢伙，不是他們，祇怕二十幾天以後，我們彼此就有一場火併了！」

東方長壽道：「我也這麼想，我心中明白，不論你我之間是誰躺下，活的人必會痛苦！」

皇甫歸西道：「而且會痛苦一輩子！」

魚如意道：「二位公子，快吃些東西，時間上還來得及走去！」

皇甫歸西與東方長壽二人對坐，魚如意坐在二人之間，她眞會侍候人。

她的動作，就好像受過特別訓練似的，那麼自然，乖巧，細心，可愛。

皇甫歸西與東方長壽二人幾乎以爲這兒就是他們的家一樣的親切。

祇不過二人並沒吃喝太久，皇甫歸西已對魚如意道：「魚姑娘，酒席留着，我們完成任務以後，回來大伙一齊痛飲！」

魚如意一笑，道：「我備酒爲二位公子道賀！」

東方長壽目注魚如意，他忽的問道：「魚姑娘，你可認得冷姑娘？」

不料魚如意坦然的道：「冷伊人是我的好姐妹！」

「哈……」

（未完・六）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夢中劍

司空羽‧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三個酷肖小于小徐與白如意的少年賣假藥，遇到上當的人揪住評理，酷肖三小的打死人後逸去，四小在場被誤指認是他們……四小剛就寢，紫臉膛老者帶着七人找三小索錦盒，認為三小偷了他的東西……四小逃出後遇到羅烈，開始是羅烈要小于拜他為師，小于不答應，後羅烈以二十五招為限，若贏了便不計徒弟被殺……

盈盈也竄了起來，這時她發現這人影並非要撲向小于調息之處，也許祇是在附近經過而已。

因為在這個蒙面人的位置看不到小于和小徐。

盈盈當然也關心小于，立刻撲向蒙面人。

蒙面人這才知道，身形已露，立刻逸去。

盈盈自知追不上，但她呆呆地望着此人的背影。

此人很瘦，但身材並不太矮。

加上此人的輕功，她以為此人很像父親蕭乾，想到這兒，又忍不住好奇地向這蒙面人處追了下去。

她全力奔馳，又奔出七八里之遙，到了一山溝邊，也可以說是一個小山谷，林木很密，有人在交談。

由於是逆風，隱隱地祇能聽到二人在交談，卻聽不出在談甚麼？盈盈知道來不及繞到對面去的。

因為她發現另一蒙面人正是不久前擊敗羅烈那個。

此人武功超絕，卻又神秘兮兮地，三小真以為此人可能是于勉。

盈盈更加好奇，伏在草中向谷中望去。

草在風中搖動，干擾了她的視線，但她仍然看出，她追的這個蒙面人對另一個十分恭敬。

由此更證明，擊敗「白頭翁」羅烈那個蒙面人，身份超然。

盈盈仔細觀察，瘦的這一個，的確很像她爹蕭乾。

可是盈盈想不通，她父親懶散半生，怎麼會對此人如此低聲下氣地？每說幾句話必然躬身示敬？

祇不過她越看就越像她的父親蕭乾。

大約盞茶工夫，那個擊敗羅烈的蒙面人離開小山谷，盈盈停了一下，立刻奔下山谷。

這人立刻警覺，向盈盈望過來，似乎微微楞了一下。

盈盈更相信此人是她的父親，呼叫道：「爹……爹……」

蒙面人立刻向相反方向遁去。

林木茂密，立刻就不見了。

盈盈連連呼叫七八聲，一直沒有反應，心想：如此人不是父親，那就有危險了，立刻向來路奔去。

返回原地，小于調息已畢。

小徐道：「盈盈，妳到哪裏去了？」

「去追一個神秘的蒙面人。」

「是誰呀？」

「追了半天把人追丟了，也看不出是誰。」

白如意道：「那個人身高適中，但很瘦……」

盈盈不知那是不是父親？就算是她父親，她暫時也不說出來。

因為她不知道父親蒙面的動機是甚麼？

小于道：「不是為我們援手那個蒙面人？」

盈盈道：「不是的。」

四人離開了現場。

* * *

四小來到西湖，自然要瀏覽幾天了。

想不到第二天遊西湖，又遇上了麻煩。一艘畫舫上有人大叫着：「四個小賊不是在這船上？」

果然，那畫舫上有位紫臉老人。

這老人正是在那客棧中誣蔑他們是賊的人。

小于道：「叫船家盡快攏岸。」

他們的船攏了岸，衆小下船，另畫舫也靠及岸。

小于為了息事寧人，不願橫生枝節，就離開這「翠堤春曉」名勝之地，但那撥人咋咋唬唬地追了來。

不久來到雷峯塔之下。

傳說此塔中押着白娘娘（白蛇），千古神話，誰也不知是真是假？但每年到此憑吊的人卻是成千上萬。

小于知道躲不掉的，立刻停了下來。

白如意道：「你們跟着我們幹甚麼呀？」

紫臉老人道：「姑娘何人？」

白如意道：「前輩何人？」

紫臉老人道：「老夫萬重山，乃峨嵋派的人。」

白如意聽說過此人之名。

峨嵋派掌門人萬海峯行將退休，聽說此人將接掌門人，可見身份及武功都有相當的地位。

白如意道：「小女子白如意，家父白又新！」

萬重山道：「原來也不是外人，姑娘怎麼和這些人在一起？」

白如意道：「萬前輩以為這些人如何？」

萬重山道：「這幾人有偷竊之嫌……」

白如意道：「前輩如無證據，算不算血口噴人？」

萬重山道：「如果未作虧心事，為何一照面就跑？」

白如意道：「還不是為了息事寧人嗎？」

萬重山道：「老夫在東北買了幾根至寶，想不到……」

小徐道：「你以為真是甚麼至寶？」

「對，此物八兩以上就是寶了！」

小徐道：「這可真是笑話！居然有人說此物為寶。」

「當然是寶！那是花百萬兩銀子買的。」

「此物為寶，那不是遍地都是寶了？」

萬重山道：「小子！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小徐道：「祇怕你弄錯了吧！」他掏出錦盒，打開盒子，揚開油紙，就在這時，突然人影一閃而至。

這是個年輕女人，來得陡然。

因為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這錦盒之上。

要不，像小于及萬重山這等高手一定事先會發現此人的。

小徐手中的錦盒，竟到了這年輕貌美的女人手中。

小徐大吃一驚，道：「妳怎麼可以搶奪？」

這女人正是「無量壽佛」的女人之一。

她帶着「無量壽佛」的幾個女人和友人出來找那失「物」。

這爲首搶錦盒的女人正是「霹靂花」焦嬌。

兩個男的正是焦嬌兄長「雷火雙雄」焦氏兄弟。

這二人的火器，在武林中極負盛名。

焦嬌打開油紙包看了一下，認為滿意。

這正是她們要追回的「東西」。

這四件東西，別來無恙，還是那樣子，肥肥大大，粗粗壯壯地，焦嬌立刻蓋起盒子納入懷中。

那知萬重山突然撲了上來。

焦嬌有兄長在此，膽子很壯，立刻接下來。

雙方人數相等，打得十分火爆。

若論武功，這焦家兄妹等人，絕不是敵手。

但火器這玩藝太霸道，輕功

再好，如無經驗，必然灰頭土臉，有經驗的人可以閃避，把危險減到最低。

萬重山見多識廣，自然認識焦氏兄弟。

他一邊打鬥，却一邊以「傳音入密」告訴門下，要他們如何趨避對方的火器。

雙方打了一會，焦氏兄弟要施放火器，萬重山大喝一聲「且慢！」，雙方立即暫停搏殺了。

焦嬌冷笑道：「老頭，你怕了？」

萬重山道：「老夫怕個誰來？老夫祇想把事情說清楚。」

焦嬌厲聲道：「不錯，我祇想知道，你爲何搶奪此物？」

萬重山道：「因爲那本是老夫之物。」

此言一出，焦氏兄妹這邊的人忽然大笑起來。

萬重山怒道：「有甚麼可笑之處？把東西還給我。」

「你有這東西？」焦嬌道：「快別吹哩，你這糟老頭子能有這種份量的東西？」

萬重山大聲道：「是老夫花了萬兩銀子買來的。」

焦嬌「格格」笑道：「買來的？作甚麼用途呀？」

萬重山道：「本派掌門七十大壽將屆，作爲他慶壽進補之用，怎麼？有甚麼不對嗎？」

對方又是一陣爆笑。

萬重山知道說道理沒有用，又動上手。

而焦氏兄弟立刻就施放了火器。

一旦施放火器，焦氏兄弟這邊的人就迅速退下。

於是萬重山這邊的人全暴露在火器之下，有的被炸得血肉模糊。

有的被炸得臂斷肢殘。

由於萬重山經驗豐富，他受傷極輕，重挫另外三女，且把焦嬌擊傷。

此刻焦嬌等人已離開了現場。

萬重山知道久戰非吃大虧不可，祇好先行退走。

他帶來的五個人已死其三，祇有一個弟子受傷極重和他逃離了現場。

現場上的焦氏兄弟道：「小妹傷勢如何？」

焦嬌道：「小妹傷得不重，快看看三位姊妹。」

三個女人傷得不輕，連走路都不成了，兄弟二人祇好一人抱一個，焦嬌再背一個離去。

他們在附近鎮上住入客棧，傷是好了，三女兩男却睡在一個床上了。

焦嬌也知道，這三個女人都很騷。

「無量壽佛」死了半年，她們不能老是風乾着。

焦嬌也祇好睜一眼閉一眼了。

不說理由帶女走

小于等人此刻可就樂了。

他們在三十里外鎮上，飯後住入客棧，白如意道：「小徐，盒中到底是甚麼東西？怎麼會有那麼多的人搶？」

小徐和小于大笑。

白如意道：「你們笑甚麼？」

小徐道：「妳最好別問。」

白如意非問不可，盈盈道：「我來告訴妳。」

她在桌上用手指蘸着茶水畫了一件東西。

白如意「呸」地唾了一口，道：「下流！」

盈盈道：「妳以爲妳高尚嗎？」

「下流人就會說這種下流話。」

盈盈道：「妳以爲那盒中是甚麼？珠寶？金鋼鑽？幼稚！不信問問小徐，那到底是甚麼東西？」

白如意道：「小徐……」

小徐攤攤手道：「好吧，我告訴妳。」

白如意道：「是不是千年老山參？」

小徐道：「以它的重要性來說，對某些人較老山參重要，對某些人自然不如老山參重要。」

「到底是甚麼？」

「就是盈盈畫的那種東西。」

「呸呸呸！」白如意道：「怎麼會是那東西？」

小徐說了殺死「無量壽佛」後割下之事。

白如意忽然也笑了起來，幾乎喘不過氣來，道：「這麼多人拚命搶奪，原來是搶這東西。」

小于道：「說來也的確可笑。」

白如意道：「這其中八成有誤會。」

「當然！」小于道：「萬重山所失落的絕不是這東西，但猜想他失落的重要東西，也必是裝在相同的錦盒中。」

小徐道：「那是當然。」

小于道：「白姑娘猜得有八九成，萬重山失落的必是千年人參，因爲爲掌門人慶壽，又可補身，人參是最適當不過了。」

小徐道：「巧的是，他們用了同樣大小及式樣的錦盒。」

白如意道：「不知他們雙方勝敗如何了？」

小于道：「估計焦氏兄弟那邊會佔上風。」

小徐道：「萬重山目前應該知道焦嬌搶去的錦盒中不是他失落的老山人參了吧！」

小于道：「應該已經揭穿了。」

四人租下一個後院，但因盈盈和白如意不合，二人都不願合住一屋，盈盈自願住在前面一房間中。

三更之後，盈盈剛剛要睡，屋中忽然出現一人。

「誰？」

「不要出聲，是爹。」

盈盈立刻坐了起來要去點燈。

「不要點燈。」

盈盈望去，隱隱可見此人蒙面，但口音正是她父親蕭乾的，身材瘦削，皮包骨頭，絕對錯不了。

「爹，你爲何要蒙面？」

「仇人追得太急。」

「仇人是誰呀？」

「妳不必管爹的事。」

「爹，前幾天那個蒙面人是你嗎？」

「哪個蒙面人？」

「就是在小山谷林中和另一蒙面人談話的人。」

「不……不是……我沒有去一個小山谷。」

盈盈隱隱覺得，父親可能未說實話。

男子漢大丈夫，即使被仇人追逐，也不必藏頭露尾。

更不必蒙面，連自己的女兒都不認。

盈盈道：「爹知不知道，另一蒙面人是誰？」

「不知道。」

「爹知不知道武林中有個『九重天幫』？」

「好像聽人說過。」

「爹今夜來此，一定有甚麼要事對女兒說吧？」

「是的，我是來此帶妳走的。」

「帶我走？爲甚麼？」

「不必問理由。」

盈盈看見一蒙面人和另一人在交談。

「不說理由我不會走的。」

「好吧！我告訴妳，林雪樓懷疑于勉昔年的事與我有關，所以妳和小于不會有結果的。」

「這……」盈盈道：「于伯伯不是和『嶺南七梟』苦戰兩晝夜而重傷致死的嗎？怎麼又扯上你了呢？」

「誰曉得？」

「爹有沒有作那件事呢？」

「盈盈，妳以爲爹會嗎？」

「這誤會是怎麼引起的？」

「爹也不大清楚，好像是于勉臨終時對林雪樓說的。」

「莫非于伯母林雪樓離家就是追殺爹的？」

「也許是的。」

「爹，你要是沒做那事，應該站出來，逃避反而更糟。」

「但爹沒有說話的餘地，總是先保命要緊。」

「爹不是于伯母的敵手？」

「『雪飄爪』雖厲害，爹還不怕，祇是怕另一個人的劍法，這個人非比等閒，就是那個蒙面人。」

「哪個蒙面人？」

「可能就是妳看到小山谷中那一個。」

「他不是和爹一伙？」

「妳胡說甚麼？爹說過另一蒙面人不是爹。」

盈盈道：「他爲甚麼要對付爹？」

蕭乾喃喃地道：「我隱隱覺得，那人可能是于勉。」

「是于伯伯？他不是死了嗎？」

「祇有林雪樓知道他有沒有死，這很難說。」

盈盈想想那蒙面人，就連小于和小徐也以爲他是于勉，至少有點像。除了他，想不出誰有那等功力。

盈盈道：「如果那蒙面人就是于伯伯，他要殺你，豈不表示爹眞的是昔年殺他的人了？」

蕭乾道：「我沒有。」

「這是太矛盾了。」

「爹猜想，昔年他重傷之後，必然另外有人施襲。」

「他把別人當作了爹？」

「八成如此。」

「爹如眞的未襲他，逃避不是辦法。」

「可是對方並不想給我個分辯的機會。」

盈盈道：「爹有甚麼打算？」

「暫時在妳師祖處迴避一段時間，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盈盈道：「女兒以爲沒有那麼嚴重。」

蕭乾道：「盈盈，聽爹的話沒有錯。」

「爹，女兒大了，有些事也可以爲自己作主。」

「但爹的看法比妳正確。」

「爹，我決不跟你走……」盈盈應指而倒，被挾起出屋而去。

他挾着一個人，身子又瘦，但竄房越脊，縱躍如飛。

如果盈盈能說話，一定會大聲讚好。

她以前不知父親有此輕功。

她隱隱覺得，父親以前可能藏了拙。

父親的行爲有點鬼祟，如果昔年的確沒向于伯伯施襲，就不必東藏西躲，想到這些，內心很難過。

她甚麼都不怕，祇怕父親昔年眞的作過錯事。

第二天一早，小徐去叫盈盈用早膳，發現她不見了。

小于大驚，看過她的屋子，沒有打鬥跡象。

屋中却留下了一件外衣。

這外衣是晚上睡覺脫下的，如果出門，一定要穿上。

由此推斷，她可能被人劫走了。

踢下絕壑命難保

焦急之下，三人分頭去找。

小于和白如意一起，小徐自己負責一個方向。

他們整整找了一天，踪影全無。

晚餐桌上，小徐道：「小于，你別愁，我以爲盈盈不會有危險。」

小于道：「你怎知沒有危險？」

小徐道：「很可能是負氣走了。」

「負甚麼氣？」

「小于，你是眞不知還是裝糊塗？」

「我裝甚麼糊塗？」

「自白姑娘來了之後，盈盈就很不開心，尤其那三個人冒充我們三人，就是沒冒充她，她就很吃味，好像她被疏遠了似的。」

「別人冒充我們，那不是好事，再說我們又不能自主而不讓他們冒充，這怎麼能怪我呢？」

「盈盈可不會這麼想。」

小于道：「白姑娘，妳以爲如何？」

白如意道：「也許徐大哥說得對。」

小于道：「她要這麼想那有甚麼辦法？」

小徐道：「就在這兒住三天吧！」

小于道：「至少要住六天，六天後再說。」

三小住下來，終日無事，很是無聊，祇有到街上去溜溜，今天是十五趕集之日，十分熱鬧。

三小在集上逛來逛去，也買了不少東西。

此刻大約是午後未時尾申時初時刻。

小徐的目光忽然黏在一個瘦人身上。

他對此人的印象太熟了。

過去在小鎮上，他固然未正面去見過蕭乾，但他在門外走過很多次，對蕭乾的形象很清楚。

這個人正是蕭乾，祇是易了容，衣衫也很華麗。

或者已經戒了毒，氣色也好多了。

當然，一個人的心情好，精神愉快，氣色也會好的。

因爲他身邊還有個女人。

這女人居然是「霹靂花」焦嬌，看他們談話的神態，交非泛泛，焦嬌喪夫不久，就貼上了蕭乾。

或者他們很久之前就有交情了。

小于來不及和小徐打招呼，因爲小徐在買鞋子，還在試穿，白如意爲小于選了幾條手帕及褲子，正好發現小于在注意二人。

白如意認識焦嬌，却不認識蕭乾。

小于跟着二人出了集，向鎮外奔去。

他回頭望去，發現白如意竟也是個有心人跟在他後面。

小于低聲道：「妳來幹甚麼？」

「哥，我不放心。」

「小心點，別被他們發現。」

「哥，那個瘦中年人是誰？」

「盈盈的父親，『神槍無影』蕭乾。」

白如意大爲震驚，吶吶道：「他怎麼會這女人在一起？」

小于道：「誰知道？」

二人小心翼翼地追下去，直奔深山。

到了申時末酉時初，已奔出三十里光景，夕陽已快下山了。

蕭、焦二人進入原始森林之中。

原始森林看樹林即知，還有些籐蔓之類都沒有動過。

祇有一條似有似無的小徑，通往森林深處。

小于捏捏白如意的手，道：「小心點，別被絆倒。」

白如意道：「我知道。」

深入林中一里餘，他們看到一個原木建成的小屋。

這小木屋共五六間，大約還有人住在此處。

二人不敢太近，因爲蕭、焦二人進入屋中。

不一會就點起了燈，林中古樹蔽天，陽光不易射入。

小于低聲道：「白姑娘，妳在此藏好不要動。」

「你呢？」

「我要到屋後去看看，這兒必有秘密。」

「于大哥，千萬要小心，至少焦嬌是敵人。」

小于道：「也很難說蕭乾就不是敵人。」

白如意道：「哥，你千萬要留意呀！」

小于小心翼翼地掩到小木屋後面，自支起的木窗向內望去，由於屋中的人不在這房中，他祇能聽到二人交談。

祇聞焦嬌道：「你老實點成不成？」

「阿嬌，這些年來我好想妳。」

「爲甚麼不去找我？」

「『無量壽佛』我不怕，却在乎『白頭翁』那老傢伙。」

「他對這四個徒弟也並不怎麼欣賞。」

「阿嬌，妳已經三十三了吧？」

「怎麼？嫌我老了？」

「不，三十多的人，看來不過二十四五歲。」

「少和我油嘴滑舌地，」焦嬌道：「不行，盈盈快回來了吧？萬一被她看到多糗？」

「不會的，她去打獵，說要天黑才回來。」

「你……你輕點好不好……」

小于暗嘆了口氣，人是眞不能從表面去看的。

昔年自己的母親還差點嫁給此人呢。

若非暗中發現這一幕，必然把他當作好人。

此刻二人似乎正在苟且，森林中即使無風，也有天籟聲。

天籟聲也淹沒不了屋內的喘息聲。

此刻白如意很躭心。因為林中偶爾也傳出獸吼聲。

天已黑，却不見小于的影子。

她藏身之處，距小木屋約百步光景。她是伏在小徑旁深草之中，就在這時，她忽然被人點了背後的穴道。

白如竟心頭一沉，知道完了。

她自己固然完了，她以為于大哥八成已落入敵人之手了。

是誰點了她的穴道？

她不以為是此人輕身功夫高絕，是她自己心神不屬所致。

此刻，她的身子被提了起來。

此人似乎不想讓她看了，總是在她身後。

她被提着走了一段路，不久出了森林來到絕壑之上。

白如意心膽皆裂，原來這人要把她丟下絕壑。

父母養育之恩未報，就此喪身絕壑之下。

就連于大哥都不知道她去了何處。

這些還沒有想完，身子已離開了絕壑。

她是被這人一腳踢了下去的。

一個穴道被制的人掉下絕壑，還能有甚麼奇蹟出現？

地面本來很模糊，人在急速下落，就會迅速變得淸晰而絕壑也會疾速上昇，當然在巨震之下，她昏了過去。

此刻小于離開了小木屋後窗。

他不想再聽這男女苟且之聲，尤其其中一人也算是他的長輩，甚至他的母親昔年幾乎嫁了此人。

他小心地查看四周。

在這小木屋四周約有二三十丈之地樹木已鏟平。

另外一條小徑通往相反方向。

但這時候不知白如意如何了？放心不下，回到原處不見了她，大為震驚。

白如意應不會亂跑，被此處的人發現了擒住？

至少白如意的身手不差，要生擒她也非三招五式可以辦到。

為甚麼一點聲音也沒聽到？

被野獸吃了或者啣走了？

這可能性也不能沒有，果眞如此，他對不起白氏夫婦。

他要不要白如意是一回事，白氏夫婦看重他却也算是知遇之恩。

小于急忙四下找尋。

很久之後，來到一個石縫附近。

他向石縫中低呼着：「白姑娘……白姑娘……」

沒有回音，却聽到背後發出一聲冷笑。

小于一驚回身，駭然發現是焦老大焦天。

以武功來說，小于以為他們「雷火雙雄」聯手也非其敵。

但是，焦天手中握有火器，而且兩手都有。

小于當然不以為此人在唬他，甚至以為白如意已落入他手。

「小子，你是來此送死！」

「白姑娘已在你的手中？」

「哪個白姑娘？」

「就是『掌仙』白又新的千金。」

「對……她在我的手中……」

他當然是胡說。

「你放了她，我願讓你處置。」

「你們來了幾個人？」

小于一聽，八成是使詐，可見白如意未落他手。

閃避火器炸傷眼

焦天道：「我為甚麼要和你這小崽子動手？」

「你不敢嗎？」

焦天道：「小子，焦某不敵『雪飄爪』，一點也不丟人。」

小于這才知道，母親的「雪飄爪」仍然名震武林。

小于道：「你可知你的妹妹和蕭乾是甚麼關係？」

焦天道：「他們早年就是朋友。」

小于道：「『四獠』屍骨未寒，焦嬌就和人上床，這是甚麼交情？」

「小崽子，你知道得太多了！」

「應該說我不該知道的也知道了是不？」

「不錯，你認了吧！」

「以你妹妹的姿色來說，為甚麼選上了蕭乾？」

「你以為蕭乾只是個棺材舖子的掌櫃的？」

「難道不是？」

「告訴你，他身懷絕技，少有敵手！」

「噢！眞難得，你這大舅子倒

是挺欣賞他的。」小于突然指着焦天身後道：「白姑娘，小心……」

這一手頗意外。因為小于事先提過白姑娘。

因而焦天不能不上當，這也是一種本能。

只不過他也是老油子，一邊迴身，一邊向後疾退。

然後再迴身，火器就出了手。

小于夠快，用計也得當，但因雙方相距一丈七八，在時間上仍然慢了一步，他撲到，還沒攻擊對手，對手的火器已出了手。

小于大驚，急忙疾退。

他本要閃到一塊巨石之後。

只要及時到了巨石之後，一般的火器絕對炸不破。

火器炸不碎大石，大石就變成了掩體。

一般的火器只能傷人，炸碎石頭當然不成。

小于仍然慢了一步，兩件火器炸開，地動山搖，小于只感身子巨震而滾了出去。立刻失去知覺。

他醒來，是在水中順流而下的。

他感覺渾身無一處不痛，尤其是雙目。

他睜眼一看，竟然不能視物，不由驚得狂叫。

他的眼被炸瞎了？

他大力睜眼，還是看不見。

只感覺身在水中，急速順流而下，有時身子還會碰到岩石，水很涼，但內心却火熱如焚。

人如果就此瞎了，活着還有甚麼意思？

因此，他放棄了游到岸上的念頭，隨波逐流。

就這樣，他又出了數十里，終於被岩石擋住。

他躺了一會，站起來，摸着石頭移動。

耳中有流水聲，再也聽不到其他的聲音。

摸索了好一會，才走出山澗之外。

他相信這是絕壑下的山澗。

水流湍急，但不太深。

大約最深處只有人頭的深度。

他知道，此刻必是黑夜，在他落下之前已是黃昏。

此處沒有人烟，不餓死也會被野獸吃掉。

他終於摸索進入一個山洞中。

洞內可以避風雨，洞水也到不了洞中，地上細沙，他躺在細沙上想着母親、小徐和白如意。

不知為甚麼，他對盈盈已疏遠多了。

儘管他不知道盈盈為何來此？是自己來的抑是別人把她帶來的？是自願還是被迫的？既然聽說她去打獵了，那就證明她甘願在此，且和蕭乾一起。

想了一大半夜，天快亮時入睡。

這一覺一直睡到中午了吧，他不能看到太陽，就不知時間。

現在，他感到肚子餓了。

正因為餓了，才能以很敏銳的嗅覺嗅到肉香。

是甚麼人在烤肉？

有烤肉的香味，這兒就有人，但却不希望是蕭乾和焦氏兄妹或他們的同路人。

如今想來，蕭乾搬到小鎭上，而他又不久結識了盈盈，是不是有意的安排？至少他們搬去是有意的吧？

小于循着香味走去，不多遠就聽到火的「忽忽」聲。這正是大被風吹動的聲音。

肉香就來自此處。

人餓了的時候，食物會更香。

「是哪一位在烤肉？」

「是我……」居然是個女人的口音，但聲音很冷漠。

「這位姑娘住在這兒？」

「嗯……」

「只有一個人住在這兒？」

「嗯……」

「為甚麼一個人住在這兒？」

「因為我生得人不像人，猿不像猿！」

「這……」

「說像猿猴吧！身上無毛，像人吧！又十分醜惡。」

小于嘆道：「我和姑娘也差不多。」

「你的眼睛看不見嗎？」

「是的。」

「看不見也好……」

「這話怎麼說？」

「如果你能看見我，就不可能交成朋友了！」

「不見得吧？」

「是眞的！你如果能視物，看到我一定會噁心的。」

「不會的。絕對不會！」

「你是如何致盲的？」

小于最初十分激動，但不久就平靜下來了。

事已至此，命運已定，恨有何用？

馮嘉（奇俠司馬洛故事）

作品介紹

血戰金山

考古學博士龐得利買到二枚金幣，知道它們是西班牙人在很多年前到處攻打搶掠時鑄成的金幣，具有古董價值，數量有一萬枚之多。他想查出發現金幣的地方，於是找司馬洛和他合作，但司馬洛正在辦一件重要事情，沒有多餘的時間，遂介紹廖阿毛與他合作。

不久，阿毛從高空的飛機上跌下斃命，龐得利博士也跟着失踪。

兩名大漢在寓所內襲擊司馬洛，最後反被司馬洛綑綁，他們是在七美人俱樂部與巴路士邂逅，由巴路士主使他們來擄走司馬洛的。司馬洛到七美人俱樂部查探，受到主管的襲擊。事件越來越複雜，司馬洛此次任務步步兇險。

「我是被人用火器炸下絕壑的……」

「火器？你身上受了傷是不是？」

「受點傷算甚麼？人瞎了卻和廢人一樣。」

「那也不見得，看不見仍可以練功，也可以生存下去。」

小于道：「練成了功夫有甚麼用？」

「練成了也能行走江湖。」

「這就太玄了吧？」

「不會，如果你的武功夠高，聽覺及嗅覺，可以補眼睛視力之不足，可以預先趨避，也能主動攻擊。」

「姑娘，妳只是安慰我罷了，姑娘貴姓？」

「我叫鍾桂。」

「姑娘一定會武功，要不，在此獨居是不安全的。」

「會一點武功，只是防野獸而已。」

「姑娘來此多久了？」

「一年多一點。」

「只靠打獵維生嗎？」

「也偶爾去買些米麵回來。」

「其實鍾姑娘大可不必如此，人有俊醜，賢愚之分，都受之父母，既然事實如此，要自求多福。」

「如何自求多福？」

「到塵世中去，過一般正常人的生活。」

「嗨！那日子不好過。少俠貴姓？」

「我叫于靖。」

「于少俠身上受了多處傷，我來給你上藥。」

「我看不必了！都不是重傷。」

「不是重傷也要治療，小病不治會變成大病的。」

小于道：「自絕崖上掉下來會不死，眞是……」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我寧願死了，除非眼睛能復明。」

「于少俠，吉人天相，也並非無此可能。」鍾桂道：「于少俠請坐下來，我爲你身上塗藥。」

「謝謝鍾姑娘，遇上妳，眞是命不該絕！」

「我能遇上你，也證明有緣。」

「我怎能不死。」

「可能是掉落下來時，身子被壁上的小樹及籐蘿絆阻，下落之力大減，而正好落入水中。」

（未完・八）

督　　印：羅　斌
主　　編：沈西城
編　　輯：武俠世界編輯委員會
封面設計：劉偉生
插　　圖：可飛　培邦　劉恒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